

【作者】 中共舟山县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蚂蚁岛人民公社委员会编

【形态项】 285；21cm

【出版项】 农业出版社，1959

【ISBN号】 1252

【原书定价】 0.87

【参考文献格式】 中共舟山县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蚂蚁岛人民公社委员会编. 解

放前后的蚂蚁岛 蚂蚁岛人民公社的历史. 农业出版社, 1959.

解放前后的螞蟻島

——螞蟻島人民公社的历史——

中共舟山县委宣傳部 合編
中共螞蟻島人民公社委员会

农业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本书用記事的体裁、短文的形式分阶段的敘述了祖国东海面上的一个小島——螞蟻島从黑暗走向光明、从穷困逐步走向富裕的历史事实。它体现了党的总路綫的偉大胜利，体现了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三个方面追述了海島人民解放前的痛苦生活、与黑暗势力的斗争以及对共产党的向往；第二部分主要描写的是海島解放后各项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胜利；第三部分敘述了島上漁民在发展生产中表现出来的冲天干劲和鑽勁以及协作精神，从而为海島生产的大跃进作出了出色的贡献；第四部分描写了人民公社化后海島上的新气象和燦爛远景。

解放前后的螞蟻島

——螞蟻島人民公社的历史——

中共舟山县委宣傳部 合編
中共螞蟻島人民公社委员会

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总布胡同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字第106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

上海洪兴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9印張·203,000字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7) 0.87元

統一書号：4144.116 59.12.京型

序 言

- 螞蟻島人民公社屹立在祖國東海面的螞蟻島上，它在舟山漁區來說，是一個生產和各項工作一直跑在前面的公社。這本書着重向讀者介紹這裡的人民，聽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話，堅決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由貧困變為富裕的發展過程。它將這裡的人民各個時期的鬥爭和生產飛躍發展以及生活迅速改善等等，用許多篇文學形式的短文表現出來，以生活本身證明：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的正確、英明和偉大及漁民和黨的密切的血肉不可分離的關係；證明漁村走向公社化的必然性以及人民公社這一新的組織形式的強大生命力和無比巨大的優越性。

這本書是螞蟻島人民公社的歷史。這個公社可說是舟山漁區的縮影。幾年來，在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舟山漁區過去“一窮二白”的面貌迅速地改變着，而螞蟻島只是在生產和工作比其他公社先走了一步。因此，這本書也可說是舟山漁區的歷史。

“窮桃花、富六橫、討飯蝦峙夾中央”，從前，舟山群島上流傳着這麼一句話。桃花、六橫、蝦峙是螞蟻島附近的三個比較大的海島名稱，桃花窮，蝦峙窮得討飯，除封建剝削和壓迫外，還因為是半漁區和純漁區。雖然，那時“富六橫”的勞動人民在地主剝削下，也是過着“糠菜半年糧”的困苦生活，不過，從這句話里也反映了解放前漁區比農區還要“窮得多、苦得多”的這個事實。螞蟻島是個純漁區，這裡漁民生活更痛苦。漁民受不了封建漁霸、漁行主和漁業資

本家的压迫和剥削，常常抛妻别子逃到外地谋生。但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渔霸同样狠，哪里有出路呢！？于是，渔民受尽了地主剥削后又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家乡等待他们的仍然是非常痛苦的生活。“毛节节当点心，花薺菜整枝吞，草子根挖干净，白头娘(野草)无处寻，小囤卖给时头人，小娘(小女孩)卖给沈家门，”这是过去流传在蚂蚁岛上的一首民谣。它道出了蚂蚁岛渔民生活的痛苦和辛酸，真实地揭示出了在封建制度统治下渔民挖野菜充饥，卖儿女换粮的悲惨情景。

一九四九年祖国大陆解放后，处在黑暗中的蚂蚁岛人民见到了一线光明，他们日夜殷切盼望着解放军和共产党来解放自己。但是，盘踞在岛上的蒋匪军妄想垂死挣扎、负隅顽抗，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岛上生产停顿，渔民失业，处于饿死的边缘。蒋匪军溃逃时，劫走了岛上六十二名青壮年渔民，给岛上人民增加了更大的灾难。

解放后，岛上人民抑制住了对蒋匪军切骨之恨，拭干了眼泪，化悲愤为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在遍地是断墙残壁、破船烂网……满目凄凉的废墟上开始重建家园。

九年来，这里的人民经过了土改、斗霸和渔改等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和全民整风，迅速恢复了生产后，又循着党指出的方向立即走上了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别是一九五四年春，实行“四社合一、乡社合一”以来，生产和各项工作一直跑在舟山一般渔业社的前头。现在，这个小岛已经基本上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贫困落后面貌，成为“公社财百万、社员有靠山”的富岛了。渔业生产与解放初期相比，产量翻了十五番。公社每年纯收入平均每户社员超过了一千元，社员的收入和生活都已经大大超过了当地的富裕渔民。

这个岛上的人民，在短短的九年时间里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

成績，不是由于自然条件特別优越，基础特別好；而是因为这里原来比其它地区更穷更苦，所以，他們要求改变貧困落后面貌更为迫切，决心更强，干劲更足。他們受尽了旧社会的苦，更知道新社会的甜。远在一九五三年互助組时，他們以为集体吃飯就是社会主义，于是，实行了粮食供給制形式的“大鍋飯”。虽然，这样做根据当时的生产水平和群众觉悟程度是不很恰当的，但是，从中也可理解漁民一心向往社会主义和迫切要求改变历来为吃飯而耽忧的局面的願望。一九五三年秋，这个小島在原中共舟山地委的直接领导下，漁民的这种願望被引上了正确途徑。島上人民在一九五四年春就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創造性地实行了“四社合一、乡社合一”的組織形式，并且在以后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这种組織形式也得到了新的发展，而成为乡社合一、一乡一社、工农(漁)商学兵相結合的基本上具有人民公社性質的一种新的組織形式，更大大地促进了生产的飞跃发展。不过，那时人們只知道这样做对生产发展有极大好处，大家管它叫“大生产合作社”。

毛主席指出人民公社好后，大家才知道，螞蟻島迅速地由穷变富，正是由于人民公社这种新的組織形式发挥了一般高級漁业生产社所不可比拟的巨大优越性的結果。

螞蟻島人民公社是在党中央的深切关怀和全国各地人民热情帮助下成长起来的。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的一年，螞蟻島的生产获得了空前大丰收，各項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国庆节那天，島上人民欢呼螞蟻島人民公社正式成立。接着島上又傳頌着一个激动心弦的大喜訊——我們的領袖刘少奇同志来舟山視察工作时，接見了螞蟻島公社的党委書記和社长。这消息一傳开更大大鼓舞了螞蟻島公社全体社員的劳动热情和革命干劲。他們为回答党中央的关怀和希望，要把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島，建設成为祖国的海

上乐园和全国海島漁区的榜样！

螞蟻島公社成立后，就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取得了很大成績，这是島上人民在中央和省委正确领导下苦干、实干和巧干的結果。但是，由于公社成立不久，难免有一些缺点和急待改进的地方，希望全国各地人民不断地給予批評和幫助。螞蟻島公社的干部和社員牢牢記住毛主席的教导：“虛心使人进步，驕傲使人落后”，正在不断克服前进中的缺点，大踏步地前进着，信心百倍地为把祖国建設成为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貢獻着力量。

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螞蟻島公社的关怀，使县委感到有責任把螞蟻島公社的历史用文字形式記錄下来，向党中央和祖国人民汇报。于是，抽調了呂石均、胡肇成、賀斯福、方之某、陆岑松等同志具体負責編写工作。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广大社員群众的积极支持下，經過他們近四个月的努力和鑽研，这本小册子終于与讀者見面了。但是，公社史編写还是个新工作，尤其是对呂石均等同志來說，他們甚至对一般的文艺創作知識也懂得很少，由于受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因此，本書的缺点还很多，祈望热心的讀者給以宝貴的批評和指教。

最后，我們对上海中国画院等单位的画家应野平、袁松年、黃子曦、华三川等同志为本書作了若干幅精采的插图表示深切的感謝。

中共舟山县委第一書記王裕民

1959年7月1日

目 录

序言.....3

宝岛的发现.....9

第一部分 斗争在黑暗的日子里

苦难的岁月(鬼门关、地狱、卖女、黎明前的黑暗).....21

斗争的日子(痛打盐警、智打戒严船、大罢工).....42

响往着光明(抗日宣传员给留下的、投新四军、天亮前的斗争、斩断魔爪).....59

第二部分 红旗插上蚂蚁岛

蚂蚁岛复活了.....93

渔民协会领导的斗争.....103

访问民兵指导员.....113

向集体化迈开了第一步.....121

斗倒渔霸，继续前进.....132

不能走那条路.....145

粉碎反党小集团的猖狂进攻.....151

第三部分 发展生产中的故事

向远洋进军.....163

大协作.....	178
万众一心，战胜灾害.....	182
丁阿光捨身救漁船.....	188
第一批女輪机手.....	193
刻苦鑽研，发展淺海养殖业.....	203
鄒善清动脑筋.....	211
“多面手”姑娘.....	220
技术革命的尖兵.....	228

第四部分 螞蟻島的新阶段

海上业余中学.....	243
兒童乐园.....	248
春元伯的变化.....	254
公社化后的第一个春节.....	259
偉大的理想，美好的前景.....	274
党中央关怀着我們.....	281

宝島的发现

——賀斯福——

夏天的傍晚，火紅的太陽剛落入西边的海中，銀白的月亮已經浮在东边的海面，好象两个士兵警惕地守卫在祖国的海防綫上，一上一下互相輪換着休息，海洋上白天閃爍着万道金光，晚上星星月亮倒影着，魚兒在跳跃着，不时激起一个个銀圈圈，慢慢的扩散着……，海鷗栖息在海涂上，清脆的叫着。湿润的海风吹来，使人感到特別涼爽、舒服。

經過一天緊張劳动的人們，坐在海灘边乘涼，三五成群的东一堆、西一堆，嘻嘻哈哈有的談笑，有的講故事。在一株象雨傘一样的楊柳樹底下，有五、六个紅領巾，圍繞着一个头髮蒼白的老人，天真地要求老人講故事。那老人年紀很大了，但耳沒聾，眼沒花，精神充沛，体格挺好，棕紅色的臉龐上，有着一对慈祥的眼睛，高高的个子，寬闊的肩膀，說起話来，声音象鋼鐘一样的响亮。

紅領巾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叫他“太爷爷”，好象“太爷爷”就是他的名字。解放前，太爷爷一直是給漁業資本家做雇工，有六、七十年的捕魚經驗，东海那个洋面有几个山头，几塊暗礁，水深多少，什么泥質都摸得烂熟。在他当老大的时候，只要你告訴他在什么洋面，他睡在船艙里可以指揮生产，真是大海洋上的一部活字典。他对螞蟻島很熟悉，故事講起来沒有个完，一个接一个，如果用小船裝，恐怕几百船也裝不下。因此，紅領巾看到他，就

要他講故事。他很喜欢小孩子，特别是紅領巾。当孩子們要求他講故事时，太爷爷总是捋着半尺长的白胡須，笑嘻嘻的問講什么故事，小朋友說講打海匪，他就講个“沃保康开头刀，廿二个強盜見閻王”，从来不使小朋友失望。这天晚上紅領巾要求太爷爷講一个“螞蟻島的过去”，这可使他作了难，因为他也不知道螞蟻島过去了几百年、几千年，又没有書可查；就是有書，太爷爷也不識字，过去他穷呀！哪讀得起書。但他看看这群天真活潑的小朋友，忽然覺得故事又来了。太爷爷理了一下花白胡須笑了笑，然后发出了鋼鐘样的声音說：

“在二百多年前，螞蟻島还是个沒有人烟的荒島。山上树木成林，茂盛的枝叶遮得看不見天，树上长滿了果子，有甜的、有酸的，也有苦的，葛藤象桅杆一样粗，还有水仙花，蔷薇花、映山紅各式各样不知道名字的花。有野猪、山麋、也有紅眼睛的小白兔，也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蛇。野鴨、山鷄、杜鵑，画眉各色各样的鳥都有，有紅的綠的，有会唱歌会跳舞的。”

“那时有人住嗎？”一个紅領巾問。

太爷爷点燃了一支烟，巴答巴答的吸了几口，慢慢地繼續說道：“我也听太爷爷說的。从前鎮海关里有个姓周的漁民，一年到头在海洋里捕魚。有一天，天忽然变了，霎时，狂风怒吼，雷声大作，瀑布似的大雨，濺得人喘不过气来，被风雨掀起来的浪濤，象小山一样，哇哇地叫着，一个紧接一个的直扑过来。在洋面上的漁船，給汹涌的浪头，唿的一下，推出了水面，唿的一下，又被拉回黑洞洞的浪窩里去。姓周的漁民那条漁船，就逃到螞蟻島附近抛錨避风。过了几小时以后，风平浪靜，云消雨住，太阳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暖融融地照着海洋和大地。

姓周的漁民見有一个这样美丽的海島，就备着把雪亮的利斧，

在靠西北角的巖口^①登陸上岸，他踏着沒過膝蓋的樹葉走上山來。突然，腳底下踩着了一件軟綿綿的東西，還沒來得及看清楚是什麼東西時，就覺得身子被一條錘繩網住了一樣，再也開不了步。原來他踏在一條碗口大的蛇背上，這大蛇用烏黑發光的蛇身，將姓周的漁民從腳跟起，一直纏到腰部，睜大二隻吓人的眼睛，張開血盆大口，吐出火紅舌頭，一扭一扭的伸向他的喉頭。一時，他吓得臉孔蒼白，兩腳直打抖索，黃豆般的汗珠，象斷了綫的珠子一樣從前額上滾了下來。正在這緊要關頭，他立刻用蒲扇大的左手，掰住蛇頭用力向外推，不讓蛇頭伸攏來，然後又用右手抽出備在腰間的利斧，朝着大鱗的七寸，使勁地砍了一刀，纏在他身上的蛇身，扑哧哧地松散在地上，象錘繩一樣堆得膝蓋高，把他圍在中間，他跳了出來，連連捏了幾把冷汗，心裡象小老鼠一樣跳個不停。

但這個驚險的遭遇，並沒有動搖他的決心，他定了定心繼續往山上爬。走到半山腰，有條鉛杯口大的葛藤，爬在大樹上、草叢里。他好奇的伸了手去拉了它一下，一動也不動，就索性站下來，兩手用力一拉，只見滿山遍野的樹林、草叢都在抖動，發出噁噁噁噁的響聲，受驚的小鳥、小白兔、山麂……亂飛亂竄，象这么大的葛藤是很多的。他走呀走的，走到一個山巖，忽然看見一個很大的山洞，他走進洞口向里一看，黑沉沉陰森森的只听得里面滴滴答答的水滴响，别的什麼也沒有。他正要回頭走時，看見一只黃皮毛的山麂，朝山洞跑來，跑到洞口不遠的地方，忽然兩耳向後一翹站住了，畏怯地將兩只比後足短幾寸的前足，插在草叢里，作好溜之大吉的姿勢，扭著頭用一種狐疑的眼光，長久地望着洞中這位陌生的“客人”，它那柔軟光澤的皮毛多麼惹人喜愛啊，它突然閃電一樣的轉身逃走了。大概快到太陽落山的時候吧，姓周的漁民才戀戀不捨

① 巖口：即山谷口。

的离开了这座美好的宝岛。回到了停在罊口的小漁船上。

第二天,风向潮水不好,他还是回不去,可是漁船上連吃的小菜也沒有了,他用旧漁网劈成頂張网,然后把它漲在附近的罊口里,沒过吸支烟的功夫,就起了上来。嘿!一看,真喜人,滿滿的一网,大黃魚呀、小黃魚呀、日魚呀、帶魚呀、鯧魚呀、白水虾呀、箬鰯^①呀、蝦蟇^②呀……什么魚都有。据說过去魚多得篙子插在水里也不会斜倒,有时潮水退了,海滩上擱着很多的魚。他只化了半天功夫,就滿滿装了一船。”

“魚倉!真是個魚倉!”小朋友都高兴得跳起来。

“呃,太爷爷,蝦蟇嘴巴为什么那么大呀?”一个紅領巾天真的問。

“蝦蟇嘴巴大也有个故事,講起来可有趣啦!有一天,海龙王貼出了招亲的告示,要給二公主找个漂亮的小伙子。这消息傳遍了正个东海,水晶宮里可忙坏啦,今天沙魚去,明天螃蟹去,可是一个也沒有被海龙王看中意。梅童魚知道了这件事,也一心要娶二公主作老婆,它挽箬鰯魚去說亲,但又怕箬鰯魚傳錯了自己美丽的相貌,不放心,所以也悄悄的跟了去,箬鰯受了梅童魚的委托,兴冲冲的来到了水晶宮,見了海龙王,說明了为梅童魚說亲的来意,海龙王一听就怒气冲天,拍着桌子,連連罵道:‘畜生!你們把我的二公主看成什么样的人啦!这个小东西也要來說亲,真是懶蛤蟆想吃天鵝肉’,說罢,狠狠的一个耳光,打得箬鰯象張棕箬,眼睛也挤在一边了。梅童魚在門縫里偷看,見到龙王发了怒,拔脚沒命的奔逃,慌乱中不小心,一头撞在水晶宮的紅漆大柱上,頓時,头就肿得象銅鑼柱头。幸亏跑得快,才算逃出水晶宮。蝦蟇恰好在路上碰到了它們,

① 箬鰯:魚名,体扁,形如手掌。

② 蝦蟇:魚名,嘴巴特大。

見他們俩个的狼狽相，一看到箬鬪眼睛并在一边，梅童魚头肿得象銅鑼柱，就幸灾乐禍的哈哈大笑不止。笑得時間太长了，下巴骨再合不攏来啦，所以嘴巴就那么大了。”太爷爷还唸了一首詩：“大头梅童起禍秧，箬鬪眼睛一边生，幸灾乐禍烂虾蟪，下巴脫落活該应。”

小朋友听了这个故事笑得直不起腰来。太爷爷逗趣的說：“当心你們的下巴骨也象虾蟪一样脫落来。”大笑一陣之后，小朋友都用焦急的心情詢問着：“島上究竟怎么住人的呢？”

“別忙！”太爷爷慢条斯理地說：“那个姓周的漁民，見有这样好的漁場和山头，随后就經常到这里来捕魚了。起初每逢春季来，秋季滿載而归，后来感到来来往往很不方便，所以索性把家小也都带出来，在靠东南面的罌口，选择一塊空地，用树枝和茅草搭起一間小草屋住了下来，因为他們是采用張网捕魚，所以将这个地方命名为“捕罌”。但也有人这样傳說，那个罌口一步跨下去就可以張网，所以称他为‘步罌’。按照当时生产方式，叫‘捕罌’是对的。

姓周的漁民回故乡时，碰到亲戚朋友，总要豎起大姆指把这里的好漁場、好山头誇耀一番。这样鎮海的漁民就接二連三搬来了，他們同样用树枝和茅草搭成草屋，在附近罌口張网捕魚。以后人慢慢多起来了，‘捕罌’住不开啦！他們又发现有塊比較大的空地，就搬了几戶过来。因这个地方比捕罌大，所以叫“大罌”。四面八方的漁民知道这里有个資源丰富的宝島，也都陸續的搬了来。据說最早是周家，其次是顏家，刘家，李家……。地少人多需要向外发展，大罌住滿了，就翻过山头找地方，一看后面一塊空地比大罌还要好，他們又搬了几戶过来住下了，因它是大罌山后面的一个罌口，所以称为后罌。后罌往南沒有多少路，就是你們讀書的学校附近，原来都是泥涂^①，沒住人时，泥涂上面擱着一只破烂不堪的紅船

① 泥涂：即海滩。

(紅大对),后来,海涂^①慢慢漲出,住了人,大家就把这个地方叫“紅船罌”。紅船罌外面有一条天然的沙塘,所以命名为长沙塘,(簡称为长沙),島上漁民越来越多,住人的地方就显得越来越小,后来的人为了寻找落脚的地方,就从长沙塘穿过山来,发现塊很大的空地,因为是穿过山来发现的,所以命名为穿山罌。穿山罌繞过一个山嘴,有个小罌,前面有塊烂田,所以命名为烂田罌。从烂田罌翻过一条岭,岭脚有个一間屋大的岩洞,据說,有一天,不知什么地方一只大船,碰到台风撞碎了,船里的一尊娘娘菩薩,随着海浪飄来飄去,身上的烂泥被水冲光了,光剩一根木头心子,它在洞边撞来撞去就是不肯再走开,人們看到了就把它拾起来,建造了一座娘娘庙。以后仙人洞出了名,那个罌也就叫仙人洞罌了。这島的北面向着沈家門的地方,从远处看过去很象一只停着的老鷹,一年到头,太阳照到的時間很少,所以有的称它为鷹背,也有的叫阴背。我看‘鷹背’、‘阴背’两种叫法都可以。螞蟻島还包括五个小島,东有老鼠山、里小山、外小山,南有小螞蟻山,西有点灯山。正是:

螞蟻山,螞蟻山,
螞蟻大小六塊山,
前有罌,后有罌,
灣灣曲曲九个罌,
姓周漁民来此島,
他給后人獻了宝。

紅領巾听罢太爷爷唸完了詩,又好奇的問:“我們島上有这許多罌,这么多人,为什么这山还叫螞蟻島呢?”

太爷爷好象沒有听到小朋友在問他,笑了笑繼續說道:“那时搬到螞蟻島来的漁民,大多是鎮海关里人,大家一看这小島与鎮海

^① 海涂:即泥涂。

关里的大地方比起来是太小了，与滚滚的汪洋大海比起来象只蚂蚁一般大，因此，‘蚂蚁’就成了这个岛的名字了。历朝以来的皇帝、军阀、县官、强盗、财主、渔行主、‘刮民党’瞧不起我们这个小岛，他们说：‘哼！你们小小蚂蚁岛，一脚就可以把你们踩得粉碎，有啥骨头好硬’。在岛上的地主、渔行主更是厉害，他们看我们不是人，打死一个长工好象踩死只蚂蚁。我从十二岁起就给长元主吕朝风做长年。吕朝风死了，他大儿子吕阿熊当了家，我和儿子给他做年，吕阿熊比吕朝风更凶更恶，真象毒蛇，因此大家叫他‘百步蛇’。吕朝风的孙子当家时，我的儿子和孙子还是给他做长年，吕朝风家从几顶破网几十块钱的资本成了蚂蚁山顶富的财主，我却只剩一副硬骨头包层皮，儿子死了，孙子被‘百步蛇’逼着在风暴天出海捕鱼，翻了船死在海里。“唉！”太爷爷说到这里沉痛地嘆了一声，低声说：“过去的苦多啦！”红领巾见太爷爷伤心得要流出眼泪，同情地望着太爷爷，激动的说：“那时为什么不把这个‘百步蛇’镇压掉呢？”太爷爷昂起了头，脸上深深的皱纹微微一动，苦笑了一声说：“镇压！那时刀把子捏在人家手里，就是反抗一下，也象是大风浪的黑夜里烧烤^①，自来火划一根，亮一下被大风吹灭了，就是点不着。不过，我们蚂蚁岛的人没死心，渔民的斗争可多啦！打盐警，打强盗，打日本鬼子，经常暗暗的与渔行主、长元主斗，大伙相信，终有一天会天晴出太阳的，只要多划几根自来火，终会把烤柴点着，把网烤结实的。一九五〇年解放了，地主、渔行主、长元主、县官、强盗和‘刮民党’象乌贼、带鱼、海蜇一样落进我们这顶结实的渔网里了，一九五〇年第一次开乡人民代表大会时，有的说蚂蚁这名字不好听，要改一改，有的反对改，为蚂蚁岛这名字争得面红脖子粗，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蚂蚁岛小，形状象蚂蚁，是名符其实，另一方面蚂蚁虽小，但行

① 烤：是一种染鱼网的原料。

动起来总是成群結队，如果发现了食物，一个螞蟻拉不动，就会有許多个螞蟻冲上去帮忙，它們齐心协力把食物拖回洞里儲存，它們一年到头辛勤劳动，因此，它們洞里食物很多。‘螞蟻’这名字象征着团结、勇敢、勤劳、富裕。从此，螞蟻島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組織起来勤劳勇敢搞生产，由貧困走向了富裕。”太爷爷说到这里露出了无限幸福的微笑，慈祥的看了看紅領巾，意味深长的說：“螞蟻搬倒山，团结事好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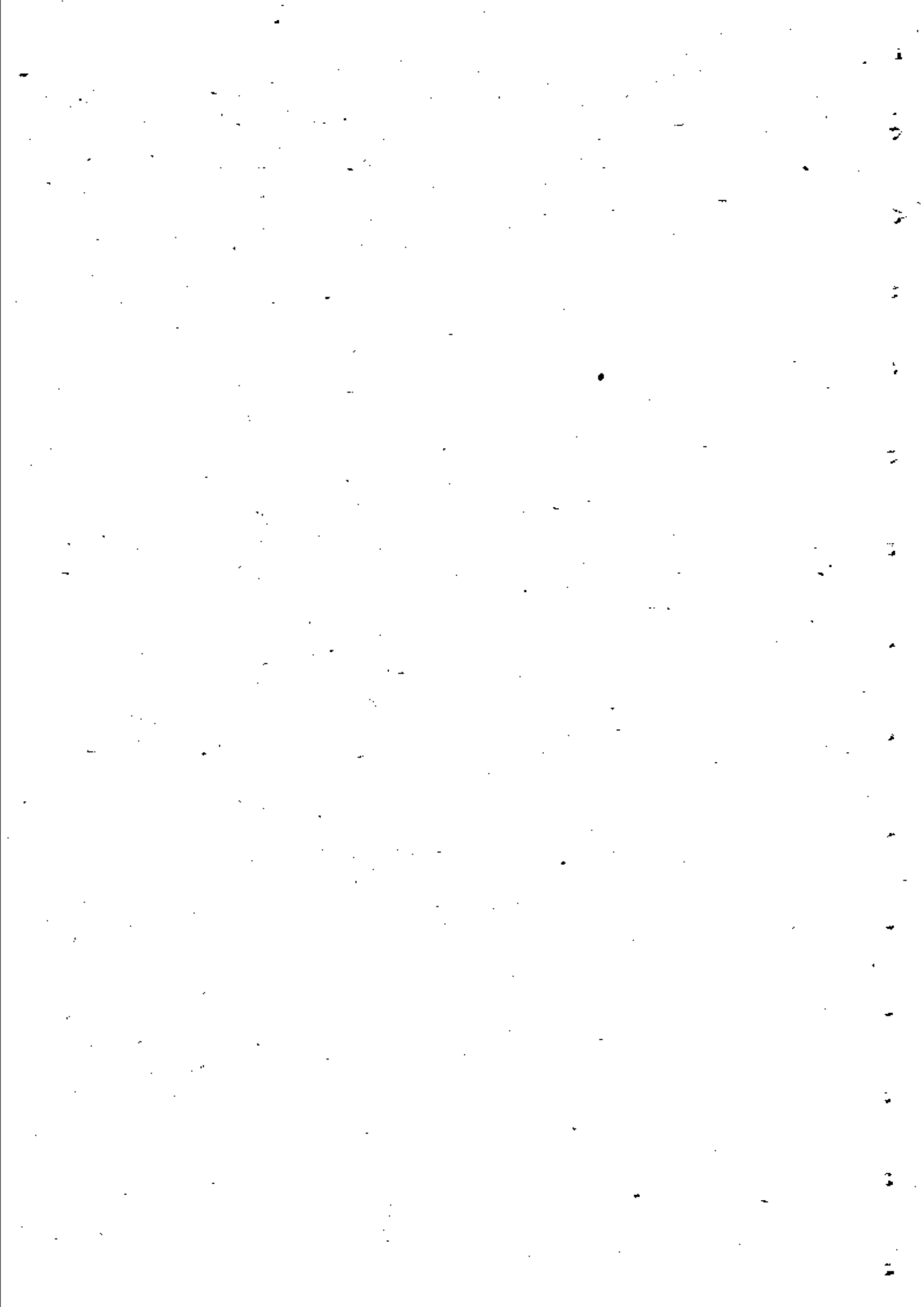
太爷爷抬头看了看皎洁的月亮斜挂在楊柳树頂，說：“小朋友，你們明天一早要上学，該回去休息了，只要你們願意听，我以后一定詳細的再給你們講。”





第一部分

斗争在黑暗的日子里



苦难的岁月

鬼年关

——编写小组——

过旧历年，习惯上有个大事情，人们总想在这个日子里全家团圆，欢聚一堂，过得热热闹闹，快快乐乐。可是在旧社会中，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却是过着凄凄惨惨，哭哭啼啼的苦日子，那里能分过年过日，一年三百六十天，从正月初一到年卅夜，天天难过。

当时，蚂蚁岛上有三户渔霸^①，廿一另渔行，重重的压在渔民头上，渔民称为“三道衙门”“廿一把刀”。特别是三道衙门最有恶势力，统治全岛，渔民有这样二首歌谣：

三道衙门“百步蛇”，强买鲜鱼煞鱼价。
昧着良心当汉奸，吃喝赌嫖大恶棍。
柘地^②捐税水面粮，年年要献“百步蛇”。
渔民家产都荡光，钱粮流进廿一另行。

这就是当时对反动势力的写照。渔民对自己的生活却是这样的感叹：

头顶人家屋， 身穿破衣服，
一年分四季， 年底无碗粥，

① 渔霸：即渔区里的恶霸。

② 柘地：即渔场。

世代受飢餓， 妻兒抱頭哭。

这是抗日戰爭前夕的一个旧历年关。

天色灰濛濛的，下着大雪，刮着西北风，高山平地一片雪海，山峯倒映在大海中，象一把把銀刀插入海底；长沙塘山脚边下的那間微微向西斜着的民屋，积雪盖沒了屋頂上尺把高的烟囱。

屋里住着漁工陆阿强一家，全家夫、妻、子、女四个人。陆阿强从十二岁起就替“长元”^①做年，今年已經卅多了，有一手好技术，劳力又很强，三百斤担子挑得象飞一样，他妻刘秋菊又很勤儉，用一分錢也要細細的盘算盘算。可是家里还是穷得夏无帳子，冬无被，二个孩子拚条褲，吃了上餐愁下餐。

年底到了。陆阿强躺在床上，长嘆了一声，轉了个側，憔悴的臉上滿罩着愁云，秋菊伤心地坐在床边，二个孩子抱着媽的腿，吵着要买东西过新年。男孩海濤說：“媽，去年过年你給我做了这件新衣裳，今年給我买一頂小帽子吧！”海珠举着冻得紫紅的小脚叫媽看，嚷着：“我要买双新袜子，新年我要到舅舅家去。”阿强跳下床，打了小女孩子二个耳光，罵道：“一点不懂事的，穷到飯都吃不上了，还要买这样，买那样。”打得女孩子哇哇直哭。

秋菊摸着孩子的臉，生气地說：“小孩子懂得什么，自己火大也不該在孩子身上出气呀”，接着又对孩子說：“好孩子，不要哭，等过了年阿爹錢賺来了，再給你們买吧！”阿强又倒在床上蒙头大睡。秋菊看到小孩吵着买新衣，又看了一眼阿强，想：去年这个时候，阿强还笑着对孩子們說：“今年就算这样湊着过吧！明年积几个錢买件小棉袄給大家过一个好年。”但是，今年連过年飯米也沒着落，輕嘆了声“唉！苦呀！”走到小衣櫃旁边，打开了那个油漆已經剝落的

① 长元：漁区里僱工剝削的老闆。

旧箱子，对着箱子悲嘆着：“今年盼望明年好，年年穿个破夹袄，过年又想新年发，年年过得結巴巴。”她在箱子里翻了一阵，拿起了一个銀項圈，看了看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看着，突然她拿着銀項圈轉过身，头也不回的走出了門。把銀項圈托阿林嫂去卖掉。

晌午，云散天晴，山上、地下、屋頂都还积着厚厚的雪。一个身穿青緞綉花馬褂，披着黑袍披风的中年人向阿强家里走来，他后面还跟着二个佣人。

这中年人是“百步蛇”的大兒子叫呂才夫，他在島上开了一井“順兴”号魚行，雇佣着十余个夥計，要算島上最大的魚行，是三道衙門的头道衙門。呂才夫除靠着这井魚行剝削外，每年还放五、六千元的銀元債，利息可高啦！有三分利、五分利，还有“印子利”。到了年关他就討債迫錢，有的被迫得卖田押屋，有的被逼得逃出本島到普蛇山当和尚，甚至上吊投海，每年总得逼死几个人，所以这里的群众背地称他“坐地虎”。

秋菊看到坐地虎走进来，忙端了一条凳子，請他坐下。坐地虎拂拂凳上的灰塵对着阿强說：“今天已是十二月廿六了，錢准备好了沒有？”阿强忙起身坐在床上回答說：“大老板，你也曉得，穷到这样了，还到啥地方去弄錢啊，还請大老板寬限几天吧！”“再寬限几天就是过年了，早就通知你，昨天又对你講把錢准备好。”坐地虎眼睛骨碌碌的打量了一下房子又說：“沒有錢！不怕你說我大老板不講理，也沒法呀！你替我想想，要都是象你一样，我的几千元債到明年也收不齐。好吧！沒有錢用貨抵，沒有貨用屋抵……。”正在这时，阿林嫂右手里攥着二塊銀元，一脚跨进門看見坐地虎气冲冲地向阿强說話，心里一怔想回头走，却被坐地虎看到了，她叫着：“大老板在这里”，正要對秋菊說什么，秋菊向她丢了个眼色，她就將到口的話嚥了下去，忙把右手插进衣袋，拿出一塊手帕塞在秋菊

手里說：“这手帕还給你”，秋菊摸着手拍裹着的銀元，銀元还有点热，心里盘算着：这二塊銀元买几升过年米，秤斤肉，給海濤买頂氈帽，給海珠买双袜，再买……。要买的東西太多了，想着想着好象她已到了街上，在杂貨店里挑好一頂軟綿綿的小氈帽，选了一双袜……，把銀元放在櫃台上。叮的响了一声，原来手一松，二塊銀元碰响了，她吃了一惊。坐地虎一直象野狗盯死尸一样看着她手里的手帕。听到“叮的”一响，一把从秋菊手里連銀元帶手帕都抓了过来，把手帕丢在地上，然后，用大姆指和食指夹着銀元一手一塊輕輕地敲着，銀元发出清脆悅耳的叮叮叮的响声，臉上露着驚駭笑說：“沒有錢这是什么啊！”秋菊忙說：“这是用孩子剛脫下来的銀項圈兌的錢啊！家里晚飯米也沒了，正等着买米哩！”她伤心地泣噙着，坐地虎冷笑着說：“裝得倒象，有銀貨又有銀洋还說沒錢，哼！不管你有錢沒錢，債一定要还，給你們二条路，一是还錢，二是押屋抵債，我沒有这閑功夫同你們这些穷鬼磨牙，”說着轉身就要走，阿强生来是个倔强的硬性子，在有錢人面前是不願多說好話的，只是憤怒地看着他走出去，秋菊哭着苦苦哀求着，坐地虎那里听这些，回过头来淡淡地說了声：“这二塊銀洋算利息还不够数呢？”阿强一家和阿林嫂看着坐地虎搶着銀元，帶着二个佣人搖搖摆摆的出了門。

坐地虎逼了一家又一家，到处討債，他又大模大样的走进顏自发屋里，顏自发的头髮几乎掉光了，面龐象燒紙一样焦黃，无力地坐在竹椅上，头靠着柱子，見他們进来，敢忙讓坐，向坐地虎說：“今年秋汛我曾想賺几个錢把帳还清，誰想生了一場伤寒病，二个月沒有起床，吃葯打針，卖掉了漁网，再卖家俱，唉！再沒东西可卖了，求你讓我明年再还吧！”

坐地虎狠狠地說：“借錢那有欠过年，况且你的借期已經超过

了十天，今天非还不可哩。”

顏自发說：“家里可卖的卖光了，可当的当光了，实在是还不出呀，你一定要还，只有我一条老命去抵吧！”这可触怒了坐地虎，他把三角眼一瞪說：“呸！你还敢耍无賴哩。”說完，揮了揮手，二个狗腿子直闖进房里去，不一会，一个狗腿子抱出一条半新旧的印花棉被，自发赶上去紧紧抱住棉被，边夺边說：“大老板，大小五人就是这条棉被呀！千万不能拿走啊！你生生好心吧！”顏自发的妻子还紧紧拉住坐地虎的衣角边哭边說。坐地虎拔腿一脚把顏自发的妻子踢倒在地下。三人就走了。

那天夜里，顏自发全家用了几只破麻袋蓋了一夜，第二天，顏自发将仅有的一只衣橱卖掉，去取棉被。坐地虎算盘一撥說：“借款十元，三个月利息四元五，十天过期息按照‘印子利’計算，一元还一元，共計应还本息二十四元五角”。顏自发一听，气得发抖，本想再說几句，一时喉嚨好象塞住了棉花团，再也說不出来，气呼呼的回头就走。

陆阿强的屋被迫押給坐地虎后，全家住在大舅娘舅家里，舅舅家虽然人少，但只有一間草屋，因此挤一点也只好住下来。住的解决了，接踵而来的就是吃的問題。穷人总是穷根連穷根，阿强跑遍了所有亲戚朋友，一分錢也未借到，家里再也没有东西可变卖抵当了。后来听人說：吕吉夫家里正在放債，利息虽然高一点，但还能借到，秋菊就叫阿强去借，可是阿强再也不願去，秋菊沒有办法，只好自己去借。

吕吉夫是“百步蛇”的第二个兒子，也是三道衙門的第二道衙門，每年雇漁工二、三十人，張网捕魚，除剝削漁工外，每年也放几百元債。这个人很怕老婆，老婆說白，他就不敢說黑，可是对待漁工却极其阴險毒辣，所以群众称他“烂腐蛇。”

这几天，“三道衙門”可怕啦，一面筹办过年，屋里布置得富丽堂皇，高牆門上，吊着三盞大紅灯籠，上面貼着：“福、祿、寿”三个大字，祖宗堂里，二張八仙桌上供着二十四只大盘，口头二只大架上摆着全猪，全羊，大盘各盛鷄、鵝、魚、肉、燕窩、魚翅……山珍海味，南薯北枣，样样俱全；一面箠东奔西挨門逐戶討債。到了年卅正所謂“越富越奔、越穷越闖。”

秋菊走到“三道衙門”，象进閻王殿一样，抖抖顫顫的走进去。走过东首正房，坐地虎張着半啞嗓子“七个巧、八仙寿啦……”的在豁拳喝酒，喜喜哈哈的笑声，碰杯声……鬧热极了。秋菊悄悄走到西首正房門口，正遇上“花蝴蝶”。“花蝴蝶”是“烂腐蛇”呂吉夫的老婆，为啥叫她花蝴蝶呢？那是在她十六岁那年，正讀着書，高小未毕业，吵着要出嫁，当时她爹娘不同意，認為年紀小，不懂事，可是她就作起嬌来，飯也不吃，茶也不喝，她爹娘沒有办法，就答应了她。嫁到呂家后，每天打扮得妖形怪状，把臉上白粉涂得土石灰磚牆一样厚，飯来張口，衣来伸手，一点事也不做，有时还和烂腐蛇呂吉夫吵嘴打架，所以一些人叫她“花蝴蝶”。

花蝴蝶看到秋菊走来，眼睛一瞪說：“十二月二十八了，还到这里来干什么？”秋菊說：“我来找二老板商量个事情。”“花蝴蝶”嘴一噘說：“到了年底，狗也忙哩，去討債还没有回来，你在外面等一等”，說着屁股一扭，走进屋里去了，边走边叫着：“小毛——小毛，你只顧自己玩，把鷄也餓煞了，快拿碗米去喂一喂。”

秋菊站在門口，深深地嘆了一口气。

大概等了燒一餐飯功夫，烂腐蛇搖搖摆摆的进来了，秋菊忙迎上去，說明了来意。“烂腐蛇”眉头一皺，迟疑了一下，本想不借，后来想到，陆阿强劳力强，技术高，如果能把他雇来，真是一举二得，于是便皮笑肉不笑的說：“你来借米，我自己少吃一口也要借給

你一点啊”，接着又問：“陆阿强明年到誰家做年，雇出了沒有？”秋菊回答說：“人穷了要雇的人也少了，还没有哩！”“那好极了”，烂腐蛇高兴地說：“明年就到我这里来吧！”

秋菊想了一想：不答应吧！米是不会借的，答应嗎？不知阿强是否同意，本来想說，回去問問阿强再肯定，后来一想，又恐触怒烂腐蛇，反而会借不到米，反正阿强是做年人，东家也做，西家也做。于是便吞吞吐吐的問：“薪工是多少呢？”“薪工嘛”烂腐蛇拉长了声音說：“那难道还会給你吃亏嗎？人家是多少？我也是多少，只顧来吧！”秋菊說：“那还是預先講明为好，免得以后大家不滿意。”“那也好，你說吧。”烂腐蛇說。“还是你先說吧。”秋菊說。“我說你不要嫌少哩。”“烂腐蛇”嘻皮笑臉的說：“你阿强劳力好，出九元一月吧，換个人可沒有这許多哩”，“烂腐蛇”眼睛張了一張又說：“不过这里的規矩你也曉得，在年前出雇拿錢，就應該打个八折呀，那么八九七十二，每月七元二角吧。”秋菊一听，要打个八折，心里又气又不願意，这明明是到了年卅在煞穷汉嘛，想回头就走，后来一想，家里一粒米也沒有，吃什么呢？难道餓嗎？海濤，海珠怎么餓得了呢？他們不是还要着买小帽子、袜子么？吃亏一点算了吧！只要以后阿强脚骨健朗一点就是了。于是便答应了。

烂腐蛇听到秋菊答应了，忙吩咐“花蝴蝶”量米来。“花蝴蝶”在里房細声細气应了一声，“嚶，曉得囉”，走到另一間屋里，这屋里摆着二只大缸。这是他家早就准备好了的，一只缸盛米，一只缸盛糠，穷人来借米的时候，一斗米里就掺几升糠。花蝴蝶听到“烂腐蛇”說拿米来，于是便从二只缸里量了起来，先从一只盛米糠的大缸里，兜了几升放到盛米的大缸里，拌了一下，連米带糠一升一升量到麻袋里，够了数，然后再拿到門口来，放在秋菊面前說：“这是上等好米，又燥又白，是二老板自己吃的呀？”

秋菊看看这些連糠帶米的糗，又伤心起来，但也沒有办法，只得背起米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三道衙門”。

等秋菊走远了，烂腐蛇朝着花蝴蝶“嗤”的冷笑一声，說：“看这些穷鬼！不干有什么办法啊”。

地 獄

——編写小組——

过了年初五，陆阿强就去“烂腐蛇”家上工了。

在烂腐蛇家里做年有一条規矩：

不管漁工家里离他家多近，都必须住在他家里，不准在自己家里吃飯、睡覺。这家規，还是他父亲“百步蛇”傳教給他的。一次“百步蛇”对“烂腐蛇”說：“做年的住在自己家里，做工就会迟出早归，难以监督。”于是，几年来一直就叫漁工們挤着睡在一間大草屋里。

这幢草屋，朝向西北，七洞八孔，象个破凉亭，西北风吹来，使人直打顫。与“烂腐蛇”自己住的黑大門、白牆壁、紅漆地板、高高閣樓、三进四大院相比，真是一个象天堂一个是地獄。草屋中間用一扇草扇隔着，一大一小；大間是漁工住的，去年住二十四个人，已經很挤了，今年住二十八个人，簡直是密不透风。小間里，喂着二只大猪，四只小猪，东南风一吹，臭得透不过气。晚上猪糞还要鬧架大叫，鬧得漁工半夜睡不好觉。“烂腐蛇”还吩咐喂猪的：晚上这一餐，东西可以少喂一点，多喂了，也不会长肉。于是正当半夜漁工睡覺的时候，猪糞肚餓，挖地擗棚地叫着，吵得漁工无法休息。

那个花蝴蝶呢，自己每天中午睡过大觉，早晨鷄啼头遍就起来，来到猪間里，指猪罵人，看看漁工們一个个都起床了，她才慢慢

的溜回去。有时候，花蝴蝶遇見漁工們还没有醒来，就嚷叫：“懶猪癩，天已經大亮了，还晒得象死猪一样”，顺手又拿起木棒，打起猪来，猪被打得“吭！吭！”直叫。漁工們都从睡梦中惊醒，只好起来，眯眯眼睛，上工去了。

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漁工們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殘。一天，漁工顏自发累病了，渾身发热，热退发冷，全体难友們都急坏了，有的把自己的棉被往他身上盖，有的还到他家里去报訊，“小补网”李大根还从厨房里偷来一碗糖粥，低声地說：“自发叔，糖粥很甜，你吃一点吧。”

顏自发战战兢兢从床上坐起来，吃了二口，摇摇头說：“吃不下”，手一发抖，“噗通”一声，碗掉在地上，碎成了几塊，粥濺得滿地都是。花蝴蝶刚从門口走过，到猪間里去看猪，听到打碗声，就走了进来，看到这个情景，真是气上加怒，气唬唬一个箭步上去，左手扭住“小补网”李大根的耳朵，右手狠狠的二个巴掌，又拔下头上的簪針，往“小补网”李大根臉上戳。霎时，“小补网”李大根嘴巴鼻孔涌出鮮紅的血，臉上也流着一条条香棒細的血，“小补网”李大根瞪着二只小眼睛，怒視着花蝴蝶，他一点也沒有哭。花蝴蝶罵道：“你有这么大的胆子，偷起东西来了呀，不把你的二只手骨拷断，以后还是会偷的”。罵完，又狠命的拷了几下李大根的臂膀，又朝顏自发冷冰冰的說：“真舒服呀，睡着眠床，吃着糖粥，又不做活，生病的人，难道还要吃东西嘍，不如趁早回家呀。”顏自发气得发抖，說：“二老板娘，你不該这样刻薄呀，生病不是自己要生的，一个人生病头痛总是有的，換給你二老板生病了，是不是也要睡眠床呀，人心都是肉长的，何必这样子呢”。花蝴蝶一听，更加发火了，跺着脚大罵：“你这个黑心黑肝的黑心腸，你咒我二老板生病嘍！簡直无法无天了！”

烂腐蛇听到长工的草舍里吵吵嚷嚷，也走过来看，看到这幅情形，心里也发着火，但脸上却装得很平静地对着花蝴蝶说：“去吧，不要同他争了”，随后又用梭眉横眼的看了看颜白发和李大根。一只狗正舔着地上的粥，花蝴蝶又骂了一声：“给狗吃了还能管管家，甩甩尾巴”。然后，夫妻二个走出门口，烂腐蛇低声地对花蝴蝶说：“以后自有办法治他的……。”

他们走后，李大根趴在颜白发腿上，呜呜的哭起来，颜白发的泪水也涌出来了。

颜白发病倒后，二十八个人的工作，由二十七人做了。渔工们要求“长元”唤一个替工，暂时顶一顶。但“长元”那里会同意啊！他说：

“二十八双手”缺一双有什么关系啊！只要你们抓紧一些就好啦！”

渔工们只好恨在肚里，记在心里。幸而颜白发回家调养了几天，不久病好了，又来上工了。

到了月底发工钿的时候了，烂腐蛇对颜白发说：

“你本月休息了十天，我雇短工每天工资六角，你就应付代工钿六元，原工资七元，扣下六元，还多一元”。

颜白发忙说：“我生病休息十天，你也没有请过代工的人呀！怎么能扣代工钿呢？”

烂腐蛇三角眼一瞪说：“你躺在眠床里，还想拿工钿吗？”

颜白发说：“就是扣代工钿，你也不能拿呀！应分给大伙们，干活都是他们顶替我的。”

“放你的屁，要扣就是要扣，不扣你的工资，你可以忙头旺汛多生病哩。”

颜白发一肚子闷气，气呼呼的奔到协和乡公所去评理。

协和乡的乡长叫吕光夫，是百步蛇的小兒子，是烂腐蛇的弟弟。他依仗伪势力明盜暗搶，敲詐勒索，伤財害命，无恶不作。所以这里的漁民都叫他魃魚刺^①。这次，顏自发到他那里去評理，那簡直是在老虎面前求饒。不要說是自己兄弟的事，就是別家的事，只要那家对他有利，他就庇护那一边。

顏自发說明来意以后，魃魚刺冷笑了一声說：“这事情就是你无理啊，你自己晒在眠床里，怎么还能要人家工鈿呢？”顏自发說：“他根本沒有雇过代工人，生产由夥計們代我完成，他怎么能扣代工鈿呢？”顏自发反問着。

“哎呀！雇代工人應該你給他雇，現在你沒有給他雇，少漲了多少魚虾，你算得出嗎？”魃魚刺轉溜着夜猫眼又說：“依我看来，你还应补他損失費哩！”

顏自发有理无处申，有气无处出，咒罵着走出了乡公所，气冲冲的回到自己家里，发誓說：“我情願餓死在家里，也不死在你毒蛇嘴里。”

他再也沒有到烂腐蛇家去上工。将父傳的二間破瓦屋，变卖了錢，买了些竹、网，自己开始張网捕魚了。

賣 女

——王阿金——

一天中午，衣衫破烂的秋菊，坐在草屋門口，看着愁云慘淡的天，不时地长声悲嘆，用袖口擦着从眼眶里流下来的泪水。海珠和海濤伏在母亲的大腿上，海珠双手捏着一根細长的网綫，忽上忽下地打着。

^① 魃魚刺：舟山地区称赤虹魚为魃，尾棘有毒能伤人。

“阿媽”，她噙起嘴唇把那根纏滿結的網綫舉得高高地說：“結解不開了。”秋菊接過了網綫，仔細地看了一下說：“你結了個死結咋解得開呢？”

“那咋辦呢？”海珠失望的望着母親說。秋菊一面把網綫遞給海珠，一面又斬釘截鐵地說：“用剪刀剪開！”

海珠接過了網綫，左右端詳了一下，然後不滿意地說：“媽，用剪刀剪開那不成二段了嗎？”

秋菊沒有回答，可是她的神色變得更加陰沉、淒涼，她慢慢接過海珠手裡的網綫，輕輕地說：“海珠，一根網綫剪成二段好比一戶分成二家”。說着，淚水從眼眶里流下來。海珠右手向上伸，替母親擦淚水，一面又說：“媽，你又哭了，你哭起來我和弟弟也難過。”秋菊擦了一下眼眶裡的淚水，眼淚汪汪地望着二個孩子，內心仿佛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溫暖，說：“你們姊弟倆個同小根哥去玩吧！”玩了回來吃……吃中飯，去——快去”。海珠、海濤輕輕地應了一聲，海珠低着頭，手裡仍拿着那根打着死結的網綫，委屈似的和海濤向門外走去。秋菊目瞪着飢餓而長得矮小瘦黃的孩子，自言自語地說：“孩子，你們投錯了胎，投着一個討飯的母親。”

秋菊含淚跨進門檻，邁着沉重的步子向曾放過甘薯干的白木桶走去，走到木桶跟前，輕輕地揭開木桶的平蓋，里面空空的，除一股撲鼻的甘薯干氣息外，連米虫也死光了。她無力的蓋上木蓋，走到落滿灰塵的鍋灶，二只黑頭蒼蠅“嗡嗡”的在灶上盤旋了二圈，向外飛去，她走進灶前，用揩桌布輕輕抹着上面的灰塵，看着那滿布銹鐵的鍋子發呆。

“媽，突然海珠、海濤沖了進來，一面喊着，一面跑到母親跟前說：“好吃飯了嗎？”秋菊惊奇地朝孩子瞟了一眼，然後指着鍋灶溫和地說：“孩子，鍋子還沒有洗好，再等一等，你們再到小根屋里同

小根去玩玩，阿姆洗好鍋子，燒好甘薯干湯一定來叫你。”海珠說：“媽，小根阿姆還叫我吃飯呢？我說，阿姆快要燒了，小根阿姆又叫我吃飯，我就逃回來了，阿姆，我不去了。”

“不！你們去，小根阿姆叫你吃飯，你就吃一點吧！快——快去！”海珠拉着海濤，噙起小嘴微微一笑，又飛快的向門外奔去。

秋菊望着孩子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秋菊姊在家嗎？”突然一個中年婦女探進頭，輕輕地叫了一聲。她答着：“在家，阿有嫂進來吧！”進來的是個中年婦女，看到秋菊就問：“吃過飯了嗎？”秋菊嘆了一口氣說：“阿有嫂，活了三、四十年一點好處也沒嘗到過啊！象我這樣苦人，命里老早注定好是要餓煞的啊！可是讓這些孩子餓煞實在太傷心了，要死讓我一個人死。”阿有嫂看了一下秋菊，以同情的口吻說“秋菊姊，不要傷心，阿強明後天回來也不一定呀”。“阿有嫂，我想來想去想了好長時間，阿強在六橫做年，如今讓千刀萬剮的東洋人封了海面，不知幾時才能回來，二個孩子拖在身邊，不但孩子要餓煞，我也不能動了，我想，你同我托托人家，把海珠賣給人家做童養媳算了。”阿有嫂被她這樣一說霍的呆住了。

“阿有嫂”，秋菊擦了一下眼淚又說：“我總這樣想，小女孩反正要出嫁，還不如現在去做童養媳好，叫我再養到她長大，不但幾年養不起，就是現在幾天也活不下去啊！”說着又嗚咽的哭起來，邊哭邊說：“我……对不起小囡……”。

阿有嫂沒有聲張，她怀着痛苦的心情走到秋菊面前輕輕地說：“那我給你托托人看，中飯暫時到我家里喝几碗甘薯干湯去，現在只有窮人靠窮人呀！”秋菊含淚低頭，阿有嫂慢慢的轉過身子，二滴眼淚水撲的掉在地上，皺着眉頭緩步向門外走去。

近些日子海珠那張消瘦的臉蛋更加顯得可怕，眼圈微微向里

回进，嘴唇上长了几颗热疔；站在桌子旁边，吃着一小碗从小根屋里要来的甘薯干汤，秋菊坐在床坎上，整理着海珠的衣裳、裤子，然后紧紧地包了个小包裹，安放在床中央。海珠吃完了甘薯干汤，擦了一下嘴唇说：“妈，你吃过吗？”秋菊朝海珠膘了一眼说：“我吃过了一——海珠，你过来。”海珠慢吞吞的走到秋菊跟前，望着母亲那副不安的脸色问道：“妈，啥事啊？”秋菊用双手托住了海珠的头，轻轻地说：“你听妈话吗？”海珠天真地说，“我听”，秋菊顺手撩了一下倒挂在额上的头髮，俯视着海珠说：“妈实在没有办法再扶养你了，你看，你多么瘦啊！昨天小根阿姆对我說，富强屋里还有点甘薯干吃，我今朝想了想，你住到富强屋里去，妈一个人去做工，过几天再来看你，好吧！”

“那你一道去。”海珠撅起小嘴说。“妈不去，妈要去做工”。“那我跟阿姆一道去，富强屋里我不去，富强要欺侮我的。”

“不，富强哥不会欺侮你的，乖乖你去”。秋菊抚摸着海珠的头，为女兒的命运而痛心。自己的亲生兒女卖给人家好比是割心割肉啊！她一阵心酸，仿佛自己的一幕历史悲剧又在眼前重演了。

那是在秋菊七岁的时候，父亲欠人家十多石米鈔的債，为了还清这笔債和减少負担，父亲下了狠心，瞒着他母亲，把她卖给一家小商人做童养媳，到了小商人家里，吃的全是野草子，毛节节，几天吃不到甘薯干汤，小商人一不如意，就动手打、开口罵秋菊，她狠透小商人，就在一天夜里逃了出来。秋菊想到这里，泪水又从眼眶里激激地淌了出来，呆望着海珠，仿佛自己小时候遭受的痛苦顿时降临在海珠的头上，她多么希望这唯一的女兒永远在自己的身边啊！但是現在的生活环境象套在脖子上的繩子越拉越紧。气越喘越急劇了。秋菊慢慢地把自己臉靠在海珠那張瘦小的臉蛋上，苦苦地说：“海珠，好話你要听，我們是穷人，誰能同情我們啊！海珠，你不

去，要餓煞的，乖，听阿姆話。”

“媽，我——不去啊！——啊——”海珠猛地抱住母親的頭放聲大哭了。秋菊一面替海珠擦眼淚，一面又悲嘆的說：“海珠媽也心痛啊，你不曉得這幾天我多難過，媽也沒有辦法啊！為了你將來長大了能很好的過日子呀！過幾天媽有了鈔票，你再回來。”海珠漸漸地停止了哭聲，仰著頭，含淚說道：“阿姆，那——那我過幾天再回來”。秋菊微微地點了點頭，一手拎起小包裹一面攙著海珠的手，緩步走出破草屋。

黎明前的黑暗

——編寫小組——

一九四九年六月的一天，太陽還未露出海面，一只“三星”登陸艇，從沈家門方向駛來，停泊在桃花港面。艇上裝滿了穿著破破爛爛淡黃色軍服的兵，面黃飢瘦，生著滿身疥瘡，吵吵嚷嚷，馱著背包，扛著槍械，一個一個從艇上跳下舢板，在螞蟻島長沙塘上岸了。

這是蔣匪軍九十九軍一部分的殘兵敗將，從寧波逃竄到海上來的。島上的一些偽鄉保長、漁霸、地主、流氓們……象聞著糞味的狗，搖頭擺尾，奔東竄西的忙起來啦，扛著豬羊，提著鷄鴨，到處叫人去迎接匪軍，可是漁民們逃的逃，躲的躲，有的喊著：“糟糕啦！爛腳兵來了”。這些偽鄉保長找了半天，一個人也沒有找到，沒有辦法，他們只好叫了幾個狗腿子去迎接。

不到半天時間，螞蟻島上各個村子都擠滿了狼狽的匪軍。有的叫喊著，有的吵鬧著，有的敲門，逼著漁民二戶住間屋，三戶并一家，讓出房子給他們住；有的抓起晒在地上的生魚蝦，大口大口的往咀里塞，活象一群夾著尾巴快餓死的惡狗，貪婪的眼睛盯著島上的人

們，這一切預兆着更大的災難，將要降臨到螞蟻島人民的頭上。

匪軍拿着槍，借檢查為名，闖到漁民屋裡，翻箱倒櫃，連偷帶搶，看到一件好的衣服、一雙好的鞋子，搶着就走，如果漁民們去阻攔或爭奪一下，那末，水缸，眠床……所有家俱就會被敲得粉碎。

漁民們養的雞、鴨、鵝、豬都搶光了，連不到半斤重的小雞，不到二、三十斤重的小豬也搶得一只不留。有一次，匪軍兩個班為了爭搶一只雞，打得頭破血流，把一只活活的雞撕成兩半。

匪軍將搶來的雞、豬、鴨、鵝、魚鯨、海蜇、蝦干……賣的賣，吃的吃，經常喝得酩酊大醉，在路上橫沖直撞，手舞足蹈，嘴里哼着淫穢曲調，歪戴着帽子，橫咬着香煙，見到婦女，百般侮辱，吓得婦女白天也不敢走路。大路小巷間成天响着噼噹啪噹的牌聲、打罵聲，真是搶劫敲詐，吃喝嫖賭，樣樣俱來。

同年八月二十七日，與螞蟻島一港相隔的桃花島解放了。盤踞在螞蟻島上的蔣匪軍，日夜不安，胆戰心驚。夢想垂死掙扎，“反攻大陸”，就把桃花港封鎖起來，不准漁民下海捕魚，把所有的漁船擱在海塗上，好的作軍用船，壞的敲碎當柴燒。強迫漁民日夜做工，挖壕溝、造碉堡。連五、六十歲的老年人至十几歲的孩子也都不放過，甚至有病的人，也被逼着去做工，上工遲去五分鐘，匪軍就舉起皮條、槍托劈頭蓋腦的打。

螞蟻島本是一個綠樹成蔭林木參天的美麗海島，不到半年時間，就被蔣匪軍破壞得成了光禿禿的禿頭山，連路邊村口的“神樹”，“水口樹”也被砍得精光，他們把大樹，漁民張網用的大竹蓋碉堡，余多當柴燒，漁網蓋大砲，燒柴不夠就拆門窗板壁當柴燒，僅僅一年時間，島上房屋被破壞得殘垣斷壁，很難找到一幢完好無損的房屋。

當時的螞蟻島，真是人間地獄。山上壕溝直一條橫一條，象島

龟背上的花纹，山岗上的碉堡东一个西一个象坟堆一样多；海涂里地雷埋得扞不下脚，铁丝网纵横交错，海滩泥涂扞满了竹笆。蒋匪军不许岛上人民外出，强迫男女老小做工事。大畧有一个哑子名叫丁三，被逼着去做苦工，走过泥涂，踏响地雷被炸得粉身碎骨。白天只能看到如狼似虎的匪军，押着一群面黄肌瘦的男女老小在做苦工，夜间，连犬吠鸡啼的声音也听不到，简直象一座无人的“死岛”。渔民们悲叹当时的情景，心酸的唱着这样一首歌谣：

草根树皮都吃光， 渔网渔船全敲光，
海蜇皮子拿精光， 毛竹当柴都烧光，
山上青苔都挖光， 猪羊鸡鸭都抢光，
万恶蒋匪“刮命党”， 弄得蚂蚁处处光。

岛上这些伪乡长、保长、渔霸、地主、流氓……摇头摆尾，谄媚奉承，勾结匪军，依仗恶势，更加横行不法。他们趁匪军要粮要钱要人的时候，往人民头上多派多摊，借此敲诈勒索，贪污中饱，这时苛捐杂税名目可多啦：土地税，住房税，桁地税，樁头税，壮丁费，月捐费，保甲费，鱼肉费……达数十种之多。为虎作伥的狗腿子们，挨门逐户催逼，少一分一厘，就会遭到拳打脚踢，渔民无钱拿出，他们就搜括渔民历年来积存的鱼货，装到沈家门出售，谋取重利。每天鱼肉酒菜，吃喝玩乐，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劳动人民户户饥寒交迫，个个面黄肌瘦，连甘薯干汤也喝不到，只能以草根树皮度日，当时劳动人民痛苦的說：

白头娘无处寻， 草籽根挖干净，
花莲菜整株吞， 毛节节当点心，
小娃卖给福建人， 小娘卖给沈家门。

請看看做苦工的悲惨命运吧：

那是一个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的日子，从天空到陆地都是阴森

森的，远远的望去，只看到山上岸边和海涂上挤满了人。一个斜白眼匪军，拿着鞭子，来来去去的监视着。

渔民王阿青原是一个蛮结实的中年人，但做了二个月的苦工，使他变得面黄肌瘦，皮包骨头。他的头髮长得遮住了耳朵，两只眼睛充满了血丝，身上穿着千疮百孔的衣服变得墨黑，吃力地刮着土。

家里穷得每天只能吃到几两甘薯干，而且要把这几两甘薯干烧上二次，头次烧汤以后，光喝汤，将锅底里的甘薯干再煮第二次。这种吃法，也不是王阿青一家，已经有很多人家是这样吃的了。渔工们把这种吃法叫喝“人参汤”。确实，对将要断粮的人来说，比甘薯干更宝贵的东西再没有了。

阿青双手拿着刮，肚里饿得厉害，一阵一阵在发痛，连腰也直不起来。“斜白眼”被军大衣裹得紧紧的，头上戴着防风帽，拿着鞭子气汹汹的走了过来，大骂道：“他妈的，慢吞吞的等共产党来吗？”撩起手里的鞭子，往阿青头上打了过去。在一块做工的李大根忙说：“先生，他已经饿得没有力气了呀，嚷他歇一歇吧”。“共产党来了杀你的头晓得吗？还嚷他歇一歇，装死”。斜白眼骂着，“再慢吞吞的，就看老子的鞭子厉害”。鞭子一甩大摇大摆的走到对面工地里去了。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王阿青是拖着病体给匪军做苦工，他越来越恨匪军，真想与匪军拚了算了。

这天傍晚，乌云满天，海里刮着大风，做工的人们拖着疲劳的身子都回家来了。在一间破得快要斜倒的小屋里，住着阿青的一家，小屋紧闭着门，屋里没有点亮，阿青娘、阿青俩夫妻和两个儿子坐在小桌周围在喝甘薯干汤，阿青愁面苦脸的叹了一口气，阿青妻子在责备着丈夫，今天中午不该去打那个斜白眼，自己去找了一身

禍，幸亏漁工們赶过来，不然早被打煞了。

突然，“砰砰砰”有人在敲門，阿青妻子忙放下飯碗去開門，只見一道雪白的手電筒光射进来，“鯀魚刺”跨进屋来，身上噴出一股難聞的酒气，对着阿青說：“阿青，晚上輪到你和齊根兩人做船伕，赶快到穿山罌去，那里國軍等着”。

“乡長先生，阿青这二个月来日做夜做，累得不象人了，今天身体又不舒服，求你調到明天去吧”。阿青妻子求着。

“哼！每天裝病，不行，今天晚上非去不可”。鯀魚刺瞪着三角眼命令似的說。阿青眼看沒有办法，喝了几口甘薯干湯，就被鯀魚刺逼着走了。阿青妻子拿了一件衣服要阿青穿上，阿青娘还囑咐了一句，“晚上風大要当心”。

阿青和“鯀魚刺”兩人，一前一后的向穿山罌走去。

“三道衙門”的大門口，只見客堂里点着雪亮的汽油灯，摆着一桌热气騰騰的酒席，圓桌上放着很多菜，周圍坐着匪軍營長，“百步蛇”，“坐地虎”，爛腐蛇和一些漁行老板。豁拳声、談笑声充滿了整个客堂，穿得妖艷怪狀的花蝴蝶輪流給他們斟着酒。

“鯀魚刺”揮一揮手，打发阿青獨个走了，自己进屋，忙向匪營長說：“失陪”、“失陪”，花蝴蝶忙端上一条凳子，給他坐下。

王阿青恨不得飞进去打个痛快。穿山罌海边等着的蔣匪軍在大喊：“船伕，快开船了”。王阿青听到喊声，带着憤怒的心情走过去。

海上，夜潮不断的在漲着，大風刮得人們站不住脚，阿青看了这个天气，朝着旁边的一個匪軍連長說：“今晚風大，船有危險”。另一个老大齊根也扞上一句：“看天气半夜还要下大雨”。

“媽的屁，狗性命倒緊要，八路来了，就枪斃你們”。匪軍連長狠狠的罵道。周圍站着的四五個小兵看看天气也吓坏了，但不敢

开口。

阿青和齐根俩人无法只得跳到海涂里，脚被冻得象针在刺似的，船上载着五个匪军，阿青和齐根一步一步的将船从海涂推到水里。小船在大风浪里颠簸着前进。阿青整整的忙了一夜，第二天回来，终于累得病倒了，发着高热，一连躺了几天，两只眼睛凹了进去，脸额上找不到一点肉，头发掉了一半，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鲑鱼刺”还派狗腿子天天往阿青家里跑，有时偷偷在外面听着，究竟是真病还是假病。

一天，“鲑鱼刺”亲自来了，走到阿青屋里，向着站在床边的阿青妻子扫了一眼，上去就揭开王阿青睡的破棉絮，三角眼一瞪说：“天天躺眠床，小病装大病，装得好象”，一把将阿青从床上拖起来，“上工去，躺在眠床里等共产党来吗”。“乡长先生，不瞞你，阿青发热还没有退，一口饭也吃不下去，怎么能去做工呢”。阿青妻子苦苦求着。鲑鱼刺又破口大骂：“哼！装病装了四五天，这笔帐怎么算”。转身看到床后面放着一篮甘薯干，跑过去抢着就走，说：“不去做工，拿粮去抵”。阿青妻子奔上去，拖住了鲑鱼刺的长袍，“求求你呀，一篮甘薯干拿去了，全家五人怎样活命啊”！“鲑鱼刺”甩掉了阿青妻子的手，拔腿又走，阿青妻子又紧紧的追了上去，“哎哟”，一篮甘薯干总要还我呀，人就明天上工吧”。“明天上工，明天来拿吧！”“鲑鱼刺”乡长说。

第二天早上，阿青只得拖着带病的身子，上工去了。

海边上，许许多多人排在一起，有的去挖壕沟，有的去扛木头，有的去抬石头，分配好任务，阿青站在一边，身子颤抖得厉害。“他妈的，站在这里叫你看热闹吗？快动手去搬石头。”斜白眼骂着。

山上都是磨盘般的大石头，阿青和大根俩人开始抬了，大根尽量把绳子拉到自己的一边，来减轻阿青肩上的重量。可是阿青连空

手走路也搖搖晃晃，要他肩上再抬磨盤大的兩塊石頭，走起來更是踉踉跄跄。一會兒，就累得滿頭大汗，皺着眉頭，咬緊牙關，二隻手用力抬住杠棍，盡量不使杠棍壓到自己肩上。剛到轉彎的地方，突然阿青的腳一滑，“撲”的一聲坐在地上，大根連忙把抬着石頭的繩子用手捏住，不使石頭掉下去，可是，兩隻手那裏來這麼大的力氣呢，霎時，一塊大石頭壓在阿青的背上，阿青尖叫了一聲，待大根把石頭扶住，阿青的背脊骨已經壓斷了，滿身是血，躺在地上，痛苦的呻吟着，大根被吓得二腳直蹬，久久喊不出話來。

山上打石頭的漁民看到這一慘景，丟掉鐵錘，飛奔下來。

“斜白眼”看到一群人圍在一起，忙跑過來吆喝着：“他媽的，又在偷懶了，快去做工，再偷懶槍斃，一個不剩！”李大根上去說：“誰偷懶呀，死人了你們一點不管嗎”。“死就死了，死幾個人有什麼關係呀”。“斜白眼”把這群人都趕散了。

後來，等王阿青家裏知道，趕來，王阿青已經不省人事了，抬回家裏，就死了，全家人哭個不停……。

斗争的日子

痛打盐警

——编写小组——

初夏，海上一缕缕的白雾飘游着，一轮火红的太阳浮出了海平面，波浪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芒，后浪推前浪，一浪跟一浪的滚动着，拍打着礁岩哗哗的响着；银白色的海鸥，时而掠过海面上，时而升上天空自由自在地扑打翅膀尖叫着。一片片白帆，装戴着满怀希望的渔民，探索着海里的宝藏，渔民们高唱着：

海是聚宝盆，

山是万宝山，

涂能产黄金，

岩礁处处藏白银，……

宏亮的歌声象波浪一样向四面扩散，响彻辽阔的海洋。

大埠头停靠着一只小船，川流不息的人群紧张地扛卸着一包包的渔盐。

晌午，从定海方向驶来了一只名义上保护渔民实际上敲榨勒索欺压百姓的扮商船，在长沙塘门口独啣啣的抛下了练条锚，走下了十多个盐警，个个背着大枪，斜带着帽子，向卸盐处走来。埠头边有个七、八岁的女孩正和一只见人就摆尾巴的小黄狗逗着玩。一个身材瘦长，长着二只鼠眼，满脸灰黑的盐警走过旁边时飞起一

脚，将小黄狗踢得半天高，小黄狗在空中翻着滚发出汪汪的哀鸣声，“噗通”一声掉进了海中央，浪花四溅，一会小黄狗被喘急的潮流冲走了。小女孩吓得面色铁青，哇哇直哭，拔开小腿，头也不回的跑回家去。正在卸盐的渔民看到这情景个个愤怒非常。有个叫李芳虎的青年渔民还轻轻地骂了一声：“贼猪獠又要来敲竹杠找麻烦了”。

“私盐，没有盐印统统充公”，这是坐船老爷张三元在敲榨勒索时常用的一句话。今天张三元看着卸盐的渔民仍旧用这句话威胁着，虽然这是渔民们用钞票买来的，但“民见官怕三分”，只得忍气吞声恳求着：“老爷，盐是我们的命根子，有啥闲话慢慢商量”。这些搜括民脂民膏的贪官走卒，见有油水可揩，那里肯听。只见张三元抖了抖滚圆肥胖的身体，冷笑一阵说：“私盐，人勿犯法已经给你们便宜了，盐一定要充公”，人们好说歹说还是没有用。

在船边卸盐的厚林伯见盐警蛮不讲理，脑门里冒出三丈火，真想一拳擂过去，但为大事化小事，不把事件扩大，还是按捺住火性子说：“有话同你们老爷讲去，盐只管先给卸上”。

说起厚林伯这人，岛上人民没有一个不说他好的，看起来中等个子，五十开外年纪，真是貌不惊人，但仍然声如铜钟，力如猛虎，体格挺好。他为人浑厚善良，秉直硬气，遇到不平之事总要讲个公道话，因此岛上男女老小，碰见他时都尊敬地叫他厚林伯”，有一回夏秋之交时，人们都忙着晒鱼货、打桩，渔民陈春根和“拼头船”^①的伙计连清，这年秋汛打到好桁地，渔场陈歪种却强横地在春根他们打的椿头前面打椿张网。陈春根气得直跺着脚，他袖子勒勒，裤脚捲捲赶了过去，平时行着“无理三分塌”的歪种那里肯让，二人在桁

^① 拼头船：是互相合伙的意思。

地里就撕打起来。当伙計連清气急败坏地跑回来把这事向厚林伯一講，他紧跟着連清坐船赶了去，把二人劝开。厚林伯問明原由，对歪种說：“小兄弟这是你的不是了，人家已經打好了的樁头，你半路里杀出程咬金来，如果你打的樁头，春根把你当面拦住了，心里痛快不痛快，張网人要将心比心，上半夜村村自己，下半夜村村人家，海闊天空，任憑什么地方好打，你为何偏要打在这里不行”。漁霸虽霸，但也被駁得理屈詞穷，无話可答，只好拔起樁头，另打別处。經厚林伯这样一調解，以后大家就議了个規矩：不能在已經打好樁头的桁地上前拦后阻，再打樁头。这为貧苦漁民减少許多受“冤气”的麻煩。从此后，島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來請他去講几句，經他調解的事，人們也无不心服口服。

当时，張三元見是个年近花甲的老头兒，在自己面前既不叫老爷，又不講好話，臉羞成怒，严厉罵道：“你这有眼无珠的老头，我張老爷面前，还有你說話的余地”，厚林伯也張彭彭的严詞的責問說：“扮商船是保护老百姓的呢？还是搶劫老百姓的？你們可以无故打罵群众，我們連講都不行，难道只許官兵放火，不許百姓点灯”。这下更触怒了張三元，他三脚二步气势汹汹地走到厚林伯面前抓住前襟，不問青紅皂白，就勢朝厚林伯啪啪二記耳光，厚林伯踉蹌地倒退了几步，感到臉上热辣辣，耳边嗡嗡作响，眼前直冒金星，他內心燃起了不可抑制的怒火，罵道：“狼狗养的野种，你們太平吃錢糧，扰乱勿管帳，专敲老百姓竹杠”，越說越气愤，他顧不得“王法、白法”，呼呼二拳回击了过去，打得張狗熊滿地乱爬乱滚，十余个盐警眼巴巴看到主子被人毆打，七手八脚上前帮助。船上漁民見事情鬧翻了，噹噹的敲起了銅鑼，島上群众聞声四处赶来，一瞬間聚集了几百个漁民，他們个个怒气冲冲，人人磨拳擦掌，几百年来受到盐警压迫勒索的仇恨，今天象着了火的炸葯暴发起来，打死王八蛋

狗盐警的吼声此起彼落，大家一窝蜂似的涌了上来，盐警见势不妙，一付兇相象洩了气的皮球，拖着枪，抱着头窜回船上，赶紧起锚拉蓬，似丧家之犬狼狈地逃到定海去了。

满脸灰黑瘦骨伶仃长个子盐警李阿三，因来不及逃跑，被渔民捉牢，痛打了一顿，然后用绳捆了起来，有的说吊在花角里喝大江老酒（海水）；有的说往上石头往海底里沉，吓得他浑身颤抖，象死猪一样的暈在地上爹呀妈呀的直求饶。渔民们看到他这付窝囊相，个个高兴。人们赤手空拳打退了依仗官势，欺压百姓的盐警，无不欢欣鼓舞。

智打戒严船

——编写小组——

舟山淪陷后，駐定海、沈家門的日本鬼子經常乘着小火艇或登陸艇出來巡邏海洋，燒漁船、劫魚貨、殺漁民，有時在小島上登陸，搶魚貨、燒房子、強姦婦女，真是無惡不作。鬼子的絕滅人性的善行，激起漁民們無比仇恨，心里蘊藏着的怒火象將要暴發的熾熱的岩漿。東海游擊隊在漁民的支持下神出鬼沒的襲擊着鬼子的小汽艇，活躍在東海面上，每當游擊隊的勝利消息傳來，漁民們無不歡欣鼓舞，互相傳送，鬼子日夜尋找游擊隊的踪跡，對游擊隊進行殘酷的“掃蕩”，但是葫蘆倒了瓢起來，英勇的游擊隊仍不斷打擊鬼子，使鬼子傷透腦筋，因此，兽性更加瘋狂，對洋面實行了戒嚴，要口派了戒嚴船，小火艇的活動更頻繁，有時迂到出海漁船，不是用炮擊沉，就是澆上火油連人帶船燒燬。漁民對鬼子、對海洋戒嚴的小汽艇更是恨之入骨，稱它謂“小疙瘩”^①。東海游擊隊襲擊鬼子“小

① 小疙瘩：指專找漁民麻煩的日本鬼子小火艇。



黃子明一畫

疙瘩”的事，时常在島上的漁民中傳說着。

一天的下午，在成忠家里聚集着五六个漁民，商量着打馬峙門后的戒严船的事。

李阿三不时的挖挖脚，抓抓头皮，悶悶不响。李阿青見他二心不定，就問：“阿三，心里害怕嗎？怎么不說話呀？”阿三見人家猜透了自己的心，頓時从脖子根到面孔都紅了起来，不好意思地遮遮蓋蓋的說：不是害怕，就是在想，手无寸鉄，怎么个对付法。刘海昌生气的說：你怕死不去就拉倒。你沒有听流动施教团同志說过，要自由要幸福就得和鬼子拼，都象你这个样兒，抗日可怎么抗法。李阿三也火了，你怎么就是瞧不起人，我怕死也不到这里来商量了。

李剛强見大家頂了牛，忙劝說：鬼子還沒打，自己人先吵了架，这可不能的哇。大家才又心平气和起来。李剛强說：“打蛇要打七寸，打鬼子要打腦門”。盛金龙一只脚擱在圓凳上，灣曲着背，手心托着下巴，粗声粗气的說：“我們别的少嘀咕，就商量下打鬼子怎么打法，这玩艺兒搞不好可不是鬧着玩的”。李阿青說：“咱們选个头兒，訂几个条兒，这样上起陣来就不会慌乱啦”。大伙都嚷着說：“有理有理”。大家推胆門最潑、蛮力最大的鄒成忠作当头。然后你一言、我一語的訂了很多条条：上陣胆要壮心不要慌，只准上前不准退縮，动手时要听指揮不能乱动等等；訂完了条約，李阿青又說：那咱們怎么打扮去呢？用什么傢伙打呢？这一下，大伙都楞住了。有的說，咱不是去作客还打扮什么，有的說不打扮会暴露馬脚。爭論結果，大多数人同意打扮一下比較好。怎么打扮呢？大伙抓抓头皮，輕輕敲着桌子，想不出个法子来，鄒成忠唸的一拍大腿嚷着說：“門兒有啦，今天阿定哥不是剛从定海販来一百斤西瓜、五十斤黄金瓜、三十斤水蜜桃嗎？还有李連鋒漲来了一些老黄魚和鲳魚，

咱們裝扮着做小販的，捕魚的，嘿！這不是個法兒嗎？”鄒成忠象放連珠砲似的說着。“武器就用斧頭、菜刀”，李剛強補充着說。大伙都說：“好，就这么着”。等大家覺得這個辦法已經沒有什麼破綻了，才分頭去作準備。

後半夜，沒有月亮，是星亮夜，碼頭口有二個小黑點在向馬峙後門挪動着。這就是去打鬼子戒嚴船的二隻漲網船出發了。鄒成忠、劉海昌、李阿三三人坐在頭里一隻小販打扮的漲網船里。李剛強、盛金龍、李阿青三人坐在漁船打扮的漲網船里。這晚上風平浪靜，二隻船一前一後的搖着櫓。海水被櫓葉撥起來，亮晶晶的水珠兒象天上的星星一樣閃爍着，鄒成忠板着漿輕聲地哼着：

滿天星斗掛桅杆，
打起櫓漿舟似箭，
報父仇，雪國恥，
消滅鬼子和漢奸。

.....

突然，一道雪亮的手電光掃了過來，接着戒嚴船上傳來了“那一個”的吆喝聲。緊跟着是一陣槍機的板動聲。搖大櫓的李阿三可慌啦，咀里結結巴巴的說：“糟了！鬼子要開槍啦”，吓得“噍”的一聲，連大櫓也丟了。鄒成忠雖然胆門潑，這樣場面沒有碰到過，也有些慌了手脚，他嘀咕着：媽的，這可打的什麼仗呀，敵人是槍，咱們是刀，況且又是第一次上陣。當他想起這回是為報殺父之仇來的，如果逃回去會引起鬼子懷疑，將更壞了時，立即鎮靜下來，暗罵自己：我真他媽的糊塗，這樣胆小還能報殺父血海深仇嗎？他壯壯胆，一面叫李阿三馬上擋起大櫓，繼續搖向戒嚴船。一面向戒嚴船回答：“老百姓”。

“幹什麼的，靠攏來檢查”。

“做小販的”，“柯魚的^①”二只漲網船先后回答着。

張網船櫓槳打個快，船兒象飛一樣地在水面疾駛。待靠攏戒嚴船后，戒嚴船上跳下一個便衣漢奸。大伙立即把“派司”^②舉得高高地說：“先生，我們是良民”。漢奸接過鄒成忠的派司在手里反來復去的看個不停，眼睛可老早對着大西瓜啦，漢奸把派司還給鄒成忠隨即捧起一只十來斤重的西瓜，用中指彈了二下，听西瓜嘯嘯作響，說：“嘿！好瓜，好瓜”，邊說邊流出滿口饞涎。“這只瓜你就孝敬孝敬太君吧”！鄒成忠看在眼里，心里暗罵着：“漢奸，無恥”，但臉上却堆笑說：“先生要，多拿几只去吧”！他吩咐大伙將船里的西瓜、黃金瓜、水蜜桃各分一半給“先生”（漢奸）和“皇軍”，自己也灣下腰幫着忙，裝了滿滿一籬框，幾個人七手八腳的送上了戒嚴船。那一邊的一個漢奸也向盛金龍說開了，“我們‘太君’正想吃大王魚，叉魚，你們留下幾條孝敬孝敬”！“金龍搖搖頭不同意說，“不行不行，大街頭‘東洋先生’吩咐過了的，凡是柯上來的魚，都要給他送去，別人誰也不准動一動”，他又陪了個笑臉說：“先生，对不起，以后柯來再來孝敬你們吧”。漢奸一听發了火說：“什麼‘東洋先生’，‘西洋先生’，我們這里不是一樣嗎”？說着他索性將兩框子王魚，叉魚都挈上戒嚴船。金龍等三人講着好話，求着饒也跟了上去。戒嚴船上三個鬼子看着一個漢奸捧着一個大西瓜，在甲板上輕輕一砸，西瓜摔得四分五裂，鬼子兵連忙放下槍各搶一塊，扑噠扑噠地象豬吃食一樣地啃了起來。挈黃魚的漢奸也奔了過來，拿起一塊西瓜皮啃着。六個漁民左右分成兩行站着，看他們吃西瓜。鄒成忠還殷勤的說：“太君，中國西瓜甜不甜”，隨即又捧起一只斗桶大的西瓜放在他的手里。鬼子小隊長眼一眯，鼻子一抽，露出一口大黃牙，哈哈的狂笑着，点了點

① 柯魚：即捕魚。

② 派司：日偽時期發給群眾的身份證。

头，說：“西瓜的，大大的，好的好的！买卖人，好！”他将大姆指一翘，手一摆！“开路开路”。鄒成忠看了暗暗好笑，他隨即手一揮，那边李剛强、盛金龙早看好了二个汉奸，看到鄒成忠在做手势，跨上一步，将二个汉奸象老鹰抓小鸡一样的掣倒海里吃“大江老酒”去了。刘大海，李阿青看已經干开了，索的一下，抽出早已准备好、藏在魚框底里磨得雪亮的斧头，朝着一个鬼子沒头沒脑的砍了过去，那个鬼子看情况不好用手一躲，一只还拿西瓜皮的右手被砍了下来，痛得鬼子哇哇直叫。刘海昌見未砍中要害，連忙窜了过去，飞起一脚，扑通一声，这个鬼子也掉进大海里去了。那边鄒成忠压在鬼子小队长的身上扭成一团，看来鬼子小队长蛮力很大，霍的一下反了个身，成忠又被鬼子騎着压在下面，颯的一下，鬼子抽出大战刀，李阿青見了暗暗吃惊。盛金龙眼快手快，一个箭步，跨上去朝着鬼子脑門，一斧头砍了下去，鬼子小队长惨叫一声，象死猪一样立即倒了下去，白花花的脑浆流个滿門头，大战刀滚在一边。李阿三也和另一个大塊头鬼子拼打着，看样子阿三有些招架不起，阿三被重重的摔了一跤，鬼子隨即端起三八枪刺了过去，阿三骨碌一反，但左腿已挂了彩，鬼子正要再刺时，刘海昌窜了过去，倒反着抱住鬼子的脖子，鬼子朝天开一枪，成忠拿起鬼子小队长的大战刀，一刀正砍着鬼子的前脑，順手一拉，臭哄哄的肝肺流了一船板。三个鬼子，两个汉奸都“报銷”了。六个漁民把戒严船里的所有枪枝，彈药，都扑通扑通抛到大海里后，立即跳上了小船，飞快的离开了戒严船。

大 罢 工

——吕石均——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地区，劳动人民的痛苦

有增无减。蒋介石向人民残酷掠夺的魔爪伸向每个角落，强迫劳动人民出钱出命出粮，滥发纸币，物价一日三涨。新的灾难降在蚂蚁岛的劳动人民头上。

“百步蛇”剥削更毒辣残酷了。他利用物价暴涨的机会，指使三个儿子用拖欠鱼款、拖欠工钱来做投机生意，大发横财。渔民鄒忠心春汛卖给“顺兴”行二千五百斤渔货，讨了几次货款，一直不给，拖了几个月，眼看快到端午了。鄒忠心又去要货款时，“坐地虎”算盘一拨，仍按春汛渔价付款，鄒忠心一算，二千五百斤渔货卖给他时可以买十石好米，如今这点钱只能买一斗米，他与“坐地虎”讲理，“坐地虎”却蛮横地吆喝走狗把鄒忠心毒打了一顿。鄒忠心被打断了肋骨，伤了内脏，吐血不止，不久就死了。这事可激怒了渔工和渔民，都愤愤不平。

端午节前后，正是涨海蜃的旺汛。“坐地虎”的弟弟“烂腐蛇”做贼心虚，胆颤心寒，害怕渔工为这事闹起来，影响海蜃收入，赶忙把拖欠了二个月的工资全部付给渔工，还假惺惺的对渔工说：“伙计们，这次工钱迟发了，但也没有办法呀！市面紧，现款实在太少，以后一定按期发给工钱”。他想这样来笼络渔工，渔工们理也没理他，鼻子里轻蔑地哼了几声，代替了愠怒的回答。

李大根知道“烂腐蛇”的底细，更感到气愤，他说：“谁不知道，他把我们的血汗钱屯积了大米，我们家里饿肚皮，他却把粮食堆得山样高”。大伙听了大根这一说，更加气恼了，都嚷着要与“烂腐蛇”去算账，阿生老头对大伙说：“这样与他去算也算不成，再说全家老小肚皮贴脊梁等着吃，还是先用这钱买点米，解解眼前的急好”。大伙觉得他说得也有理，也就拿回去了。

端午那天，陆阿强等渔工正在埠头上把海蜃搬上岸来。秋菊拿着厚厚的一叠“关金”跑到阿强面前，怒冲冲的说：“这种钞票有

啥用”。說着用力往地上一摔，又說：“揩屁股还嫌擦不掉屎”。正在搬貨的漁工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楞住了。一張張还没折痕的“关金”被风一刮，滿地都是，有的被刮上了天，好象祭鬼神时的紙灰，在空中飞舞。长沙塘的大路上，成群的妇女，老的年輕的都拿着厚厚的一叠“关金”向大埠头繼續奔来。秋菊激恼地在說着：“我跑了上街跑下街，沈家們的米店全跑遍，走一升問一升，問一升走一升，米价一升比一升高，后来，我想那怕买一升米也好煮一餐粥，可是等我回头时米店都上了牌門，挂着牌子，說米卖光了”，阿强眼看二个月的血汗錢成了一錢不值的廢紙，眼里冒出火星，气得話也講不出。李大根在对大伙大声說：“走，与烂腐蛇算帳去”，这时陆阿强的話从牙縫进了出来，說：“走，把这‘錫箔’去退給他，要他发米”哄的一陣，大伙丢下了正在卸的海蜇，象潮水一般涌向“烂腐蛇”家去。烂腐蛇这两天提心吊胆，派狗腿子到处探听消息。大伙拥向他家来的消息早有人向他报了信。他見挤挤攘攘一大群人向他門口冲过来，忙派人請出他的父亲“百步蛇”来擋陣。

“百步蛇”姓呂名阿熊，为人阴險毒辣，无恶不作，群众背地里不叫他名字，都叫他“百步蛇”。近二年来，他专门指使三个兒子为非作歹，自己不大出头露面，躲在家里吃“煨飯”喝酒食肉。

阿强、大根二人走在人群前面，远远看見“烂腐蛇”門框上好象挂着一个剛出白的肉猪。一看到就知道“百步蛇”擋在門口。这时，有的人故意放慢了脚步，有的不声不响的走出人群，回家去了。阿强、大根他們走近“百步蛇”时，回头看看只剩下二十多个漁工了。“百步蛇”穿一件紡綢长衫，反背着手，站在大門口第一級石阶上，看着阿强、大根等漁工慢慢走近，他“嘿嘿！”一声冷笑，嘴巴两角拉近耳跟，露出一排焦黄牙齿，两颗門牙特別大，嵌在苍白的下嘴唇上，鷹嘴鼻尖上冒着几顆麦粒般大小的汗珠，肥大的肚子急促的忽

上忽下起伏着，那顆上尖下方細小的三角头正象出白肉猪割了头的刀圈，深深地埋在高領子里，圓圓的賊眼向來人扫了一圈，喘了口粗气說：“小兄弟們，邻舍隔壁，出門就見面，何必勞師動眾傷了和气呢，有話好商量嘛！”他咳嗽了一陣后，又說：“我吉夫兒有什么对不起大众的事，統由我老头子承担”。

漁工們中間有的被他這一說，剛才的怒气好象也跑了。阿強也吃驚，想不到“百步蛇”來這手軟功，但仍鼓了鼓勇气，走上一步，緩緩的說：“二老闆付給我們二个月工鈔，我們上沈家門買米也買不到，要二老闆算給我們米价，該九斗的我們也不算一石，公平合理”。“百步蛇”伸出了头，瞪大圓眼睛，好象想把阿強囫圇吞下去似的，他皮笑肉不動的說：“噢，原来为这个事來的，吉兒前天已把工資付給了你們該十万元的吉兒也沒有給九万元。要米也可以，不过，一天一个价，今天报上登的米价是一百万一担，按照昨天情况早晚剛好漲一半，算一百五十万元一担，我做個中間人，現款交易。”大根一听，一百五十万元一担米，一摸袋里那叠硬梆梆的“鈔票”，一算二个月工鈔，買不到一斗米，正要說話，忽覺有人牽他衣角，回头一看是阿生老头。“我看算了吧！算自己悔气，前世不修，今世受苦，穷人就是該苦啊！”阿生老头輕声向大根說，后面还有几个人似乎附和阿生老头的話。有的沒精打采的站着，只是暗暗的嘆气，大根看到这种情景，走上一步，向阿強丢了个眼色，对“百步蛇”說：“一百五十万元一担的米，我們做漁工的吃不起”。百步蛇以为漁工們被吓倒了，就气势汹汹的說：“吃得起吃不起由你們自己便，放着烂掉也要当好米。你們給我上工去！誰搗蛋，誰吃亏！放明白点！”陆阿強轉过身向大家眨了眨眼說了声“弟兄們，走吧，那么貴的米我們吃不起呀，走吧！”人群嘩啦一声朝后散去，陆阿強匆忙跑了几步赶到前头。

人群去远了，“烂腐蛇”才从門背后贼头鬼脑的走了出来，用絲綢手帕擦着汗，“百步蛇”冷冷的对他說了声：“当心点”，这班穷鬼結在一起不好办呐”。

二、三十个漁工，在大埠头一面搬着海蜇；一面談論着，“真糟糕！在这里气鼓鼓象要炸，一見百步蛇象見閻王爷，又吓得不敢上”。大根埋怨着。說完又看了看阿生老头。阿强說：“是啊，去时一大群，走到半路溜掉一半，說不上三句話又跑掉一半，事情就难办了”。大家都說开了話：“如果这样弄下去，妻子兒女連西北风也喝不上了，米价漲，鈔票跌，一月工細拖到月底，可买牛的钱只能买只鷄”。

“这回二个月工資一定要折米。”

“今后工資一定要折米。”

“算米价恐怕他不会同意，弄不好把我們解雇，到那时，連自己肚子也不会飽，不要說全家老小了。”阿生老头耽心地說。大根心想罵一頓出出气，他冲着阿生老头罵了一句：“放屁”！阿强忙阻止了大根接过了話头，說：“阿生伯，說願意，他見錢如見命，当然不会願意的，不过只要大伙心齐都不給他做工，他也沒办法了，上海这样大的工厂，工人一罢工，老板也只得被工人牵着鼻子走。”又轉向大伙說：“我看我們也来个罢工”。“什么叫罢工？”一个青年漁工不等阿强說完就問。阿强繼續說：“罢工，就是大家都不給老板做活，提几个条件，老板不答应就不做活。”那个青年漁工高兴得大声叫了起来。“好呀！那我們就罢他一个工吧！”旁边几个漁民也說：“对，罢工！”阿强向大夥摆了摆手說：“輕一点，輕一点，別讓走狗听到了。”大根在一旁早把条件想好了，他看大家同意罢工就說：“我看条件有二个，一是上两个月工資要按米計算，补足鈔票，那天付錢算那天米价。二是今后工資以米作价，按月付清”。大伙都說好，阿生老

头却說：“这样好是好，恐怕人家势大财多，肯依我們話嗎？”阿强态度坚定的說：“条件就这二条，大伙一定要齐心，这两天正是海蜇旺发，大家分头商議商議，从明天起就不給他上工，誰上工，工資就問誰拿。”罢工就这样决定了。大畧、川山畧、后畧的漁工听到长沙塘漁工的罢工消息，也都約好明天不出工。

第二天，是个好天气，空中一絲云也沒有，螞蟻島几个畧口，張网船一动不动的吊在纜索上，桃花港比往日显得冷清多了。那天漁工們都在家休息，沒有去上工。“百步蛇”听到漁工真的罢工了，他急得在房子里团团轉，嘴里唸着：“造反了，造反了”走到藤椅边猛的坐了下来，冲着站在旁边的“烂腐蛇”罵：“笨得象猪糞一样，×你娘的，叫你留心点，留心点，你却还搂着个烂女人寻死作乐”。“烂腐蛇”象“屎缸棒”一样直挺挺的插在桌子旁边，胆怯地分辯着：“我咋……昨天看……看到他們还老实……实在搬海蜇，誰知今……天会鬧出这个事。”正在他們說話間，狗腿子連云癩头在房門口探出了半个秃头，說：“老爷，外面沃成康，鄒全德等老板請您出个主意，怎样对付这帮穷鬼”然后走前一步献慫勤的又叫了一声：“老爷，我看請三老闆派自卫队来彈劾一下，否則，太不象話了。”“百步蛇”忽的站了起来，厉声說：“放屁，自卫队只能治小病小痛，如今全螞蟻山鬧起来了，不要說自卫队，就是“国軍”开来一个連也不頂用，自卫队頂屁用。”連云癩头被罵了一頓，連忙“是，是是是”的弯着腰灰溜溜的退出房門。“百步蛇”阴險地对“烂腐蛇”說：“我們家底实，就是一年不張网也不伤脾胃。这帮穷鬼不給我們做工自找苦吃，餓他三天，就会到我們面前磕头求饒了。这几天就是几万元一斤米也不卖给漁工，讓他們餓着。”“烂腐蛇”也沒主意，只是低头应是。

第三天早晨，太阳光透过薄薄的海霧，桃花港面上好似蒙上了一層粉紅色輕紗，一排排的張网船上，停着三三两两的海鷗，注視

着潮水，慢慢地向海涂鋪过来，忽的飞起，落在海涂上啣住了一条小魚又飞回漲网船上。四周靜靜的，沒有人来惊动它們。

陆阿强匆忙喝了两碗甘薯干湯，正要站起来往外走，大根匆匆忙忙的跑进来，一見阿强就說：“阿强哥，沃成康，邹全德两个“长元主”已經答应以米計工資付給漁工了，有的弟兄家里米甃里連甘薯干也揮光了，嚷着还是上工算了，上工多少拿几塊錢，自己肚子总可以吃飽的，这样紅赤猛日头閑着多难受，阿强哥，你看怎么办？”阿强听了微微一笑說：“你吃过飯了嗎？”

“吃飯！？連甘薯干湯还没沾过牙呢，肚皮餓得象犁孺了”。

“秋菊，还有甘薯干湯嗎？”阿强轉过身問。

“还亏你問得出，早晨这点也是昨天自发家借来的一斤甘薯干吃了一天，还有！”秋菊同情地望了望大根，又說：“还是上工去吧，在別人家做工自身好弄总能吃飽的。”阿强这两天来只喝了点照得出人影的甘薯干湯，沒一点囫圇的东西嚥到肚里，只听肚子咕咚咕咚响，身上沒一点力气，真想去上工吃一頓飽飯，但一想：如果这样去上工，“百步蛇”会更加毒辣地对待漁工，不能，絕對不能上工。所以一直熬着，他坚信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斗过“百步蛇”的。阿强深深的“唉”！了一声，对大根說：“我們現在餓一餐将来可以飽几天，我們肚子餓的慌，“百步蛇”心里这两天一定也是急得慌，走，我們到外面去看看。”

大根随着阿强走到大埠头，两人收住了脚，同时看着一个个魚籠般大的海蜇，一批一批的随着潮水漂向远处。阿强对大根說：“百步蛇，看到这些海蜇不性急嗎？”大根会意地笑了笑，阿强又說：“这样吧，我們分头告訴大家，一定要等‘百步蛇’答应条件才上工，打蛇要打头。”他們正要回身走，連云癩头点头哈腰的赶上前來說：“阿强，老爷請你”阿强一看这平日作威作福，仗势欺人的狗腿子裝

成这付模样,估計一定是“百步蛇”叫他去談条件,故意裝做沒听清問:“誰請老爷去?”連云癩头忙說:“是阿熊老爷請老爷去”阿强手一揮“呸”的吐了口唾沫,說:“我不吃他飯,有事叫他出來說”。

阿强待連云癩头轉身走回时,忙对大根說:“快,快去叫大伙到这里来。”还輕輕的在大根耳边嘀咕了一陣。

一会,大埠头挤滿了人,緊張的看着“百步蛇”好象看一場精采的猴子戏,“百步蛇”裝着笑臉,小圓眼眯成了一道縫,向阿强等漁工一口一个好弟兄的說着好話:“好兄弟,看着我的面上,还是請大伙上工吧!”“百步蛇”还想要他那套把戏,誘騙漁工上工。“閑話少囉囉,你的面子有屁股样大我們也看不見”不知誰罵了一句。接着又是一个人大声說:“两个条件答应不答应。”“百步蛇”一直認為漁工們餓了三天了,只要再吃一回“牛皮糖”就可解决了。一看漁工們勁头还很足,說話象吃了炒麦粉样硬,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这才慌了手脚。一想海蜇正是旺汛,漁工再不上工光自己就得損失千把担海蜇,哪有多少錢啊!”忽然人群中又大声地叫了声:“两个条件答应不答应”大家都嚷了起来。“百步蛇”有些胆寒,想答应又怕丢了自己面子。因此,还是板起臉孔,声嘶力竭地嗥叫:“你們想造反嗎?沒有家法,还有国法。”阿强看了着这个陣勢,心里暗暗高兴,他知道“百步蛇”的脾气,“百步蛇”有几根肋骨阿强都摸得清清楚楚,每当“百步蛇”象恶狗样叫的时候就是心穷計尽的时候。阿强看时机已經成熟,連忙上前一步說:“老爷!大伙做工是为了图口,如今物价比潮水漲得还快,月头定价,月底发工資,鈔票变得比草紙还不值錢,这叫我們大伙全家老小怎么过活呢?大伙不是故意与老爷为难,不是造反实在是逼不得已啊,你答应了我們两个条件,我們上工,还能委曲你嗎?”“百步蛇”眼看大伙气势汹汹,如不答应海蜇白白漂过毫无办法,于是才吱吱唔唔地說:“好吧,两个条件我

答……应了算！請大伙今天下半天就上工。”人群中又有人叫起来：“不行，那有这么便宜”“上两个月工餐几时补足几时上工？”“百步蛇”一想“大头”已经答应了，“小尾巴”也不在乎了，忙对站在他旁边的“烂腐蛇”说：“叫帳房馬上算清，馬上算清，越快越好”。

一場自发的罢工斗争胜利了，漁民們清楚地了解：这次斗争，只是开始。更大規模的斗争还在等待着他們！

响往着光明

抗日宣傳員給留下的

——編写小組——

一九三八年，定海处在抗日的前哨，我党地下組織团結了抗日青年，四处出发对群众展开了抗日宣傳。

这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白茫茫的霧气籠罩着螞蟻島，礁岩、山峯、漁船、村庄彼沉浸在霧海里。

太阳渐渐从东方升起，輕輕地把霧幕撥开，放射出万道紅光，它給人們带来了温暖和希望。一会，霧气消散了，大地上出現了一片清新的气象，一切都象洗滌过一般的新鮮。露水珠在漁船上閃爍得格外美丽，好象綴上了一層明珠。島上的漁民們都忙着整理漁具、漁网，准备揚帆出海。

这时，从沈家門方向駛来了一只大捕船，渐渐向螞蟻島靠攏。船到长沙塘时，嘟——嘟嘟嘟的角螺声响徹海洋，山谷里震盪着角螺的回声。大捕船在大埠头靠岸后，船艙里走出四个青年人，都二十来岁上下。为首的一个身穿一套已經褪色但很干净的黄卡嘜中山装。两道濃眉微微向上挑起，銳利的眼睛閃耀着和善的光芒，留着烏黑的青年头，看过去更加年青英俊。这是党的地下組織派到这里来搞抗日宣傳工作的青年陈海紅同志。他揉着眼睛探詢老大，这里是什么地方呀。老大笑咪咪的回答說，这里是韋船罈，过去点

就是长沙塘……。陈海红以感激的心情向船員一一握手道謝，然后和三个青年登船上岸。他們提着行李、油印机和鉛桶……等东西，向长沙塘走来，边走边唱：

起来！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筑成我們新的長城！……

八一三，

东洋兵艦开进上海灘，
开大炮，
甩炸彈，
杀我同胞千千万！……

唱完一个又一个，歌声激昂憤慨。

次日上午，大埠头廣場上圍着一大堆人群，中間高凳上站着四个青年人，他們一忽兒捏紧拳头在空中揮舞，一忽兒又咬牙切齿，控訴着灭絕人性的日本鬼子的滔天罪行。这是流动施教团的同志在宣傳，他們把抗日战争的消息告訴給全島人民，他們給全島人民講解了許多抗日救国的道理，告訴全島人民真正領導抗日打鬼子的是毛澤东、朱德，八路軍号召全島人民要幸福、要自由只有和鬼子併，才能得到幸福和自由……等等，給全島人民带来了新的气息和希望。

島上漁工李忠耿的兒子李大根，一个生来个性倔強的小伙子，很快就和流动施教团的同志們混熟了。通过他，使流动施教团得到了有力的宣傳助手。島上組織了六、七十名漁民的孩子，在施教团的领导下，一面讀書，一面作宣傳工作。整个島上沸騰起来了。

流动施教团的同志们领着这帮小战士整天不是向群众宣传演出，就是帮着粘浆糊，贴标语。没有几天功夫，墙壁上、礁岩上全部写满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有一致抗日，才是民族的最高利益！拥护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打倒日本鬼子”！“反对卖国求荣！消灭汉奸”！“扫清国耻，最后胜利必属我们”！……的巨幅标语。特别应提出的一件是：一次外号叫“恶疯狗”的长沙塘伪保长沃大狗欺压渔民刘海昌的事，被施教团的陈海红同志遇上了。陈海红同志当场给恶疯狗教训了一顿，要他拥护抗日，不准乱骂共产党，八路军；要好好做人，不准横行霸道，刁难穷苦百姓；要把在群众中撑来的渔船，背来的渔网统统物归原主，今后不准再来这一着……。施教团的同志教训“恶疯狗”的事，大大鼓舞了全岛渔民。流动施教团更受群众信仰和拥护。岛上的抗日气氛也大大活跃了起来，很多爱国青年都自动组织训练，有的投奔了新四军，走上了抗日前线。

一天，太阳象熊熊烈火，晒得墙上可贴熟麦饼。陈海红等几个青年人领着大根等孩子，整齐地排着队，唱着歌又出发去宣传了。

吹起小喇叭，
 嗵嗵嗵嗵嗵，
打起小铜鼓，
 咚嗵咚嗵咚，
手拿小刀枪，
 冲锋到战场，
一刀杀汉奸，
 一枪打东洋，
不怕年纪小，
只怕不抵抗！……

前面走着是李大根，他化装着头带西瓜皮帽，三羊胡须翘得半

天高，带着一付用高粱杆子制成的太阳镜，身穿一件刚刚洗过留着褶痕的白纺绸衫，大得与身体很不相称，手里摇着芭蕉扇，大模大样的一摇一摆地走着，活象个长沙塘渔霸伪保长恶疯狗，后面十余个肩背漆得擦黑的木制大枪，其中三四个是鬼子模样，五六个都头包毛巾，是个民兵打扮。宣传队在长沙塘的一个广场上站了下来，小铜鼓“咚咚咚”敲得震天响，看热闹的人群，从四面八方围了拢来，外三层里四层，把他们围得水洩不通，他们演着戏。

几个鬼子兵端着枪，气势汹汹的从左面走了出来，很熟辣地走进伪保长的家里，伪保长连忙打躬作揖，倒茶递烟忙个不停。一个腰挂一柄用竹片做成指挥刀的日本军官，向伪保长噙哩咕噜不知说些啥名堂。伪保长连忙一躬到九十度象似听懂了什么，诺诺应是，正这时“砰”的一声，右角冲出来几个头包白毛巾的民兵，包围了伪保长的家，鬼子听到枪声慌乱得混成一团，提着大枪朝着枪响处窜了出来。外面几个民兵早已四下埋伏好了，等鬼子兵逃出来时，一枪一个鬼子都倒了下去，伪保长也慌乱得不行，两只脚颤抖得走不动路，东逃逃、西窜窜急得干巴巴直跺着，他想别处都被堵住了，只有通往后山的一个狗洞可以钻出去，他三脚二步走到洞边，四下里张望一下，屁股一扭从狗洞里钻了进去。洞外早有二个民兵兜着一只麻袋守在那里了，等伪保长头一钻出，象鱼一样落到网袋筒里去了。小宣传队员又唱开了：

要自由，要幸福，
大家只有和鬼子拚，
伪保长，投鬼子，
把他脸皮剥干净……。

这个精彩的小演出，场外群众个个都十分痛快。刘海昌在人群中高喊着：“打死这个卖国贼——伪保长。在旁边看热闹的邻居

三，恶瘋狗二个伪保长，脸上顿时青一块、紫一块，从人群堆里鑽了出去，一溜烟的跑开了。

次日，朝霞照得螞蟻島滿山通紅，看样子又是一个好晴天，人們站在大埠头为流动施教团的同志送行，角螺“嘟嘟嘟”的催客下船，大根、永康、兴发、銀花等小朋友揮着小手对站在航船上的四五个青年說：“同志，你們以后一定要来啊！我們盼望”，陈海紅同志在船上回答：“小同志，回去吧，我們馬上会回来的”。

船离开了岸，流动施教团的几个青年又到另一个地方作抗日宣傳了他們在螞蟻島虽然只住了一个多月，但他們的宣傳却深深的在螞蟻島人民心中生了根，螞蟻島人民从此知道了共产党和毛澤东为穷人謀幸福，好象航船在黑暗中突然看到了大海中灯塔一样响住着共产党和毛澤东。

投 新 四 軍

——編写小組——

一九四九年是螞蟻島人民最痛苦的一年，漁霸、伪乡保长与匪軍勾結在一起，折磨得人民实在过不下去了。

漁工刘海昌和几个漁民，在一个暴风雷雨的黑夜，駛着小船，冒險的离开了螞蟻島。經過一段緊張的航行，張网船終于平靜地停靠在宁海碼頭。以海昌为首的三个漁民，很快的找到了新四軍，說明从舟山来，因为家里被刮民党弄得扁蛋精光，沒吃沒穿，特地出来投共产党，新四軍。

新四軍的班长听海昌一說，笑了笑，又看了看海昌他們的模樣，粗手大脚，被海风吹打得黑黝黝的面龐，衣服东一块补釘，西一个窟窿，就知道是帮貧苦的劳动人民，因此对他們更亲近了，經過

仔細的了解,并和大队部商議以后,看这三个漁民决心都很大,就把他們留下了。并分配他們仍干本行,做船老大。

新的生活开始了。

当时,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为了解放舟山和祖國的沿海島嶼,他們跟隨漁民学习搖櫓、拔篷、掌舵等船上操作。海昌的一只小漲网船安扞在三班,班长姓王,是个直性子,班里还有个爱开玩笑的万精通,他才十八岁,因为全班他年紀最輕,平时又爱說笑話,所以人家都叫他“小調皮”。

海昌到部队当船老大时,部队正开展着积极准备渡海作战的运动,部队首长要求老大耐心教,战士虛心学,提出在一个月內每个战士都能駕駛漁船,不到二天功夫,海昌和班里战士混得很熟了,能叫出每个战士的名字、綽号,因海昌个子高,在部队吃得飽、睡得足,身子骨又結实了,所以大家叫他“大个子”,海昌也乐意接受这亲热的称呼。

当时为了避免蔣匪軍飞机的轟炸扫射,都是白天休息晚上練習渡海作战,海昌开始不习惯,白天就是睡不着,一到晚上眼皮就重重的往下沉,不久也习惯了。每当天上星星冒出来的时候,他就推着船下海,挨个的教战士搖櫓、拔篷。一天海昌教着“小調皮”搖大櫓,“小調皮”左手握櫓手,右手捏櫓带,嚙嚙嚙净倒“櫓潭”,櫓在他手里,比拉山炮还笨,累得他满头大汗,咀里嚷着:“这——这么搞的呀!”

海昌用双手捺在櫓中間,狠命往下压,不讓櫓潭脫出櫓柱。他半开玩笑的說:“小調皮这下可够你喻的啦,搖櫓这玩艺兒,真是挑担三百斤,有力用不上。”“这傢伙真气人,尽摔跤,連档也不給我档起来。”小調皮委曲似的說。海昌拿过櫓,比划着說:“看搖櫓的要領,推櫓左手要用力往外推,板櫓捏櫓带的左手要用力往后拉,眼

睛朝前看……。”小調皮真佩服海昌，一到他手里变得十分听话。

风浪越来越大，船身颠簸也越来越厉害了，小調皮說头昏，就爬在船舷上，低头看着翻滚着的浪头，一会就嘔吐起来，其他同志也都晕船了。你也吐，他也吐，把个張网船吐得一塌拉糊涂。

船靠了埠，海昌一个个扶上了岸，同志們都躺在沙滩上。小調皮面孔蜡黄，只觉得山在动地在摇，天要塌的样子。

休息了吸一支烟的功夫，班长問大家：

“同志們洩气了吧？”

“沒有！”战士齐心回答。

“为什么老躺在地上不走呢？”

“情愿岸上日跑五百里；就是不想下海当水兵。”小調皮躺了一回稍微感到舒服了，又調皮地說。

惹得战士們都哄笑起来，班长一声命令，大家又上了船。

勤学苦练三个星期后，大多数战士不仅都习惯了海上生活，而且还掌握了一般操作技术，提前完成了部队首长提出的学习任务。

一九四九年八月，我軍乘风破浪渡海作战，接二连三的解放了金塘、六横、虾峙……等沿海島屿。海昌由于在几次战斗中工作积极，出色的完成了运输任务，在虾峙解放后評了个二等功，并担任了小组长。

八月二十七号，天下着毛毛雨，我軍駐虾峙部队向桃花蒋匪軍进行了猛烈的炮击，战士們都忙着烙油餅，准备干粮。海昌也在帮着忙。

后半晌，班长悄悄地对战士們說：“晚上有任务，大家准备好。”屋子里立刻沸腾了，战士个个都高兴得蹦了起来。

班长严肃的对海昌說：“今晚船很多，为了使各船队不紊乱，在手电筒上将用紅、黄、藍、白、黑……各色布条包扎作記号，带头的

船用手电筒在船舷亮一下，其他有关各色所屬的船都要紧紧跟上。首长命令我班要跟上紅色信号，不能掉队。”

海昌听完班长传达命令后，真是又惊又喜。因为他虽然随着部队参加过几次战斗，但是沒打上几枪，敌人都乖乖的繳枪投降了，这次听說要大打，真是高兴极了。他盯着班长問：

“当真哪……？”

班长連連搖手：“你小声些。”

海昌自己也感到太魯莽了，隨即吐吐舌头縮縮脖子，又慚愧又得意的笑了笑，然后低声地問：“打那兒？”

这回班长可沒告訴了，他搖搖頭，說了声“不知道”。然后又說：“咱們准备好等待命令就行了，問那么詳細干嗎？”

海昌内心疙瘩沒有解开，他独个兒思索着，踱了出来。他想：打那兒啊？班长为什么不同我講个清楚呀？不告訴拉倒，反正錯不了打这些王八窩，桃花、螞蟻，登步，沈家門……他想呀想的，把全舟山沒解放的一些大小島屿都想遍了。每想到一个島子，好象就是他停船攻击的对象。

突然，后面有人用双手蒙住他的眼睛。

“誰呀！”海昌問着，接着又說：“小調皮，你……”小調皮忍不住咯咯的笑了起来。

“我知道定是你这調皮鬼。”海昌笑着說。

“又在想嫂子了吧？怎么独个兒呆在这里。”

海昌一本正經的說：“去你的，螞蟻島不解放，我一輩子也不去想她。”他突然低声問：

“嗨，万精通，你消息比誰都灵通，說說看，阿啞今晚上打那兒？”

小調皮向来好和海昌开玩笑，这回却繃着臉，搖搖頭，說了一

声“不知道”！拔脚就要走开。

海昌忙拦住他。

“嘿！你这调皮鬼，到会保守秘密！”

“好！不保守秘密，告诉你。”

海昌高兴极了，乐得把小调皮抱了起来又放下。他挺认真地刚把头伸过去，侧着耳朵听他说，小调皮却在海昌头上轻轻地拍了三下，压着小声说：“打蛋、打蛋！”不等海昌回手回言，就一溜烟的跑开了。

海昌瞪着二只眼睛，看他远去的背影，脑子里还是盘算着，倒底打那里？

夜，不知不觉来临了，海雾很浓，浙浙沥沥下着雨。部队都早跳到船舱里等待命令出发。忽然在礁壘山咀的隐蔽地方燃起了一股茅柴火。顿时，一百多条木帆船象脱了弦的箭，嗖嗖地飞射出去。

海昌把舵的那只船，紧紧跟着打红手电筒的带头船。小调皮站在他身旁，挺神气的说：

“海昌老大，桃花解放后，你可得第一功啦。”

“小鬼，可也少不了你的一功呀。”

船到港心，我軍陣地的六〇砲、迫击砲格咚格咚……地叫开了。不一会海昌那只船里的轻机枪也噠噠噠……地叫开了。

敌人的枪砲也开了腔。噓噓的砲彈一个紧接一个落在木帆船的周围，炸起来的水柱冲得半天高，倒下去一棵又立起一棵，子弹在头上呼啸。幸亏薄雾遮住了船身，使敌人没法找到正确的目标。子弹、砲彈飞来飞去，在天空中划了一道道的红线在桃花港上空好象撒着一顶红色大网。

“哎！真糟糕，风没有了。”老大刘海昌急促地叫了一声。在战斗中任何一分一秒的时间都是十分宝贵的。风早不小，迟不小，偏

到战斗紧要关头小下来，帆船没有风一点也驶不动了。怎么办呢？
摇橹。

就在这时候，噻的一颗迫击炮弹飞过来，落在海昌船头边，轟的一声炸开了。船被炸起来的浪头摇晃不停，硝磺味薰得呛人。

海昌被什么东西重重地碰了一下，咕咚一声倒了下去。班长、小调皮忙喊：

“海昌！海昌！”船上的机枪达达达达……的又朝岸上打了一阵。

海昌慢慢爬起来，摸着脑袋问：“这下谁打着我了吧？”小调皮说：“是锚里打飞的半截横柴，碰了你一个青疙瘩。”

海昌感到有些胆怯，两脚哆嗦不停，手也软得撑不起橹，但他想起部队首长在出发前的动员报告和多条性命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给他产生了巨大力量。当班长问他有没有关系的时候，海昌笑着说：“不碍事，子弹打不着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和他们干到底。”他看到船离岸很近了，就振作精神，拿出吃奶之力，拼命地摇向预定登陆地点。

嗷——一颗重迫击炮弹又飞了过来。

“快，快伏倒！”班长大声叫嚷着。

“班长，你挂了花。”海昌叫嚷着，看到班长左脚绑腿打散了，流着血，想放下橹，去救班长，被班长阻止了。

“快……快摇，一点点皮擦破，没有关系，时间就是生命，上岸就是胜利。”班长命令着。

小调皮立即掏出急救包，把班长炸破酒杯口大小的伤口包扎好。

船快要靠岸时，突然在死角里嘟嘟嘟——冲锋枪朝海昌船里打来。一个高个子战士倒下了，小调皮腿上、手臂上都挂了花。

班长忙扶起倒下的战士，叫喊着他的名字。那个战士睁了一

眼，吃力地看了一下同志們，斷斷續續地說：

“班——班長，我——我不——不行了，你——你們不——不要管我，消滅——敵人要緊。”

怒火在每個人的內心燃燒，船艙里全副武裝的戰士們，都以準備沖鋒的姿勢匍匐着，二眼緊盯預定登陸的地点。

海昌見到這一情況，眼睛放射着仇恨的怒火。他雖然右腿上也挂了花，但鋼鐵般的人民戰士，給他帶來了莫大的鼓舞，復仇的火焰使他忘記了疼痛和一切。他加大一把勁，使船儘快的靠岸，能使戰士們及早消滅這些萬惡的強盜——蔣匪軍。

嘹亮的沖鋒號聲響了，海昌他們那只船首先靠了岸。班長喊了一聲：“同志們沖呀！”象小老虎一樣的戰士奮勇的向前沖去，摧毀了敵人在海灘上設置的三道防禦工事——竹籬笆、地雷和鐵絲網，跨過了盤在山上一條條長蛇一樣的壟壕，炸碎了烏龜壳似的碉堡。打得蔣匪軍死的死，傷的傷，活着的都乖乖的繳了槍。

海昌也跟着戰士沖上了山，看着山上路邊蔣匪軍官兵的屍體，看到敵人舉手投降的丑態。心里真是又氣、又恨、又高興。當看到解放軍押着匪軍團長走出敵掩蔽部時，他和解放軍指戰員高呼着：“我們勝利了。”

經過幾小時的激烈戰鬥，桃花島上的蔣匪軍被全部、徹底消滅掉了。

漁民海昌又為人民立下了功。

天亮前的斗爭

——編寫小組——

一九四九年冬天的一個早晨，薄薄的海霧環繞在螞蟻島周圍，

阳光彷彿含羞似地时隐时出；海浪拍打着岩石发出有节奏的吼吼叫声。兰地罌停泊着一条破烂的小漁船，三个漁民光着脚，在罌口寬闊的海涂上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船边。

自从国民党匪軍盘踞在螞蟻島后，漁工被迫冒着风霜雨雪，忍着酷热严寒，熬着飢餓，沒有冬夏，成天到晚干着繁重的苦工——壘碉堡、挖壕沟……，人們被磨折得个个臉色腊黄，神色憔悴。

特别是桃花解放后，蔣匪軍妄想与解放军頑抗，固守舟山，对桃花附近的小島上的漁民用手段更加殘酷毒辣，匪軍內部的特务活动也更加頻繁、严密，經常逮捕无辜漁民，枪斃士兵的事也常有发生。但尽管如此，螞蟻島上的貧苦漁民和漁工仍然是日夜盼望解放军，蔣匪軍士兵在桃花島上解放军的政策宣傳感召下，大多想逃出这痛苦的地方。

螞蟻島和桃花島中間有个小島，叫小螞蟻山，山上住着匪軍的一个班，每五天換一次；小螞蟻和桃花島相隔不到三里多路的海面。与螞蟻島只隔一里多路，来往以小船摆渡。

陆阿强、李九大、刘善和三个漁民常被派去搖船。蔣匪軍的一个班正要到小螞蟻去調防，他們一步步地走向小船，肚子里都警住了一股怒火。陆阿强个子高大，身体結实，长着一双烏溜溜的大眼，这半年来他的顴骨越来越高，眼睛越来越大了，但二眼仍炯炯有神。剛勁的西北风象刀一样刮在他的身上，冻得发紫的脚插进海涂象針戳进一样一直痛到心头，他身上穿着一件露着棉絮的薄棉袄，推了推小船沒推动，就靠在船沿上歇神，等刘善和和李九大走近来深深地嘆了口气說：“这样的日子，不要再过几个月，螞蟻島上的人都要餓熬、做熬，象我們这輩人享福是甯想了”。

“国民党这批畜生，沒有好人，这些婊子生的不走，迟早总要死。”李九大不管三七廿一的脫口大罵。过去，人家都称李九大是老

好人，他从小开始就屈給长元打魚，风里来浪里去，苦了一世仍旧今天愁吃，明天愁穿；特别是四十三岁那年因欠“百步蛇”一百斤魚貨拿不出，被“百步蛇”打得死去活来，养了三个月伤才慢慢的好起来，但被打伤的背脊骨每逢阴雨天就隱隱作痛，他想总有一朝会跳出这苦海的，所以他从来没有吭过一声，而这样的希望却越来越渺小了，当今天死正在他头上降临的时候，内心中燃燒着的火焰再也按捺不住了。

陆阿强看着九大怒冲冲的样子，怕被蔣匪軍的“情报”听到，坏了事，連忙扭头慢吞吞地向李九大解釋着：“也不能这样看啊！九大，国民党是坏的，这些当官的是杀人不見血的劊子手，可是有的兵也是被强迫拉来的，你看到那天做工时有个士兵在那里哭嗎？”

“老——老乡們！——你——”当李九大又要开口时，从桃花島的山崗上、山腰里傳來隱隱約約的几声八路軍广播筒的喊話声。

“听八路軍又喊話了！”陆阿强突然惊喜地叫了一声。他們傾听着断断续续的、使人精神奋发的声音：“你們馬上要解放的……，欢迎你們带枪来投誠……。”

这宏亮的声音越过了桃花港迅速地扩散着，陆阿强聚精会神地听着忘記了寒冷，忘記了疲勞，在瘦黃的臉上露出了笑容。他向桃花島出神地望着。突然，听到背后九大在問他：“阿强，你說八路軍馬上就来呀？”“馬上会来的”。阿强坚定地回答着。李九大正要开口再說什么，站在旁边的刘善和牵了牵他的衣角，他連忙向四周扫視了一下。只見巽口沙滩上有八、九个蔣匪兵跑步来到涂边，一个带队的在大声叫嚷：“他媽的，快把船推上来。”陆阿强他們三人这时才动手推船，約摸过了一刻鐘，才把船推近沙滩。

那个叫朱麻子的匪班长，活象个稻草人插在沙滩上，側着顆尖脑袋，斜肩上披着一件黄大衣，二只小腿扎得直細直細象二截竹

筒，臉上長滿了紫黑的粉刺疙瘩，一對三角眼摺在中間分不清那是疙瘩，那是眼。他平時作惡多端，幾乎每個民伙都被毒打過，不但老百姓恨他，背地罵他“海哈蟆”，就是他班里的幾個兵也經常背地里說他的狠毒。他見小船推近了沙灘就瞪着疤巴般大的三角眼潑頭臭罵：“他媽的！怎麼搞的，叫你們五點半把船推上來，六點多才推上來，誤了大事你們負責嗎？下次這樣就槍斃你們。”說着命令士兵上船，這些蔣匪軍士兵，有四十多歲滿臉胡子的“胡子兵”，有身子還沒步槍高的娃娃兵；有的歪戴着帽子，有的敞着懷，第一個上船的士兵穿着一套與他身材很不相稱的軍裝，上衣幾乎遮住了膝蓋，褲腳管卷了厚厚一疊還挨着腳面。他掛在船沿上二腳蹬几下也沒上來，那班長狠狠的在他屁股上打了一下罵了聲“狗熊”，用槍托一挑才算爬了上船。一個士兵中等身材，寬肩膀，左眼下長了一大塊黑斑，他叫胡維均，他看都上船了，一溜煙上了船。等朱麻子上了船，日頭已一竿子高了，阿強三人又弓着腰吃力地把船向海里外推去。

時間一晃二天過去了，這天天氣晴朗，陽光照耀着浩渺無垠的海洋，那只破爛的小漁船橫臥在小螞蟻的泥塗里，陸阿強等三個漁民和二個蔣匪軍士兵正忙碌地整理着船具，準備去螞蟻島裝糧餉。

“老鄉！你們跟着國軍一起去反攻大陸好嗎？”胡維均坐在船頭上似笑非笑的突然問道。

三個漁民以驚奇的目光對視了一下，陸阿強立刻搶着說：“先生，國軍打大陸這是應當嘍！可是象阿拉實在是不行啊！年紀又大了，家里有妻子，有小孩，走了家里難過倒不去管他，可誰去养活他們呢？”李九大凝視着胡維均接着說：“唉！象我雖然是四十多歲的人了，家里還有七十多歲的母親，四、五個孩子，大的攆腰高，小的膝蓋下，頂小的用手抱，先生，你說去得了嗎？甩掉這些老老小小的

人叫他們餓死，良心上怎么对得过去呢？”

陆阿强看到胡維均和那个士兵默默不言以試探的口气問道：“先生，你們家里沒有父母，沒有妻子嗎？”

胡維均低着头，被这一連串刺心的发問楞住了，在他面前浮現着自己被抓壯丁的情景：一天中午，潰逃的蔣匪軍到了他的家乡——穿山，他背着鋤头回家吃中飯正碰上到处抓伏拉丁，他沒到家門就在路上被抓来当了兵，就这样离开了溫暖的家庭，成为失去慈母照料的孤兒。現在他多么的慘痛啊！恨不得立刻装上二个翅膀飞回那溫暖的家庭。当三个漁民的眼睛都盯着他时，他头也不回伤心的“嗯”了一声。但是这种不自在的回答，使那三个漁民的臉上喚起了同情的神色。

船——漸漸地离开小螞蟻，迎着起伏的海浪前进，但是每个人的心情却好象顛簸着的船只一样忐忑不安。

“先生，你們是啥地方人，为啥当国軍啊！”陆阿强沉默了一会，終于大胆地說，打破开船以来的靜默。

“老乡，我們也是被抓壯丁抓来的，住在那边。”胡維均一面坦率地闡明自己的来历，一面伸出手向峙头半島那个方向指去。当大家正注視着这个痛苦的士兵时，从桃花島方向傳来了广播声，远处傳来了几声轟轟的炮声。

“放心吧！有老百姓在漁船上，八路軍不会把炮朝船上打的。”陆阿强看着那惊慌失措正往艙里鑽的士兵解釋着。

那个士兵听到阿强这样一說，从艙里探出个头說：“唉！这样下去等着死吧！”

“死！年紀輕輕的死，多么可惜啊！”刘善和朝着剛才說話的那个愁眉苦臉的士兵打趣似地反駁道。

“先生，八路軍在广播筒里說的話你說是真的嗎？”陆阿强意味

深长地，臉孔上帶有几分疑慮的說。

“如果真的話，有办法嗎？你的意思……。”

“不，我的意思并不是說真的，这一——給班长知道那了得；不过，一个人死也要死得有个名，比方說，一只恶狼，咬了你一口，你总不会呆呆地站着讓它再把你咬死吧！不是想法逃开它，就是想法打死它。”

二个士兵望望桃花島，望望陆阿强的臉孔，仿佛从中得到了啓发和鼓舞。

船慢慢地靠了岸，那个矮小的士兵第一个跳上了岸，微笑着說：“老乡，我們先上去，你們等着。”“好啊，”三个漁民几乎是同一个時間应了一声；李九大、刘善和欽佩地看着陆阿强，阿强也看着他俩，三人会意地露出了笑容。

过了二天，小螞蟻島蔣匪軍逃跑的消息象风一样在螞蟻山傳开了，漁工們在做苦工时背着监工的匪兵在議論，有的說小螞蟻山的一个班，班长就是那个“海哈螞”，一个姓胡的士兵杀死了“海哈螞”，当夜就逃到桃花投了新四軍；有的細声的說：那天夜里听說是陆阿强送过去的。駐在登步的匪軍师部又派来了个姓韓的情报官，他一来就到处打听送“国軍”投“敌”的船伙，挨家挨戶的查戶口，到处敲竹杠，但也沒查出个名堂，后来就委托魛魚刺吕吉富查办。魛魚刺一心想显显身手，一則在上司面前邀功，二則这事关系重大，若新四軍一来自己财产也保不住。因此，他假惺惺的进出漁民家中，問长問短，有时深更半夜还站在别人門口，偷听里面的动静，一站一个鐘头、二个鐘头也不嫌腰痛腿酸。但結果还是什么也沒得到。蔣匪軍营长为这事受过上司指責后，虽然心里不滿，但行动上更加小心了，在兰地巒山嘴上設了二个崗哨，監視着小螞蟻山上的前哨班；島上的軍事部署都作了变动，島与島之間管制的更加严格

了，島上實行了宵禁，對部下要求更苛刻了，命令士兵除執勤外不准隨便走動，並揚言要拿陸阿強查辦。

儘管蔣匪設了三道崗二道哨，陸阿強却在一個伸手不見掌的黑夜，悄悄地回到了螞蟻島。走到家門口忽見一個黑影一閃，看不清是什麼東西，他心裡砰砰跳着，從後門走進了自己的房屋。陸阿強妻子秋菊見阿強回來真是喜出望外，一見面就叫了聲：“阿強……”，就一頭倒在阿強懷裡，心裡千頭萬緒，就是說不出話來。自從阿強走了之後，她日夜為他的安全耽着心，蔣匪軍迫着她代丈夫做苦工，偽鄉長缺魚刺叫了他去查問阿強的下落，她說不知道又挨打罵一頓，有次特工隊的人說：“阿強是不會回來了，他早死在小螞蟻了，”前三天住在隔壁的一個蔣匪兵告訴她：“阿強已經逃走了，”他告訴她二班逃走後，一班去換哨，只看見班長象死蛤蟆一樣躺在地上，整個小螞蟻山都查遍了，再沒有一個人，秋菊卻相信了。因此，日夜盼望，看着太陽上山盼天黑，一到天黑盼天明，一天二天……盼望着！想念着！她想說的話三天二夜也說不完，可今天見面了，却不聲不響的流着眼淚；海濤看到媽媽哭，她也伏在她媽膝下放聲大哭起來。阿強挽秋菊坐在竹椅上，撫摸着海濤的頭說：“濤，不要哭了，爸爸回來了。”阿強抱起了女兒親了親。

秋菊擦干了臉上的淚水懇求似地說：“只要你活着回來，心事总算就出了，今後再也勿要去冒險。”這時她才想起替阿強燒水做飯，她剛要站起身來，突然隔壁的一間房裡叫了一聲：“陸阿強回來啦，快睡吧！”阿強吃了一驚，秋菊連忙分辯着說：“沒——沒有回來。”

“這是誰？”阿強走近秋菊壓低聲問了一句。

“不要怕，這是蔣匪軍的一個兵，最近才搬到这里來的，也是被拉壯丁拉來的，你活着的消息也是從他咀裡得到的。”秋菊輕輕的

惦近阿强耳朵回答着。但是，阿强还是忧心着恐被国民党特工队发觉，还是一夜没睡着。

第二天早晨，为了遮人耳目，秋菊带着二个孩子到她娘家，托她母亲照看，自己仍去做苦工去了。阿强不敢出门，横卧在阁楼上的那塊門板上，怏怏不乐地翻身、叹气，仿佛坐在牢监里那样的难受。

“吱呀……”一声，突然灶間里的后門敞开了，阿强吓了一跳，接着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叫了一声：“陆阿强在家嗎？我有个事情要找你。”

阿强想恐怕是国民党用这种巧妙的手段来抓他，因此更加紧张了，身子越缩越紧，忽然禁不住抖索起来，那个蒋匪军士兵听到阁楼上吱吱作响，端了一把椅子站在桌子上把头探进了阁楼，和声和气地说：“阿强，我知道你昨天晚上回来了，没有出过門，我不是来抓你的，有个紧急事情与你商量商量。”阿强听到只有一个人又不象是抓他的声音，心才慢慢地宽了一些，他想既然被发觉了，不出来也不行，反正只一个人，好来好说，否则，一个顶一个也要同他拼一下，他壮了壮胆从阁楼的梯子上走下来，注视着这个蒋匪军士兵，冷冷地说：“先生，找我有什么事？”那个士兵见陆阿强余怒恐惧未消，连忙向他解释说：“阿强哥，我叫金诚，请别误会，我是来同你商量一桩事情，就是你送二班到桃花去以后，不知那里的情况怎样，我们班里的三个人写了一封信，想叫你送送去。”那个士兵说着，胆怯地回头看了看外面，见門紧紧地关着，才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一指宽的折得整整齐齐的纸头递到阿强面前继续说：“你路道熟，胆子大，请你想办法送到桃花去。”

阿强犹豫了一下，没有把信接过来，但他考虑着：“会不会是国民党用阴险毒辣的手法来引诱他呢？”为了谨慎起见，他没有用正

面的回答来动员他，鼓励他，还是以试探的口气反问道：“你们为啥要写这封信呢？到那边去有啥好处呢？”

“那么你说不好吗？”那个士兵仿佛迎头一棒似的低下了头，失望地说：“照你说法出头的日子永远是沒有了？”他说着慢慢地把信放进自己的口袋，泪水从眼窝里滚了出来，他没精打采的正要转身往外走时，突然陆阿强窜上一步用那粗大的手掌攥住了他，激动地说：“刚才我说的不是那边不好，我想反正你没有办法逃出去，新四军待人和气，欢迎你们弟兄们投诚，上次去的八个人愿意回家的已全部回家了。”金诚听到阿强这样一说，慢慢地抬起了头，虽然眼窝里的泪水还在流着，但是嘴角上却露出了几分微笑，他为人家的幸福而高兴。陆阿强又把右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说：“现在我看这样，你先回去，信也拿回去，有机会时，我会来找你的，但是除了你和同事知道外，任何人不能告诉啊！”那个士兵点了点头，用袖子擦干泪水慢慢地说：“我知道，那么我们一定等着你。”

陆阿强看着他的背影，看他走远了又重新关上了门。

当天下午陆阿强被国民党特工队逮捕了，晚饭后听说金诚也被拉到沙塘嘴枪毙了，还有二个士兵被送到登步的师部去审问了。事情发生的突然，使岛上的人都猜测起来：有的说陆阿强躲在阁楼上被发觉了；有的说那个士兵是共产党方面的人，被查出来了；有的还说陆阿强听了他的话，送小蚂蚁的一班人到桃花去的；但是谁都没有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来。

事情的真相原来是这样的：陆阿强回家的那天晚上，鲛鱼刺正在阿强门口偷听，听房内没有动静，刚要回头走的时候，阿强走到了门口，阿强只看到黑影一晃也没留意，待阿强走进了屋子，他又在窗户下贴着耳朵听了长久，阿强和秋菊的说话全被听去了。鲛鱼刺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姓韩的情报官，得意忘形，心想这回可

是升官机会了，那知姓韓的情报官反叫他不要“打草惊蛇”，互相間还爭吵了一場，他心里好不服气，他又跑到蔣匪軍營部报告了匪軍營长，那匪營长也是个老牌特务，自从出了“一个班带枪逃跑”的事件后，心里懊惱，上司又派来个情报官来調查这事，他想这明明是上司瞧他沒能耐，大大伤了他的自尊心，牢騷滿腹，他根本不把姓韓的放在眼里，見到韓情报官时还客客气气，称兄道弟。当他听完了鮫魚刺的报告后，立即請了姓韓的一塊商量，他恭維着姓韓的說：“老兄見識广大，能力超人，小弟实在佩服之至。”看了看鮫魚刺又繼續說：“得了这位助手，真是如虎添翼，小弟实是望塵莫及，不过，为了“党国”大事，小弟倒有一言奉告，如今軍心惶惶，部下有动搖分子，还想步彼后塵，陆阿强回来后，必有动搖分子去找他，我等何不来个“放长线，釣大魚，”到最后，来个“一网打尽。”匪軍營长傲慢地說完了这番話，姓韓的直恨着鮫魚刺多事，但碍于情面，也沒當場发作，只得勉强答应了，因此那天晚上陆阿强倒睡了个安穩觉，真是“閉門家里坐，禍从天上来”，就在这群杀人不眨眼、嗜血成性的阴謀摆布下，陆阿强等人作了他們陞官发财的垫脚石。

陆阿强被捕后，立即被解到蔣匪軍师部、軍部，三翻五次的审讯，迫着他說出是誰指使他送匪軍投誠的；新四軍派他回来做什么。每次审讯，阿强总是这样回答着：“是良心叫我把他們送去的，新四軍为了我要照顧妻子、女兒的生活才叫回来的。”

当国民党特务在陆阿强身上沒有得到一点东西，就将阿强严刑拷打，打得昏厥过去了，用冷水一潑，但結果还是白费，气得那个軍法官的臉象个紅燒猪头。一天，阿强又被从霉臭的关房里拖出来审讯，脚镣手铐叮呤啷郎的响着，他已被折磨得不象人了，三寸来长的头髮杂乱地盖在头上，瘦削的臉龐显得更加尖了，破棉袄被打烂了，一个个的窟窿露着血跡斑斑的伤痕，他神志昏迷，記不清这是

第几次审問了。审問开始照例是那个軍法官問一句他答一句，原样的問，同样的答不知重复了多少次了。不同的就是今天又多了一个人，阿强好象面熟，仔細一看才認出是第一次在螞蟻审訊他的姓韓的情报官，姓韓的見軍法官問完了話将要发怒連忙上前說：“老兄不必动火，这小事交由韓某来办好啦！”軍法官一想乐得清閑，說了声好就索索地直着腿走出大門。姓韓的回头問：“陆阿强，我問你，是不是呂吉富指使你去桃花的？”阿强对这突如其来的詢問感到有些愕然，他想：鯀魚刺是螞蟻山的“三道衙門”之一，他与匪軍是穿一条褲的。但是他懶得为这恶棍分辯，仍然紧閉着咀站着一动不动。其实姓韓的自从那次与鯀魚刺鬧了别扭，怀恨在心，时时刻刻想乘机暗算鯀魚刺一場，只是一直沒有机会。他見陆阿强不說話，又紧紧的追問了句：“据掌握的情况，那封信还是呂吉富写的，”阿强听了这天大的謊話，心里觉得暗暗好笑，他真想說：“你們是恶狗搶肉骨头，自己咬自己，”突然手上伤痕一陣絞心痛，隨即下意識的低下头看了看被燙針扎过的手指，姓韓的以为阿强低头承認了，猥笑了一陣，轉向站在門口的二个匪兵說：“把他帶下去。”

阿强回到了班房，听班房里有人在“阿哟！阿哟！”的叫痛声，昏暗的灯光下看清了是李九大和刘善和。从李九大口里，阿强知道他俩是昨天被鯀魚刺捉来的，今天才介到这里。鯀魚刺自从捕了阿强后，受到蔣匪軍营长的赏識，不但老百姓怕他，就是蔣匪軍的連长也得讓他三分，自从姓韓的情报官从螞蟻調回后，他成了特工队头目，出入匪营部，通行无阻，和匪营长拜拜干兄弟。这回他来沈家門蔣匪軍軍部一心想来請功，正在匪軍軍部同一个情报參謀談得得意忘形时，却被姓韓的情报官請到“刑訊处”当了“犯人”。

鯀魚刺进了“刑訊处”，連忙向坐在上面姓韓的微微的弯了弯腰，正想在桌旁右边椅子上坐下，姓韓的一拍桌子嘍喝了一声：“呂

吉富，今天这里沒有你的坐位。鮎魚刺看势头不对，連忙毕恭毕敬地“是是是”唯唯应着：“长官在上，小的沒有坐位。”

“呂吉富，你知罪嗎？”

“小的不知，若有过錯，承蒙指正。”

“別装蒜了，你口口声声忠于‘党国’，忠于‘党国’，暗地里勾結刁民，与匪通信。”

“說那里话来，小的正欲为‘党国’……。”

姓韓的看鮎魚刺正要分辯，立即喊了声：“来人，”二个匪兵应声跑进了門，“格”的一个立正，打了个軍礼，姓韓的狠狠地說：“把他带下去坐神仙櫂，叫他知道韓某的厉害。”

鮎魚刺被打得半死不活，二个匪軍象拖死狗一样把他拖进了班房，“咔”的一声关上了半斤来重的鉄鎖。阿强在班房里蔑視着鮎魚刺的这付狼狽相，冲着鮎魚刺吐了口唾沫說：“这就是走狗的下場。”

在国民党統治下，一方面对正直的劳动人民进行血腥的鎮压，草菅人命，一方面內部互相傾軋，爭名夺利。“卑鄙、无耻、恶狗。”阿强又憤怒地罵了几句，耳朵嗡嗡轟轟，好象远处响着炮声。阴森森的鉄窗櫺間漸漸地由灰色变成了朱紅色，阿强推了一把昏迷着的李九大和刘善和兴奋地說：“天亮了。”

斬断魔爪

——陆岑松——

一九五〇年五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下着濃濃細雨，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分不清那是天，那是海，喧鬧的叫罵声、杂乱的脚步声交織在一起，淹沒了海浪的碎击声。

貫穿全島的幾條大道上，一隊隊人群邁着沉重的脚步，挑着雜亂的彈藥箱、糧食、皮箱……在蔣匪軍士兵的催迫謾罵下朝后沙壩方向蠕動着；所有的路口、要道幾乎都放上双哨，除了那些負責搬運的人外，任何人都不得通行。在傍晚時分蔣匪軍營部借口“防止新四軍的進攻”，強迫二、三十歲的青壯年漁民都集中在一起睡覺，在川山壩、長沙塘和蘭地壩放哨的蔣匪軍士兵不時地莫名其妙的放幾槍，以此一面壯自己的胆，同時，恐嚇島上的居民。整個螞蟻島就籠罩在這種緊張和恐怖的气氛中。

在鮎魚刺一間作倉庫的南屋的二扇門上，挂着一把开着的大鎖，屋內躺着廿多個被強迫編入担架隊的青壯年漁民；鮎魚刺呂光富家的大門口四個國民黨士兵披着防雨布象看門狗一樣把守着，坐在門檻上的那個匪兵背靠着門框抱着槍呼嚕呼嚕地睡着了。大概是那個匪兵用稻草在他鼻子里插了一下，他“阿嚏！阿嚏”連打了二個噴嚏，大聲地叱呼着說：“做什么，十二點鐘以後還要坐船，現在休息一下你們就吵个不停，真是他媽……棺材里头拉胡琴——死作樂。”另外幾個匪兵發出一陣嗤笑聲。

躺在南屋里的李大根一忽兒地翻個身，一忽兒轉個側，正在激烈地想着：为啥今天晚上八點鐘那些士兵就命令大家休息呢？而且又自由地躺在門板上；門口從來就是一個人站崗，今天四個人站崗？外面街道上的拖沓、紊亂的脚步聲、叫罵聲又是為什麼？這一連串的疑問在他腦子里翻着，弄得他一點都睡不着覺，他猜測着……，當他正要想起來小便，以便听听外邊的動靜時，清晰地听到了門外那個匪兵大聲叱呼聲，引起了他的劇烈的揣測：十二點鐘……坐船到底到啥地方去呢？……那些人去呢？……到那里去做什么呢？他越想心情越緊張，但最後，他還只能作出這樣的判斷：幾個鐘頭以後將要發生一件難以想象的事件。

李大根慢慢地侧过身体，推醒了在他身旁的刘阿祥，“啊！做啥？”阿祥仿佛受惊似地大声叫嚷起来。

“干什么，他妈的……”门口的一个匪兵听到屋里叫起来，照着手电筒推开了门朝李大根睡的門板边走边骂。二个人听到门口匪兵的詈骂声一动也不动，李大根一面假装鼾声，一面又慢吞吞地说：“大黄鱼——逃——出——网了。”

“他妈的，講梦話！”那个士兵惱火似地罵了一声又向門口走去。

李大根听着士兵的脚步声走出大門檻后輕輕地向刘阿祥說：“阿祥，今天晚上的情况有点不大对啊！可能我們要給他們抓到沈家門去。”

刘阿祥恐惧地说：“那——咋办呢？”

“我看这样，你一个一个叫醒他們，准备逃。”“門口站着崗怎么逃呢？”

“先叫攏七、八个人，把門口四个傢伙搞掉了再逃。”

刘阿祥正在推醒熟睡的人，当他叫到第四个时，突然从門外傳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声音由远而近，慢慢地从門口停住了，站崗的四个匪兵一連喊了个敬礼，隨着——声稍息声，那个当官的命令站崗的說：“把屋子里的灯点起来，”匪兵应了一声“是”，慌忙扭着手电筒闖进了南屋，把挂在牆上的煤油灯点亮了，当官的大搖大摆地走了进来，胡桃大的眼睛朝睜着的人橫扫了一下，又命令士兵把所有的人喚醒，自己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大英牌香烟刁在咀角上点上了火狠狠地吸了二口，屋子里的人全部坐起来了，他傲慢的用命令口吻說：“奉上司指令，你們这些人統統跟着国軍去反攻大陆，現在都起床准备出发。”他稍停了一会接着說：“不願意的站出来。”

屋子里的人个个面面相覷誰都沒有开口。

“沒有站出来的，現在就走，”他說罢立即轉身向大門口走去。

“长——长官”突然一个廿多岁名叫亚平的青年从床上跳下来，跑到他的面前哭着哀求道：“我——我不能去啊！——家——家里”他不等那青年说完，就阴险地笑了笑，那二股象扫帚样的眉毛向上一提，那一对核桃眼珠死死地盯着那青年说：“你不能去——你怎么，你头上生了二个角可以特殊吗！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嗯！”说着“咔嚓”皮鞋跟一靠来了个“立正”，一把攥住那青年的头发，狠狠地抖动几下。

“不——我家里还有六十多岁的母亲，走——走了咋办呢？”那个青年一面说着，一面放声大哭起来。

“他妈的，不去我就枪斃你，”他撩起一脚把那个青年踢得朝后一仰“啊”一声地倒在地上。

李大根坐在床上再也忍耐不住了，好象无数枚细针触着他的皮肤，他霍的下了床，冲着那匪军官怒气冲冲地说：“长官，这样的人你总要饶饶他呀！你自己也有母亲，要是没人养活，你难过勿难过？”

“他妈的，穷小子，你是什么人，我当连长的倒要你教训了，”他一面骂着，一面伸手朝李大根脸上“拍拍”二个耳光，斩钉截铁地说：“现在谁都不准开口，跟着走，如果谁不肯去或者在路上怪叫一声，就枪斃谁。”

屋里的廿多个青壮年渔民无可奈何地穿好了衣服，一个个跨出门槛，虽然眼眶里含着泪水，但是谁都没有哭出声息来。雨越下越大，一阵狂风吹来，雨点象黄豆般撒在他们脸上，微微作痛，黎明前的黑暗显得更加可怕，他们在崎岖的盘山小路上被蒋匪军驱迫着走向痛苦的深渊，前面离他们大约二百米的地方，另一群人 also 无声息地走着，蚂蚁全岛的青壮年就在这同一个夜晚，同一个时刻，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夜，多么的阴沉，荒凉，海浪砰击声和呼啸的风声仿佛为他们伴奏着悲伤的哀乐；他们不时地回头望望蚂蚁

的山头，好象在說：“家乡！亲人！与你們永別了！”

二只砲艇拖着开洋船，船上装载着被抓来的漁民。他們虽离开了螞蟻島，心却牢牢地和螞蟻連結着，有的人一面长声悲嘆，一面向漸漸离远的螞蟻島望着，島上隱隱約約傳来了亲人的嚎哭声，呼兒喊夫的喚叫声……；有的人目瞪着被黑暗盖沒的大海，眼窩里的泪水激激地淌着。

砲艇拖着一串串的小船吃力地、参差不齐地駛向沈家門，后面一艘大概拖得太多，噗嗤噗嗤喘着粗气，掉队了，大根就坐在这砲艇拖着的中間一只开洋船上，后面还有二只；前面三只挤滿了蔣匪軍士兵，先前还有几个匪兵哼着“郎啊！妹啊！……”的下流小調，几个大浪一潑，船身晃盪了几下，就呃呃啊啊地吐开了，有的吓得象死猪一样躺下了。

大根用銅鈿大眼珠扫視了一下黑咕隆咚的大海，然后又看了看被拖着的那队船影，慢慢地靠近刘阿平的身边輕声說：“阿平，你說我們就这样讓他們活活地抓去当砲灰嗎？”

刘阿平側过头失望似地說：“事到如今，又有啥办法呢？人、船都掌握在他們手里。”

大根有点不服气地說：“难道掌握在他們手里就是沒有办法了嗎？”

“大根，跟着国軍反攻大陆，要我們去打仗呢还是做担架？”躺在中艙里的一个卅来岁的人突然問大根。

李大根又把臉轉向中艙，以解釋的口气說：“富良叔，你想想，反攻大陆，不叫我們打，要我們做啥呢？难道就是叫我們做担架嗎？”

那个叫亚平的青年听大根这样一說，却慌了，他急忙拉住大根的手急促地說：“大根，你总得出出主意，讓大家逃出这个虎口啊！”

“大家不要怕，只要齐心，有办法逃出虎口！”大根鼓励大家說。

富良斜視了一下李大根，显然，不信李大根的話，他以絕望的神色說：“大根，在老虎口里逃命，除非是天老爷帮忙，孙行者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啊！”

“富良叔，現在天老爷已經在帮忙了，只要大家一条心，是好逃出去的。”大根又加重了語气地解釋說：“蔣介石不是大慈大悲的觀世音，是个吃人不吐骨的魔鬼，迟早总要死在孙悟空的通天棍下的。”

全船的人默默不言，李大根又縮回身体坐在船头上。船，在起伏的长浪里前进着，好象被拖着的失去游动能力的大沙魚，将要离开这生活的大海。当大根轉过头，向西北方向望去时，突然使他楞住了，他急忙跨进中艙向大家緊張地說：“大家看，不对呀！船好象不是到沈家門去，現在快到普陀山了。”船里的人昂起头向四周惊奇地扫視一下。“我看这样。”李大根忍不住的叫了一声随即压低嗓子說：“今天晚上天黑，又下着毛毛雨，把錨索斬断，我們搖回去！”

“好，这个办法好。”阿祥乐得要跳起来贊同大根的意見說。

停了会，富良犹豫地說：“他們真的追起来怎么办呢？”

“富良叔，看情况他們不是去反攻大陆，要逃跑呀！如果給他們抓到普陀山去，天一亮是更难逃了，反正一样要死，先逃不好嗎？再說，“国軍”真的要追，我們就一个人拿一块艙板跳海！”

大家不作声，默默同意大根的做法。

船队仍在汹涌澎湃的海浪中前进着，李大根拿起了漁船上的利斧慢慢的跨到船头，向系在前面那只漁船上的錨索狠狠地斬了三下，只听得“沙沙”一响，后面的那三只开洋船隨着潮水向后漂着，前面的船只象卸下了牛鞭的牯牛一样一个劲的向前冲去，蔣匪軍发觉只“乒乒砰砰”乱打了几枪，他們逃命也只恨娘給他少生二

只脚，那还顾得追赶，越来越远了。

“阿顺伯”大根朝着后面拖着的那条船大声叫喊道：“锚索已经断断了，大家可以逃啦。”

“晓得啦！大根，现在落潮怎么办，船靠不过去。”后面的船上一个带有沙音的人回答道。

大根停了一下，听了听远去的砲艇声，然后急促地说：“砲艇驶到普陀山去了，沈家门不会去了，阿拉向沈家门方向靠靠。”

船没有橹，没有篷，他们就用舱板迎着潮水的冲击力逆水前进，有时由于动作不一致，向后倒退了几十米。“为了逃命大家加油啊！”李大根还不停地催促大家，处在生死关头谁肯洩气呢？都用最大的力气划着，汗水、海水、雨水交流在一起，他们的全身衣服湿透了，水滴往下滴着，分不清那是汗水，那是海水、雨水，心里又惊又喜，暗暗庆幸着死里逃生、虎口脱离，虽然船上坐着的是习惯于海上生活的青壮年，但是现在也感到疲惫不堪了，一阵冷风吹来打了几个寒颤。

东方映现着鱼肚白，天亮了，雨也停了，脱险的开洋船乘着涨潮向沈家门方向划去。

“大根，你听，啥地方哭得这样厉害？”阿祥突然惊奇地向大根问道。

“从沈家门……不！朱家尖也有。”富良急忙插咀道。

李大根听着从四面传来的隐隐约约的哭声，心底里燃起了怒火，沉痛地自言自语着：“国民党反动派，临死抓替身，不但在蚂蚁岛抓，到处都抓，我们虽然逃出了虎口，但是不晓得有多少人家被弄得妻离子散了，有多少青年人将去受苦哟！”

大约是早晨六点钟光景，李大根、刘阿祥等廿多个渔民就在离沈家门一、二里路远的一个小山巛上了岸，他们都挤在一块岩石

旁，有的經過疲勞的一夜，肚子里在咕咕地叫饒着，有的冷得緊縮着身子發抖，但是每個人的恐懼心理還沒有完全消散，他們怕國民黨的砲艇會突然追來；耽心沈家門“國軍”沒有走完，如果再遇上又得找麻煩。富良坐在李大根的對面，他移了一下坐位靠近大根焦慮的說：“大根，肚子又餓煞又凍煞怎麼辦呢？”

“富良叔，凍煞、餓煞現在辦法是沒有的，我看這樣，”大根慢慢地站起來對着大家繼續說：“人這樣多，在一起容易給人家看到，是不是三三倆倆地在这个山嶺里分開躲一下，我一個人到沈家門去打聽打聽消息，如果“國軍”全部走了我馬上來叫你們，大家看好不好？”

“好是好，你一個人去要當心啦！”富良關切似地說。

“沒啥，真正沒有辦法時，跳海亦要游到螞蟻。”大根抖擻了一下邊說邊離開了大家朝沈家門方向走去。

李大根跨上了山崗，沈家門一片淒慘嚎哭聲聽得更加清晰了，他站在一棵沙婆樹的背後，俯視着沈家門。他一直從沈家門港口看到碼頭，又從碼頭轉到街道，甚至連周圍的山谷、山崗都看遍了，當他完全確信沒有任何疑跡的時候，鼓氣了勇氣走下山坡。

繁鬧的沈家門現在象死一樣沒一點生氣，港內停泊着幾只殘破的小漁船，迎着微浪前後晃動，象是受驚的兔子在混身發抖；商店有的關着，有的牌門板被拆斷散亂地倒在地上；一個婦女抱着孩子坐在潮濕的石板上哭泣着，喉嚨已經哭啞了；有個滿頭白髮、衣服破碎的老頭呆呆失神地站在丁字街上；糧食、家具、彈藥、衣服、魚鱗……什亂地拋棄在街道上。

李大根走近一個正在哭罵着的中年婦女，用溫和的口气問道：“阿姊‘國軍’都跑光了嗎？”那個婦女突然停止了哭聲，用那驚奇的目光盯着李大根急促地說：“你——你阿哥啥地方來？”

大根又走近一步弯下腰说：“我是蚂蚁岛人，昨日夜里被国民党抓去以后逃出来的。”

“国民党天还没亮就逃到台湾去了。”

“台湾！”李大根突然被这二个可怕的字眼楞住了，他急忙向那个妇女问道：“昨天夜里抓去的人那么都到台湾去了？”

“是啊！听说有的是到西码头去上船的，有的是到普陀山去上船的。”

大根现在完全明白了，那妇女见到李大根好象看见自己的亲人一样，哭得更加痛心，心里一阵难过，但有什么办法呢？只得安慰几句。当他转身正要回小山寨时，突然从侧面的小巷里窜出一个人大声地喊了一声“大根”，大根看清了喊他的人急步迎上去握住了他的手，惊喜地说：“阿强，怎么，你没有死……没有被他们抓去？”说着喉咙象被一团棉花塞住了说不出话来。

“我没有死，没有被他们抓去！”陆阿强机械地重复着大根的问题。

“那么你怎么逃出来的啊！”

陆阿强陷入了痛苦的回忆，呆呆地站着，大根又问了一句，阿强才把离开蚂蚁后如何被国民党殴打、审问的经过简略的说了一遍，最后说：“到了限期的第四天，国民党只顾自己逃跑，牢监的门岗也吓得逃走了，我这样就与李九大、刘善和三个人一起逃了出来。”

“那么他们二个呢？”

“他们逃出来就到亲眷家去了。”

“烂腐蛇呢？”

“他呀！哼！在监牢里比我们平常过日子要好多，他还求爷爷拜奶奶地要跟着去；他们家有錢，塞了些腰包，五天前就放出来了。”

陆阿强含着鄙夷的口气说完了烂腐蛇吕吉富在监牢里的作

为，又問大根是如何到沈家門来的。大根把昨夜的經過詳細地告訴了阿强，最后邀他一起到小山畧里去，阿强点了点头。

二个人怀着又惊又喜的心情向小山畧肩并肩地走去，陆阿强意味深长地说：“嘿，大根，这批强盗去了，穷人就站起来！”

“是啊！过去总認為穷人只能低头弯腰过生活，現在可要腰板挺起来过活了”。

“大根，共产党真是为穷人啊！这次我們到桃花去他們多客气啊！他們說，只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才能使穷人翻身，等共产党来了我們总得为螞蟻島爭口气才是哩！”“阿强哥”二个人正在热烈地談論着，突然从右侧傳来了熟悉的叫声，他們停止了脚步，昂着头向喊話的方向望去，只見七、八个人揮着手快步奔来。

“大根，我們逃出来了！”一个四十来岁的人奔到前面急喘着气愉快地說。

“啊！阿良叔，你們在登步做船伕怎么到这里来啊！”大根一面捏住了阿良的手，一面惊奇地問。

“昨天晚上国民党把我們船伕也抓到普陀山去了，到了普陀山以后天又黑，人实在太多了，国民党急着要什么“反攻大陆”，火輪又装不下，看看我們年紀又大，就这样放我們回来了；大根，阿順还跳海呢？”阿良一口气地回答着。

李大根轉过臉，朝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說：“阿順，你咋跳的海？”

阿順日瞪着大根，默默不言，泪水从眼眶里流了出来。

阿良看到阿順沒有回答就把跳海的經過講了一遍：“国民党把他抓上了火輪，逼着他到上艙去，阿順走到第五級步梯，就二脚一蹬跳到海里去了，国民党还朝阿順跳的地方乱打枪，但是他已經潛到开洋船的船屁股，拉住了舵，一直等火輪开掉才爬起来。”

“真不容易呵！阿順是好样的！”陆阿强微笑着又抚着阿順的肩膀安慰着“别难过，古話說大难不死，必有厚祿。”然后又轉过身子提議道：“現在我看点点人数。”

“登步一共去二十一个，逃回来八个，还有十三个被抓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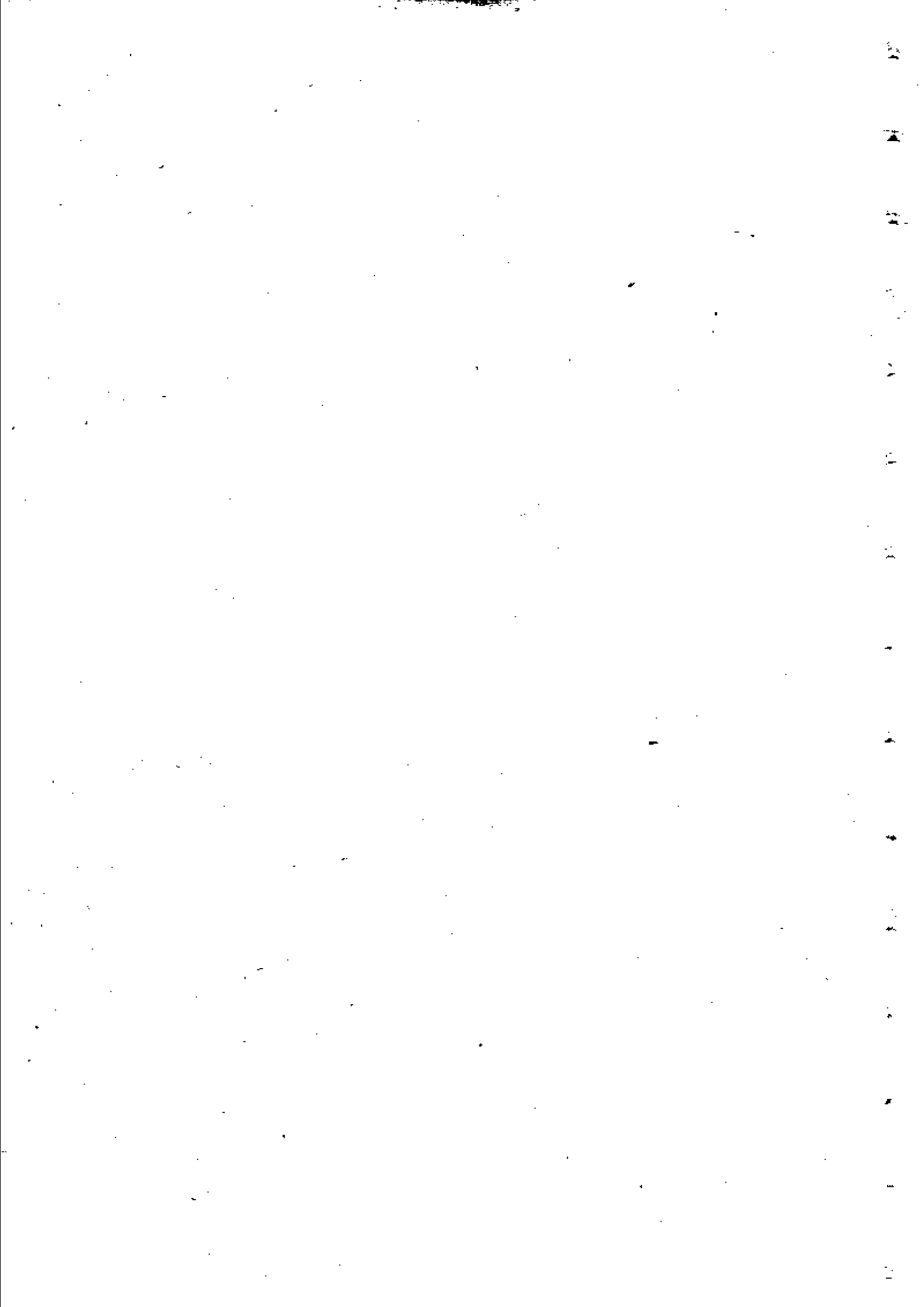
“螞蟻一共抓去七十一一个，回来二十二个，还有四十九个沒有回来。”

“这样沒有回来的一共六十二个了；我看这样吧！我們这些人总算是虎口脫險了，可是还有六十二个人被抓去了，我們先回去吧！相信这六十二个人一定会回来的，这笔帳暂时記着，将来与蔣該死算总賬。”

李大根、陆阿强带着大家离开了沈家門，回到螞蟻島，开始了新的生活。

第二部分

紅旗插上螞蟻島



螞蟻島复活了

——方之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八日，螞蟻島插上了自由解放的紅旗。螞蟻島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記这个新生解放的日子；永远也不会忘記把他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共产党和解放軍。

这天早晨，虎口脱險的李大根、陆阿强等三十人在朝阳的光輝照耀下，坐着小船回到了螞蟻島。李大根和陆阿强两人立即又搖了一只小船向桃花島駛去，准备把蔣匪軍潰逃的消息向解放大軍报告。小船駛到桃花港中心，就看到两只帆船迎面駛来。船上面坐滿了穿着淡黄色軍装的人。他們目不轉睛地望着两只帆船，知道是解放大軍来了。

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溫和的阳光照着大地和海洋。微微的南风迎面吹来，帆船离他們越来越近了，人們的心情感到格外清新爽快。

“呃！那个老大好象那里看到过？”阿强用手指着駛在前面的一只帆船对大根說。大根边搖櫓边瞪着大眼睛朝那船上的老大仔細打量了一下，兴奋地說：“姆！好象很面熟”，說着用力地搖起了櫓，迅速地向帆船靠攏。

帆船越駛越近了，船上的情景也越看越清楚了，每条船上坐着二、三十个人。前面的一只船上，一个漁民打扮的老大旁边坐着一个中等身材的大軍同志，一支匣子枪摆在膝盖上，两个人亲切地談

着話，一會兒激動，一會兒皺眉。

“海昌！”大根興奮地大聲喊了一聲。帆船上的大軍立即用驚奇的眼光看着大根。那漁民打扮的老大好象不相信自己耳朵似的，用手揉了揉眼皮，“大根，阿強，你們……，”他激動得話都說不來了，只顧看着大根和阿強，臉上露着微笑，眼眶里閃爍着淚水。他就是劉海昌，一年來，他隨着解放大軍，參加了解放桃花、登步……等戰鬥，時刻想念着還在蔣匪統治下的家鄉人民，今天，終於駛着船回螞蟻島來，內心是多麼激動啊！看到了一塊受過苦的親人，真是有多少事想問，有多少話要說呀！但不知說什麼好從那說起呀！他看了看坐在旁邊的大軍同志說：“李指導員！他們都是從小替人家做工的”。這時小船已靠上了帆船，大根、阿強帶住了船，就幫到帆船上，熱情地拉着大軍同志，海昌挨個地介紹着。指導員李堅同志詢問着螞蟻島的情況，他們一一的作了回答。談話口音雖然不同，但不一會大家好象是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一樣，無拘束地談着。

船駛到離岸約摸還有半里路的時候，就聽到岸上的人們大聲地呼喊著：“歡迎解放大軍！”“慶祝螞蟻島解放！”几百雙眼睛向二隻帆船投射着希望的光芒，憔悴的臉上露出了微笑，螞蟻島人民日盼夜盼的共產黨解放軍終於來了。李指導員和大軍同志一齊向岸上的人們招着手，人群轟動起來了，“中國共產黨萬歲！”“解放軍萬歲！”的口號聲此起彼伏，人們高興得跳着，揮着手！

指導員李堅同志帶着戰士們上了岸，人們以久別重逢的心情，簇擁着解放大軍同志們，激動地流下了眼淚，象苦孩見到爹娘似的控訴着蔣匪軍的滔天罪行。戰士們一邊安慰着歷盡苦難的漁民兄弟，一邊向他們表示出復仇的決心。

被蔣匪軍劫掠和破壞後的螞蟻島一片荒涼。海灘上布滿了竹籤、地雷、鐵絲網，雜亂地散布着支離破碎的漁網、東倒西歪的破

船，村子里遍地是倒塌破壁、碎磚烂瓦，大路上东一堆西一堆的垃圾，破衣破褲、破書烂紙、皮帶、彈壳、海蜇皮……丢得到处都是，一面“青天白日旗”一半浸在污水坑里，另一半踩滿了杂乱的脚印……。这一切証明了蔣匪軍的垂死掙扎、瘋狂破坏和潰逃时的狼狽相。

李坚同志向大家安慰了一陣之后，就布置了任务，一路由刘海昌当响导清除山上的地雷；一路由陆阿强当响导清除海滩上的地雷；李坚自己带一路由大根当响导調查漁民生活和社会情况。解放大軍迅速的分成三路出发，立即干了起来。漁民們看到解放大軍一上岸就为他們清除威胁生命的危險物，又問寒問暖，心里充滿了感激，由此更燃起对蔣匪軍的仇恨，大家不約而同的奔到山上跑到海滩上和解放大軍一起动手起出了地雷、竹籤……。

晚上，李坚同志听完了清除地雷的两組的彙报，心里感到輕松，島上的地雷全部扫清了。接着是調查漁民生活的各班班长的彙报：“我們調查了二十三戶，有二十戶人家已經一顆糧食也沒有了，有个叫阿生的老头，一家三口，已經两天沒吃沒喝的了，他自己的腿被蔣匪軍打伤了，躺在床上动都不能动。”“我們調查的情况和一班长說的差不多，二十戶人家只有一戶人家还有三斤甘薯干，其余都断了糧。”“山上光光的，連野菜都挖光了，有一个叫顏自发的漁民，前几天挖了观音土吃，吃了之后就肚子疼。”大家沉痛地彙报着，每个人的心几乎要裂开了。

“情况十分严重，時間不等人”，李坚同志听了大家的彙报和自己亲眼看到的情况果断地作出了决定：“上級的指示是不准餓死一个人，先把我們的糧食当夜給已經两天沒有吃飯的漁民送去，并且由三班星夜赶回桃花島請示上級运糧食来进行紧急救济。另一方面，在島上建立临时医疗站，替受伤漁民进行治疗”。李坚講完后，

派定了人員，就分頭去進行各項工作了。

臨時醫療站設在宏瑞巖^①的小學校里，被匪軍打傷的漁民，輕的自己走來，重的被抬來，一個個進了醫療站，衛生員忙碌着給受傷的漁民在傷口上消毒打針上藥，此刻被醫治的漁民，呆呆的望着正在替自己打針包紮的醫生，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清晨，太陽剛爬過對面小島上的山頂，一船船的救濟米運到了，一下子全島漁民都知道了。起初許多人都不相信，悄悄的跑到岸邊來看，果然看到大軍同志背着一袋袋的大米，往岸上運着。當天早上全島分了十多個地方發放救濟米，有的老婆婆領到救濟米感激得在大軍面前打躬作揖。陳仕長老伯，領到了一袋白米足足有五十斤重，他伸手往米袋里一摸，驚喜得半天沒有拿出來，自言自語地說：“白米，多少日子沒有看到了呀”，他猛的一抽手，拿出了一撮雪白的白米，攤在手心上，象觀察珍珠一樣仔細地看了又看，拿了幾粒放到咀里一咬，“咯噠”一聲，真是上等白米啊。陳仕長老伯吃力地背起了米袋，不停地叨唸着“救命恩人，救命恩人。”螞蟻島上空炊煙嫋嫋，家家戶戶的屋頂上冒出了白煙，人人都吃到了香噴噴的大米飯，這是一年多來沒吃到過的飽飯。

解放大軍完成了救濟，掃雷，治病等突擊任務以後，奉命去執行新的任務了。為了建設新的螞蟻島，留下了李堅等四位同志開展工作，領導漁民恢復生產。解放大軍在短短的三天時間內，給螞蟻島人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們永遠也不會忘記自己是怎樣在垂死的邊緣活下來的，群眾依依不捨地送別了親人——解放大軍。

李堅接受了新的任務以後，向領導表示：一定要依靠漁工和貧苦漁民，迅速恢復生產，把荒涼的螞蟻島建設成為新的螞蟻島。

李堅同志知道要迅速恢復生產，面前困難還很多，眼前除了一

^① 宏瑞巖：地名。

些伪乡保长、渔业资本家的工具未受到破坏以外，所有渔民的工具，几乎破坏得一点不剩，渔民无船无网靠什么去生产呢？想到这里又感到担子的沉重。

当天晚上，李坚同志召集了渔工积极分子会议，会上，阿强、大根，海昌等人反映了群众万分感谢共产党对他们的关怀；反映了群众要求恢复生产的愿望，也提出了恢复生产中的困难和不少克服困难的办法。讨论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尽快恢复生产，决定一面发动群众立即搜集破船破网，进行修补，投入生产。一面请求上级设法帮助解决资金困难。会后，阿强、大根，海昌三人配合李坚等同志分头去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了。

第二天黄昏，岛上忽然传出了一股谣言，说什么“共产党是百日王，只有一百天皇帝好做，国军马上要反攻大陆”，“现在领了一斤救济米，今后要还一百斤鱼伙^①……”，一下子象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了，许多人听了都不知是真是假，疑惑不定，纷纷跑来问阿强、大根和海昌。海昌对他们说：“共产党、解放军永远不走了，国民党反动派象一只落入海里的恶狗已经气都不能喘了，哼！想反攻大陆真是做梦，解放军是我们自己的部队，力量可大呢！”经过解释才算放心。但胆子小的人还是把救济米退回来了。

原来谣言是从“三道衙门”之一的渔霸吕财富那里传出来的。自从我军来到蚂蚁岛以后，这个傢伙表面上假装积极，暗地里寻找机会，进行破坏。他看到了我军发放救济米又要恢复生产，他就抓住这个机会，唆使狗腿子散布谣言。

原来紧闭着门很少在街头露面的伪保长、渔业资本家，一听到这些谣言，也象黄狗嗅到大粪似的都跑出来，暗地里到处进行活动。

^① 渔伙：鱼蝦的总称。

謠言是經不起一駁的。經過李堅、阿強、大根、海昌等干部和積極份子的宣傳解釋，謠言很快就被揭穿了，群眾情緒又安定下來，把救濟米退回來的人又領回去了。但大家都不知道謠言是誰放出來的，他們也懷疑是漁霸、漁業資本家放的，可是又沒有證據，一時又追查不出。

李堅斷定有暗藏敵人在破壞，但在群眾沒有發動起來之前，要把這些敵人清除出來還有困難，因此，一方面布置了積極份子注意那些壞傢伙的行動，繼續揭發謠言，一方面發動群眾，向漁民講清太勢，宣傳黨的政策和人民解放軍的紀律，提高群眾階級覺悟，徹底孤立敵人，揭穿敵人陰謀，於是，召開了一次漁民大會，由李堅同志向群眾作一次報告。

解放以後的第一次群眾大會，人數到得特別多，把學校操場擠得滿滿的，李堅站在台上，笑呵呵地在報告，台下的人都悄悄地用心聽着，臉上不時地露出微笑，緊張恐懼的心情消失了，好象早晨海上的濃霧被東風吹得無影無蹤一樣。

李堅同志講完話，台下響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接着是一陣熱烈的議論：

“我一看到解放大軍，就知道他們是為窮苦人辦事的，李堅指導員的官比國民黨的營長還大吶，可一點架子也沒有，和當兵的一樣，我看他從前一定也是個窮苦老百姓。”

“解放大軍說的句句是實話，國民黨那批王八蛋，官壓兵，兵壓我們老百姓。”

“那还用說，解放軍是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怎能同國民黨比呢？毛主席你們沒見過吧！我也沒見過，可我看到過他的相片，和真的一樣，臉上露着笑，下巴上還有筷頭那麼大一夥痣呢！”劉海昌在解放軍隊伍住了一年，他十分激動，恨不得把在部隊里聽到和見

到的，一下子傾吐出來。

“解放軍一定會打到台灣去把我們螞蟻島被刮民黨捉去的人救回來的”，被蔣匪軍抓到沈家門跳水逃出來的阿良激動地說着。這時李堅同志走過來看看阿亮，微笑一笑，立即又嚴肅地說：

“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把敵人從螞蟻島、登步島……以及全國各地抓去的人都救出來！”

這次大會使群眾相信共產黨解放軍確是人民的救星，增加了对黨的熱愛和信任，紛紛揭露謠言，原來受騙的群眾憤怒地說：“這些喪盡天良的狗東西，解放前吸我們的血，食我們的肉，解放了還不死心，還想興風作浪，把他們抓住，我真要咬他們幾口。”

自從這次會後，漁民們的覺悟提高了，積極性也大起來了，他們起早貪黑地修補船網，阿強、大根等漁工積極份子更是帶頭不分白天黑夜地干，群眾也被他們帶起來了。海灘上修船的修船，扎纜^①的扎纜，有說有笑，非常熱鬧。

一天中午，火熱的太陽把海灘上的石子晒得燙腳，大家累得滿頭大汗，呼呼喘氣，劉同斗揩了把汗邀阿強休息，阿強指了指突出在海灘上的石岩，說：“好，到那邊去歇一歇。”大家在岩石的蔭影下休息談笑着，汗水被微風吹干了感到特別舒適，都想多休息一會，阿強看了看大家說：“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國家批准給我們七千元貸款，幫助我們克服困難，發展生產。”大家聽了這個好消息，虎的一下站起來說：“嘿，這就有了生產本銀^②啦，還休息啥呀，干嘍！”說着蜂擁到海灘上又干了起來。

第二天，一只三桅大船，運來了滿船的漁需物資，漁民們象螞蟻出洞似的從船上卸下了漁網、麻繩、毛竹、木料，堆在大埠頭，堆

① 扎纜：度絲外面包上稻草打成繩索。

② 本銀：即資本之意。

得象小山一样高。大家出神地看着这坐“小山”，不禁又回忆起了蔣匪軍在的时候怎样拔掉海上樁头，敲破船只，强迫做工……一幅一幅的悲惨情景。而摆在他們面前的又是另一种情景——人民政府运来大批物資帮助他們恢复生产，这样一个鮮明的对比，活生生地教育了人們。对共产党的热爱，对反动派的憤怒又在每一个人的心头燃燒着。

貸款发放工作已經开始，漁民借款小組先后在各个村子建立起来。全島还成立了一个貸款委员会，阿强、大根、海昌都担任了委員，这几天他們忙碌地做着貸款发放工作。漁民們得到了貸款后，个个笑逐顏开，馬上就去購買生产資料。

轟轟烈烈的生产恢复工作在全島範圍内开展起来，漁民們为了紧赶海蜇旺汛，不分晝夜地搓繩、扎梗、修船、打樁，島上出現了一片生气蓬勃的景象。李坚每天和漁民一起参加劳动，更鼓舞了大家的积极性，經過十多天来的奋战，第一批 220 个樁头^① 终于打下去了，都挂上了新网。

解放后第一次开洋生产了，这天天不亮漁民們就来到了海边把剛修好的小船推下桃花港，冷靜了一年之久的桃花港頓時又熱鬧起来，拔篷声、欢笑声、海螺声……交織一片，12 只开洋船挂起了嶄新的白帆，乘风破浪地駛向桁壩。

桃花港上，响起歌声：

想起害人国民党，
弄得家破又人亡，
沒吃沒穿真难熬，
一家老小泪汪汪。
翻身来了共产党，

^① 樁头：打入海底的一段大毛竹。

漁民头上出太阳，
給粮貸款搞生产，
家家戶戶喜洋洋。

开始是一个漁民輕輕的哼着，后来大家一齐大声地唱起来，歌声由低到高，由抑鬱到兴奋，向浩浩无边的大海扩展开去。

第一天，仅仅半日功夫，只只漁船，滿載而归，个个漁民臉上充滿着微笑。

媽蟻島复活了！



漁民协会领导的斗争

——李阿旺——

一九五一年二月上旬，人們剛过了解放以后的第一个春节，欢乐的情緒还没有减退，現在，又被另一种欢乐所激动了。

成立漁民协会的消息，象个春雷，立刻傳遍了全島。岸上扎綆的漁民們，一股勁地把三天的活在二天中就做好了。老人們虽然还不知道漁民协会是个啥？但是当他們知道是李堅同志組織的，就認定漁民协会一定是替穷人办事的。

李堅到螞蟻島工作八个月了，他处处热爱群众，关心群众，深深受到了全島漁民兄弟的爱戴，只要有人提到他的名字，大伙就会滔滔不絕述說着他的笑貌言語，把他看作自己家里的亲人，都喜欢他来自己家里坐一会，能够喝上一壺茶，談談心，則更是高兴。孩子們看到李堅同志，就把他团团圍住，要他講小八路的故事。

这几天，李堅在忙碌地筹备着成立漁民协会。他認為只有成立漁民协会，才能把漁民組織起来，漁民才能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因此，他决定先召开一个积极份子會議，具体醞釀一下干部人选，把漁民协会馬上建立起来，以便进一步地去发动群众。

晚上，来参加會議的有十多个人，其中有陆阿强、李大根、顏自发、刘同斗、刘海昌……等，这些都是漁工出身的积极份子。今天他們特別高兴，知道李堅要与他們商量漁民协会的事。会上，李堅向大家講了漁民协会是怎么一个組織，做些什么事，那些人可以入

会,那些人可以做干部……。然后,大家提出了漁民协会委員的初步名单。最后,李坚要求大家以村为单位,首先发展會員,两天内把漁民和漁工都組織起来。

第二天,报名入会的人踊跃极了,每个要入会的人都写了一張申請書,不会写的忙着找人代写,不到一天時間,除了不够条件入会的人,几乎百分之百地都报名入会了。

第一步工作做得很快,第二步工作是要选举漁民协会的領導。这天晚上,人們急急忙忙吃了晚飯,放下筷子,敲鑼打鼓地說着笑着往小学校門口大操場跑去。大操場被挤得滿滿騰騰的,会場旁两条路口还有人站崗,只有漁民协会会员才可以进入会場。

不多时,會議开始了,李坚同志首先向大家宣布螞蟻漁民协会正式成立。接着,他詳細报告了成立漁民协会的道理。最后他說:“今天晚上要选举漁民协会的領導人,选举出来的人,是以后替大家办事的,大家一定要把最好的人选上去”。为了使大家有目标地选举,他把前天晚上与积极份子商量好的候选人名单告訴大家,要大家慎重考虑审查,然后說:“同意的举手,不同意的可以不举手,另外,如果还有更好的人,可以再提出来”。台下有人說:“行啦,李同志說的十三个人我个个都滿意,用不着再选啦”。

李坚在向大家講明了选举的意义以后,接着即进行举手表决。选举結果,陆阿强、李大根、顏自发、刘同斗、刘海昌……等十三个人被选为委員,讚成陆阿强的人最多,被推选为漁民协会的主任委員。提起陆阿强,螞蟻島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一个为人忠实、斗争坚决的老漁工。解放前,他替“三道衙門”做漁工的时候,就团結了所有漁工,向“三道衙門”进行过以米計工資的罢工斗争。解放以后,表現得更加积极了,担任了“漁貨委员会”委員,每天奔东跑西,替大家办事,成为李坚同志的一个有力助手,李坚有事总先找

他商量，这次又被大家选为渔民协会的主任委员，广大群众对他的信任，使他的内心更加激动了。渔民协会成立以后，立即领导渔民投入了春汛生产的准备工作。

正当春暖花开的好时候，县里要召开全县第一届渔民代表大会，这件事又轰动全县，第一次听到渔民可以上县开会，大家生产热情更高涨了。选举结果，陆阿强、李大根等五人代表全县渔民上县开会去了。

渔民协会成立以后短短的几天时间，就替大家办了两件好事：第一件是组织渔民自由借贷，帮助贫苦渔民摆脱经济上的困难，发展生产；第二件是有关今后生产资料的采购，渔伙的推销都由渔民协会派专人代办，再不需要每户渔民东奔西跑，这样大大节省了劳力，渔民们也不再心挂二头，可以集中心思搞好生产。

这两件事受到了广大渔民的热烈拥护。

陆阿强等人上县开会已经第五天了，渔民们都盼望他们早些回来，大家猜想上县开会，一定有很重要的事，许多人还每天跑到船埠头去探望。

陆阿强第一次上县里开会，样样事情他都感到新鲜，听了许多报告，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使他感到最兴奋的是大陆上开始土地改革了，农民斗争地主，分了土地，穷人真正翻了身。他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两个晚上没睡好觉。

回岛以后，他立即把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告诉了大家。一下子，四面八方传开了。

往往同样一件事情，马上出现了两种不同反映：渔工和贫苦渔民听了高兴得跳起来，象盼望共产党、解放军一样的盼望着这件大喜事。

岛上的渔霸和渔业资本家听了这个消息，象吃了砒霜的老鼠

急得乱轉，一天到晚心惊肉跳，惶惶不安。他們成天聚集在沃成康屋里議論策划，妄想逃避这一斗争。沃成康是島上漁业資本家，島上除“三道衙門”外，要算他財產最多，狡猾阴險，鬼計多端，漁民們把他叫做“狐狸精”。他有10条漁船，400多个樁头，雇了30个漁工；另外，还有四、五十亩好地，国民党統治的时候，他做过伪保长，抽丁，逼稅，派工，勒索。解放前，他放的高利貸，別地不算，单是螞蟻島就有二、三十戶，解放以后还在暗地里放出去。当他听到借地主的債可以一律不再付还时，真是急得象热鍋里的螞蟻一样。漁民协会成立以后，被列入“黑人”一类，表面上不敢再象过去那样神气活現了，心里总想趁机报复。他在島上几戶漁业資本家中間，是說話最受听的人。

他們高談闊論，認為：“形势非常有利，美国人打到鴨綠江邊，第七艦队进入台湾，蔣介石已經宣布国軍馬上要反攻大陆。”这些使他們得意忘形。唯有沃成康，会看气候办事，他認為，他們前途是凶多吉少，應該是小心謹慎，趁現在大风浪还未来到之前，把全部工具卖掉，不使自己有一点吃亏，不給漁民一点便宜。他狡猾地說：“万一共产党走了，我們有的是鈔票，还怕买不回来嗎？”其余的漁业資本家非常欽佩他的“高見”。但是，最使沃成康耽心的是：怎样把全部漁工解雇掉。他知道世道变了，漁工也不是好惹的了，而且更难对付的还有漁民协会。自从漁民协会成立以来，被大家叫为“黑人”，漁民們当面也叫他“狐狸精”。有一次，脫口罵了漁工应再根一句，被漁民协会主任陆阿强狠狠訓斥了一頓，后来还写了悔过書，向应再根当面道歉。根据这一点，他認為漁民协会是他們实现“計劃”的死对头。

深夜，漁民协会办公室里，陆阿强主持着开漁民协会委員會議，热烈地討論着如何提高漁工的工資問題。解放以来，一般漁民

不再受到封建剝削，生活一天天的好起来，許多漁民还有了不少积累，可是，漁工的生活仍然非常困难，最强的劳动力每个月工資也不过七、八斗米，比起一般漁民的生活，还相差很远。

會議决定由漁民协会出面与漁业資本家进行一次交涉，漁工的工資至少要在原有基础上增加 30% 以上。这个任务交給了陆阿强和劳保委員刘同年。他們两人根据漁民协会的決議，原先准备个别协商解决，为了节省時間，迅速解决問題，后来又决定采用开会方法解决。漁业資本家心里万分恐惧，他們以为自己的“計劃”洩露了。等到陆阿强提出是要增加漁工工資的事以后，才寬了寬心，但是沒有一個人說話，因为事先沒有料到这件事，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十多双眼睛都偷偷看了看沃成康，等着他开口。沃成康也察觉到这一点，灵机一动，就皮笑肉不笑地說：“陆主任的話很对，解放了，漁工翻了身，工資么，应当提高！应当提高！陆主任不說，我也想到过；不过，我也要打开窗戶說亮話，現在的时候，誰沒有困难呢？大家都有困难啊！就以我來說吧，每天漲上来的魚貨，除去了漁工的工資，还不够做漲网本鈿。簰竹都要換，网要拷^①，船要修，可是鈔票呢？还在天上飞。那里还有鈔票再来加工資呢？就連这个月的工資也发不出了。”他呆了一会，愁眉苦臉地說：“陆主任，我宁可苦一点，漲网这碗飯不想吃下去了。”

沃成康趁此机会，施出了他的阴謀鬼計。这时候，原先不敢作声的几个資本家都搶着說起来了，假惺惺的“訴苦”了，这个說漲网生产不干了，那个說漁工雇不起了。好象漲网生产逼得他們无法生活下去似的。陆阿强对誰都不回駁，犀利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他們，但是心里觉得奇怪，这些人在前两个月还买了竹和网，想拼命雇工捕魚賺錢的，为什么現在都不想漲网了呢？为什么叫苦連

① 拷网：即染网。

天呢？难道是工資問題引起的嗎？不，決不是工資問題所引起的，一定有其他的原因。陸阿強心里找着一個個的原因，一個個又被否定了，他越想越感到問題很大。剛才聽到這些傢伙胡說八道，已經沉不住氣了，準備要狠狠的教訓他們一頓，但不斷地提醒自己：頭腦要清醒，事情還未弄清之前，不能太盲目，又不得不忍耐下來。

看情形，今晚工資是不能解決了，為了防止頂牛，會議不準備開下去。最後，他要每個漁業資本家好好考慮一番，下次會上再作決定。

散會後，陸阿強馬上到李堅那里彙報了剛才會議的情況，李堅也感到奇怪，思索了一會，對着陸阿強說：“看來，是打草驚了蛇，大陸上的土改對他們的影響極大，這些傢伙非常狡猾，假裝各種困難，企圖破壞生產，逃避鬥爭，趁此機會，放出空氣。”他又沉思了一會，說：“現在不是解決漁工工資的時候，而要警惕這些傢伙搗蛋、解雇漁工，防止漁工失業。”李堅要漁民協會迅速開一次會議，研究對策。

沃成康回家以後，覺得一陣輕鬆，他感到今天會上所講的話，句句起到作用，不但沒有增加到工資，還自信漁民協會也是可以對付得了的。他身上的最大包袱放下了一半，又開始了他新的破壞活動。

在沃成康家裡的漁工，大家覺得奇怪，本來在他家做年，漁工晚上都要關在船里，半夜五更隨時可以開洋，不會錯落潮水。但這幾天來，“狐狸精”允許漁工回自己家裡睡覺了。還有伙食上也不是每餐爛魚蝦了。漁工們開洋回來，“狐狸精”還笑嘻嘻地要大家到他屋里去坐。每天晚上夜工也不要做了。大伙都猜不透什麼原因，有的說：“要土改了，對我們客氣一些，免得門口栽刺自討苦吃。”有的人說：“黃鼠狼向雞拜年，沒有好心腸。”可是，“狐狸精”究竟玩的

什么花样，大家还是猜不透。

漁民协会根据李坚的指示，正在研究着下一步的斗争，大家的意见是一不做、二不休，如果这些家伙敢于破坏生产，那末就不给他们一点便宜，粉碎他们的阴谋鬼计。正在热烈讨论时候，鄒善清急匆匆地奔来，进屋就向李坚和陆阿强报告说：“我们开夜潮回来，走到沃成康楼屋边的时候，忽然楼上的亮熄灭了，接着又听见桌椅挪动声音，我们觉得奇怪，就一动不动的隐蔽在墙脚下，大约过了四、五分钟，亮又点起来，只听到里面噉噉喳喳地轻声讲话，讲些什么听不清，现在再涛和再根在那里监视着。”陆阿强请示了李坚，马上要到沃成康家里去查看一下，李坚同意了，并叫李大根、颜自发二个人同去。三个人还没跨出门槛，再涛、再根跨进门就说：“不要去啦，人都走了。出来的一共八个人，沃连成、鄒奎五这些人都在”。陆阿强问他们听到些什么？他们回答说：“讲得很轻，只听得什么第一批解雇二十个人，第二批解雇三十个，最后听到‘狐狸精’的声音说：‘大家心要齐，漁民协会就没有办法。’……”陆阿强听了气得脸色铁青，心想：竟敢到漁民协会头上来搔痒，恨不得一口把这些家伙吞进肚里去。李坚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说：“老陆，我们的估计没有错吧，到老虎头上来搔痒，没有便宜好占的。但我们还要注意政策。”李坚又和大家继续研究下一步的斗争计划，才散会。

第二天，“狐狸精”等反动资本家的阴谋赤裸裸地暴露了，“狐狸精”首先解雇了七个漁工，接着其余几家资本家也解雇了部分漁工，全島失业漁工由十二人增加到五十三人，严重地妨碍了生产和漁工的生活。

漁民协会发觉这个情况后，立即召开了失业漁工会議，向漁业资本家进行了说理斗争。

陆阿强等人到齐了，立即站起来，一对有力的眼睛环顾着到会

的漁業資本家。這些資本家自知理虧，低著頭，偷偷的看看陸阿強，但狡猾的“狐狸精”却裝着一付若无其事的神態，兩手貼在膝蓋上輕輕的拍打着，突然，陸阿強用拳頭在桌上狠狠一擊，厲聲說：“你們的戲法變得很不高明，騙不了人，只害了自己，現在就看你們的態度，老老实實把你們搞的鬼把戲坦白出來。”“狐狸精”的兩隻死魚眼睛呆呆地看着陸阿強，還想詭辯掩飾，他重復着上一次那一套漲不起網的鬼話，又向其餘幾個漁業資本家丟了個眼色。那些漁業資本家看到他們的頭子說了話，也抬起了頭，附和着。這可激怒了在座的漁工，老漁工鮑德和忽的站了起來，激動地說：

“沃成康，這些話你騙得過誰？你說冬春二汛產量不高，我在你家做了十年漁工，還沒有看到過這樣好的年口，別的不說，單是去年海蜆一汛，三網就有一船，你說說，那一年有這樣好的海蜆？另外，你說漁具破得不能用了，更是胡說八道。蔣匪軍統治的時候，你和他們穿一條褲，根本沒有損傷你的一隻船、一頂網，全島每一家的工具，哪一家比得上你啊？你說生產本銀也沒有，這個月工資也發不出，別的我不說，今天一下子拿出的工銀鈔票，是哪里來的啊！

“今天早晨，你叫我們七個漁工到你房間里，你也是哭窮，說這困難那困難，還假心假意地向我們許願，‘你們欠我的債，現在也不叫你們還，到以後再算。’發給我們兩個月工資，叫我們回家。當時，我們很奇怪，你這個吃人不見血的人今天怎麼一下子變成了菩薩心腸了。听了陸主任的話，我們才知道上了你的當，受你騙了，你想破壞生產，把我們漁工餓死。哼，別做梦了，你這個虛偽傢伙，頭腦放清醒些，現在是人民的天下，只許你們老老实實，不准你們為非作惡，你老老实實坦白。”

漁工們揭穿了這些不法資本家的陰謀，把“狐狸精”駁得張口結舌。

“你們解雇漁工的理由是什么呢？”陆阿强質問着其余几个不法資本家。这些傢伙看了在座的漁工，吓得没有一个敢說話，头低得碰着膝盖。阿强又轉向“狐狸精”問：“哼！事情真湊巧，你們同一天解雇了漁工，这是誰出的点子，嗯？”这时，“狐狸精”可慌了手脚，揭着他的痛处，慌忙站起来，强装笑容，点头哈腰地說：“陆主任，这……这我怎么知道，天下事湊巧的多着呐！我們誰也沒有商量过，你不信可問在座的連成和奎五兄弟，这可都是实話。”說完，看看他的伙伴都不說話，阿强的眼光象刺刀一样逼着他，他臉上由白变紅，由紅又变青，身子也抖动起来了。“你說的句句是‘賊’話，我問你，”盛再濤輕蔑地看看“狐狸精”，又指了指低着头的沃連成、鄒奎五說：“四月二十一晚上，你們这些傢伙在你家樓上搞什么鬼名堂？”“狐狸精”还想掩盖事实，“你是說前……前天晚上嗎？沒……沒有那……回事，那是我……我睡不着覺，点着灯看了一会書。”可心里慌，嘴里說不成句，好象口里含着一粒梅核似的，舌头也困了。

“呸！装得倒象，前天晚上你們商量的怎样解雇漁工，第一批多少，第二批多少，你还說！‘要心齐，漁民协会就好对付！’出来时，沃連成走在前头，贼头贼脑的看了看沒人，才出来。这是我們两个亲眼見到的，你还想賴！”漁工应再根憤怒說完，“狐狸精”渾身上下篩灰一样颤抖着，臉上冒着豆大的臭汗，活象一只落水狗，拖着尾巴，再不敢作声了。

陆阿强站起来說：“好，漁工們把你們的阴謀都揭穿了，把你們假面具剝下来了，你們的目的是破坏生产，逃避斗争，严重違反政府的法令。为了保护漁工利益，不使生产受到破坏，現在我們代表漁民协会宣布三項决定：第一，沒有經過漁民协会批准，不准变卖工具，不准解雇一个漁工；已經回家的漁工，哪一家来的，仍回到哪一家去。第二，从下月开始，漁工的工資一律增加百分之三十。第

三，原来失业的漁工，由漁民协会根据各戶漁业資本家的情况，进行分配，参加生产。”漁民协会还根据“狐狸精”等不法資本家的罪恶大小，分別給予不不同程度的处罰。

一場斗争胜利了。当夜，全島召开了群众大会，会上，陆阿强向大家揭发了漁业資本家的阴谋，又宣布了漁民协会的三項措施。群众听了，一致讚揚說：“漁民协会又替我們办了一件好事。”

訪問民兵指導員

——編寫小組——

当我沿着石阶步上了新落成的碼頭时，面前就展現了一幅美丽的图画：橙黄色的大海，淡藍色的天空，火紅的太阳把她的光輝均匀地鋪在螞蟻島上。农民們正在忙碌地收割着一塊連一塊的金黄、飽滿的大麦。一片接一片的葱郁茂盛的幼林正在成长。工人們正在为一幢紅色的瓦房按窗装門，粉牆刷漆。一陣海风吹过山上，泛起了彩色的波浪；一排排开早洋^①回来的張网船整齐地停在海涂^②上，臉色紅黑放光的漁民說着、笑着把一簍簍的魚虾搬上岸来。我出神地欣賞着螞蟻島，在碼頭上停了长久。

面对着这一片和平建設的景象，不能不使人意識到保卫海島的胜利、保卫海島的安全、保卫海島漁民的生命财产，是一件多重大的事情！在这种心情下，我訪問了海島民兵指導員盛再濤同志。

訪問是在一次緊張的練習实彈射击结束后开始的。

这个年青的民兵指導員盛再濤同志带着胜利的微笑首先对我介紹了民兵訓練的成績。他說：“很好，比上次又进步了。”接着他就告訴我下面的数字。

“前后两次参加射击的都是六十二人，第一次滿堂紅五人，这次滿堂紅七人，第一次优秀三十人，这次优秀三十五人，第一次良

① 开早洋：出海生产之意。

② 海涂：即海滩。

好十八人，这次良好十三人，第一次及格九人，这次及格七人，总評成績优秀”。

“你們个个都是神枪手！”我敬佩这些神枪手，心里想着不觉喊出声来。

“哪里称得上神枪手，都还是新手，我們这里民兵組織成立得很早，但正式練習射击还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事，”盛再濤同志謙遜地回答着，我們迎着夕阳余暉往村走，路上，盛再濤同志对我談了螞蟻島民兵的成立經過和斗争事跡。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螞蟻島解放不久，我們都忙着恢复生产，因为島小，沒有駐大軍部队，也沒有民兵組織。一天晚上，从桃花港上駛来一只帆船，在川山畧靠了岸，跳上岸来的是十八个衣衫襤褸，滿面凶气的土匪，每人带着两支枪，吆喝着走进村子来搶劫。那天晚上，兰田畧李連木正在办結婚喜酒，亮堂堂的汽灯光露在屋外，这帮土匪就象餓狼似的，闖进了他家，狼吞虎嚥地吃喝了一頓。然后醉薰薰地跑到后畧沃連成家里。这个为非作歹的伪保长，就替土匪出了一个害人的主意：每村（当时全島分四村）要送大米二十袋，棉被十条，海蜇皮三十担，猪十只，还要鈔票、金子、銀子、魚鯨^①、魚鱈^②等东西。当夜，由沃連成把村干、漁协会主任的名字都告訴了土匪，匪徒就到各村漁协会主任那里，用枪逼着要求明天中午前把全部貸款交齐，不能少一样，不能迟一个鐘头。这夜，恰巧李指导員和村干部都上桃花区里开会，沒回来，留在村里的手无寸鉄的村干部，有什么办法呢？十村漁工出身的漁协会主任夏品极，就是因为沒有在这个期限内把东西交去，第二天被土匪打死了。土匪搶着这些东西，也就跑掉了。島上人民个个悲痛，憤怒，

① 魚鯨：加工晒干后的魚。

② 魚鱈：加工晒干后的小魚。

一致要求，成立民兵，保卫自己。螞蟻島上第一批民兵就这样根据群众的要求組織起来了。每村一个队，每队二、三十人，四个村共一百余名民兵。每队都选一个队长，十村民兵队长李大根和十一村林成信，都是現在公社党委副書記。

为了解决民兵的武器問題，我們每个民兵都自願的拿出一万元錢(旧币)，到鉄店打了几把龙刀，在村上也搜集一些过去打鬼子用的矛和国民党匪軍逃跑丢掉的烂刺刀。民兵背起这些土武器，白天搞生产，晚上站崗放哨，早晨，一起床就在操上“一二一”的出操。

那时，正是朝鮮戰場上打得最激烈的时候，盘踞在台湾的蔣介石，派遣特务到海島进行破坏活动，島上的反革命分子，也翘起尾巴乘机活动。于是，民兵們就提出：志願軍在前方打击美国狼，我們在后方做好防奸防特。当时上級也派干部来帮助我們整頓了民兵組織，又发給我們枪支彈药。白天由妇女民兵放哨站崗，从长沙塘到后畝，不到二里路，就有五六道崗哨，每只井关、吃水潭都有人看管。外地的人到我們島上来，必須帶証件，沒有証件就不能走路，甚至会被扣留。

一到晚上，男的民兵活跃了。在后畝，长沙塘、大畝、兰田畝、川山畝的小山頂上都設有“了望台”；海边有游动哨，有情况用紅綠灯作暗号。每一只船靠岸过港，都得檢查。

这位年青的民兵指導員介紹了这些情况之后，信心百倍地說：“自从有了这一支海島民兵以后，島上的漁民真是个个防特，戶戶防奸，不要說坏人进不来，就是一只蒼蠅也飞不进来呀”。接着他又詳細地介紹了海島民兵配合解放軍消灭海匪的故事。

那是一年春季，正是春暖花开魚类旺发的季节。

南井山海面是南洋最好的魚場之一，每到春季小黃魚群在那里迴游产卵，撒一网就能打一滿舱魚，可是洋上有个南菲山小島，

方圓不到二里地，形勢險惡，三面都是數丈高的陡崖，潮汐洶湧，很難停船靠岸，只有南面的一个小港灣，才能停泊船隻。島上有一股土匪，常在海上搶劫，漁船經過那里就會被一搶而空，船上漁民常被打死，所以漁民都不敢去這里捕魚。為了發展海洋漁業生產，駐在桃花島上的解放軍配合螞蟻島上的民兵，決心要去控制这个小島，消滅這股土匪。

出發那天，火紅的太陽照得大海金光燦爛，海洋上風平浪靜。四只木帆船載着英勇的人民解放軍和海島民兵，直向匪占海島進發。

四只木帆船經過一晝夜的疾駛，南蕪山漸漸地出現在面前。就在這時天氣變了，猛南風呼呼刮來，掀起丈把高的浪頭，這怎麼辦呢？那潮汐洶湧的南蕪山的浪頭更高，根本沒有辦法靠船，解放軍連長指導員與我們民兵幹部研究後，命令往回駛。船就迅速的調轉了頭，駛了一陣，南蕪山只能隱隱約約的可以看到，一聲命令“拋錨”船就在那里停了下來。解放軍不但在戰場上是英雄漢，在海上也是個英雄漢，他們有的雖然暈了船，不斷的嘔吐，但卻一點不吭聲，還硬撐起來幫着拋錨，落蓬。民兵們看到這種頑強的精神，本來有些胆怯的心情，也慢慢消失了。

太陽西沉，黃昏來臨，風漸漸的減弱了，浪也慢慢的平了。船駛着風後余浪又向南蕪山駛去，將近南蕪山時，天已經黑洞洞，船上掛起了魚網，船尾竹杆上也掛起了漁民的衣服、褲子。這是出發前早就準備好的東西。解放軍都躲在船艙里，壁壘上坐着幾個民兵，唱着漁歌。裝扮成漁船，搖搖晃晃的駛進港灣里去。剛進港口，山上突然射來一道手电光，接着是山上放風的土匪查問聲：“干什么的？那里來？”船上的民兵沉着地回答：“捕魚的，從洋面上來呵！”

“到这里来干什么？”

“想暫停一宿，明天再开洋。”

土匪認為肥肉送上咀边来啦，又打量打量船上的装束，与漁船沒有二样，“好吧！靠岸檢查。”另一个土匪又补上一句：“先靠一只船。”一只漁船就靠了岸，上去的是五、六个民兵，另外还有两个漁民打扮的解放軍。跳上岸时，土匪喝道：“举起手来。”一个土匪照着手电灯，橫握着一支长枪，另一个土匪就来搜查。两个人被搜过了，沒有发觉什么可疑东西。接着就搜第三个。第三个是解放軍扮的，他褲袋里有一支短枪，民兵們就知道了的。眼看这个土匪，从上身慢慢的摸到下身去，几个民兵都非常緊張，就在这一瞬間，这个解放軍一个咳嗽（这是早就訓練好的暗号），前面两个民兵一个箭步冲上去，各抱住一个土匪，后面几个人也拥了上去，拔出手枪喝道：“老实点，交枪不杀。”两个土匪被这突然的情况吓破了胆，放下枪跪地求饒。紧接着后面三只船也靠岸了。解放軍指导員，严厉地对这两个土匪說：“老老实实带路，立功贖罪。”这两个土匪回答：“是，是，人絕不違抗。”指导員又把这两个土匪教訓了一頓，講明政府的政策，問明一些情况，然后就由这两个土匪带路，向匪窩进军了。港口留一部分人馬，守住船只，以防土匪逃跑。

队伍在靜悄悄地前进，翻过一个山背，就到一个小壩。在微微的星光下，模糊的可以看到有十余幢草屋，正中的一幢草屋里还透出了一絲灯光，其余几幢都是黑洞洞的。一个带路的土匪指着点灯的草屋对指导員說：“这幢是队长住的，其余都是弟兄們住的。”

“哦！”指导員应了一声，問：“点灯的这幢屋子有几个門，几个窗？”

“前面一个窗，一扇門，后面还有一个窗子。”土匪回答。

一会儿，就走近了草屋，从屋子里发出熟睡的鼾声，每幢草屋

留下了十来个人前后守住，指导员领着另一部份同志悄悄地走到点灯的草屋子旁，里面传出来噼拍噼拍的声音，从草屋破洞里看了看，只见有四个土匪正打着麻将。指导员分配几个解放军和民兵守住门、窗，然后又叫这两个土匪带着到其他屋子边巡视了一遍，命令等讯号一发就一齐动手。安排停当后，指导员又带着这两个土匪回到点灯的草屋边来，叫一个土匪敲门，这个土匪就乖乖的敲了两下，里面麻将声立即停止了，只听里面问：“谁？”敲门的土匪忙回答“队长是我，老刘。”

“什么事？”

“有一只渔船被我们捉来了。”

屋里的土匪忙出来开门。等他们刚把门打开，几个解放军和民兵一齐冲了进去，枪口对着土匪喝道：“不许动，举起手来。”一个满脸胡须高大个子的土匪，正想去拔腰间手枪，当即被一个解放军一枪撂倒在地下，站在门口的指导员立即“乒乓”放了两枪，发出了讯号。这四个土匪一个被打倒后，其余三个吓得象关进笼子的凶狗一样，抖索索连声求饶。解放军和民兵把这三个土匪和一个打倒的土匪，枪支、弹药都解了下来。其余的几幢房子看到讯号弹后，都冲了进去，睡得死猪似的土匪，在惊慌中被俘，有个别的想越窗逃命，结果被把守窗口的民兵抓住了，有的想拿枪回击，立即被打倒在地下，被捕的土匪都集中在中间那幢草屋里。战斗结束后，发现土匪少一个，民兵也少一个。原来当民兵小队长陈友夫同志带领的一组民兵与三个解放军同志包围西边那幢草屋，听到行动的讯号后，大家都冲进进了草屋，几道手电灯光都射向睡在一排统铺上的土匪身上，不料有个土匪却睡在屋角边，一骨碌鑽入床底，床底下草屋壁上有一个小洞，他就从这个小洞那逃了出去，这时被陈友夫发觉了。于是就追了出去，直追到跳入海里。当陈友夫正

和这个逃跑的土匪在海水中追逐搏斗的时候，被指导员派出去寻找的几个同志发现了，于是一方面把陈友夫扶到岸上，同时两枪结束了那个想逃走的土匪。大伙们都赞扬着陈友夫勇敢的精神。忙着把脱下来的衣服给他换上，当他刚脱掉上衣，有人惊叫起来“呀”，原来他手臂上中了一弹，同来剿匪的卫生员马上替他上了药包扎好。这时，队伍都会合了，指导员紧握着陈友夫的手称赞着。这次我们配合解放军，一共消灭了三十五个土匪。

管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更是我们民兵的任务，我们对这些人建立十天一彙报的教育制度，督促他们劳动改造。

公社成立后，民兵的觉悟大大提高，去年，美帝国主义派兵舰掩护蒋介石骚乱大陆进行战争挑衅，更激起我们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愤怒和仇恨，全岛民兵一致提出，一手拿枪，一手生产，练好本领，保卫国防，狠狠打击美国狼的口号。掀起了轰轰烈烈学习军事技术的高潮。

去年冬天，在大雪纷飞的日子，民兵们还穿着自制的桐油雨衣，躺在半尺来厚的雪地里练习瞄准，雪花落在身上，积起白白的一层，连人也看不到了，他们抖一抖雨衣又继续的练习。老年人从旁边走过来说：“小伙子们，埋在雪地里，当心冻出毛病来呀！”民兵们回答：“好天那有工夫啊，志愿军在朝鲜打仗也不是在雪地里。”老年人也不示弱挑战似的说：“好呀，来一下吧”他也伏倒在地下拿起枪来练习。拴着红领巾的小朋友更是兴高采烈，也想挥弄挥弄枪杆子。早晨，天一点蒙蒙亮操场里就是一片民兵的操练声音，今年春节，趁休息时间，我们还抽出两天时间进行了练习。大家高兴地说：只有练好了本领，才能和解放大军一起保卫咱们美好的生活。我们还根据生产季节订出训练计划，忙时少练，少忙多练，不忙大练，一月一评比（评比五好民兵）。

远洋队的渔民，也是同样的练习着，每只船上都带着步枪，南下大陈，北上沿泗。在风暴天撒网时，就练习射击瞄准，学习政治。

由于，苦学苦练，终于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

当盛再涛同志说完这些，夕阳已经西沉，我们急忙往村庄走去。但我的心情始终不能平静，不断的称赞着：好一支勇敢的海岛民兵。

向集体化邁开了第一步

——陈森林——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日，螞蟻乡土地改革剛胜利完成，陈祥林、刘岳海和刘再忠三个人，組織了一个漁业互助組。当时，全国的互助合作运动象雨后春笋，蓬勃的发展起来。螞蟻島因为解放較迟。所以他們組織的互助組，还是全島第一个。

那天，乡人民代表會議剛結束。刘岳海对陈祥林說：“祥林哥，你听到李乡长在会上講的話嗎？組織起来，发展生产，是由穷变富，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我們不妨先組織一个，你看好嗎？”老陈迟疑了一下，想：自己一个人生产困难很多，开洋要併船併人，打樁时候又要雇人。一到漁发旺汛，总是奔东忙西，不是丢了那头，就是放弃了这头，要是組織起来，这些事情就可以少麻煩些。于是，就高兴地回答說：“好呀，我們先試一下吧！”老刘听到老陈同意了，很高兴，后来又动员了刘再忠参加。这样他們的互助組总算組織起来了。

人員虽湊起来了，互助組到底怎么搞法？生产資料怎么解决？三个人心里都沒个数。老刘是两手空空的漁工，从小給漁业資本家張网捕魚，“脚娘肚当米缸”^①做一天吃一天，腿歇下来了，肚子也得休息，一年到头起五更落半夜的象牛馬一样做，到年底走出資本家的門檻，又得打算来年給那家干活。这样做了十多年，資本家

^① 脚娘肚当米缸：意即干一天活吃一天，不下就沒有吃。

小船“生”大船，旧网变新网，越来越富，老刘从小孩变成年，还是一身精光，越来越穷，不但沒船沒网，連根舵牙^①也沒有。再忠与老刘差不多，也是漁工，只是年紀比老刘輕些，胆子小些，捕魚的經驗少些，是个十八、九岁的好小子。老陈与他俩比起来，矮子中間挑將軍，比他俩好一些，是一般漁民（相当农村中农），但也并不富，两只小船还是祖上傳下来的，几十頂网已經破旧不堪，还有就是一些船上用的另星工具。老陈同意把这些漁具全部給組里使用，作为互助組里的基本生产工具。看到老刘、再忠生活困难，打算把家里仅有的三、四百斤大米和千把斤甘薯干也借給組里。为出工生产方便，飯也和在一塊吃。这样一来，互助組里生产工具也有了，飯也有得吃了，該开始生产了吧。可是鷓糠^②搓繩起头难，老陈同意了，他妻子却又哭又罵，吵鬧不休，一天，老陈从家里往外拿漁具时，他的妻子張彩云就向他哭訴着說：“亲兄亲弟也要分家，各爹各娘的人怎么搞得攏呵。今天是互助組，明天就会成吵咀組，何必惹是生非，自己張几頂网多安穩呀”。看見老陈把漁具、粮食拿出来，更是心疼地說：“你把自家东西拿出去，不怕用烂吃光嗎？”还背着老陈把一袋米藏了起来。擋在門口不讓老陈把东西拿出来。“哎呀，你真不懂事”，老陈心里埋怨，但还是一个勁向他解釋。“互助組里不是白用啊，工具有報酬，季季有分紅，粮食是暫借漁貨張上卖买，米就能还清的，还怕什么不是呀。”她还是哭哭啼啼，老陈也不管她通不通，把东西搶过来，就往外面跑。

当老陈拿着网具往外走时，在門口碰上了沃天成。这个人解放前当过伪保长，替国民党反动政府向漁民追粮、抽丁。家里还雇着二十多个漁工張网。解放后，假装着一个劳动人民，有名无实的

① 舵牙：把舵用的硬木棍。

② 鷓糠：大米外面的谷壳。

自己參加張網生產了，長年也不雇了，但雇了些短工，大水旺汛時張網，小水淡水就讓船網歇着，剝削比雇長年還狠。土改時，打倒了地主，漁壩。他一根汗毛也沒動着，于是在土改後，他偽裝成清白人。但群眾却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大家都叫他“偽白人”。老陳鄙視地看了他一眼，不想理他。但他却嘻皮笑臉地指着老陳拿的東西問：“你把这些拿到什麼地方去呀？”老陳冷冷地回答說“拿到互助組里去！”他張大着一雙死黃魚眼，二片薄嘴皮一嘸，假惺惺地說：“你這個人真傻瓜，把東西白白地送給人家麼？”他稍停了停，又獻殷勤說：“你有船有網，雇一、兩個人打上幾個樁張張網、自己幫着做做，又當不了漁壩、資本家，收入也會比互助組多得多，這樣多抖呀。”老陳一聽就硬聲硬氣地說：“我開過了會，懂得組織起來的道理，自有主意，用不到你來做諸葛亮。”說着就走了。沃天成討了個沒趣、十分尷尬，老陳背後譏諷地說：“噢！你原來是鄉人民代表哩，開過了會，思想可通啦，不要吃進白糖裹砒霜，後悔來不及喇！”老陳急着辦組里的事，沒有理他，只願自己往前走了。

不幾天，互助組開始生產了。大家的勁頭可高了，東方還沒有發白，就出去生產了，晚上星宿齊了還不願休工。單干一天只能打七、八個樁頭，他們就能打十二、三個。“偽白人”沃天成看到互助組勁頭十足，生產又快又好，十分氣惱，他雇了幾個短工，暗暗的跟互助組比高低，督促着漁工為他起早落夜的拼命干。可是，解放後，漁工那能怕他，誰也不肯替他死干，因此他挖空心思，用盡九牛二虎之力，還是趕不上。“偽白人”跑斷了腿，到處求人，人馬齊了又錯落了潮汛。互助組打下了四十多個樁頭，他還只打二十個，互助組已經張上了一簍簍的魚貨，他還在一個個打。一次，黃昏已過，夜來臨了，天上蓋滿着烏雲，刮起了大風，張網船顛來倒去的。劉岳海大聲地說：“加油！把最後一個樁頭打下去再回家”。說着轉過

头去問刘再忠：“小伙子，怎么样，肚子餓了嗎？”刘再忠回答說：“肚皮早在吵空城計了，为了干活，就讓它歇一會兒吧！”說着老刘老陈轟然大笑。正笑着，放在船上的一个高着架因浪大船斜，倒了下來，眼看要压着刘再忠的脚骨，老刘立即扑了上去，擋住了，但老刘的手背却被擦去了一塊皮，流出了血，老陈馬上撕下破衣服上的一塊布条給他包扎住伤口，刘再忠拖住老刘的手，叫他到后艙休息，老刘大声說：“不！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輕伤不下火綫哩，我这一点伤有什么关系呀，他忍着痛又打起樁來了，老陈打趣地說：“罗通扫北，挂腸打仗，你是今世的罗通啊！”說得大家又一陣大笑。

互助組这种生产干劲，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伪白人”沃天成只好在肚里鬧火，啞口无言。

組織起来后，大家的积极性高了，想多打几个樁。可是增添一个樁头，毛竹网具等生产資料就需五、六十万元錢(旧币)，当时那有这許多錢呀！怎么办呢？这天晚上，老刘躺在床上东想西想就是睡不着……过去为資本家做死做活，添了一个樁，就增加一份苦，如今互助組，收入归大家，增一个樁多一份收入。可是增樁資金那里来？他猛的翻了个身，半新旧的棕床吱格响了一声。忽然又想到这棕床，这床是土改时分来的胜利果实，头几夜高兴得睡不着觉，平时总把它弄得清清爽爽，朱紅色油漆床架晶亮发光，可以照出人影，這張棕床占去了小房間的一大半，显得很不相襯，但老刘还是十分欢喜它，爱惜它。互助組成立起来后，他一心想把互助組搞好，早出晚归，也顧不得整理它了，有时候，他为出海生产方便，抱了被舖在船上过夜……“把它卖掉！”老刘自言自語的說。第二天中午老陈和再忠在路上看到老刘拿着厚厚的一叠鈔票，再忠惊喜地問：“这錢哪来的！”老刘說：“管它哪里来的，反正不是偷来的。”老陈估計这么厚的一叠鈔票有一百多万元(旧币)可以增添两个

椿。他对老刘的家底是一眼見到底的，除了一張床，沒有值錢的貨色“你把眠床賣掉了。”老陳說得很肯定，老劉以為老陳已經知道了，也不再隱瞞了，故意說：“這床睡着不舒服，將來生產搞好了，添張彈簧眠床”。接着又認真地說：“先把這點錢買些毛竹，買几頂網。唉！說真的生產搞不好，就是睡在彈簧床上也睡不好覺啊！”老劉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深深打動了老陳和再忠，老陳激動地說：“對放鋼要放在刀口上，我也去想點辦法”說着回頭就往家裏跑。他一口氣跑到家裏，看彩雲不在，就匆忙走進房裏，打開箱子，拿出一個沉甸甸的紅布包，朝衣袋裏一塞，就往外面跑。事情真不湊巧，老陳剛跨出門檻，彩雲闖進來了，碰了個滿懷，她埋怨着：“什麼事呀？快四十的人啦，走路還象小娃娃，跌跌踉踉”。老陳說：“沒什麼……”急着往外走。她看老陳慌慌張張，反而懷疑起來，又看見老陳雙手插在衣袋裏，衣袋裏飽鼓鼓的。猛一把將他右手拉了出來，“嘩啦”一聲小紅布包散了，有幾個銀元叮叮噹噹掉到地下，她邊哭邊彎下腰去拾，老陳趁此機會，一步從她背後竄了過來，三腳二步往外跑，彩雲追出門口，看老陳跑遠了，他只得停住腳步，生氣地罵着。“白偽人”沃天成剛從路上走過來，看到彩雲朝着老陳背影罵，就鬼鬼祟祟地說：“祥林老伴呀！罵有什麼呢，還不是想個辦法哩。”彩雲好象得到了救星一樣說：“天成叔，你真不知道我的心哪，我的心窩好象刀割似的痛呀，為了這個互助組，我飯也吃不下，茶也不想喝，和祥林鬧了几次，還是沒有用，你看有什麼辦法啊？”彩雲絮絮叨叨向沃天成訴着苦，沃天成象個狗頭軍師似的，一看附近沒有人，就在彩雲耳邊輕輕地說了一陣，說完了又叮嚀了一句：“我是為你好呀，千萬不能說是我出的主意”，然後擠一擠眼色就走了。

那天深夜，老陳高高兴兴從互助組里開完會回家，他父親和彩雲也坐在屋裏，在昏暗的油燈下，老陳看看彩雲眼淚汪汪象剛哭

过，他父亲板着脸，脸色铁青，眼睛象两颗绿闪闪的火星闪烁着，冲着老陈，怒冲冲地说：“你想把我这个家拆散，还是想成圆呀？”老陈知道，父亲为什么冒着这么大的火，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只得小心翼翼地耐心地說：“我又沒有做錯什么坏事……”，沒等老陈說完，他父亲站起来瞪着老陈大声喝道：“你沒有做坏事，你做得好事，把家里的东西往外搬，害得媳妇一天到晚哭哭啼啼，象死了人，这不是拆家是什么呀？”“哎呀，又是为了这个互助組”，老陈想說但沒說出口，几天来，老陈正为这个互助組高兴哩，工具有报酬，劳力有评分，生产又比人家跑在前头。他想：女人家气量小，一时生气，事情过去就沒事了。不料一向不声不响的老父亲，今晚也发这么大脾气，这样下去怎么办呢？老陈把互助協議書上的規定講給父亲听，工具报酬多少，劳力分紅多少……。老头說老陈空口說白話，无憑无据。老陈可火了，嚙的从口袋里拿出了互助組的協議書，摊在他父亲面前，說：“白紙上写黑字，不但有我們三个人的图章，而且还有乡政府的长印呢”他父亲虽認不得几个字，但看到方方的，长长的朱紅印，点了点头，嗯了一声，拿着協議書說：“这个是靠硬①，不过，人多心不齐啊”老陈又把这几天互助組里打桩跑在前头的事一五一十地說了一通，他父亲微微一笑，接着嘆了口气說：“只要大伙能心齐，人多力量大呀！唉！你还記得民国三十五年秋内的事嗎？”老陈怎么会忘記呢？那年秋内海蜃发得很旺，家里父子三个病倒一对，他父亲差点死去，不但不能下海，眼睁睁看着張上来的海蜃发霉腐烂，弄得家里連甘薯干湯也吃不上，但是保长沃成天还迫着要交捐納稅，只好忍痛卖掉了大半漁网，一只漁船才完清了捐稅，現在爹提起这件事，他心里还难过。“爹，过去的事讓它过去了，正因为这样，我們才要組織互助組呢！”他父亲忽然湊近老陈的

① 靠硬：靠得住的意思。

身边，神祕的說：“听說共产党是‘百日王’住不长呀？”老陈說：“爹，別听那套鬼話，共产党永生永世站得牢……”老陈說了全国大陆解放，大陆、台湾等地方一定要解放，蔣介石一定要完蛋，又講了志願軍在朝鮮打败了美国鬼，他父亲一时变得年輕了，好象一个小学生在听老师講故事，听得出神，撥了一下灯芯說：“是呀，共产党是好人呀，是人心所向啊！”老陈笑着点了点头。从此，他父亲就开始帮組里晒貨，干些輕活。彩云虽然思想还是不通，但当面也不大吵鬧了。

老陈家里的思想剛平靜，外面又傳來了一股風說互助組是“共产組”，共产党是共产共妻呀，看到互助組勁头很高，生产很好，又說：“新造毛廁三天香呀”，“过不了几天就会头破血流散夥呀”。老刘他們三人听到这些話，都很气憤，但他們相信党和毛主席的領導不会錯，因此坏人对互助組的謠言和攻击，反而促使了他們互之間的团結，生产搞得更出色了。新打七、八樁头，眼看丰收在望。

不料，清明一过，刮起了风暴，天空阴森森的，西北风特別大，掀起浪头屋頂高，張网船都吊在岸边的纜索上。老刘他們也只好眼巴巴的等着风平浪靜。一直等了三天，暴风过去了，老刘他們就去开洋撩伙^①。張网船象匹草原上的駿馬飞驰着，一忽兒就到了柎地，只見原来一排排的网簕，現在疏疏落落东倒西歪的，大家吃了一惊，手也軟，櫓也搖不动了，人好象暈倒似的。原来是：互助組打的樁头朝西北口，吃风最猛，五十多个网簕被风括走了十多个，漁网被冲走了許多。这些东西是互助組的命根子，为了多搞些生产，借債卖物东拼西湊的添了一些資金，买了一些工具，一旦被风暴刮走了，誰不心痛呢？等大家清醒过来，他們的張网船已被潮水冲得老远了。这时，刘岳海咬咬牙說：“东西已經損失了，这是天灾，現

^① 开洋撩伙：出海生产的意思。

在也沒有办法呀，还是把这些殘存的东西收拾收拾罢”。于是他們便有气无力地重新搖起船，然后架上了破网断簷，只馬馬虎虎的撿了一些殘存的魚伙，把船駛回到岸边来了。

該时，人們中的諷言冷語可多了，一些“长元”指着老刘他們說：“互助組力量大，网簷怎么給风刮跑呀。”“組織起来优越呀，还不如单干戶哩”老陈的妻子更是哭哭啼啼，怨天咒地的說：“不搞互助組多好呀，自己少打几个桩头，就不要背这个风险了，一个簷一頂网該值多少錢，看你以后怎么生活呀。”老陈本来已垂头丧气，被这些話一刺，不觉有些后悔，心想：如果不搞互助組，当然不会張这許多的桩头，桩头少了，就在門口港打几个，根本不会遭到这个損失，唉！这些漁具大都是我的，叫老刘他們拿出什么东西来还給我呢？越想思想越糊涂了，悶悶不乐的坐在家里。

坏人，总是无縫不入，无孔不鑽的。“伪白人”沃天成可高兴呀，幸灾乐禍的走到老陈家，装着一付仁慈的样子說：“祥林，不要难过了，还是悬崖勒馬吧，早回头走正路。”老陈不作声，他接着又說：“我家里还有几頂新网，你的破网来不及修补，可把我的网暂时用一用”。老陈仍旧沒有理他，但是他的思想却象无舵的船，在犹豫动摇。正在这时，老刘和再忠来了，看到老陈愁眉苦臉的神色，刘岳海安慰老陈說：“天灾人禍总是难免的，以后的路正长，只要有青山在，不怕无柴燒，互助組是有力量来弥补这些損失的。”刘再忠正要开口說話，老奸臣猪的沃天成忙插嘴說：“祥林互助組不参加，你們也不要再象吊死鬼討替身似的来动員啦。”“哎呀”刘岳海和刘再忠大吃了一惊，同时問：“祥林哥，你真的不参加了嗎？”老陈只是支支唔唔的，自己也不知道說些什么，头也沒力嗡嗡作响，但老刘坚定的說：“互助組是我們的命，你不参加，我們仍要搞下去”接着他轉过臉去，对沃天成輕蔑地說：“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呀？我們

的事用不到你来多管闲事。”“噢”沃天成嘲諷挑撥地說：“你是組員，我是单干戶，当然管你們不到，不过，赤手空拳的人参加互助組，刮走了工具，当然是无关痛痒呵！”老刘一听，正冒火星子，狠狠啐了一口說：“呸！你就是希望互助組垮台呀，互助組垮台了，可以給你雇工，用血汗来喂飽你，哼！別做梦，告訴你互助組垮不了，互助合作是毛主席指給我們的光明大道。解放啦，你不劳而食的剝削飯吃不成啦！”刘再忠憤怒地盯了沃天成一眼，同情地看了看老陈，老陈抬着头看老刘，一言不发。再忠拉一拉老刘的手急躁地說：“走！我們走我們的。”正这时，乡长李大根同志来了，他問清了原由，把沃天成訓斥了一頓，沃天成心虛，低着头灰灰溜溜地走了。李乡长对老陈說：“风暴是天灾，不是互助組不好，是桥是路應該分得清清楚楚，路是路，桥是桥，桥坏了，再修，不能因桥坏了就不走路了。有人混淆是非硬要把路說成是桥，把桥說成是路，又加上个人有点小算盘，这样就会上人家的当，走錯了路！”他又說：“以后應該接受这次的教訓，把桩头打得更結实一些，这才是积极的想法，不應該碰到一些困难就消极退縮了……。”他还講了互助組的发展方向和社会主义的美好远景。他的話真象一帖仙丹良藥，句句打动着老陈的心，老陈心里象枯树抽出了茁壯的嫩芽，精神振奋的說：“我一定听党的話，跟共产党、毛主席走”。李乡长走出陈祥林家后，想：坏人对互助組的破坏是很猖狂的，根据所掌握的材料，沃天成就是其中的一个。第二天李乡长把这个情况向上級司法部門作了报告，后来，上級司法部門通过詳細的調查了解，按照法律，处罚了沃天成，交群众管制，并在群众大会上斗争了。

以后，李乡长还派了一个鄒同志来帮助刘岳海互助組巩固提高的工作。通过重整旗鼓，灾后生产全部恢复了。互助組又象春天的树木，抽出嫩綠的叶芽，飽滿的蓓蕾，越来越茂盛，劳动的果

实，即将丰收。

立夏来临，大黄鱼旺发，互助组抽出一只船，派刘岳海与别人合夥去远洋捕鱼。近洋张网三个人的活就由再忠和陈来担负。自古以来，蚂蚁岛张网开洋就是要三个人四个人，互助组却是二个人，打破了历史上的常规。到了夏汛结束，互助组的产量可高呀，四十多个桩头，张了四十多篓海蜃，远洋也柯来了不少的大黄鱼，组员的收入大大的增加了。“伪白”人沃天成打的桩头和互助组一般多，可是产量要比互助组低一半哩。于是在群众中沃天成对互助的坏话再也没人听了。沃天成成了六月夏天的臭狗屎，见了他大家都捏鼻。四近邻居的渔民、渔工们也同互助组组员一样高兴，他们赞扬互助组决心强，走对了路。当时，还传诵着这样一首歌谣：

共产党啊象太阳，	互助合作好方向，
只要众人决心强，	最高山峯也能跨，
人人向往光明路，	齐心协力靠互助。

秋天，是草枯叶黄的季节，但蚂蚁岛上却象风光明媚的春天，遍地开放着鲜艳的花朵，就在这年的秋天，蚂蚁岛迅速地成立了十八个互助组，入组的渔民、渔工五百多户，占全岛渔民数百分之九十五。刘岳海的互助组也由三户扩大到六十二户。这时，他们眉开颜笑地唱着：

秋风吹吹红叶飘，
斗倒渔霸闹翻身，
挖掉穷根靠互助，
共产党啊毛主席，
要比太阳还光明，
照亮了千万颗渔民的心。

中秋节晚上，組員們一起过着这个佳节，漁工出身的互助組长刘岳海，大口地喝着酒，心里有說不出的愉快，年青无忧的刘再忠更显得活跃了。彩云捧着酒壶向大夥斟了杯，然后不好意思地朝着老陈說：“吃吧，看你这几个月瘦多啦！”說着，也滿滿斟了一杯酒，摆在老陈面前。她对老陈这样亲热的举动，自从搞互助組来还是第一次哩！他的父亲也笑呵呵的說：“来吧，大家吃个互助組圓滿酒吧！”……。

斗倒漁霸,繼續前進

——胡肇成——

清明前后,正是張网生产大忙季节,又要开洋撩伙,又要打桩馬蒼^①,还要漁貨加工。陆阿强互助組的人,从早到晚,都忙个不停,可是“黑人組”还是空空閑閑,早上太阳三丈高才干活,晚上太阳未落山就停工。那个老奸巨滑的綽号“狐狸精”的沃連成更是吃吃坐坐,飯前老酒一壺,飯后清茶一杯,朝門坐着。一次,陆阿强剛路过他的門口,“狐狸精”就傲慢地說:“你看,我們的互助組,多快活呀!人舒服,錢又多,生产还比你們跑在前头。”这可使陆阿强恼火了。“呸!雇工剝削,吮吸別人汗血,自己一点不知恥,还在人家面前显威风。”陆阿强說。

“嘿!”“狐狸精”冷笑一声說:“雇工自由,还叫你管嗎?自己穷,还罵人家吮汗血。”

“我們穷,穷自己,不是象你們靠剝削,搶桁地^②得来。”

“海洋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誰早打桩,就給誰。”

“放屁,以前每年是我們打的桁地,今年,你就搶去了,还胡說八道。”

他們两个正爭得难分难解的时候,有人来叫陆阿强开洋,于是才算結束这场爭論。

“黑人組”是漁业資本家(当时,还未漁改,漁霸、漁行主沒有划

① 打桩馬蒼:用一根竹棍打入海底,再用繩索系住网架。

② 搶桁地:即爭漁場。

分,根据土改时所評的成分,籠統称‘漁业資本家’)的一个合伙組織。解放初期,他們解雇漁工的阴謀被漁民协会制止后,又想出另一个詭計。当时,島上掀起互助合作高潮,他們趁机又拉攏有錢漁民,組織了一个“互助組”,把漁工、貧苦漁民排挤了出去。

全組共十三戶,八戶是漁业資本家,一戶游民,三戶有錢漁民,一戶被欺騙的漁工,并推他任組长。这些人,大部分在旧社会干过坏事情,历史上不清白,所以叫它“黑人組。”他們“組織起来”后,名义上是“互助組”,实际上不象互助組样子。不参加劳动,为了瞞騙群众眼睛,有时假装成一个劳动人民的样子,暗地里,却雇了几个失业漁工搞生产,組内不提公积金,也不評分,記工,掬上漁伙①,“艙板登”②分紅,与解放前“长元制”③一模一样。因为原来有錢,別人还没有打桩,他們就把好術地搶去打桩了,因此产量高,收入多,仍旧过着解放前那样的“老板”生活。同时,还把政府对資本家限制利用、改造的贖买政策,当作了擋箭牌說:“土改也搞了,就是改不到我,資本家的财产是法律上保护的呀,”于是尾巴翘得很高。

那天晚上,陆阿强互助組的人剛吃过“大鍋飯”,准备評一天的劳动工分,評分前,大家就談起了白天陆阿强与狐狸精爭吵的事,不談則已,一談起来大家就有滿肚子气。刘同斗憤怒地說:“解放前是他們的天下,解放后仍旧是他們的天下,这还象什么話。”阿生老头接着說:“政府政策太寬大了,‘长元’仍旧是‘长元’,漁工仍旧是漁工,这怎么能发展生产呀!”大家都紛紛的說个不停,只有坐在屋角边的陈順安默默无言,陆阿强象摸透了他的心事一样,問道:“舅舅,你为什么不说話呀?”陈順安淡淡地回答說:“黑人組”錢就是比

① 掬上漁伙:意即捕上来的魚虾。

② 艙板登:意思是船艙的甲板上面。

③ 长元制:漁业資本家僱工剝削的一种制度。

我們分得多呀！搞互助組也不是為了多收入一點么？那還有什麼可說的哩。”

“他們錢分得多，是靠雇工剝削，是靠搶好地得來的，難道我們也去這樣做嗎？”陸阿強反問着，坐在桌旁的劉同斗也站起來說：“我們不眼紅這些臭錢，窮要窮得有志氣。”陳順安看到眾人都在批駁他的話，只好又點着頭，默默的坐着。陸阿強看看時間已經不早，忙叫大家評分，於是才把話題拉回到評分的事情上來。

數天后，到了五一勞動節，島上漁民們熱熱鬧鬧慶祝着解放後第三個五一節。就在那天，傳來了一件大喜事——漁區民主改革。中共舟山地委派來了漁改工作隊，四十多人，漁民們高興極了，盼望已久的事，今天盼到了。

漁改工作隊到了島上後，分成四個組，以長沙塘、後畝、大畝、川山畝四個自然村進行工作。鄉長李大根，民兵隊長劉同斗，漁民協會主任兼互助組長陸阿強，他們幾個主要幹部也就更忙了。陸阿強因為不是脫產幹部，原來是在互助組里，干一天活，評一天分的，沒有去干活，當然也不能記分了，因此家里的生活發生了困難。餐餐甘薯干湯，一天吃午飯時，陸阿強的小兒子二海吵着要吃大米飯，這可把他媽秋菊鬧火了，抬手一個巴掌，罵道：“要吃大米飯，到你阿爸那里去吃大鍋飯好啦！”二海哇哇直哭。秋菊又想起晚飯下鍋的薯干也沒有了，於是心里更煩，拉着二海往食堂走去，走到屋里，看到陸阿強正和大伙們吃着大鍋飯，雪白的大米飯，一碗碗的鮮魚，秋菊氣呼呼的說：“你在这里吃得飽，家里沒有吃了，你就不管嗎？”二海仍舊哭着、吵着要吃飯。陸阿強左右為難，無話可說。正這時，漁改隊的王隊長走進食堂來，他問清了情況後，安慰秋菊說：“吃大鍋飯的事，以後我們會解決的，生活困難，暫時向互助組借些錢吧？”然後，秋菊只好拉着二海又回家去了。秋菊走後，王隊

长对陆阿强說：“我看把大鍋飯解散算了吧，現在办这样大食堂还没有条件哩。”陆阿强听到要解散吃大鍋飯，吃惊地說：“这怎么可以呀，解散大鍋飯，就是解散社会主义呀。”王队长解釋說：“你把社会主义弄錯了，吃大鍋飯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呀！”陆阿强又說：“吃大鍋飯对生产有利呀？时期到了就吃飯，吃了飯就干活，不会拖拖拉拉，上工不会你早我迟。”王队长又說：“这方面当然是好的。但是，群众觉悟还没有提高之前，反而会造成对社会主义的誤解，影响生产积极性，同时，办食堂要有坚强的骨干，才能不浪費，使大家吃得好，吃得饱，現在你在这里吃一天是五角一，就够家里二、三人吃的，錢又节省，团结又可搞好。”陆阿强說不出理，只好默默无言，但是思想上总象有个疙瘩似的。

第二天，乡政府里召开互助組长以上的干部會議，大家都在热烈地討論着解散吃大鍋飯的事，起初大家也都不同意，認為吃大鍋飯要解散了，就是解散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就慢了，后来通过漁改队的解釋，才提高了認識。这个會議开二天才結束，干部回去后，各个互助組才把大鍋飯解散了。

自从漁改工作队到了島上后，这些漁业資本家象吃了砒霜的老鼠，急得团团乱轉。“狐狸精”看到人还装出一付假笑，也不象过去那样傲慢了，原来真嘩嘸衣服也不穿啦，换上一件补补丁劳动布做的单衣，也装着样子下海生产了。还对沃天成等几个漁业資本家說：“現在可要百倍小心呀，不能象过去那样莽莽撞撞啦！”尽管他怎么装样，大家还是看得清清楚楚的。这几天乡里正在召开漁民代表大会，研究划分階級成份的事，村里的一些干部都去参加会议了。夜里九点光景，秋菊坐在灯下补衣服，二海等都睡熟了，突然一陣敲門声，秋菊以为阿强开完会回来了，便放下針綫走去开门，門剛开开，进来的两个以往从不来的人。一个是“狐狸精”，一个是

沃天成。手里还拿着两个纸包，嘻皮笑脸地说：“陆主任在家吗？有个事情同他商量商量”。秋菊看到他们奸猾的脸就有一阵恶心。冷冷地对他们说：“这样晚了，来我们家干啥，阿强也不在家，有事明天来找吧！”沃天成忙接上说：“陆主任不在，我们就同你谈谈吧，请你转告陆主任就是了。”秋菊忙说：“我不会转告，你明天找阿强好了。”说着就准备要朝里房走，沃天成用眼睛向“狐狸精”打了一暗号。“狐狸精”忙将两包东西递在秋菊面前说：“陆主任日夜忙着为大家办事，可辛苦啦，我们两个没有什么可谢的，这一包桂圆，一包黑枣，表示表示我们的一点心意吧。”“呸，谁要你这些东西。”秋菊恼火地说着往里房走。“何必这样，又不是生人，阿强嫂，东西放在桌子上啊！”“狐狸精”一边说着，一边拉着沃天成的手，象两只偷食的狗，飞步出去了。秋菊忙回过头来嚷道：“拿回去，不要这些臭东西。”可是他们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秋菊又气又怒，想立即把这些东西送回去，看看天色这么黑，又近深更半夜，决定明天再送。

午夜后，陆阿强才开完会回来，秋菊还在灯下一针一针的做着针线。陆阿强走进房里，一眼看到桌上这两个纸包，不解地问：“这是什么？”秋菊回答：“是‘狐狸精’、沃天成送来的桂圆黑枣。”“砰”的一声，陆阿强将这二个纸包丢在地下，发怒地说：“谁要吃他这个东西。”接着又埋怨秋菊说：“你怎么这样糊涂？收下这些东西干啥？”秋菊把刚才经过的事情说了一遍，阿强才心平气和地说：“明天一早给他们送回去，告诉他们放老实点。”

复查阶级成份的工作开始了。那是一次群众大会，阿生老头激昂地说：“乡亲们，眼睛可要擦亮一点呀，阶级敌人可再也不能让他们滑过去呀。”一个青年也站起来说：“那个是敌人，那个是朋友，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你一句，他一句，会场闹哄哄的，李大根大

着嗓子說：“大家靜一點，一個一個的說吧！劃分階級按政策辦事，該劃什麼就劃什麼。”李大根的話剛落，“狐狸精”就站起來說話了：“李鄉長的話說得對，該劃什麼的就劃什麼，大家當然是不會冤枉好人的，象我這樣的戶，可難劃呀，爹當家的時候，開漁行，雇人張網，是有剝削，可是他在解放前三年死了，傳到我手里，只剩半分家產，以後全靠自己勞動起家，雖雇些工，那是一些微薄的剝削，存的錢還不夠付工鈔，我想最多只能劃上一個一般漁民。”他的話聲剛落，會場里又吵鬧起來了。劉同斗說：“每年雇着二、三十個人張網，說是微薄的剝削，鬼話。”陸阿強就責問說：“漁民整天到晚在海洋里生產，還吃不上薯干湯，你在家裡三餐酒肉，坐坐吃吃，這就能勞動起家嗎？”駁得“狐狸精”啞口無言，接着，就由工作隊江同志把漁民代表會上研究的初步劃分成份的方案交給大家討論，他說：“土改時的成份，通過復查，根據劃分階級成份的政策，將原十三戶漁業資本家，改為漁霸六戶是呂財夫、呂吉夫、呂光夫、沃連成（狐狸精）、沃天成、李業生；漁行主三戶；漁業資本家三戶，一般漁民一戶……”江同志把方案公布完後，讓大家討論修正，這時，會場里又是一陣轟動，爭着說：“對啦，代表討論的事，還會錯嗎？”有的說：“這樣的劃分合我們的心呀。”李大根嚷着說：“大家要仔細的考慮一下，是不是有錯劃，漏劃，現在可以補充修正啊。”可是大家再也提不出意見了。坐在會場里的漁霸，漁行主，漁業資本家都點着頭，臉孔鐵青的。“狐狸精”沃連成還替自己辯護了一通說自己不是漁霸。可是大家一下子就將他的家底罪惡活動都揭發出來了。最後，還訓斥他們不許亂說亂動，老老實實守法。會議開到夕陽西沉才結束。

階級成份劃分後，漁民們對敵我分得更加清楚了。元月上句的一個下午，長沙塘小學操場上，黑壓壓的站滿了人，人山人海，几

乎全島的人都來了。“公審大會”開始了，土改時被逮捕的漁霸呂財夫、呂吉夫、呂光夫也押回來了，另外還有沃連成、沃天成、李業生都被押上了台，人群中高呼着口號：

“打倒漁霸！”

“堅決鎮壓反革命！”

“要求政府槍斃血債累累的三道衙門！”

鄒善清再也抑制不住心頭的怒火了，跑上台，訴起苦來：“一九四五年春天，我爹剛開洋回來，坐地虎迫着我爹要把漁伙賣給他。我爹說：‘今天一担漁伙錢放到明天就買不到一升米，存錢不如存伙。’坐地虎就瞪着一付三角眼說：‘不賣也要賣，除非你不住螞蟻山。’接着就指使狗腿子把十籠漁伙搶去了，我爹氣得飯也吃不下。第二天，爹就去問他討漁伙錢，坐地虎算盤往桌上一丟說：‘沒有現款，再過兩天。’第一次沒有討到，只好過了兩天，爹又去討了。那天，坐地虎正睡着午覺，爹把他喊醒了，坐地虎大发雷霆翻着臉，罵：‘窮鬼就是小里小氣，老子賴你這兒元錢嗎？’我爹是個60多歲的人，他只有40多歲的人，反而做起我爹老子來了，爹也火着說：‘錢不付，反做老子，你這屁眼洞里放出來的東西。’這可激怒了坐地虎，他擦手三拳，爹被打得躺在地上，嘴里直吐鮮血，又叫來二個狗腿子把爹拖到大門口的路上，等我家里知道，忙將爹抬回，可憐的爹已經不省人事了，家里也無錢醫治，在床上躺了幾天就……死了……。”鄒善清再也說不下去了。眼淚象斷了綫的珠直往下淌。台下的漁民們都在流淚、啜泣、悲痛、難過。陳順安心里也是一陣難過一陣，一陣激動一陣。他默默的回忆了以往一段事：

五一節前，陸阿強與“狐狸精”爭吵的那天晚上，陳順安評完分，就往回家的路上走。剛巧，在三岔路口就碰上了“狐狸精”。“狐狸精”看看周圍沒有其他人，假裝親熱的樣子說：“哎，我道是誰，還

是順安弟，一起走吧，反正是同路。”接着又問：“你們互助組分紅好嗎？”陳順安回答：“多不多，少不少，與單干時候差不多。”狐狸精一聽，話里有因，對互助組有點不滿情緒，認為機會來了，於是便煽動他說：“順安弟，象你這樣有船有網，勞力強的人參加互助組實在是不合算啊。勞力強倒沒有關係，反正是評分，就是工具價議得低一點，我解放後打的一隻新船，實價五百元少不了，現在互助組里只議三百元，全年船具報酬十五元，比租價要低百分之九十哩。”“狐狸精”認為有了苗頭，更進一步的說：“是呀，象你互助組就是有吃虧便宜，沒有工具的人剝削有工具的人哩，我們互助組船具報酬就可合理啦，折價入股，按股分紅，股多多分，股少少分。”他停了一會接着又說：“小弟若不見怪；我可替你出一個主意：干脆提出退組，參加到我們組來。”陳順安猶豫地說：“好雖好，就是有些難退，阿強是我外甥當然不會同意，別的人也不會同意啊。”他們有便宜好占，當然不會同意，“你真呆呀，明明吃了虧，還猶豫不決。”狐狸精挑撥地說。說着就到了家門，陳順安和狐狸精是鄰居，各人往自己屋里走。

這夜，陳順安睡在床上，反來復去的想着，不退自己吃了虧；退了，參加到“黑人組”，不要抽公積金，現現分，每天能得四、五元一工，可以比陸阿強互助組多幾倍。但是參加“黑人組”名譽不好聽。左想右想，再也睡不着，忽然又想起“狐狸精”的話：“你真呆呀，明明吃了虧還猶豫不決。”他就斬釘截鐵地自語着：“退，明天一定去退。”下半夜了，才朦朧地睡熟。

一覺醒來，天已經芝麻亮，他慌忙地穿上衣服，往陸阿強家走去，走到陸阿強家里，阿強剛起床，陳順安就對他說：“阿強，我家里吃口多，你也知道的。在互助組里搞下去，全家就會連薯干湯也喝不上。你不要說我思想壞，再讓我在組外等一年，以後互助組好了

再进来吧！”

陆阿强被这突然的事楞了一下，說：“舅舅，互助組收入不比单干时候少呀，怎么說在互助組里搞下去全家就会連薯干湯也喝不上呢？”陈順安說：“劳动收入虽不少，工具收入总低了一点。”

“噢！”陆阿强說，“你原来是顧慮工具吃亏，那可以再商量改进的。”陈順安忙說：“不，不，不要商量了，商量反而与大伙为难，还是讓我退組好。”

“舅舅，你不能退呵，你退了組，別人就会批評我，連自己的舅舅也不能动員。”

“退組是我自己要退的，你可以向大家說明呀！”

“話是这样說，可是別人不是这样想呵！”

“我已經决定了，今天不上工啦。”陈順安斬釘截鉄地說，边說边往門外走。陆阿强心里一急，生硬地說：“你要好好考虑考虑呀！”陈順安头也不回，往前走去了。

陆阿强气得早飯也吃不下，就去开洋了，組員們知道这事后，个个很气愤，議論着陈順安的私心太重。

陈順安退出陆阿强互助組后，就去找“狐狸精”商量，要参加他們互助組。“狐狸精”奸笑着說：“你来，我們十二分欢迎，不过人来，工具也該带来，否則人多工具少怎么生产呀。”接着又說：“你来参加，我个人也很难作主呵，要和組里的人大家通一通。”陈順安一听楞住了，火要从头頂冒出来，罵道：“老奸巨滑的严嵩，原来是上了你的騙，我也不参加你組啦。”說完回头就走。

“狐狸精”还在背后叫着：“順安弟，何必这样心急呀，再商量商量吧。”

陈順安心里象乱麻一团，想着：怎么办呢？再回到陆阿强互助組里嗎？那还有什么臉呵！走到海边，眺望着大海洋，大夥們都忙着

生产,内心觉得空虚、惭愧,一阵难过一阵,看到陆阿强互助组的张网船回洋了,忙往自己家里奔。刚巧,这天晚上,刘阿土来陈顺安家串门。刘阿土是长沙塘的互助组长,谈起了他组里少人的事,陈顺安便要求参加他们组。起初,刘阿土也有些为难,怕人说挖陆阿强互助组墙脚,后来,陈顺安再三要求,于是也只好同意了。

这时,会场里响起了一阵呼声:

“血债要用血来还,”

“有仇报仇,有恨雪恨!”

……

陈顺安被这突然的声音惊觉过来,他根本没有听到以上二十多个人的控诉。他再也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愤怒心情了,一个箭步的冲上讲台,控诉起来。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的说了一遍。等他刚说完,台下又是一阵高呼:

“坚决镇压反革命”

“要求政府逮捕渔霸”

控诉的人不断朝台上拥去,但时间已经是深夜了。

最后,渔改队王队长,宣读了省人民委员会枪决渔霸吕财夫的布告和县人民法院判决吕吉夫无期徒刑的判决书,以及沃连成、沃天成的逮捕令。李业生依法受群众管制劳动改造。吕光夫虽然罪恶严重,因有立功表现,将功赎罪,释放受群众管制劳动生产。王队长宣布完,山谷里响起了“砰砰砰”的枪声,吕财夫就地枪决了。这时人心大快,会议开到深夜十二时才结束。

斗倒了渔霸之后,没收了渔霸的财产,渔工、贫苦渔民分了胜利果实,李大根、陆阿强、刘同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岛上第一个临时支部。在入党宣誓仪式结束的那天晚上,刘同斗对陆阿强说:“我们的互助组已经搞了一年多,不能老是互助组呀!”陆阿

强回答说：“是呀！互助组搞基本建设就困难哩，对发展生产都有很多不方便地方。”刘同斗说：“那我们何不打个报告给工作队要求转社呢？”陆阿强也高兴地说：“好，今晚就写。”刘同斗就写起来，他只识了几个硬字，写了很多时候才写好，第二天和组员们一说，大家都很高兴，于是就将要求转社的申请书送到工作队去了。

这天下午王队长对陆阿强说：“你们的报告已经收到了，很好，今晚上就研究转社的事吧。”晚上，陆阿强互助组的人，热热闹闹的在讨论转社的认识，王队长对他们说：“转社时首先要解决的是二件事，一是工具的报酬，二是劳力的评分，工具原来折价入组要进一步审查，折价过低的要纠正，象陈顺安的事，就因为渔船折价低了，又加上他本人有个人主义思想，结果就被渔霸骗了；原来工具分红比例过低的可适当提高，使有工具的也不顾虑。劳力评分，过去死分活评当然是好的，但做的时候往往是死分不评，这样也就会影响生产积极性……”大家根据王队长这些话展开了讨论，这天晚上大家提出了很多意见和改进办法。然后，才散会。

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细致的工作，以后，又经过了多次研究，才作出最后决定：将原来工具折价过低的按照市价提高，分红比例也由原来千分之四提高到百分之六点六，渔业资本家的工具按照年息百分之五计算。劳动评分将死分活评改为“按件计酬”。

这些政策确定之后，真所谓是人人满意。

刘阿土的互助组也自愿的要求并到陆阿强组来。原来“黑人组”一个渔工、三个富裕渔民也都和给“黑人组”捕鱼的渔工要求参加到陆阿强组来，“黑人组”二个渔场逮捕了，“黑人组”就散夥了。

因为原来互助组都折价入了组，劳动分红公共积累等都已相近初级社的政策，所以转社工作就很顺利。

那是七月上旬的一个晚上，陆阿强的互助组正式宣布转社了，

这是島上第一个初級社。人們欢天喜地欢呼合作社的成立，并选陆阿强为社长，正当陆阿强从講台上跳落台下的时候，不觉就看陈順安，陆阿强不好意思的叫一声“舅舅”。心里又回想起：自从陈順安退出互助組后，自己就沒有去过陈順安的家，路上碰到了也低着头过去，今天才又叫起“舅舅”。当陆阿强叫出“舅舅”的时候，陈順安拉着阿强的手眼睛里拥着晶瑩的泪水說：“我又回来了。”

陆阿强互助組轉社的消息傳开后，申請入社的決心書不断的送到漁改工作队里，有集体的、有个人的，真是：一呼百应，众志成城，伴随欢呼声，轉社高潮成。整个螞蟻島的生产又迈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不能走那条路

——編写小組——

一九五四年年底的一个夜晚，螞蟻島在皎洁的月光下，好象籠罩上一層銀白色的輕紗，月光下三五成群的漁民在各条崎嶇小道上边笑边談地朝长沙塘方向走去。一个漁民說：“今年合作社第一年办，好处不少呀！几千年来一直要爭拮地，而今年解决了。”一个又說：“要是沒有合作社，要发展远洋去那才是做梦哩。”老年漁民又問：“听說今年产量柯到拾万多担，收入三十六万，是嗎？”“嘿！昨天剛講过你就忘啦，产量柯过十万担，收入是六十三万。”一个青年漁民糾正了老漁民的話。

李阿发也与漁民們一起去参加会議，他是个四十来岁有风趣的漁民，中等身材，前額秃頂，大眼睛，一双手掌象蒲扇那么大，平时他好說好笑，爱嚷爱鬧，一張嘴什么話都装不住，什么秘密、心事也存不住，要是有誰把心底話說給他，叫他不要說破，当时他会立誓打賭，一定要严格拘管自己的嘴巴，但几天后，那張拘管的嘴巴变成了漏斗，什么話都会漏出来，如果有人再順他几句，他准会把心都挖出来給你看。在会議上，他总是搶先带头发言，不管說好說不好，一說就是几十分鐘，要是在沉寂的場合，他一走进去都会搅起一陣哄笑……，所以有些青年人也不尊敬的称他“老虾蟆”意思是虾蟆嘴大，从不閉口。可是近几天来他一直閉着嘴、餒着气，心事重重，除了生产時間去开几次洋外，一有空就在家里睡覺，或者

找几个知心人閑聊天。要是今天晚上生产队长不通知他参加社員大会,老早也就鑽在被窩里了。路上,人家都欢欢喜喜談論着,他却嘆着粗气,人家急步走着,他远远的掉在大伙后面,有时背后的漁民跟上来了,他也不理睬,要是別人招呼他几声,他只是吱吱唔唔的应付几句。当他快走近会场时,迎面碰到李菊昌,李菊昌鬼鬼祟祟的朝他膘了几眼,两个人一前一后的走进了会场。会场里坐得满满的,分不清那是笑声,那是談論声。他俩避开了充滿喜悅和欢乐的人們,找了个屋角并肩的坐在一起。說起李菊昌,性格完全与李阿发不同,他是个肚子里打算盘的人,万事总要自己細細盤算一翻,在平时他不爱講話,从来也不願参与人家的爭辯,人家說长,他也說长,人家說短,他也跟着說短,有人說几句对他不利的話,当面陪笑地应付着,可是一到背后却怨言滿口,准会把人說得一錢不值。

現在两个人坐在一起抽着烟,低声說着話,“阿发,前天晚上討論会上你不該說这些話啊!自己心里明白就是了。”

“嗯”李阿发輕声的应着。

“阿发,要是真的这样,現在反正入社自願,退社自由,俗語說,三十六計,和为上計,我看現在还来得及,还是来个三十六計,出为上計。”

“我倒不是想退社,这样搞我有意見。”

“意見,你一个人意見他們能听嗎?今年吃亏,明年甯想占便宜,入社,入社,把家当都蝕光,我看呀!再过二年把人都要充公了。”

“那么你說我們提意見等于白提囉。”阿发說。

“那还用說,你还在怕这怕那,我是已經打定主意了。”

“你还想单干囉。”

“不单干还有啥办法，退社自由是他們講的，比吃亏总要好，阿发，你也与我一起退吧！为啥思想不通呢？”

李阿发沒有吱声，嘆了口长气，沉默了。

“啪——啪”，会场里响起了掌声，二个人同时望了望台上，只見生产队长刘阿土已經跳上台，大声发着言：

“我們队里对今年的分配問題有两种不同的意見，一种是同意社里提出的公共积累百分之二十五和租金、工具利息的归还办法，認為这样做是符合合作社按劳取酬和扩大再生产要求的，不过希望社里要公布帳目，越快越好，这样的人占我們队里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可是李阿发和李菊昌他們不同意这样分法，他們說‘今年的分配，漁工剝削一般漁民’，‘留公共积累明明叫社員减少收入’，‘租金和工具利息这样低，吃亏的是一般漁民’，‘李菊昌在背后还說合作社是鷺鷥社，喉嚨勒得紧紧的’。到底啥理由呢？沒有講出来，我們队其他人都不同意这样的說法，到底对不对，还是請大家来講講。”

会场里鬧哄哄一陣，有的瞪着眼睛气憤地朝李阿发和李菊昌坐的方向瞅了几眼；有的交头接耳地細声談論着。这时一个三十来岁的壯年漁民从人群中站了起来大声发言說：“我不同意李阿发和李菊昌的說法，大家曉得解放前我一直是雇給人家張网的，那时，連薯干湯都喝不上，解放后共产党、毛主席領導，組織了互助組、合作社，生活才一天天好起来，可是他們說合作社是漁工剝削一般漁民，这話到底咋会說出来呢？我們漁工憑自己的一双手吃飯，也不拿工具利息，又沒拿租金費，怎能說剝削一般漁民呢？再說，勿留公共积累，那末明年合作社的生产費从啥地方来呢？如果你們明年甬生产了，就不要留，我們明年要生产一定要留。”

他的話虽急促，到給人們很大的啓发，有的点头說是，許多人

朝他使了个眼色,显然,是同意他的說法的。周圍的青年人都湊近他,你一句我一句的說:“过去他們雇人剝削忘得一千二淨啦”,“合作社好象为他們几个人生产似的,自私自利透頂了”,当青年們还在細談时,台上陈祥林在发言,使会場里的人被他的語音吸引住了,屏声息气的听着:“勿留公共积累,好比一戶人家吃食勿留种,餓死无人拥,阿发兄和菊昌兄說勿留也是为了不减少社員收入,这倒不是这样講,留公共积累是社会主义因素,說明合作社力量大,再說,勿留是不是会减少收入呢?我看不見得,因为現在一般漁民的收入不能与雇人时那样比呀!解放前象我是雇了两个漁工的,收入当然比現在多一点,可是那是剝削来的呀!那末現现在的收入与过去一个人的劳动收入来比較一下是不是会减少呢?依我來說从来没有减少过,我算的这笔帳今朝一早菊昌兄到我屋里来已經算給他听了,可是菊昌兄的思想还很不对头,他說,真不行,就干脆退社单干,我看菊昌兄細細的考慮一下就会明白的……。”

陈祥林的話音剛落,激起了一陣掌声,发言的漁民还在接二連三的涌上台,这个說不留公共积累存心杀鷄取蛋,那个說增加工具利息、增加租金是为个人利益打算的。这时,李阿发把椅子移到一个遮住灯光的大个子漁民背后,右手掌托住下巴,二道濃眉紧縮,帶有黑色的嘴唇在微微抽动,他想:大家的話不能說沒有道理呀!菊昌坚决要退社,我看出了社实在是沒有办法,生不了产这倒先放在一边,被人家講資本主义思想、小农經濟思想更难听了,照陈祥林这样的說法收入也不会减少呀!粗算一下,今年的收入达到一千一百多元,而互助組时呢?小生(孩子)和荷花(妻)虽然参加了劳动,收入只有一千零九元。再說,解放以后不論是鎮反、也不論是土改、漁改,我沒有比人家落后呀!一九五三年組織互助組时,我积极报名入組,大家都說我是个好样的,还被組員推选为副組长,到了

一九五四年上級号召办合作社时，我从来就是欢欢喜喜的，报名入社的那天晚上，我还在二百多个渔民面前表示了态度，立了誓，到了第二天有些一般渔民思想上还有顾虑，他们说参加合作社一般渔民要吃亏，当时我为了打通他们的思想，还打了赌：如果到冬季减少收入向我算帐。现在冬季到了，我却要同合作社闹个理……李阿发想到这里好象屁股上被无数枚钢针刺着似的怎么也坐不住了，气也急了，他刚想站起来表示态度，却被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小伙子又抢前讲着：“李阿发和李菊昌说工具利息太低、租金太低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工具是劳动换来的，一般渔民的船、网当然也是劳动换来的，可是我就不明白？！为啥渔工劳动了几十年，甚至一世，连一只船一顶网都没有呢？而一般渔民劳动几年就有船有网呢？难道依靠他一个人的力量能发展得这样快吗？我看一般渔民的船、网很大一部分是从渔工的劳动中得来的，现在合作社是要消灭剥削，怎么能说渔工剥削一般渔民，这样讲是脑子里的资本主义思想在作怪。”

这时会场里的几百双眼睛都朝李阿发、李菊昌看着，坐在李阿发前面的那个大个子渔民也有意移了一下坐位，使李阿发暴露在灯光下，让众人看见。李阿发怎么也等不住了，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鼓足了勇气从牙缝里挤出了几句话：“只怪我思想落后，没有考虑，刚才祥林和各位社员讲的话是有道理的，我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老道路苦也吃够了，过去真是心事兢兢，苦末苦煞，结果还要饿死，可是前几天我也想过，我想今后自己或许可以张网、钓鱼，现在知道这是资本主义思想，现在我不想多说，同一——同意社里和大家的意见，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搞好生产，勿晓得菊昌兄咋样打算。”说罢，又坐了下去，这时好象肩上放下了千斤重担似的感到轻松了许多，气也慢慢的平静下来了，他一面望着会场里的动态，一

面又偷偷的朝菊昌瞟了几眼。

李菊昌的心情本来就忐忑不安，一見李阿发站起来表示了决心，同时又偏偏提到自己，心情更加惊慌了，当他正朝李阿发气愤的瞅眼时，被会场里那些严肃有神的眼光包围住了，头又缓缓地低沉下去，二腮微微颤动着，他沉默了，想着：今天大会上要提出退社是不可能了，俗語說，乖人勿吃眼前亏，为啥我去开个头炮呢？复又一想：不表示一下态度也不好啊！那到底講些啥呢？李菊昌灵机一动，霎时间，神色又变得非常鎮靜，微笑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說：“刚才大家的发言都对，我一时思想糊涂，我——我还要考虑考虑现在暂时不退社了……”

“菊昌弟”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漁民激动地叫了一声說：“你这样講亦不是心里話呀！你要好好想想，一个人只付自家好，勿付大家好，到底为啥呢？”

李菊昌听着老漁民的話臉色灰白了，头越沉越低，几乎与膝盖碰在一起。这时候李大根書記走到台沿面向大家說：“今天大会上大家的意見都是对的，我們組織合作社是为了大家好起来，但是社員們也对阿发叔和菊昌伯提出了批評，特别是阿发叔在会上表示了态度，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刚才菊昌表示的态度我們認為还是不滿意的，有这样思想的人在富裕漁民中不光是菊昌一个，而今天对菊昌的批評，等于教育了大家，叫大家不要走資本主义道路，我看菊昌是不是回去考虑一下，在明天晚上生产队的討論会里再詳細表示一下。”

一宣布散会，李阿发看了看旁边的座位上已不見李菊昌，环顧了一周，連他的影子也沒看見，阿发知道他怀着不滿的心情偷偷溜走了，便紧赶了两步，跟上了熙熙攘攘的人流，和陈祥林說笑着走出会场。

粉碎反党小集团的猖狂进攻

——編写小組——

那是一九五七年九月初的一个早晨，白茫茫的海霧籠罩着螞蟻島，迟迟沒有消散，太阳透过霧層映現着淡淡的紅光，海浪仿佛象一群精力充沛的小伙子不息地怒吼着。

小学校操場的北面角上搭着一座半人高的木板台，台簷柱子上高高懸着一塊紫紅色橫額，上面貼着六个淡黃色大字：“說理斗争大会”，台的四周張貼了許多醒目的紅綠标語：

“徹底粉碎反党小集团”

“坦白从寬、抗拒从严”

“反党小集团現在正是向人民徹底交代的时候了”

“反党分子陈仕里、繆石文赶快向人民低头認罪”

从各个村落涌來的人群陸續走进會場，有年邁的老人，有漁民、农民和妇女，也有系着紅領巾的兒童。一会，人群挤滿了操場，足有五、六百人，會場显得严肃、緊張。几百双激怒的目光不停地射向站在台西边的中年人，这傢伙一張蒼白瘦臉，兩顆黃板牙露在紫黑的嘴唇上，一綰乱髮披在左眼角上，象狼一样眨着眼，阴森森地望着台下。

这时，坐在台上的李大根書記、陆阿强社长等乡社負責干部細声交談了一番，然后李書記走到台沿大声地講話：“今天的大会，大家都已經知道。說理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分清敌我，进一

步端正螞蟻社的政治方向，为了这个目的，大家必須大胆地揭发、檢舉、斗争，我們要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坚决斗争到底。但是我們也希望陈仕里等反党分子及早回过头来，向人民低头認罪，重新做人，今天的大会正是你們选择自己的出路和命运的时候，如果再抗拒坦白，玩弄花样，这将自絕于人民，那么人民也不会寬恕你們的”。李書記鋒利的眼光看了陈仕里一眼，又朝向台前大声說：“現在宣布斗争大会开始。”

李書記的講話象一陣战鼓，頓时有五、六个人跳上台，爭着发言。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他輕蔑地朝陈仕里瞟了一眼說：“陈仕里、繆石文的目的想是拔掉所謂‘李大根、陆阿强的二棵大树’，把螞蟻島的党、政領導权全部由他們来掌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們第一枚毒箭就是朝着李書記放的，捏造李書記和×××发生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大家看，他們的手段毒辣不毒辣……”，他的話还没有講完，一个右腮上长着一颗痣的中年漁民气呼呼地看看陈仕里，沉痛地說：“我非常对不起党，我也是被他們拉攏过的人，我过去思想不明白，不知道他們搞的啥名堂，跟着他們跑，現在我明白了，他們搞的是反党、反人民的勾当，我要揭发他們的罪恶活动：今年三月份，陈仕里秘密召集了地主、反革命分子等几十人在刘洪年樓上訴苦，說李書記、陆社长是压在螞蟻人民头上的‘坏蛋’，說解放以后受到压迫，比螞蟻島二百多年来的封建压迫还重，連一口气都透不过来。大家想想解放以后誰在受压迫呢？解放以后广大人民的確把地主、反革命管制起来了，广大漁民再不受封建剝削和压迫了，現在我亲身体会到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螞蟻島发展了远洋生产，有了机帆船，造起了大礼堂，生活一天天在好起来，可是陈仕里这些傢伙还想把我們螞蟻人民拖回到国民党反动派統治的痛苦日子里去，我警告陈仕里、繆石文，螞蟻島人民不会被你們

哄騙過去的，如果你們仍舊要這樣干下去，那只有自己找死。”

發言的人象浪潮一樣一個緊接着一個，有的暫時輪不到發言的就憤恨的怒視着陳仕里等右派分子。發言的人群中有揭發反黨小集團的破壞活動的，也有指出他們前途方向的。我從大家的揭發中和這幾天參加黨支部的幾次研究中了解了事件的經過還是這樣的：

以陳仕里為首的反黨小集團早在一九五六年秋季就形成了。陳仕里的父親是個破落地主，平時經常對他說：“仕里，你是上無兄姐，下無弟妹的人，我老了，全靠你重建門第，為人寧可鷄頭，勿可牛后，大了以後為陳家創個好名聲。”

這種沒落的封建地主思想深深地烙在陳仕里的腦子里。解放前夕，陳仕里為了重建家業，就投靠在呂財富門下，跑上海、寧波做投機生意，與呂財富分利時反了臉，他賭氣不干，就趁兵荒馬亂的年头買了船、添了網，一面雇人張網，一面自己參加，干起了張網的活。解放以後由於他揭出了呂財富的一些隱私，又加他識幾個字，平時能說會道，在村里又做了一段工作，騙取了青年團員的光榮稱號和同村青年對他的信任。到了一九五三年，漁區民主改革時，被評上了一般漁民的成份，這時他漸漸對黨流露出一种不滿的情緒。到了一九五四年一島一社時，又把一般漁民的生計工具折價入社，他思想上的疙瘩更嚴重了。當時黨、團支部幾次找他談話，他表面上說得有道有理，可是在背後發牢騷：這下完了，自己的私有財產給人家奪去了。他想剝削致富的美夢破滅了。從此，對黨、對合作化制度扎下了憤恨的根子，但表面仍假裝積極。

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當黨中央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艺方針時，黨、團支部由於被他表面現象所蒙蔽，對他还很信任和關心，要他代表螞蟻島出席省青年業餘作者會議。在這次會議上

他听了浙江省文化界中的右派分子黄源等人的报告，又和新闻界的一些败类臭味相投地組織成了朋友。开会回来后他象煞有介事的以“青年渔民作者”自居，在青年中誇耀自己，一时惹得不少青年的羡慕，有的当面对他說：“仕里，这会你是作家啦，可得帮助帮助我們呀！”陈仕里在听到这种捧場話时，先是得意的一笑，然后大言不慊地回答：“那当然囉，文艺創作这一門呀确实硬碰硬的，沒个人带咋可以呢？本人一定尽力而为，不过你們文化低，写作还是不行的”，青年听他这样一說，有的点头說是，有的却在背后說：“嘿！这有啥了不起，讀了两年書，开了一次会，狐狸尾巴就翘得这样高。”从此，陈仕里就一心响往“作家”的生活，嫌捕鱼生活苦，到处托“朋友”到城市找个輕便工作。党、团支部几次教育他安心漁业生产，他却置之不理，还借口党支部沒有同意他去考漁輪机手的事，向团县委“控訴”，当时团县委一个干部不了解情况，說他的做法是‘对的’，是‘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积极表现’，还在他面前批評乡社领导。于是他得意洋洋的走到乡政府，傲慢的責問李書記：“为啥乡里不同意，这是压制新生力量”，李書記对他說：“你是青年团员，青年人将来都要朝这个方向发展，不过，对你来說應該克服驕傲自滿情緒，不然，你到上海去我們也不放心。”他还是不死心，反而更仇恨李書記等社干部，为了达到个人主义野心，他竟暗地里开始到处招兵买馬，他首先买通的是繆石文。繆石文解放前夕在沈家門开理髮店，由于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运动中偷漏国稅，生活作风上腐化墮落，曾經被判处四个月的徒刑，释放后他心怀不滿，在一九五三年就到螞蟻他阿姨家来，時間长了，就一面定居，一面理髮。陈仕里找他时，他滿口答应。被拉攏后趁着自己的职业之便，一边理髮，一边宣布和捏造乡、社领导干部的缺点。有一次他在与穿山鼻阿洪老头理髮，剃了半个头又講开了，可是馬上遭到阿洪老头的反击，阿

洪老头說：“当了三年家連猫狗都有意見，不要說这样大的一个社，就是当一戶人家的家也难当呀。”陈仕里、繆石文遭到这次反击后他們就开始小心起来，看到乡、社干部和积极分子除了拘謹自己的嘴巴外，还点头陪笑或者叫上一声某某同志好，碰到思想落后群众和富裕漁民則点火煽风，挑撥离間，說这个干部有贪污、腐化行为，那个积极分子强迫命令。利用某些群众的不滿情緒，用挑撥性言語和幕后活动进行煽动和拉攏。到了一九五六年年底普选时期，活动的而更广了，阴谋手段更毒辣了。当时为了扩大反党小集团的人員，又拉攏了李品德。李品德原是漁业社副社长，由于他存在着严重的驕傲自滿情緒，在改选社领导干部时落选了，陈仕里在开始拉攏李品德时，捏造說乡领导上歧視排挤，說是李書記、陆社长采取不民主的做法硬要李品德落选的，李品德听他这样一煽动也信以为真，就成了他們集团成員之一。反党小集团形成后，他們还制訂了反党綱領和計劃，提出反党的方針是：依靠第一派（自己），团結第二派（群众），打击第三派（干部和积极分子），并且首先把第一枚毒箭射向李書記，說李書記与×××发生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为了找到証据，还买通了陈仕里的小姨刘荷青，从林成信（共产党员）家偷来了一張盖有林成信私章的簿子封面，伪造成証据，使林成信成了一个莫名奇妙的見証人。对陆阿强社长的攻击上，說他在几年来經管合作社的財務工作上有严重的贪污現象，并且要他在社員大会上作徹底的坦白交代。除了对李書記和陆社长进行重点攻击外，还对准了盛再濤、李亚戎，硬說他們二个贪污了合作社的工分，并且在一九五七年元旦那次联欢晚会上串通部分落后群众，要他們出面，破坏大会，威胁盛和李在会上坦白檢討。

陈仕里、繆石文一面煽动落后群众，离間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关系，一面又打着社員有退社“自由”“民主”的旗帜，煽动富裕漁民反

对合作社的公共积累，要富裕渔民退社、闹社和四社重新分开，并且重点拉拢在一九五四年为了公共积累而在社员大会上批判过的李阿发，写了两张攻击合作社的大字报，要李阿发亲自在墙上张贴，可是遭到李阿发的严厉拒绝，李阿发说：“陈仕里，我没有忘记一九五四年在社员大会上表示的态度，要退社、分社你自己去向乡里提吧！”陈仕里碰了一鼻子灰后，又去找李菊昌，这个富裕渔民几年来一直对社心怀不满，经陈仕里一点火，马上点头答应。

反党小集团在进行“分散活动、暗地进攻”的隐蔽时期，陈仕里还筹集了五百多元反党经费四处奔波，先后到地委、省委和中央进行“控告”，但是没有一次使他得逞。可是陈仕里结识的城市中文艺界的右派分子白力、王兵等却百般鼓励他，他们勾结在一起遥相呼应，于是陈仕里的反党、反合作化气焰更兇了。在家的繆石文等人一面继续进行着“宣传”、“争取”、“拉拢”、“瓦解”的破坏活动，陈仕里回家后，一面又剝集地主、反革命分子秘密“诉苦”，并利用刑满释放的反革命分子何旺品回来的时机散布谣言，自称是“青天大老爷包公”，何旺品释放是他向上申诉的结果，妄言要为所有反革命分子“申冤”和“翻案”，于是，伪保长、反革命分子都成了这个反党小集团的幕后策划人。

到了一九五七年夏季，城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党整风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反党小集团的活动更加露骨，成了右派分子的“应声虫”，他们从“分散活动、暗地进攻”转入到明目张胆的重点破坏，陈仕里的家成了策划反党的“司令部”，大埠头一带的墙壁上出现了许多反动大字报，有署名的、不署名的或者署化名的，这个反党小集团进攻的目标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样，右派分子说“党天下”，他们说，对呀！连合作社也是党支部掌大权，李大根、陆阿强两棵大树遮得大地一片漆黑；右派分子说“肃反搞糟啦”，他们

說：“是呀！何旺品就是冤枉的”；右派分子說“定息不是剝削”，他們說：“正確，漁業資本家一樣勞動，船網給合作社，拿利息怎算剝削。”……他們的手段也是與右派分子同出一轍，陰險、毒辣、卑鄙無恥。利用部分群眾的落後情緒，利誘威脅群眾，把自己打扮成爲“群眾”說話的“勇士”，一時迷惑了部分群眾，被裹挾在反黨小集團內。螞蟻島曾一度被他們搞得烏煙瘴氣，陰風慘慘。

那些爲首的反黨分子看到幹部、積極分子再也不是點頭陪笑，而是噁眼吐沫，有時候露着一付陰森森的臉孔說：“咋話，‘群眾’提的意見你們這些當官的好答復了嗎？”幾乎沒有一個共產黨員不會遭到辱罵，沒有一個靠近黨的積極分子不會遭到詛咒。整個情況是這樣：誰反對“大字報”的觀點，誰就是阻止“民主、自由”，誰靠近黨誰就是“走卒”、“爪牙”。

李大根和陸阿強正象二棵堅韌的楓樹，任憑烏雲狂雨吹打，仍然屹立不動，並且緊緊的依靠立場堅定的黨、團員、漁工和貧苦漁民，對反黨小集團進行了堅決的反擊，保衛着黨和羣衆的利益，在風浪中出現了許許多多象盛再濤、李亞戎一樣的堅強人物，他們勇敢的向羣衆揭露反黨小集團的陰謀活動。

反黨小集團向黨猖狂進攻達到頂點，反黨的首腦分子認爲“大功”即將告成，就開始搖頭擺尾起來，以前不敢放的“毒草”，到這時也都一齊放出來了，他們的陰謀赤裸裸地暴露在羣衆面前了，這時一時被他們迷惑，跟着他們大叫大嚷的漁民看出了他們的反動面目，也逐漸醒悟過來。

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鬥爭在全國開展後，螞蟻黨支部在地、縣委直接領導下，動員廣大社員起來粉碎反黨小集團的陰謀，打退他們的進攻。這時羣衆情緒激昂，紛紛起來揭發、檢舉反黨小集團的罪惡活動，被拉攏的人也都反戈起義。這個小集團內部人員也互相

埋怨。反党分子陈仕里、繆石文等首脑彻底孤立起来了。党支部掌握反党小集团的全部材料后，一再指出他們的出路，要他們重新做人。但这些死心塌地的反党分子仍执迷不悟，拒不坦白交代，于是决定开这次大会。

会上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漁民李阿发激怒地說：“我要揭发的是陈仕里这个坏蛋咋拉攏我要我退社的，一月二十七日，陈仕里把我叫到他家里，我勿曉得到底为啥事，当我到他家后，他就对我說，合作社現在由李書記、陆社长掌握着搞得一塌糊涂，我們一般漁民吃亏实在太大了，應該要向社提出分社、退社。他一面講着，一面又拿出二張黃紙大字报，我看見一張紙上写着：‘撤換李大根、陆阿强的一切职务……’，另一張上画着一只鷺鷥，口里啣着一條魚，有一根稻草扎在头頸上，繩上写着几个大字：‘公共积累百分之三十’，他要我写上名字去貼，我当时思想很緊張，我想起了一九五四年在大会上表示的态度，想陈仕里到底搞啥名堂，他看到我不願意，进一步威胁說：‘阿发叔，要站稳立場，讓李大根、陆阿强压迫我們呢？还是要民主、自由’，这时我越听越气，我說了几句回头就走出他家。社員們！过去我的思想虽然糊涂，可是象这样反对領導的事我总还是看得出呀！陈仕里要想把李書記搞掉当乡长，不用說这一世，就是阿娘肚里打上几个滚也認出你是陈仕里。”接着发言的是一个农业排队員，他一上台就說：“陈仕里的目的不但要夺螞蟻島的領導权，而且还要想杀人。記得在六月十七日那天我在挑粪，他走到廁所边对我說：‘新根哥，李大根、陆阿强有血債嗎？’我被他一說呆住了，他見我不說，又接上講：‘李大根、陆阿强当了官以后，他們杀了呂財富就是血債，血債就要用血来还，这是他們自己講的’，这时我才惊慌地問：‘呂財富是漁霸应当枪斃，为啥說这是李書記、陆社长的血債呢？’他阴森森的朝我一笑說：‘呂財富坏啥呢？’

他又沒有杀过李大根，而李大根现在当了螞蟻島的头杀了呂財富，这不是血債算啥呢？’天地良心呀！呂財富这个吃人不吐骨的魔鬼，如果不解放，我看螞蟻島多半人要被他逼死，这难道还讓他在世上无法无天呢？我看你陈仕里要为呂財富算‘血債’，就向螞蟻島二千七百多人算，你有胆量向全国人民算……”。发言的人接二连三的涌上台，有老年人，有青壮年，有妇女，有少先队员，还有陈仕里、繆石文的亲戚朋友和曾經被他拉攏过的所謂“亲人”。陈仕里站在台上低着头，臉色鉄青，眼角上的一綵乱髮把左眼遮沒了，阴森森的眼光透过头縫隙往外看，身体在微微的打着战，突然，李大根書記走到台沿盯着陈仕里严肃地說：“陈仕里！向大家坦白坦白吧！”

陈仕里一听李書記叫他坦白，他不敢抬头正視，只是向台下瞟了一眼，然后又低着头移动了一下脚步說：“我——我低头認罪，剛——剛才大家揭发的非常对……。”

“响一点，听不出”台下大声喊道。

陈仕里提了一下嗓子接上說：“我——我非常对不起党，对不起大家。”

“你懂得你犯的是什么罪嗎？”李書記問。

“我——我懂得，是——是反党反人民的罪。”

李書記朝台前跨了二步說：“我建議讓陈仕里詳細考虑一下，作徹底坦白大家同意嗎？”台下的人喊着：“要叫他考虑后詳細坦白……”，“要求依法处理这些坏傢伙！”李書記侧过头对陈仕里說：“陈仕里，今天人民已經对你这样寬大，你要徹底坦白，否則，人民是不会放过你的，你明白嗎？”陈仕里无力地点点头。李書記又从新面对着大家提高了嗓音說：“今天对陈仕里的斗争大会就到这里，至于大家要求的处理这些人，政府会根据他們坦白的程度和政府的政策来决定的。最后我向大家再講几句话”，台下响起了暴风

雨般的掌声，李書記向大家摆了摆手說：“从反党小集团的活动开始到现在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在这一年中我們在上級党的正确领导下終于粉碎了他們的猖狂进攻，我們感到这是螞蟻島人民在政治上的一次重大胜利。从这一大风暴中鍛炼和考驗了我們，它給了我們一条教訓：就是在任何时候，进行任何工作都必須警惕階級敌人的破坏活动，否則就不能保障各項生产和工作的順利完成。一九五六年的帶魚汛損失产量約五万多斤，一九五六年的公共积累几乎沒有，我們應該努力生产来弥补这些損失。社員們！反党小集团的阴谋詭計現在已經被徹底粉碎了，但是我們希望那些为首的分⊥子，要認清大勢，徹底地向党和人民交代，这才是自新的路，如果仍然抱着敌視的态度，那末，前途、后果是不堪設想的。”

太阳撥开濃霧，露出笑臉，螞蟻島，一切都象洗滌过一般的清新，从有綫广播筒里播送出的雄壯的进行曲，人們含着胜利的微笑，步伐協調地迅速离开會場。

第三部分

发展生产中的故事



向远洋进军

——陆渭川——

清晨，初升的太阳，閃爍着燦爛的光芒，照耀着黃澄澄的桃花港海面。

螞蟻島的大埠头和川山畧一帶的海灣港口，停泊着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漁船。一排一排的機帆船、大捕船^①和開洋船^②整整齐齐地并列着，烏黑發光的高大的桅樑、黑漆的船身、朱紅的船舷在陽光照耀下格外引人注意，船上鮮艷絢爛的紅旗迎風飄展，面龐黧黑、精神飽滿的漁民威風凜凜地踏上了漁船，走上自己的崗位，一場向海洋要寶的激烈的戰鬥即將開始。這是一個螞蟻島公社社員向遠洋進軍的第六個年頭的春天早晨。

說起向遠洋進軍，螞蟻公社的幹部和社員就會自然地想到兩對大捕船“火囟船”和“草繩船”。這是兩對姊妹船，在今天的船隊里，她們並不十分引人注意。機帆船比她們產量要高、身材要大，而且裝璜也要神氣漂亮得多。可是幹部和社員卻把她們看成是機帆船的大姊姊，每次向參觀和訪問的人們介紹起她們的身世時，總流露出對她們的深厚感情，並以有了她們引以自豪，勉勵自己。

一九五四年的春天，螞蟻島由四個初級漁業生產合作社並成了一個高級漁業生產合作社，變成了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相結合

① 大捕船：比較大的木帆船。

② 開洋船：小漁船名稱。

的大社。整个蚂蚁岛成了一个新的大家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全岛范围进行了安排和调度，更进一步发挥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抽出了一百个身强力壮的社员准备去远洋捕鱼。

蚂蚁岛历来是个穷岛，虽然，两年来通过互助组和初级社，渔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渔民生活比过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历史上遗留下的穷面貌仍没有根本改变，大部份渔工和贫苦渔民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甚至历史上遗留下的失业现象也未彻底消除。因此，广大社员迫切要求增加渔船渔网，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彻底摆脱贫困生活。当时，党提出“向远洋进军”的偉大号召，为发展渔业生产指出了方向。这一号召得到了蚂蚁岛渔民的热烈响应。大家懂得了近洋渔场有限，如果无限制地发展，不但妨碍海上交通，而且不利鱼源的繁殖保护，更有碍于渔业生产的大发展，影响渔民的长远利益和国家利益。因此积极发展远洋捕鱼生产更是近洋作业地区渔业生产发展的正确途径。发展远洋生产已成为渔民的迫切要求，这就要求大社办大船大网。根据当时情况和社里的规划，至少得有四对大捕船，才能初步解决劳动力多工具少的矛盾。但是社里当时只有一只大捕船，这只船还是渔改时从渔霸手里没收过来的，所以社里派人向舟山船厂订了七只大捕船。

没过几天，舟山船厂通知社里付款放船，舟山船厂职工对渔业生产大力支援的行动，使全体社员心里十分感激。可是，放船得拿钱呀！钱呢？四个初级社交给大生产社的公积金现款只有旧币十万元，打一对大捕船就要一亿元，十万元钱不要说放船，就是买支槽也不够呀！这怎不叫人忧虑呢？蚂蚁岛每天有航船上沈家门。舟山船厂在沈家门港西头的海边，是航船一定要经过的地方。每次路过，船员们总要看看船坞里停着的簇新的大捕船，朱红色的船

舷，墨黑透光的船身，粗大的桅杆頂上还有一个紅紅的圓頂子，多好看呀！社員們看得那么細致，好象是看未过門的新媳妇一样，从头到脚，上下打量看个不停，虽然当視線能看到那些一对对鑲在船头上的大眼睛时，心里不觉忐忑忐忑跳个不停，說不出是个什么滋味，就連忙扭过头向魯家峙的山頂上望。但是，心里还是想着那些大捕船，一会又轉过头看看，触到那些大眼睛，又赶忙避开，真比过去年青小伙子娶不起媳妇还难受，而偏偏在这十分尷尬的时候，又有人打招呼：“喂，小伙子，几时成亲啦！”魯家峙、沈家門等地的漁业社社員常常对着螞蟻島航船上的人大声地問：“喂！螞蟻島的航船嗎？大捕船打好了，你們怎么不放呀？”有时指着那些停在船塢里的大捕船說：“嘿！看那七姊妹多漂亮呀！你們几时拿錢来娶亲啊！”他們知道螞蟻島历来只有近洋捕魚作业，以为螞蟻島漁业社不会用大捕船。因此，也經常說：“你們沒有大捕船老大，我們来支援好啦！”兄弟社社員是真心的想帮助螞蟻社，可是，当时螞蟻社社員听了之后，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有时硬着头皮回答几句：“我們馬上要来把她们娶回去的，你們准备着喝喜酒好啦！”以后，航船一进沈家門港，大家就鑽进了船艙，避着不給兄弟社社員看到，可是航船是只小船，艙里坐上五、六个人就挤得动弹不得。因此，上一次沈家門比挨一次打还难受。社員上沈家門去的一天一天减少，明明想到沈家門去买东西的也不去了。大家暗暗地下着决心：一定要想法把大捕船放来，大捕船不放来就不上沈家門。

党真象慈母对嬰兒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漁民，象老农民培育幼苗一样关心着誕生不久的政社合一的螞蟻島大生产社。这年阴历正月初七早晨，党总支書記、螞蟻乡乡长李大根同志在干部大会上向大家宣布了舟山地委批准螞蟻島大生产社貸款三亿元，并用这笔貸款放来了三只大捕船的消息，要求大家积极設法把另四

只船也放來，這消息象和暖的春風吹着遼闊無邊的草原，大家互相傳誦着，一傳十，十傳百，幹部會結束不到一餐飯功夫，全島每個人都知道了。這消息大大鼓舞了幹部和社員辦大船發展遠洋的熱情，漁民們激動地說：“黨和政府對我們這樣關心，我們要想盡一切辦法把另外四只大捕船也放來，一定要趕上小黃魚汛，北上呂泗去好好地干它一場。”準備去遠洋的社員，看到新放來的大捕船，則說：“這些天來把我急死了，趕快讓我們出海吧！讓我們先去捕几船小黃魚把那兩對大捕船也放來。”

向遠洋進軍！辦大捕船！一時成了螞蟻島社員談論的中心。黨對社的關懷更使廣大漁民高興，个个笑逐顏開。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心事，絕大多數社員希望趕快把另外四只大捕船放來，好早日出海。他們中間有的說：“螞蟻島漁業社是地委的重點，應該特別照顧一下，國家撥點錢好象是大海里舀桶水，看不出淺下去，還有四只船也幫我們放來算啦！我們保證把貸款還清。”少數富裕漁民，起初聽到社里要發展遠洋生產，就心里打了疙瘩；後來，聽說社里只有十萬元錢，他們又笑了。有的說，沒有大船大網光喊到遠洋捕魚，也是旱天响雷——下不了雨。因此，他們透了口氣，看看大家心急得象熱鍋上的螞蟻，他們却暗暗喜歡。現在看到社里有了四只大捕船，大家辦大船、出遠洋的勁頭越來越大，熱情越來越旺，他們心里不免又緊了一陣。他們一個勁的往大家頭上潑冷水，放出了冷言冷語說：“辦事應該量力而行，大船打不起就打小船嘍！不到遠洋捕魚還不是照样活過來了，螞蟻島周圍魚場的魚也捕不完，又何必去到遠洋冒險呢？共產黨辦事講實事求是，這就是有能力就辦，我們社沒有力量辦大捕船，為什麼要打腫臉充胖子，向國家貸款又不是白拿，到時候本息分文不能少，哼！這樣下去真要減少收入背一身債勒！”他們的骨子裡是反對黨的積極發展遠洋生產的方

針。黨總支分析了幹部和社員的思想，批判了伸手向國家要貸款的依賴思想和急躁情緒，堅定不移地貫徹了黨的“積極發展遠洋生產”的方針，並發動群眾對“要不要發展遠洋？”“要不要辦大捕船、資金哪裏來”……等問題進行了辯論。辯論中漁工和貧苦漁民社員對富裕漁民反對積極發展遠洋生產的謠言進行了批判，說得那些富裕漁民啞口無言。

初八那天夜里，在長沙塘民校教室里召開了全社性的辯論會，大家發言熱烈，爭得面紅耳赤也不罷休。對辦大船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漁工出身的後壩生產隊長劉海昌說：“我們是地委的重點社，這不錯，可是重點社不應該是貸款的重點啊！地委貸款，放來了三隻船，曉得我們會想辦法把另外四隻船放來的，黨在看我們的積極性高勿高。”說着他又看了看大家，正要開口繼續說，忽然，一個青年漁民站起來，接過了話頭說：“我們是國家的建設者還是國家的少爺？大家村村看，國家建設工廠、礦山、水庫、電站、鐵路要多少錢，沒有工廠，漁業生產將來實現機帆化、機械化、電氣化，全靠工廠做出機器來；光靠國家貸款，這個社要，那個社要，全國幾十萬個合作社要多少錢呀？國家的錢是多，象大海里的水舀不干、用不盡。不過，大海里的水哪裏來？國家的錢哪裏來？全靠千千萬萬個工人、農民和我們漁民生產出來，如果大家不生產出來，光靠貸款，吃‘伸手牌’香煙，國家的錢就是比海水還多也要用光的。”這青年叫應再根，是個能說能干無憂無慮的人，七歲時死了爹，十五歲沒了娘，他就給漁業資本家當雇工，干了七、八年還是吃不上薄粥，住不上草屋，关了門餓不死小板凳的光身一條。解放後，分到了兩間草屋，不久結了婚，倆口子都是生產能手，初級社時是社里勞動工分最多的一家，平時又省吃省用，在社里存了些錢，打算着再積攢一年，把草房掀掉蓋兩間瓦房。今天他這番話，不但使平時與他接近

的青年人信服，就是那些同他爹上下年紀的人也直點頭稱是，說他有出息。

時間最喜歡同人开玩笑，你心急它走的偏快，眨眼到了正月初十，听老漁民說，正月半水^① 呂泗漁場小黃魚多得象碎石路的石子那么多，密密層層的魚群从船边游过，人站在船上就可看得清清楚楚，有时小黃魚挤得太紧——跃出海面，在阳光下，象金子一样金光晶亮，一网打上百多担魚这不算最高产量。眼看着正月半水就要到了，但是那四只大捕船还是不能放来，这怎不使大伙心急呵！党总支真是看透了大家的心，就在初十夜里，在現在大礼堂前面的那塊空場上召开了社員大会。这天夜里，风平浪靜，鵝蛋鏡一样的月亮挂在头頂上，台上挂了盞汽油灯，月光灯光照得会场象白天一样。开始，会场一片說話声，大家还在交头接耳低声議論，来凑熱鬧的小孩子嘻笑打鬧着。当陆社长講起社里的五年計劃时，会场突然靜下来了，小孩子也瞪起烏溜溜的眼睛留神地听着，陆社长說出大家的心里話，全場上一千多顆心都被他的发言吸引住了。他說話的声音慢慢地越来越高，他說：“只要我們按着党指示的合作化的光明大道走去，我們的五年計劃一定能实现！不要看我們社現在穷得連半根桅杆也办不起，只要我們穷得有志气，勤儉办社、勤儉持家，不但会有大捕船，而且会有机帆船、漁輪，鷄生蛋，蛋孵鷄，船会越来越多，收入会越来越髙，不用两年我們就可以赶上富裕漁民，我們不久将实现漁业生产机帆化、机械化和电气化，到那时不要說富裕漁民赶不上我們，就是小日本也要被我們远远地抛在后面。”

大家靜靜听着陆社长的报告，唯恐漏了一个字，臉部表情时而緊張，时而兴奋。早春的深夜，隆冬的寒意还殘留着，但大家听了

^① 正月半水：古历一月十五日的大潮汛。

合作社的五年計劃，心里热烘烘的，覺得渾身來了一股子勁，臉上露出了微笑。不過，當想到還有四只大捕船擱在船塢里的事，大家的心情又沉重起來，象壓着塊石頭。

“國家貸款幫我們放來了三只大捕船，這是黨和政府對我們的關懷。”陸社長繼續報告着：“但是，我們不能光靠國家貸款，我們從娘肚里帶來了一雙勞動的手，一顆想計策的腦袋。我們要靠自己想辦法用我們的双手把她們放來！我們社大人多力量大，只要大家用一把勁，出一點汗就可把她們放來，我們有困難，但總沒有象志願軍打美國佬困難，志願軍把美國佬都打敗了，我們這點困難算得什麼。”

會場突然沸騰起來了，這番話，好象砲彈落在平靜的海面，激起了高高的水柱，一起一伏的波浪向遼闊的海面擴展。

人們熱烈地高聲談論着。

“我們非把船放來不可，我們社這麼多人家，一家一戶搜羅點舊銅爛鐵也能換對船。”

“再不把船放來，我們真沒臉上沈家門去了。”

“只要我們齊心，我們婦女搓草繩也能‘搓’出對船來。”

放大捕船成了人們議論的中心，這時大家真有一伸手就能把大捕船放來的勁頭，各人盤算着如何為大捕船出把力。

“陸社長真是個好領導！”平時群眾總是這樣贊揚陸阿強同志，這是因為他能了解群眾的心。這時，他大聲地說：“為了把大捕船放來，黨總支號召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人人獻計，個個獻寶。”

陸社長報告剛結束，人群中又嚷嚷起來了。突然，應再根躍上了講台，在汽油燈光下，他紅黑的臉龐上一對大眼睛激動地閃閃發光，他用力地揮了揮手，等人群慢慢靜下來，他說：“我是個共青團

員，堅決響應黨的號召，本來我想積點錢造兩間屋，現在把這些錢作為辦大捕船的投資，我會結網、染網，一定在三天的內把大捕船的網弄好……”他的行動立即引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再根不等掌聲靜息又繼續說：“我妻子月清也積了廿塊錢也一塊投資湊個整數。”說完，一個箭步輕快地跨下講台。這時，看見他妻子月清正朝他迎面走來，他輕輕說了一聲：“壞了！”再根以為月清捨不得這廿塊錢，想上去拉住她，向她解釋一番，但上台來的人多得挨擠不開，他被擠在一邊了，月清却早在台上，解開了斜襟衣服的領扣，卸下了脖子上的銀項圈，有些不好意思地說：“錢，再根都投了，我一百個高興。”接着把銀光閃閃的項圈遞給陸社長，說：“這個戴着真沒意思，也算表我的心意吧！”再根看了，真是心里石頭落了地。這時，社員一個接着一個跑上講台，說着投資的數字和物名，有投銀手鐲的，投金戒指的，有投現款的，霎時，台上的方桌上擺滿了白的、黃的首飾。陳仕長老伯，把早年一個銅板一個銅板積起來的棺材本錢，在地下埋了四十多年的廿四塊銀洋也獻了出來。他說：“我要為社會主義出力量，還要看看共產主義哩！”陳老伯伯今年七十四歲了，人家都喜歡叫他“老來勁”，一九五三年總路綫宣傳後，他見人就說：“我這老頭也越來越年青了，社會主義越來越象樣了，是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多麼使人高興啊！”中年婦女吳彩菊接着陳老伯伯的話說：“我沒什麼值錢的東西，就投這個吧！”邊說邊把一個金黃淨亮的銅火囪輕輕地放在桌子上，然後又繼續說：“解放前，我連件破棉袄也沒有，冬天就烤火囪熬過的，去年我家添了新被，做了新袄，落雪下雨，結冰打凍也不冷了，這火囪也用不着了，湊着買幾枚船釘也算是我的心意……。”

會場上，激動的人們，不斷的往台上擁，有的急匆匆的跑回家去拿投資的東西，爭先恐後的投資，大家感到能為大捕船買枚釘子

买块船板也是光荣的。台上挤满了人，陆社长大声地喊着：“一个一个来，不要乱！”但会场还是闹轰轰的，有的人急得在台下报开了投资数。于是台上台下一片报数声，有投铜盆的，有投锡瓶的。有些老太婆捧着烛台，嘴唇一张一合，说些什么却听不清。一会，台上人渐渐少了，铜器铁器堆满一台，那张方桌也看不见了，台上出现了一座金属堆成的小山，那个铜火囱戴在小山顶上。

第二天早晨，长沙塘十字路口的墙上贴着一张“红榜”，人群向着墙站得满满的，里七层外八层，站得远的个子高的还能看见红榜上一行行密麻麻的毛笔字，身材矮小的连红榜也看不到，想往里挤看个清楚，但连点缝隙也没有，哪里挤得进呵！只得听着前面的人喊着：“应再根一百万元。”（旧币）

“陈仕长银洋廿四元，折人民币廿八万八千元。”

“刘海珠九十八万元！”

“吴菊清火肉一个，计人民币四万元！”

……

“总计人民币九千……”还没说完总数的尾巴，人们就说开了：“嘿！真是人多力量大，这么一凑就凑了对大船钱。”人群中一个高个子青年兴奋地说着。站在他前面的一个老渔民回过头看了他一眼说：“凑了对大船钱，可还有对船钱还在天上飞呢？”人们的心情又突然紧张起来了。“没关系，还有一对由我们妇女包下来！”大家都转过头来看那说话的人，那高个子听得是妇联主任刘海珠的声音，微微一笑说：“妇女主任，这不是整理卫生，而是一对大船，你们妇女包下来？口气倒不小呀！”刘海珠在旧社会是个被人瞧不起的童养媳，受尽了旧社会的冷酷，共产党象春天的太阳，照得枯树发出了茁壮的嫩芽，开出了鲜艳的花朵。土改斗霸，互助合作，渔改等运动中海珠总是跑在前头，去年参加了共产党，只要是党提出的

事，她就会不顧一切地去干。这些天来，她起早落夜和妇女姊妹們一起搓草繩，昨天夜里，大会上她把平时一塊一塊积起来的錢統通作了投資。散会时，虽已是深夜，但她还和后壘、大壘、川山壘等妇女主任商量了一陣发动妇女连夜突击搓草繩的事；回家躺在床上还在考虑大捕船的事，她估計大家投資虽说办两对大捕船还差点，但也差不了多少。今早一睁开眼，天已大亮，她急忙穿好衣服，臉也沒洗准备去向李書記汇报。一出門就看到十字路口的牆跟圍了一大群人，走近人群想往里挤，但是挤不进，因此，也只得站着听前边的人唸。当高个子說只能办一对大船时，就吃了一惊，差一对大船錢，搓草繩要多少天才能湊起这个数，但当她想到近两个月来妇女起早摸黑搓草繩的干劲时，就坚信能湊起这个数，心里想着，不觉脱口說了出来。現在又听“高个子”說自己口气大，更使她激动，她冲着“高个子”斬釘截鉄地說：“我們一定办到，別仗你高个子高得碰門框，小看妇女，你等着瞧吧！”“高个子”青年被說得紅了臉，但嘴里仍不服气地說：“哼！嘴吧硬得象鉄塊有什么用！”

刘海珠急匆匆地跑到社办公室，李書記不在，她想一定是到网棚間去了，于是，又三脚两步地奔到网棚間，李書記正和应再根以及几个网师整理着大网，看到海珠闖进来，笑了笑說：“海珠，听说妇女办船的劲头很大！”海珠似問似答地說：“李書記，还有一对大捕船包給我們妇女来湊錢行嗎？”

“怎么不行呢？不过得先把你們的条件說說。”李書記严肃的答复着。海珠立即簡短的回答：“三天，交一对大捕船的錢，我們的条件就是这些。”

“好呀！不过这任务很急，这你知道，但工作中不能心急，得做一番細致的动員工作。”李書記亲切地对海珠說着，海珠点了点头，激动地說：“我代表全島妇女向党保証，一定完成任务。”在解放了

的螞蟻島婦女面前，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當海珠把黨總支交給婦女的任务向大家一傳達，沒有一個不心情振奮，勁頭十足。她們說：“小社時我們想替社出把勁也用不上大勁，這回可使上勁啦！為了大捕船，就是三日三夜不吃飯不睡覺也沒啥。”

當夜，一場搓草繩的突擊戰就在島上各個自然村展開了。青壯年婦女全部參加，銀髮斑斑的老媽媽，留着小辮子系着紅領巾的小姑娘也自動地投入這個戰鬥。海珠一邊和大家一起搓繩，一邊還講着故事，做鼓動工作。她們連日連夜的突擊，搓呀搓的，一個勁的搓，誰也不肯休息。累了就靠在稻草上閉一閉眼，但一會又被噁噁索索的搓繩聲驚醒了。揉揉眼皮又忙着添草搓起來。搓呀搓，一個勁的搓。手上磨起了豆粒大的水泡，就用針戳破擠出了黃水還是繼續搓，草繩一寸一寸地從她們手上溜出來，一堆堆鬆散的稻草，變成了一捆捆結實的草繩，看看草繩慢慢多起來，大家好象看到大捕船已向螞蟻島駛來一樣高興。大捕船是實現美麗遠景的開始，五年計劃更鼓舞大家的干劲。

三天時間是多麼短促呵！正月十二這是她們苦戰三晝夜的第三個深夜，臨時作為搓繩工場的民校教室，中間懸着盞汽油燈，四周草繩堆得碰着屋簷，寬敞的教室現在顯得有些狹窄了。她們背倚着草堆，稻草在手中不停地飛舞，刘海珠靠左邊繩堆里坐着搓着，她那張瓜子臉的尖下巴更尖了，前額卻顯得更寬了，因為熬夜，眼皮微微隆起象覆着核桃殼，眼球布滿了紅絲。她邊搓邊和大家談笑着。

“雪球，你該休息下啦！”海珠向坐在她對面的李雪球說。雪球抬起頭，手仍搓着草繩說：“休息，虧你這婦女主任說出口呢？現在是什麼時候？”雪球嘴里這麼說，可眼皮卻光打架，有時搓着搓着頭慢慢地向下瞓，這時要是能睡上一覺該多舒服呀！但她想大家還不

是一样嗎？海珠身体比我弱，这些天来还不是和大家一样沒合过眼。任务沒完成怎能休息得安穩，她朝旁边的青年妇女咧了咧嘴說：“喏！亚戎才該休息一下了，昨天手上就磨起三个蚕豆般大泡。”頓了頓向亚戎看看又說：“青年人到底是嫩皮細肉！”李亚戎不自主地抬起了左手看了看，手心上有几个紅紅的血泡痕迹。搓着时到不觉得十分痛，一停下来，真象小刀刺在手心一样，她却毫无介意地往手上吐了点唾沫又添了几根草搓着繩說：“哼！不到卅岁的人倒充老了，不怕朝阳哥另找对象嗎？”引得大家都笑起来。靠左边坐着的几个老媽媽不知她們笑什么，向她們看了看也跟着哈哈笑起来，愉快的笑声充滿了教室，傳到室外，在寂靜的螞蟻山上迴蕩。一直低着头默默地搓着草繩的許梅花，突然抬起头，兴奋地說：“嘿！你們笑什么呀！我做了个梦……。”海珠看看梅花的神气不相信地問：“你別瞎說，搓着草繩会做梦？”

“是真的，我梦见大埠头停着許許多多大船，还停着三、四对大火輪，船上紅灯綠灯照得眼都发花，真好哪！我想上去看看，东找西找找到了一只舢板，剛要向大船搖过去，大船上突然噠噠噠的一齐响了起来，我一惊，就醒来了。”說完，用惋惜的神情看看大家。“梅花阿姨，你沒看看船上的字嗎？”一个系着紅領巾的小姑娘天真地問。許梅花有些抱歉的說：“这我倒沒有看清，停在門口港的船反正总是我們的船……。”大家一时被引入了这个美丽的梦境，不！这不是梦，这是螞蟻島人民日夜响往的远景，正是这些美丽的理想鼓舞着大家的干劲，两天三夜不歇的搓草繩也不觉得疲劳，反而越搓劲头越足。

第二天早上，太阳剛从东海面上升起，海珠和島上妇女們就敲着鑼鼓，抬着“喜报”向党总支和社管委办公室走去，她們兴奋地唱起了优美的歌声：

发展远洋办大船，
社里只有十元钱，
大社有了千斤担，
妇女也能挡半边。
社大人多力量大，
搓搓草绳亿万斤，
太阳跃出东海面，
幸福生活眼前。

蚂蚁岛妇女以二天时间完成二十天的任务，并将九千六百万元的草绳加工费作办大捕船投资的事迹向党报了喜，社里用这笔钱又买来了一对大捕船。这时蚂蚁岛上有了四对大捕船。大生产社立即组织了这四对大捕船投入了远洋生产。一九五四年是蚂蚁岛开始向远洋进军的第一年，大家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给第一批出征远洋的战船——四对大捕船取了名字。“蚂蚁一号”、“蚂蚁二号”……很快顺利地定下了，但对后来放来的两对大捕船的名字大家却有了一番争论。一对是大家投资办的，投资时有金银首饰，铜铁家具，还有现款和鸡蛋……，各色各样东西都有，取个什么名字呢？最后，大家认为在旧社会火肉给过人们温暖，但新社会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人民生活迅速提高，食饱衣暖处处温暖，因此，火肉成了纪念品，就把这对船叫做“火肉船”。另一对是妇女苦战出来的，就取个“妇女号”的名字吧！但妇女不同意，她们说要办了机帆船才取“妇女号”，办大捕船是妇女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的开始。“搓绳起头难，办事开头难”就叫个草绳船吧！蚂蚁大社才合并成，面前还有困难，用这个名字，可以勉励大家，到我们过美好生活时，也别忘了开头的困难，要始终如一的贯彻勤俭办社的精神。

草绳船和火肉船是蚂蚁岛小社并大社，实现政社合一的产

物，是螞蟻島人民公社向遠洋進軍的里程碑。

螞蟻島人民公社在短短五年時間，漁業生產上取得很大的成績，捕魚工具從小船小網到大捕船和機帆船。一九五八年就實現了遠洋生產機帆化，螞蟻島人民的美麗理想——漁業生產機械化，電氣化——正在逐步成為現實。



大 协 作

——潘小夫——

蚂蚁岛大社合并后，全岛人大协作的劲也更大了。乡党支部和社管委会为使各行各业更好地为渔、农业生产服务，就把那些零乱分散和流动肩挑的匠人，分别成立了铜匠业、木作业、篾竹业、箍桶业和泥水业等专业小组。莫小看这些只有几把錾头，几把火钳，设备简陋的各种专业小组，在勤俭办社，支持生产发展上可起了重大作用。

铜匠业是渔业机帆化后不可缺少的重要行业，谁能想到并大社前还是一些“修洋伞补锅”的肩挑小铜匠，一经组织起来却能修配各种机器的技术工人了。还是一九五七年冬季带鱼汛的时候，为了支持远洋生产，铜匠业小组汪志成主动提出要跟随渔船上渔场修理渔具，乡社领导考虑到为便利生产起见，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冬季的奶山渔场，桅稠如林，一排排、一行行大大小小的渔船，数也数不清。来奶山捕带鱼的有来自福建、辽宁、江苏、山东、浙江等沿海各省渔民，渔船在大海洋中排得象一条长城。夜晚，海上一片灯光，点点闪闪宛如天上星星。白天，满海篷帆，来来往往象穿梭一样。

大雪过后，冬至来临，带鱼旺发期也就随着到来，可是蚂蚁岛二号机帆船偏在这节骨眼上，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损坏了，自己不会修，附近也没有人会修，怎么办呢？如果到沈家门舟山造船厂来修

理的話，花二、三百元修理費倒是小事，半个月修理時間，等船修好魚汛過去了影響生產是大事。汪志成看着被損壞的機器心里更着急：自己動手干吧！這玩藝兒過去從未打過交道，搞壞了不就更誤大事。不修吧！錯過大好魚汛實在可惜。機帆船上的二十多個漁民都以萬分焦急的心情望着他，這更使他憂慮不安：怎麼說呢？說不會修吧！生產指標怎麼完成？怎樣回答站在身邊的漁民兄弟。再則自己隨船上漁場，雖只打算修些紅綠哨燈，和修補些零碎的漁具，可這究竟也是自己的分內之事，咋好丟着不管。說會修吧！過去確實沒有摸着過。最後他還是爽朗地說：“修！咱們自己修。”

話雖這麼說，可是機器問題出在哪裡，他不知道。志成拿起小鎚頭東敲敲西砸砸，根本找不出毛病來。他在書本子里雖然學到過一些關於柴油機的知識，可是沒有接觸過實際的理論，碰到實際問題——拆修機器，還是沒有把握。為了把機器修好，他幾次爬山過海去請教在漁場的、輪機訓練班的王老師。志成由於虛心學習和王老師的熱情幫助下，毛病還是給找出來了。毛病找出後，他立即動手進行修理，為了使漁船及早投入生產，苦戰了兩晝夜，機帆船的馬達又隆隆地響了起來。看着銀刀一樣的帶魚一網網往船上拉，社員們說：“要不是大社的合併，銅匠師傅那會到漁場上來修機器，如果機器到沈家門修，這兩、三萬斤帶魚，恐怕還是東海龍王的。”

過去有的漁民說木業組工人“磨洋工”、“大材小用”，現在木業組工人都轉變為起早摸黑，小材大用了。他們擔負着漁業上漁船修理和各種工具的裝配。螞蟻島過去漁汛結束後，船上所需的生產工具都還在天上飛，有時因為市場上采辦不到，還耽誤了生產。現在漁船沒有“謝洋”^①，倉庫里早已堆滿了各類漁船所需的漁具，做到了“工具等人，汛汛銜接”；在農業上木業組把全社的打稻機、犁、耙

^① 謝洋：魚汛結束，漁船返埠的意思。

等农具修理和制造都承包了下来。同时,不分白晝黑夜,按照生产需要,随要随修,随叫随到。有一次,一条大捕船手搖起网机里的一个零件损坏了,漁船从岱巨洋赶回来天已經摸黑,木业組立即派了两个工人連夜赶修,本需两天干完的,两个人只化半夜不到的時間赶出来了,远洋社員带着欢笑,深夜一点鐘又揚帆直奔漁場生产去了。

箍桶、篾竹业也基本做到供应全社漁农业生产上所用的大小谷籬、魚簍、艙笠、洗笄^①、拖桶、蟹边桶、醃伙桶^②、栲道^③……等各种工具,自并社到現在,他們制造了成千上万件漁农具,为社創造了不少財富。

过去打道燒栲的煤灶,必須向外地請泥水师傅,向外請来的师傅要听双工鈿^④,付船費,听飯鈿,一道煤灶至少也得花百来元錢,現在社里培养了自己的泥水匠,只化六、七元錢就可修起一道煤灶来了。社員們贊揚說:机器修理有机械修配队,打造漁船有木器队,修制零星漁农具还有各种不知名的队……,真是社大匠人全,支援生产頂呱呱。

四社合一、乡社合一后,螞蟻島就处在温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乡党支部和合作社指到那里,社員就打到那里。今年夏季,近洋魚业旺汛期間,因为劳力不足,部分生产将受影响,大社从农业上抽調一百多个男女劳动力,投入漁业旺汛生产,保证了漁业的丰收。小水期間漁业生产稍空,大社又发动了六、七十个漁民社員,在四、五天內突击搶种了五百余亩甘薯,提前半个月完成了甘薯的插种任务,使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侵襲下,还得到了丰产。

① 精笠、洗笄:漁区用的两种工具。

② 拖桶、蟹边桶、醃伙桶:前两个是装魚用的木桶,后一个是醃魚用的木桶。

③ 栲道:染漁网用的鍋灶。

④ 听双工鈿:付二笔工資費。

一九五六年八月一日刮来了大台风，把条“姚丰塘”的塘脚都给刮坏了，部分塘堤因年久失修被潮流冲塌，海水“嘩啦啦”轟鳴着往里直灌，严重地威胁着庄稼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过去这条海塘农民推给渔民修，渔民要叫农民修，大社合并后，渔农亲如一家人。乡党支部研究决定一定要把海塘修好。李大根同志在会上说：“这条海塘关系着全岛二千七百多人的命运，任务很艰巨，时间又紧迫，如果光靠农民的力量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动员全岛人民的力量，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用两个月时间把它修起来……。”

按照这条海塘的规模来说，虽不能算是大型的，但也称得起中型的工程了。海塘全长达一公里，塘脚宽四米，面宽一点五米，高三点二米。南起大埠头，北到礁门边，背部突起，远远看来象条横爬在大海中的蛟龙。如果光靠农民的力量，三、四年还修不起呢！现在提出两个月内竣工，这个任务可也实在不简单。但在解放了的蚂蚁岛人民的面前，不知道什么是困难，全岛人民不分白晝黑夜为两个月完成修筑海塘任务而忘我劳动着。塘堤上铁锹声、砸石声和喊叫声响成一片，组成了一支有节奏的劳动交响曲。经过奋战五十天，提前完成了修筑海塘的任务，使全社三百七十多亩土地，和全岛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了保障。因为渔民、农民、手工业、供销等各阶层人民都为修筑海塘出过钱，流过汗，所以社员们又称这条塘是“协作塘”。

万众一心,战胜灾害

——陆渭川——

十二级台风过境,倾盆大雨也跟着来,山上的洪水,象无数条巨蟒,呜呜的吼叫着,直往山下奔来。海塘内的一大批棉地已积满了黄泥水,仅有的一条通向大海的排水沟又刚遇涨潮,碾门^①不能开放,一瞬间洪水没过棉枝顶,平地成了黄色的大湖。

黎明后,台风回南,风势渐弱,暴雨也停止了。社员们赶忙拔碾放水,抢救棉花、甘薯……。洪水放干后,一检查大伙都楞住了,原来,棉花地的棉铃结得跟葡萄一样密,把棉秆压得沉甸甸的,少讲也能亩产皮棉百来斤,现在呢?只见灌满泥浆,象鸡蛋一样的青花铃脱落在地上,埋在污泥里,到处都是,顺眼往山上望去,七、八十亩被山洪爬过的薯地,露着纵横交叉的水沟,本来被藤叶遮遍得茂密的薯地,现在成为东一个洞,西一个窟窿的癞头地了。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象晴天霹靂,打得社员心灰意懒。社管委会委员郎阿根抱着锄头在地边大哭起来。有的社员看到这个情景,将锄头一丢,地也不整,回家睡大觉去了。社员郭小根唉声叹气的说:“花铃都掉的掉落的落了,地整不整反正是那样。”

蚂蚁岛一岛一乡一社、乡社合一的一年,也是自然灾害特别频繁的一年。夏汛大黄鱼受到雨水多、天冷、上落水急^②的影响,使

① 碾门:即闸门。

② 上落水急:潮水涨落时流速较快。

金条般的黄鱼群绕鱼场而过，它们象故意与人们开玩笑一样，只是“咕咕咯咯”的叫，就是不抬头、不进网。全社十个远洋大捕单位平均捕到一百四十多担大黄鱼，没有赚钱不说，反而赔本三、四千元；近洋生产鱼伙虽然发得很旺，产量也很高，可是遭到连绵阴雨一个月，鱼伙晒不干，渔网“晾不燥”，生产受到了影响。

渔农业生产遭到自然灾害后，阶级敌人也乘机破坏造谣。所以，社员一度思想比较混乱。蚂蚁乡党支部面临着这一严重情况，连夜开会研究紧急措施，千方百计恢复灾后生产，挽回损失。在干部和党团员中统一认识取得步调一致后，加强了各条战线力量，深入开展宣传教育，说明只要大家同心协力，灾害一定能够战胜。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就组织生产自救。

近些日子来，乡党支部和社管委会都在集中精力合理安排劳动力，可是安排来，安排去，八瓶七盖，有了这头，没了那头，乡社领导都为这事有些犯愁。

一天，李书记正在考虑劳动力安排问题时，十多个白髮苍苍的老汉，急呼呼地走进办公室。为首的一位名叫李贵云，今年不多不少七十岁，他本地生，岛上长，做过四十多年渔工，那时候家里虽有三个劳动力，但在渔霸的残酷剥削下，一家人仍旧吃不饱穿不暖。解放后，他积极参加互助组、合作社，眼看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今年春天，大社办起后，领导上看他年老，为了照顾他，所以没有叫他下海。贵云伯听领导报告说，机帆船生产马上就要到来，社会主义越走越近。他高兴得连觉也睡不着，虽然乡社领导没有派活给他，可是他在家里一刻也呆不住，成天在船埠头、网棚间打转转。看到谁干活不起劲，他就从谁手里夺过“梭子、网剪刀”，坐下来干一阵。有一次，他在船埠头帮着扛鱼伙，一个青年渔民对他說：“大伯，社里没有给你派活，你再干也白搭呀！”他就瞪着眼训斥似的說：

“为合作社劳动，为建设社会主义干活，难道非要钞票不行吗？”说得那个渔民红着脸无话可答了。听到党支部、合作社向全岛人民发出向自然灾害开展斗争的号召，他约了十多个多年没有下海的老头，到乡政府要求安排生产来了。书记李大根看他们个个气喘喘的，不觉一愣，他还以为这些老年人吵了架要自己来作调解，心里正在打主意，贵云伯抢着先开了口：

“大根，你叫全岛人搞生产啦，抓海蜇啦！也得派点活给老汉做做呀！”

李书记心里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微笑着说：“大伯，你们老人家还是多休息休息，等以后有适当的活时，再派给你们干吧！”

“休息，社会主义难道会坐等着来吗？”

“那你们在家里搓搓草绳、揀揀伙吧！”

贵云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力气，拿起屋柱旁边安放着一个四、五十斤重的大砘^①，单手将它举过头顶，复又放回原处，脸不红气不喘朝着大根说：“不要看我们老，可还有一点老劲道哩。”

李书记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可是他们究竟都是些上了岁数的人呀，年纪最轻也在五十以上，咋好派重活给他们干呢？

贵云伯看准了李书记的心思说：“大根，派活问题你甭发愁，这几天我们到处摸了一遍，我看埠头边有四只老船搁着不用，仓库里还有老网、老绳、老边索，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就可出四只‘六老船’。”

李书记知道这些老年渔民的特性，个个都人老心不老，他们要是出了口，谁也劝阻不住，所以劝慰了一阵也只好同意了，这样他们才笑着、叨唸着走出办公室。

老年人刚走出办公室，窗外有个社员对大根说：“李书记，现在

^① 大砘：用石头凿出的渔网沉子。

海蜇大发，网棚間里的大部分劳动力都抽出去开洋了，可是眼前織网的草没人栲，繩网无人拔，咋办呢？”李大根同志这时想起昨天有二、三十个瞎眼、拐脚的有殘疾的人，他們来乡要求安排工作，現在人手缺少，这不是一个很大潜力可挖嗎？說起这些“殘廢人”来，不由得使人心酸。解放前，他們都是沿門求乞的叫化子，就拿拐脚周阿虎來說吧，从小死了爹娘，家里穷，六亲不認他，冬无冬衣，夏无夏衣，好容易穿着一件十多斤重的“百挂衣”，連鞋子也沒得穿，一年到头赤着脚，一年夏天被毒蛇咬了一口，过了几天，毒素侵襲到脛骨，成了拐脚，島上成立合作社后，他成了五保戶，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全有了指靠，合作社为了照顧他，还叫他学习劈篾，一九五三年小社时就分得了一百多元現金。現在买了新被，添了新衣，还討了老婆，生了孩子，生活过得挺不錯。他逢人就說：“共产党救活了我，合作社养活了我，我一定要积极劳动来报答党和合作社的恩情。”其实講这話的何止他一个呢？昨天他們你拉我扯的来到李書記办公的地方要求工作做，按照他們的說法，这样一方面算是对党的感謝，另一方面挣几个工分，自立更生，可以減輕合作社的負担。

窗門外那个漁民又在催促解决劳动力的困难了。李大根同志說：“沒問題，今晚上給你們开一支生力軍来。”那个漁民才兴高彩烈的走开了。李大根同志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什么重大事情，跳起来說：“啊呀！一个很大的潜力还没有被挖掘呢？”他自言自語的說：“糊涂啊！竟把占全島人口半数的妇女給忘掉了。”

过去小社时虽然也想把妇女們安排到生产崗位上去，但因限于社小，劳动力、工具还不能达到統一調配，所以难于安插。現在并了大社，特别是恢复灾后生产需要大批劳动力，这不是正好發揮她們的作用嗎？想到这里他高兴极了，随即把島上所有妇女和啞吧、瞎子、拐脚等所有殘而不廢的人組織起来，并按照他(她)們的

特长和体力情况，分別給他(她)們搞农业生产，和漁业后勤的拷草、拔繩网、紡綫、調麻……等輕活作。

劳动力問題解决后，就立即組織受灾后的漁农业生产。

螞蟻島以漁业为主，所以恢复灾后的漁业生产将是全島人民的首要任务，乡党支部按照生产季节和魚发特点，在漁业生产上主要是：大抓近洋，大抓海蜆。远洋十个大捕单位撤回来后，立即組織了三十三个小大捕^①，为了赶上近洋六月半水生产，社員們勁头十足，白天汗流夹背打桩、拷漁网；晚上在月光下面扎繩、扎箬架^②，投入生产后第一个回合，就旗开得胜，获得了丰产，一天当中每单位捕到了魚虾一千四、五百斤；台风一过，桃花港海蜆也开始旺发，乡党支部組織一百余条張网船投入緊張的突击捕海蜆的战斗，沒有几天功夫，每桩捕到海蜆一百八十斤，比上年同期(八十斤)增产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全社三千二百个桩头，共产五十七万六千斤，值五万一千八百四十元。

在农业生产上，主要是：整地排水，发动社員把倒伏的花秆扶植起来，被洪水冲毀的种上秋黄豆；甘薯地进行培土补苗，追施肥料……等。

各部門都为迅速恢复灾后生产貢獻出自己的力量。信用部立即发放生产和生活貸款；供銷部以閃电般的速度，一夜調齐了农业上所需的黄豆种、肥田粉，和漁业上应用的毛竹、篾絲、漁网等；各手工业小組日夜赶修漁农具，滿足生产需要。男男女女，老老小小，能上地的都上了地，能下海的都下了海，作到家家无闲人，人人有活干。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經過一場与自然灾害的激烈斗争，螞蟻島

① 小大捕：漁船名称，小大捕船简称。

② 箬架：架漁网用的竹架。

漁农业生产在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情况下，产量比上年还有很大的增加。全社一九五四年渔业总产量达到一千零四十二万一千斤，比一九五三年（七百七十二万零五百斤）增产百分之三十五。农业生产：棉花平均亩产达到四十斤，比上年（三十斤）增产百分之三十三；甘薯平均亩产为七百八十斤，比上年（四百斤）增产百分之九十五。农业队社員除了留足口粮外，还分到了現金一百多元。社員郭小根激动地说：“要不是全島并成一个社，今年遭到这样大的灾害，我連討飯都来不及，那会象这样又是鈔票又是粮食。”全島除了少数懶汉外，百分之九十五的社員都增加了收入。同时，还积了十万元的公共积累，这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奠定了可靠的物質基础。社員們个个都喜笑颜开的說：“今年，漁农业生产虽都遭到了严重灾害，但是产量仍显著提高，社員收入大大增加，这証明了众人一心，一定可以战胜灾害。”

丁阿光捨身救漁船

——編写小組——

深夜，丁阿光被一陣“拍拉拉”的聲音惊醒过来。他仔細一听，整幢房子格格地响，灰屑象篩米一样往下落。园子里那棵柏树，被风刮得呼呼吼叫。突然，又一陣“拍拉拉”的聲音，阿光听出是瓦片被一陣大风卷落在地上的碎裂声，紧接着“劈劈啪啪”一陣乱雨点声敲砸着玻璃窗。憑他以往的經驗，这是做“风水”^①的預兆。可是今天是六月二十五日呀！风水在小潮汛是不可能作起来的。又一陣激烈的风雨声，打断了他的沉思，他自言自語地說：“嚟呀！这么大的风雨，沙滩上的漁船恐怕会被刮走？”他一骨碌翻身起床，披上一件衣服，在枕头下摸着了火柴，点亮了玻璃灯，从房里急急忙忙跑出来。

阿光的妻子在梦中含含糊糊听丈夫說：“阿爷……被刮走……。”忙跳下眠床，鞋子也顧不得穿，光着脚追了出来，一把抓住丈夫的胳膊就問：“快說，阿爷被刮到哪里？”

睡在后房的阿爷，听到半夜三更有人在叫他，还当出了什么紧要事情，所以摸着拐杖“的的篤篤”走了出来。他听到孙媳妇在叫自己，急着回答說：“我不是好端端的在这里么！阿光出了什么事啦！”

阿光被問得莫明其妙，后来听出了他們誤会了自己的意思，忙把天气突然起了变化，和自己要去沙滩檢查漁船的事說了一遍，三

^① 风水：即台风，做风水即刮台风的意思。

个人这才会意地笑了。

阿爷說：“对，孩子！船是合作社的财产，打魚人的金飯碗，千万不能遭到損失。”說着，扣紧鈕子顫抖着就往門口走，阿光忙上前扶住阿爷，看看老人家剛生过病后的虛弱身体，甬說这大风雨中去檢查漁船，就是連走路也会被大风刮倒的，劝說了好大一陣才把他劝住。他妻子又急着說：“那我同你一塊去吧！”

“你还是在家里照顧阿爷和孩子吧！”阿光边說边把大門的門閂拔开，“呼”的一下把灯吹灭了，一股西北风夹杂着黄豆大小的雨点劈面打来。他不禁打了个寒噤，隨即探头向外看了看，門外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見。

风，一陣紧似一陣。雨，一陣大似一陣。“快！赶快到沙滩上看看去。”阿光催促着自己，忙披了一件破棉袄，一脚踏出門檻。他妻子一把将他拉住：“等一等，这样能走嗎？”她說着，隨即轉身往房間里跑去，抱出蓆衣和笠帽，加在阿光身上，阿光感激地看了她一眼。然后，挺了挺脖子，双手往胸前一抱，冲出門，頂着大风雨，深一脚淺一脚的淌着水汪朝大畧沙滩跑去。

阿光把泊在沙滩边的漁船挨只紧了紧纜头，不牢固的再加上一条，在他認為确实都牢靠了，才直起腰数了数漁船的只数。“啊！怎么少了一只呢？”他怕自己数錯了，又重数一遍，还是缺一只，再数一遍，仍旧缺一只。他再朝前走了几步，又发现擱在沙滩上的四只拖桶，和正在建造新船的几根木板也不見了。到那里去了呢？他心里猜疑着，是不是有人知道今晚上有风水，事前把它搬走了。不！不可能！这风水是突然襲来的。看看潮位已經沒过了大潮汛的痕迹，自己提出的疑問立即被否定了，最后作了判断：一定是被潮水冲走了。于是，他便順着沙滩寻找起来。风呼呼地刮着，雨点沙沙地斜打着，潑得人眼睛都睜不开，忽的笠帽也被风卷走了，雨水順

着脖子往里灌，阿光被淋得象只落湯鷄。沙滩全被海水淹沒了，浪头象座小山一样，嘩嘩地吼叫着，翻滾着，前浪未平后浪又涌上来成一道白綫，忽忽地卷过来。浪花激起丈把高，好象要吞沒一切。这一切阿光都不放在心里，难过的是合作社的财产遭到了損失。他用漁民特有的眼力，仍然，四处搜索、寻找着。

忽然，发现前面离沙滩不远的地方漂浮着一件黑烏烏的东西，再走了几步仔細一看，心里一陣高兴，“那不是船、桶和木板嗎？”阿光生长在海島，对沙滩上的情况熟透了。小时候，天热时老光着屁股在海滩边“推搨”①、“拾泥螺”、“捉彈涂”②，在冷天不能下水时，就叫一伙小朋友划大桶，差不多滩头上每塊石子他都摸遍了。当然，更知道沙滩那里深，那里淺，憑着他对沙滩的熟識程度，仗着自己年青力壯，又考虑到小潮汛不会做风水等情况，所以他連忙脫掉蓑衣，一下窜进白浪滔天的大海里，对准舢舨方向猛扎过去。“沙——宏”一个浪头把他卷入海底。他这才感到今天的风浪不比平常，更不是象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簡單輕便了。他掙扎着剛把头露出水面，又一个浪头压下来，阿光又被大风浪拖下去了。接二連三地浪头扑来，他頑强不屈的与大风、大浪、大雨搏斗着，用尽生平力气，好不容易游到舢舨旁边，忽的一个大浪头把他全身托起，腰部在船舷边猛的一撞，“肋排骨”③被撞得格格作响，渾身一陣疼痛，身子連連搖晃象要倒下去的样子，但要搶救漁船的念头，在鼓励着他，阿光忍住痛，摸着舢舨的纜头，慢慢地往岸上拖，这样来回十来次，只觉得全身打着寒顫，累得他头昏脑脹，在无数次連續下海中几乎昏迷过去。阿光把船、拖桶和木板拉到岸边后，拖着沉重的身子，沿着沙滩正打算往回走，又发现一捆木板快要被海水冲走

① 推搨：海涂里的一种捕鱼方式，一般都是一人一頂漁网，在漲潮时去捕。

② 捉彈涂：彈涂是生长在海涂里的一种小魚，捉彈涂就是捕这种小魚。

③ 肋排骨：人体上腰部边的骨头。

了,他想:算了,用不着为这几块木板去冒生命危险……;没有这些木板合作社正在新打的渔船就没有办法完工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念头一齐涌上他的心头,象两个浪头互相冲击着。最后,咬着牙再一次跳进大风大浪的大海里,等他把最后一捆木板拖上沙滩后,已经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大雨还是嘩嘩地往下潑,大风大浪虎嘯獅吼,耳边只听见一片嚎嚎的风声和嘩嘩的雨声。他掙扎着往前走了几步,一个浪头又把他罩了下去。

这时候,陆社长带着五、六个人打着手电,检查完长沙塘、后畝等地的船只后,赶到大畝来检查。

“陆社长,长沙塘、后畝船纜带得都很牢靠,我看大畝也一定不会出什么问题的,风、雨这么大,把人刮得连气都喘不出,咱们还是回去歇一下,等风小雨小再来吧!”他们一路上急促地走着,谈着检查的情况。

“不,不能,最容易出问题的正是现在这时候,咱们为合作社,为社员负责,还是牢靠点走一趟的好!”陆社长坚持着说。

“陆社长说得对,咱们检查组的任务就是检查,俗语说得好,小心差一篔,万一出了毛病,合作社的财产遭到了损失,那谁也负不了责呐。”第二生产队队长刘海昌赞同陆社长的意见。

大家说着走着,不觉到了大畝埠头,到沙滩一检查,只见一只舢舨,四只拖桶和几十块木板没有带纜,陆社长一面吩咐大伙把在沙滩边的物资转移到安全地方去,免得被风浪卷走,自己又把手电向四周照了照,突然,发现不远的沙滩上躺着一个人,他三脚两步紧赶过去,“啊!这不是阿光吗?”原来阿光被一个浪头罩下去后,又一个浪把他顶了回来,他看到合作社的物资都已抢救了上来,就松了一口气,但被舢舨撞伤的腰部立即觉得十分疼痛,多时雨打潮浸的身軀也在得得地颤抖,他直着腰,拖着湿淋淋的身子,跌跌撞撞

的向前冲了几步，只觉眼前一黑，就昏迷瘫痪在沙滩边了。陆社长弯下腰抱住他，摸摸阿光胸膛，心还在突突地跳动着，他唤叫着阿光的名字，阿光将嘴唇抖动了几下，半睁着无力的眼睛向四周扫视了一阵，他在手电光下看到陆社长；激动得流出泪来，他断断续续的说：“陆……陆社长，先……先别管我，给舢板、拖桶带缆要……要紧……”，声音是那么低沉无力，要不是陆社长把耳朵贴在他的唇边，连一个字也不会给你听出来。“阿光，舢板、拖桶、木板都转移到安全地方去了。”陆社长十分感动，大声地告诉他。阿光了解到合作社的财产已经脱离了险境，露出了笑容，这时，大畧村口出来一群群的人，紧张地往沙滩、山上走去，来沙滩的人，一看陆社长背着阿光，忙上前抢着把阿光抬回村去。

东边天色渐渐由灰转白，天亮了。

人群扛着钉耙、锄头，提着绳子、杠棍，奔向仓库、沙滩和地头……。陆社长朝着那黑簇簇向四面奔去的人群，内心一阵高兴，一阵激动。他想：大社合并后，人们的思想起了多么大的变化啊！过去刮台风群众钻在家里顾自家，干部喊破喉咙，才慢吞吞的出来几个人。如今社员不需要发动都自动的抢救农作物，检查船只，把社的财产看成比自己生命还重要。他边想边往前奔跑，投入了灾后的抢救工作了。

社长看到这两个有理想又活跃的姑娘，心里早就有说不出的快乐，但故意试探地说：“海洋里不是玩的，无边无岸，大风来了，浪头几丈高，显得你坐立不稳，这种苦，女孩子吃得消吗？”“嗨！”亚玉和荷花撅起嘴说：“不要吓唬人了，男的吃得消，女的也吃得消。”陆社长鼓励她们说：“好哇！嘴硬，还是你们心强，下船去试试风吧！”这可使她俩高兴极了，陆社长又叮嘱了一句：“回去同你们爹娘商量一下。”她俩飞也似地跑回家去了。

郭亚玉和陈荷花要下海的消息传开了，有赞成的，有怀疑的，也有反对的，风言风语也传来了，过去曾有妇女跨过船缆就得祭神洗尘的迷信，几个封建迷信思想严重的人说妇女是“扫帚星”，女人下船“船要翻，鱼虾不见”，可是她俩在党支部和社干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起胸膛，冲破了这些阻挠。亚玉的母亲听了女儿要下海去捕鱼的消息，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对亚玉说：“孩子，下海要好好的学啊！我家几代都是做渔工，从前穷人被刮得只剩一层皮，几根骨头。现在岛子变了样，家里变了样，住的、穿的都是新的，不是靠大家好好的劳动，日子那能过得这么甜呵！”可是荷花的家里是个一般渔民（相当于农村中农），她爹娘把她当作一个小宝贝似的，当她娘听到荷花要下海去，硬说软劝，叫她不要去，但荷花的决心强，第三天早晨，天还黑洞洞的，她就偷偷地溜出去了。

那天，天气晴朗，太阳刚升起，五采缤纷的大海，笑呵呵地迎接着这两个勇敢美丽的姑娘。她们上了“妇女一号”机帆船，向老大打了个招呼，只见老大皱着眉头，看样子，并不欢迎她们。机帆船开动了，她们在船上象树枝上的小鸟一样跳跃着，一会儿从船背上跳下机舱间，摸摸黑黝黝的机器，听听隆隆的马达声，一会儿又从机舱间跳上船背登^①，眺望着辽阔的海洋，海燕从海面上掠过，鑽入

① 船背登：船舱上面。

高空，发出清脆悦耳的叫声，船群在碧波上竞驰，青年小伙子哼着号子，唱着渔歌……，这一切都使她俩感到新鲜，奇妙。亚玉抱着船尾上的小桅杆，望着杆上红绿色的信号灯，心底里悠悠的想着：现在乘着机帆船，将来自己当了轮机手的时候，驾着银白色的渔轮，把一船船的鱼送利农村、城市，远销国外，换回钢铁，使国家建设起更多工厂。荷花坐在船背上也涌着各种幻想：撒一网，鱼儿就堆满船舱，把最大最好的鱼运到北京城，送给敬爱的毛主席……。隆隆的马达声打断了她俩美丽的沉思。亚玉高兴地对荷花说：“以后我们俩个在一起开机器多好啊！”荷花说：“要求社领导上分配我们在一只船上。”亚玉说：“领导不同意，咋办呀？”“那还用说吗？坚决服从分配，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荷花回答得很干脆，亚玉点点头说：“是呀，服从领导是第一条，反正哪里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接着他俩就低低地唱起“社会主义好”的歌曲来，清脆的歌声，越唱越响亮，热情奔放，缭绕在大海上空，融化在宏壮的海涛声中。

海浪冲击着渔船，船身剧烈地晃荡着，忽儿被浪头高高掀起，忽儿又落入浪壑中。神秘的大海，对陌生的客人总喜欢开个玩笑，试试人们的胆量。亚玉和荷花渐渐地觉得头脑发胀，眼睛也不愿张开，一阵难过一阵。她俩想坚持多站一会，但已是身不由己了，只好到船舱里躺下。渔船越驶越远，浪头越来越大。渔船开始捕鱼了，她们挣扎起来想帮下手，但一起来，就觉得天转地旋，五脏好象一齐要从嘴里冲出来似的，开始呕吐起来。这可忙坏了船上的青年小伙子，他们擦干净了舱板又替亚玉、荷花送茶送饭。陈再平老轮机手亲切地说：“吃吧，吃一点不会伤身体。”亚玉也想起妈说的话：“吃了吐，吐了再吃，这样才能练出来。”于是她就一骨碌的坐起来，想吃个饱。可是，这时，那吃得下呢？嘴里又苦又涩，还没有吃上两口，又是一阵呕吐，荷花一口也不愿吃，她想起来到壁壳

登^①去透透新鮮空气,可是沒有走一步又倒下了。这时,船上原来不贊成妇女下海的老大顏德生怀着怜惜的眼光搖着头說:“妇女下海就是不成呀!在屋里做个針綫活是能手,搓草繩网还可以,要下海,就很难啊!”这些話象針刺到亚玉和荷花的心里一样,她俩想反駁几句,可是話到嘴边也說不出口,只是昏暈、嘔吐。这种暈船的生活整整过了三天,漁船才回港。

亚玉到家后,蒙起头就暈,只想多休息一会,可是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床在搖晃,房屋在旋轉,好象还在大海里一样,她心里問着自己:“亚玉,这是第一个难关,你就被海浪吓倒了嗎?桃花島上的目魚姑娘謝素英,不也是經過千辛万苦鍛炼出来的嗎?紅軍长征过草原爬雪山不是更艰苦嗎?……”正想着間,突然房門开了,亚玉的母亲捧着一碗糖鷄蛋,走到床边說:“亚玉,吃碗鷄蛋,补补身体,不要怕,剛下海的人那有不暈船的啊,日子长了就会慣的。”母亲这些話使亚玉增加了征服海洋的信心和决心。她从床上坐起来,斬釘截鉄似的說:“媽!我决不怕海浪,一定要坚持下去。”

荷花回到家里后,她的母亲一見她又气又怜惜,本来要把荷花痛罵一頓,看到荷花面孔焦黄,眼眶凹进,又捨不得罵了,一把将荷花摟在怀里,拍着肩膀,怜爱地說:“賤丫头,看你弄成这个样子,早就对你說了,女孩子吃不消的,你偏要去。荷花,听媽的話,媽再不許你下海去啦!”荷花受着母亲的温情,想着难受的三天暈船生活,心里正在犹豫,猛抬头看到壁上貼的第一个女火車司机田桂英的宣傳画,又想到航行在长江上的女輪机員罗列芳……,这些坚强的新中国女性的形象,活跃在她的脑子里,这时,又听媽媽說:“在岸上也是劳动呀!媽蟻島开山劈地以来,那有女人下海啊!”荷花再也不听媽的話了,坚决地說:“不,我一定要去。你就是把我綁起来,

① 壁壳登:同船背登。

我咬断繩子也要去！”这下子激怒了她的母亲，她发狠地罵道：“賤骨头，你要下海，就給我滾。”荷花带着昏暈的神情，冲出房門。媽媽急忙追上去，一把將她抱住，拖着往家里走。婉轉地說：“死丫頭脾氣這樣倔，媽擔心你吃不消。”荷花邊掙扎，邊說：“我吃得了這個苦，不用你擔心。”接着又耐着性子說：“媽！你答應我下海，我就好好的回家。”媽媽只好答應了。

幾天以後，社里選送亞玉和荷花到舟山輪機訓練班去學習，這對她倆又是一次嚴重的考驗。要在五個月內學物理、代數、柴油機基本知識等四、五門課程，對於這兩個文化程度不高的姑娘說來，確是件困難的事情。學校的領導上鼓勵她們，幫助她們，社里的親戚朋友鼓勵她們，支持她們。她們倆也暗暗地下定了決心，要苦學苦鑽，不辜負上級和同志們的關懷。她們起早貪黑、廢寢忘食，互相督促，互相幫助，五個月很快地過去了，她們倆都順利地通過了結業考試，滿載着學習的成績，回到社里。

在亞玉和荷花回社後的第三天，綽號叫“爆竹”的陳保裕老大機帆船上的輪機手病了，眼看就要影響出洋生產，這可急壞了老大和船員們。亞玉和荷花知道後就自告奮勇地向社長要求去代替。當時因為沒有其他適當的人，社長同意她們去試一試。保裕老大因為知道這兩個姑娘在五個月前暈船的情況，因此帶着不信任的眼光勉強的把她倆迎上了船。

亞玉和荷花畢竟還沒有經過實際的操作，上了機帆船以後，機器不聽使喚，發動不起來。她倆急得滿頭大汗，以為是機件上的毛病，阻礙了通氣，於是就把一個個零件拆洗一通，整整搞了半天，機器裝上了，但還是不行，亞玉敲敲自己的腦殼，怨恨地說：“為什麼在輪機訓練班學習的時候都搞得清清楚楚的，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胡塗了呢？”保裕老大眼看着這種情況，生氣地說：“草雞供不了桌，

猛月亮晒不干谷，妇女怎能开机器！”这话象一盆冷水浇在满腔热情的亚玉和荷花的头上，她们又气又懊丧地上了岸，跑到家里放声大哭起来。亚玉的母亲，看到女儿哭得这么伤心，不觉婉惜地说：“亚玉，学不会就算了！到农业队一样是劳动呀！”荷花的母亲更是心疼，又同情又责备，说：“早就对你说过了，何必受这个闷气。”就在那个晚上，社里党委李书记把她俩叫了去，亲切地说：“万事总是起头难，什么事情都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做个学徒也得三年，你们还只有短短几个月，刚从学校里出来，光有书本上知识，没有实际经验，不要心急，不要灰心，百炼成钢，锻炼一些日子就好了。”这些话又使亚玉、荷花增加了无限信心和力量。他们坚决地表示：“一定要好好的学，好好的干，决不辜负党的培养。”当亚玉、荷花回去后，李书记又考虑，要培养新生力量还必须从技术上来帮助提高。于是就把她俩分配在“妇女号”机帆船上，把任务交给共产党员老轮机手陈再平同志，要求他帮助她们提高技术。亚玉、荷花在这位陈师父的帮助之下，更积极，更虚心地学习。为了能完全了解机器的性能，熟悉开关，有时在渔船回港的时候通宵不眠的把机器拆开、装上。为了大风浪里不晕船，她俩经常在刮风下雨时，摇着小舢板，在港湾里锻炼。陈再平同志，对她俩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她们碰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他会忘记吃饭和休息来帮助她们解决，讲一遍不懂，就讲两遍三遍，直至完全弄懂了为止。在机帆船出海的时候，陈再平同志就站在机器旁边，看着她俩操作，看她们有一点差错疏忽就立即指出。一次，机器突然出了事故，亚玉、荷花忙去找“毛病”，找来找去，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陈再平同志严肃地说：“找机器上的毛病要沉着，细心，好比稻种里挑稗子，要一粒粒细心的揀，才能把稗子剔出来，性急是不行的。”于是亚玉和荷花又把机器上的零件一个一个检查起来，连一个小小的螺丝也不漏过，终于

找到了毛病，原来是有个螺絲卸鬆了。从此以后，她俩工作得更細心，更踏实。这样，通过秋汛的实际操作練習，亚玉和荷花在輪机訓練班学到的理論知識很快就在实际操作中运用自如了。

一九五八年冬汛，由于陈再平同志要到螞蟻十八号机帆船上任培养技术人員的新任务，亚玉和荷花就正式担任了妇女号机帆船上的輪机手。她們冒着刺骨的寒风，征战在嶮山洋上，当她們捕起一网一网銀光閃閃的帶魚时，心里有說不出的高兴。

一九五九年春汛，她們俩又經歷了一次严重的考驗。四月十一日正当“妇女号”机帆船在沿泗洋緊張工作的时候，突然来了风暴，烏云滿天，十二級的狂风夹着暴雨，小山似的浪头一浪推着一浪，漁船象蕩秋千似的，一会儿掀得数丈高，一会儿落得数丈深。忽然“嘩啦啦”一声巨响，一个大浪猛扑过来，船上的馬达顿时停止了，机艙間潑进了半船艙海水。管理机器的亚玉、荷花被浪头潑倒在艙板上，等她俩苏醒过来，看到机器上的麦耳朵，油罐也都貫滿了水。連忙动手把机艙間的水往外屏完，又赶修机器。浪花不断地潑进来。亚玉、荷花脱下身上的雨衣，遮住机器，她倆的衣服湿透了，身上冷得格格发抖，她俩紧紧的咬住嘴唇，双手不停的忙着。約半小时后机器从新又开动了。不料“嘩啦”一声，又是一个巨浪，从艙背上打过来，有人惊叫：“哎呀不好了，桅杆断啦！”亚玉和荷花冲出机艙間，看見一抱粗的桅杆橫倒在船舷，向外滚着，眼看就要落到海里，她俩想去抱住它，老大顏德生严厉地、急促地喊着：“这是什么时候，不怕死嗎？”亚玉却回答說：“我是共青团員，只要桅杆搶回来，死了也是光荣的。”荷花也回答說：“一根桅杆就是几百元，讓它白白的丢掉嗎？”她俩边說还边想爬过去。站在船舵旁的一个老漁民，一个箭步上去，將她們俩个拉住，大声地嚷道：“不行，送掉性命也撈不回来。”說着就把她們推往艙里。她們回头看看，只好回到

机舱间。巨浪继续一浪高过一浪，机舱间刚舀完的海水，又打进了半船舱，机器又被水熄灭了，渔船就象一张树叶了，不自主地随风浪迅速飘着，往浅沙滩上推，后面就是一个沙堆，眼看渔船就有搁沙翻船的危险。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老大发出了落拱^①的海令，十来个渔民都七手八脚的忙碌着，拉铁锚的、拿绳索的、背米袋的，迅速地把两个大铁锚和米麻袋吊在船头上。这样船才移动得慢了些，但仍在往这个沙堆飘去。亚玉和荷花刻不容缓的赶修着机器，大伙们把希望都寄托在她俩的身上，机器被水打得湿漉漉的，亚玉就撕下自己的衣服，将机器擦干，雨衣已经遮不住兇暴的浪头泼向机舱间的海水，荷花就拿出自己的棉被来挡。突然，荷花象发现了什么似的，结结巴巴对亚玉说：“电快完了，咋办？”亚玉也怔了一下，原来紧张的脸色显得更紧张了，亚玉心里明白，船上的机器是靠电瓶的电来发动的，电完了，就好比烧火没有点火的东西一样。但亚玉还是镇静的摇摇头，示意荷花不要大声嚷，嚷给大伙知道了又会引起一阵惊慌。轻轻地对荷花说：“机器开不出不要硬开，否则会多消耗电的。”他们俩沉着气，继续修理着机器。大约又经过个把钟头，机器又发出隆隆的声音，渔船才背着沙堆慢慢地前进，大家这才长舒了口气，心里觉得轻松了些，亚玉把机器交给荷花管理，自己又去舀前舱的海水，因为有好几个渔民已经受伤了。她舀完水，抹着湿淋淋的脸，对大伙说：“你们要看准方向，把牢舵，机器由我们两个负责。”

胡须花白的颜德生老大，向大伙炫耀着说：“多好的姑娘啊！这样的姑娘谁会不高兴叫她们到船上来。”有个青年渔民打趣地说：“你不是说妇女不能下海，只能在屋里做做针线么？”颜德生不好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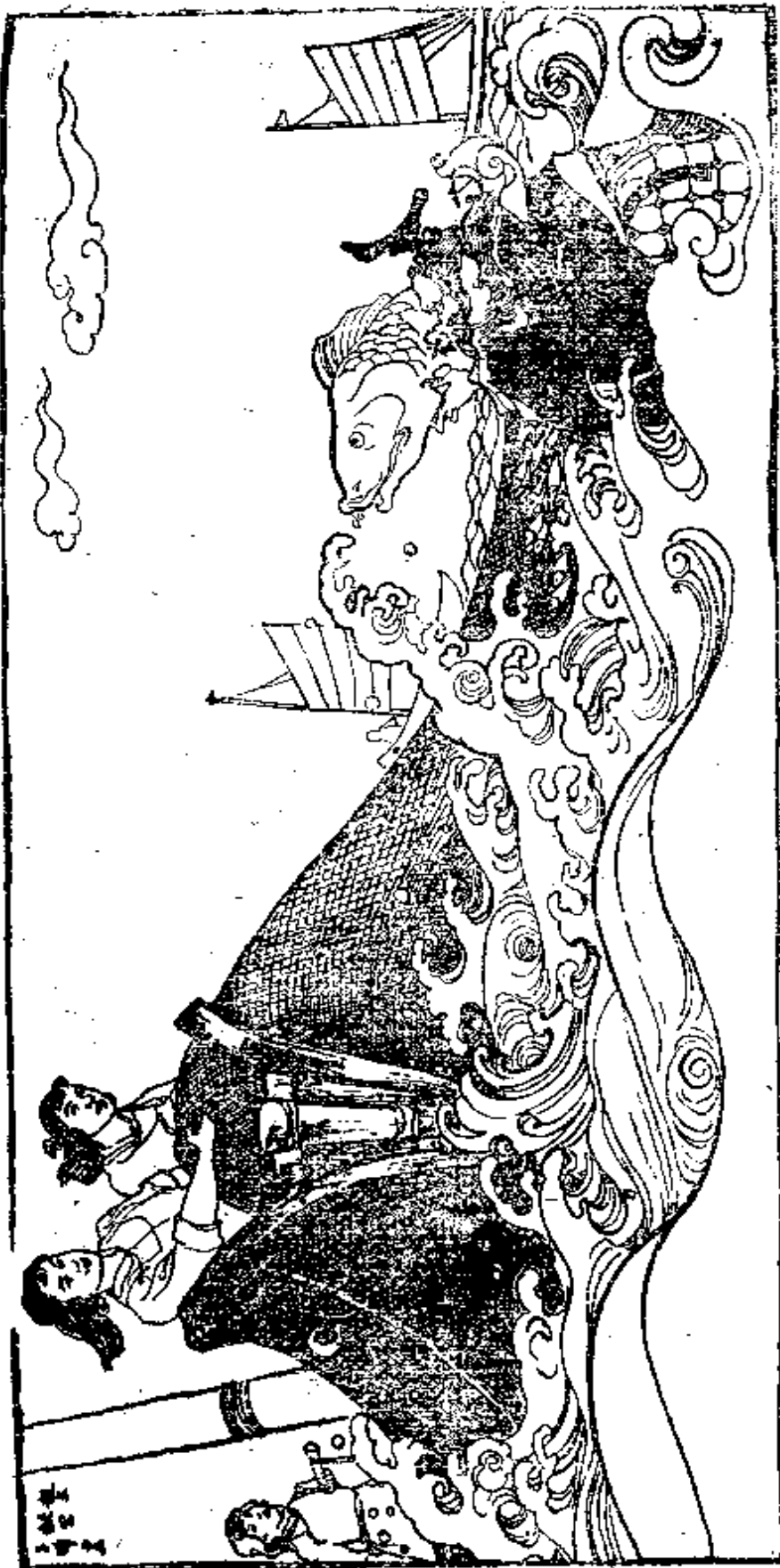
^① 落拱：渔船在遇风暴的时候，把锚、麻袋或渔网等物用绳索吊在船头上，将船沉住，随风潮慢慢的飘着，以免翻船。

恩笑着回答說：“那是过去的看法，現在眼睛換了一双哩！”大伙听了，都笑了。

夜幕来临了，一团漆黑，什么也見不到，只有那滚滚的浪头，冲击着船舷，咆哮的海洋面目显得更狰狞可怕。“你怕沒？”荷花輕輕的問亞玉，“怕有什么用，困难面前更要沉着勇敢。”亞玉堅定地回答着。“万一我們的漁船……”荷花有些胆怯地說：“不会的，我們一定会战胜风暴，就是万一不幸，为祖国献出生命也是光荣的。”亞玉鼓励着荷花，也鼓励着自己。“对”要有临难不屈的精神，一定要战胜风暴，荷花自信地附和着。

黑夜过去了，白天就会到来。第二天，风渐渐的小了，浪也慢慢的平了。緊張之后，亞玉和荷花以及船上所有的同志們多么需要休息一会儿呀！但情况不允許她們这样做。因为公社里十余对漁船都失散了，他們的安全怎么样还不知道。顏德生老大和大家商量后認為必須去找寻。于是，她們的机帆船又开足馬力，疾駛在广阔的沿海洋上，傍晚，碰到了本社的“带头船”，知道其余的漁船都已安全回港了，这时，荷花兴奋地望着亞玉，她俩疲憊不堪的臉上，同时露出了笑容，她們为自己經得起这场考驗而暗暗高兴，更为公社的所有漁船战胜这场險恶的风暴而高兴。

“妇女号”机帆船凱旋归来了，人們傳頌着亞玉和荷花的英勇不屈的事迹，傳頌着船上所有漁民的勇敢頑强的事跡。



刻苦鑽研，發展淺海养殖业

——刘岳明——

桃花港面上浮着一排一排的竹架子，有的露出水面半人高，有的紧貼着水面。

“老胡，那些黑框框里装的有粮也有钢。”陪同我参观的刘岳海同志指着那些黑竹框談諧地对我說。我微微地一笑，不解地看着他。刘岳海同志今年四十岁，一九五二年带头組織了螞蟻島第一个互助組，搞得很出色。一九五三年参加赴朝慰問团，慰問过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願軍。同年又被群众推选为螞蟻乡乡长，現在是公社副社长，分工負責淺海养殖事业，因此他对那些浮在海面上的竹框框特別有感情。他似乎看出我对他的話不大理解的心情，繼續对我解釋道：“真的，那里面有鋼有粮，那浮在海面的就是海带框，一框就是一台，一台海带好的收千把斤，通常也能收四、五百斤。农民兄弟水田旱地收粮食，我們漁民的土地就是这大海，这是不用施肥的头等好田。”“喏，”他用手指着島子周圍的泥涂和岩礁說：“不要說这海是好田，那些連草也不能长的海涂和光秃秃的岩石都是頂呱呱的肥田呢？海涂上养蛭子^①，岩石上种紫菜。不过，过去我們沒有好好利用。这些东西，都是大跃进跃出来的，特别是海带，过去連看也沒看过，公社化后，我們却养起来了。”他一会儿指东、一会儿指西，热情地向我們介紹着。我不住地表示贊同，接

^① 蛭子：屬貝壳类，肉可食，味鮮美，生长在海涂里。

着請他談談發展淺海養殖的經過，他笑了笑說：“快吃中飯啦！上岸之后再談吧！”

趁中午休息時，劉岳海同志簡略地向我介紹了發展淺海養殖的經過：一九五八年，全國水產會議提出養捕並舉的方針後，公社黨委作了慎重的研究，並作了詳細的規劃，決定大力發展淺海養殖事業。

一天，火熱的太陽照在頭上，我們公社里的幾個幹部，乘着帆船到附近的海面選擇養殖海帶的地点。聽海洋試驗所的同志說，養殖海帶的海港，至少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要沒有湍急的潮流朝東南方向，第二要沒有漩水，第三要沒有船隻來往。我們根據這個要求，找了半天，才看中了兩個地方。一是小螞蟻山東南面的海港，一是桃花港中老鼠山和螞蟻島之間的地方。地点確定後，就着手打樁，做準備工作。誰知道樁沒有打，就有人反對了。說：“海帶出在北方，南方天熱，不能長呀！”“連海帶是圓是扁都不知道的人，竟想養起海帶來了。”有的人竟翻起老簿子來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漁霸“百步蛇”曾欺騙過漁民，在螞蟻島養蜻子^①，叫每戶漁民拿出十元錢作為投股合夥經營費。當時有很多人上了當，拿出了錢，百步蛇拿到了這筆錢後裝模作樣的買了一點點的蜻子苗，養了幾分塗，沒養上幾天就向漁民們說：“螞蟻島的海塗硬，蜻子長不大呀。”把金錢就裝到自己的腰包里吞沒了，當時大家都不知道蜻子適宜什麼塗，于是就被他欺騙過去了。後來也沒有人把他揭穿過，因此在這些漁民腦子中就留下一個深刻的壞印象，認為螞蟻島不能養蜻子，所以当這次公社提出要養蜻子、紫菜、海帶時，他們就反對說：蜻子都不宜養，還想養海帶，那有這樣容易的事呀。我們便向他們解釋說：海帶在奶泗，蝦峙等地方已經試養成功了，還願

^① 蜻子：即蠶子。

慮什么呀；沒有技術，可以學，什么事情都不是生出來就會的。並且地委已經決定要各公社選派一些人去大連學習，學習回來不就有經驗了嗎；過去不能養，那是“百步蛇”騙鈔票的陰謀，能不能養，大家都沒有親自經歷過，怎麼就肯定它不能養呢？通過我們這些解釋教育，大部分社員都表示積極擁護，但也有一些好心的人，心裡懷疑，怕社里浪費資財，個別的人，甚至堅決反對。我們不管這些阻攔，開始做起準備工作來。可是一動手，第一個困難就是沒有材料。當時計劃養一百二十台海帶需要毛竹三百六十支，棕絲一千二百斤，倉庫里一點存貨也沒有。我們派人到外地去採購，跑了很多地方，還是空手回來。怎麼辦呢？公社黨委決定同社員們商量，要大家出主意、想辦法。社里立即召開了社員大會，在会上把海帶的用途，發展淺海養殖的意義，詳細地向大家作了介紹。社員們知道海帶不僅可以吃，而且可做工業原料，支援國家工業化，這是件大事，應當積極想辦法。解放前一直當漁工的阿生老頭說：“沒有毛竹棕絲，張網舊竹不是可以代用么，我家還有一間破草屋，現在住了瓦屋，破草屋還有什麼用，把它拆掉，毛竹就可派用場哩！”被他這一說，很多人都嚷開了，有的說：“我家有道竹籬笆，現在沒有強盜小偷，還有什麼用呀！”有的說：“水桶便桶，土箕，魚簍上的繩子都可以用廢麻代替，把棕繩解下來養海帶。”有的說：“如今有了油布衣，那些破簑衣也可用來為海帶服務一下。”會後，大家立即動手搜集廢竹、舊竹、爛棕繩、破簑衣。光破簑衣就有三百多件。這樣沒花一元錢就解決了養殖海帶缺乏苗繩和竹架的困難。社員們養海帶的情緒象八月大潮一樣高漲。男人白天要開洋張網，抽不出勞力，就在晚上打海帶樁去。婦女們在白天忙於漁貨加工、農業生產，抽不出時間，就開夜工搓棕繩。有的手上搓起了泡，仍舊繼續搓。這樣過了半个月，就完成了海帶養殖的一切準備工作。正當

这时，县委渔工部也来了通知，叫我們派人去旅大学习。公社决定我和胡再紅、李国华、丁忠德、朱小岳、李永娣六个人去。这使我們高兴极了，我們都向党委保證：“一定要在最短時間里，把养殖工作学会。”那次去旅大学习的普陀县就有一百八十六人。到了那边我們就在旅大市合石礁工区，这是专门給我們安排好的学习的地方，規模很大，养了三千六百多台海带。开始，我們初步懂得了海带养殖的一般知識后，就边做边学，先学打桩，后学育苗、放养。有些工作倒也簡單，看了之后，就会操作了。但是养殖海带是件复杂細致的工作，特别是育苗，带有很强的技术性。剛刺激出来的幼苗很小很小，肉眼根本看不到，用放大鏡才能看到。我們这几个人都是粗脚粗手的漁民，所以学习起来困难还是不少。不过，我們决心都很强，沒有被难住。情愿少休息一会，多試驗几次，不懂的就問，不会的就做。經過一段時間，我們就自己动手来試驗育苗，第一、二次都失败了，后来苗子虽然出来了，但不能附殖到竹片上去，技术員對我們說：“种海带刺激的时间既不能太长，又不能太短，太长太短都会影响游孢子的附殖。”于是我們就根据他說的办法，进行了試驗，終于成功了。育苗后，我們就到海里去放养。放养是一項艰苦的工作，必須連日連夜搞，一时不能停。起初我們晝夜拖，結果都累倒了，后来我們分做日夜二班，每人每天搞十二小时。通过四个月的苦学，我們就学完了平常一、两年才能学会的海带养殖的一整套技术。

我們学习回来后，在浙江海洋水产研究所帮助下采用玻璃片育苗的方法，进行了海带苗的暫养工作。不料，因港里的潮水很急，沒有养上几天，一百多張玻璃片被海水余走了三分之二，只剩了三十多片。大家心里都很着急，我难过得連飯也吃不下，看到社員們的臉，心里就跳个不停，心想：“大家抱着多么大希望，把这样重大

的事情托付給我們，我們却沒有完成這個任務。”這時，有些原來反對海帶養殖的人，又說起風涼話來了，說什麼：“螞蟻島就是不宜養海帶呀；可以養的話，老早就養啦！”“不要動這個腦筋了，癩蛤蟆那能吃到天鵝肉啊！”這些人終究是個別的，大部分社員卻鼓勵我們說：“一次不成，第二次再來呀，試驗的東西，哪有一次就成功呀。”李書記則一面鼓勵我們一面和我們一道研究，分析了桃花港的情況後，認為桃花港不适宜育苗暫養，可以考慮採取分苗養殖的辦法。海洋水產研究所的同志也認為這意見很對。於是，就把剩下來的一部分殘苗移到蝦峙去暫養了。

“苗”在那里暫養^①了一個多月，生長都很正常。分苗的時間到了，我們象護理剛出生的嬰兒一樣，小心翼翼地把它移殖回來啦。開始，是根據大連“工”字形的竹架，3公尺長2公尺闊，三根毛竹做成的養殖架子。因為這裡潮急，海水一涌，竹架就沉沒在海水中了，陽光就照不到海帶，影響了生長。剛巧，我從樟州參觀回來，看到他們是用四根毛竹做成的長方形架子，雖多了一根竹，但不管潮怎麼漲落，一排排的竹架始終浮在水面上，浮力就增大了。於是我們也改成了這個樣子，試驗後，果然很好。困難一道道的克服了，我們心裡也一天比一天快活。眼看海帶一天天的長大，更有說不出的喜悅。我們養殖隊里的幾個青年姑娘樂得成天合不攏嘴，天真的小英姑娘更是一天到晚唱歌，忘記了一切疲勞，丟盡了一切憂慮，逢到人就說：“你看我們的海帶喏，多好呀！再過幾個月就能給你吃到鮮美的海帶了。”社員听了，也總是夸奖地回答：“巧媳婦，就能辦出巧事呀！”

古曆三月半，正是大水，洶涌的潮水不斷的上漲。原來好好的天氣，突然烏雲滿天，來了風暴，海洋掀起了數丈高的凶浪，船不能

① 暫養：暫時扶養。

开洋,人不能下海,我們管理海带养殖的十六个人个个发急,眼看着海带竹架被风浪刮得颠来倒去。暴风刮了整整一晝夜,我們的心也象竹架一样不安地晃蕩了一晝夜。这晚,我們睜着眼等天亮,看风势逐渐减弱,就立即把船駛到海带养殖海面,只見那原来整整齐齐的竹架,被风浪打得七歪八斜,仔細点了点,少掉二十多台;一台就有二千多条海带,二十台就有四万多条。我象失了魂似的,在海面上搖着小舢板,急得团团乱轉。养殖队里的同志也顧不得有沒有吃飯,就在附近的海面上找寻起来,有的在張网簷架間找到了几台,有的在岸边礁石上寻着几台……,忙了大半天,才找回了十余台,其余的被洶涌的浪濤冲得无踪无影,再也找不回来了。

那天晚上,养殖队的同志坐在工場里,平时欢乐的笑声好象也被这场风暴刮跑了,工場里寂靜而沉悶。“小英,唱一出越剧吧!”一个年輕小伙子說。小英臉上苦笑着說:“海带都余去了,誰还有心思唱戏呵!”接着又是一陣沉默。我心里想:今后风暴越来越多,如果刮一次余去几台,几次风暴刮过不都余光了,怎么办呢?

小英姑娘是养殖队里最活跃最热心的一个姑娘,对养殖工作挺能鑽研;能唱能舞,还到揚州戏剧訓練班去学习过三个月。平时唱呀跳呀真象只小黄鶯,可一下子变得这么沉默。以后怎么办……?这时我的心情也象一縷乱网綫,結头繞結头,解不开,一个劲的想。

“張网簷架为什么沒有余去?海带架却余去了?”

小英清脆急促、有含意的問話,打断了我的沉思,也提醒了所有的人們,沒等大伙兒发言,小英就接着說了下去:“我看問題就在这里,我們是十个海带架一个桩,張网簷架是一个架一个桩……,”还没等她說完,大家就七嘴八舌的說开了話,一致同意小英的看法,認為桩少架多,吃水大,当然容易余走。于是很快的决定了明天繼續打桩。工場上又鬧騰起来了。

第二天，把桩头加紧了，原来十台打一个，改成三台打一个。后来经过多次风暴，个个架仍牢牢的浮在海面上。

为了使海带长得快、长得大、长得均匀，我们也改进了一些养殖方法。有一天，在洗刷海带时，我发觉竹架边的海带长得大，中间的长得小。我又把其他几台也看了看，一看都是一个样，我感到有些奇怪：同一台海带有大有小，是什么原因呢？我琢磨了半天也没找出原因来，回到岸上翻了翻有关海带养殖的书，也没有找到原因。第二天，红红的太阳刚爬上山头，我又摇着小船在海带架旁边找原因，只见红红的阳光照着竹架边的海带亮堂堂，中间的海带却在水底下黑沉沉，这就使我想起来，海带是很需要阳光的道理。后来我又看了看别的几台，又发现露出水面的海带却晒死了，沉在水底的长不大。从实际观察中我懂得了海带生长，需要阳光，但一定要在海水的表面层，不能深不能浅，更不能露出水面。于是又将原来竹筒上下交错四角成“十”字形连接的海带架，改为竹筒互相平行四角成“丁”形连接的海带架，并把棕绳拉直绷紧，不使它两头高中间低。这样每棵海带都能长得又长又宽又厚实。

接着，他又对我谈起今年浅海养殖的收获和今后的打算，他说：“今年因为没经验，养得还不大好，估计可收鲜海带一万二千斤，紫菜二百多斤，蛰子一万斤。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间，我们要养海带六百台、紫菜十五亩、蛰子三十亩；并利用小河、池塘养鱼三十亩，还将人工养海龙、海马。海龙和海马都是名贵的中药原料，国家是很需要的。我们要叫大海献上更多的宝，岩石开出更多的红花！”

蚂蚁岛人民公社的渔业生产正面临着—幅美丽壮阔的远景！



鄒善清動腦筋

——編寫小組——

天剛朦朧亮，東方已經一片火紅，一霎間，海面上飄拂着的縷縷薄霧，被微風吹得無影無踪，鱗鱗微波，閃爍着耀眼的金光。海鷗追隨着漁船，一下俯沖下來啄食漂浮在海面上的小魚小蝦，一下又騰空升起，在空中盤旋飛翔，漁船穿梭似的來往在桃花港上的桁地間，夏天的早晨，桃花港顯得格外清新美麗。

近些日子，魚伙特別多，每天空船而去，滿載而歸，漁民們將捕上來的魚伙，揀好的、大的運往杭州、上海……，滿足城市居民對副食品日益增長的需要，把小的、次的送進舟山水產食品廠，製造魚粉，出口調換機器，大大支援祖國社會主義建設。在這豐收的季節里，社員愉快地勞動着，心里充滿了喜悅，桃花港上洋溢着爽朗高亢的漁歌：

茫茫大海萬里浪，一望無邊成魚倉；
海上健兒魄力大，萬丈浪頭當平洋。
手執丈八櫓和槳，水晶宮里鬧一場；
黃金白銀滿船裝，氣煞東海老龍王！

充滿了干劲和活力的歌聲，沖破了晨空的寂靜，隨着有節奏的波浪，向祖國遼闊的海洋擴散。

桃花港桁地裏的一隻張網船，船上插着一面三角形的小紅旗，船上只兩個漁民，一個中年漁民把着舵，船頭上站着的是個青年，

船到网簷旁边后，落下篷，开始紧张地撩伙①、倒伙。

船上的老大名叫鄒善清，今年三十四、五岁，他久經烈日曝晒的臉龐，閃射着黑而透紅的光澤，渾身壯实有勁，寬闊的肩膀，肌肉凸起富有彈性。他作事比一般人做的多，話却比別人說得少，黨交給的任務，从不討价还价，每次任務都完成的又快又漂亮，領導和群眾表揚他時，他總是說：“這是黨員應該做的事。”他是第一生產隊長，大躍進以來，他連走路、吃飯都在動腦筋想辦法，搞發明創造，任何一個細小問題，他都會站下來呆呆的想上幾個鐘頭。有一次，善清“開夜落平”②回來，已經深夜了。他走到家門口，停住腳步，正要舉手敲門，忽然，一陣風吹來，打了個寒噤，回頭看見晾衣竿上的一條黑褲子，一只褲腳管竹竿穿着，另一只褲腳管迎風拍拍响着，一忽兒右、一忽兒左，一會，两只褲腳管都被風吹得飽股股的，好象受着漲潮急流沖擊的漲網一樣，他想：要是張網也象晒褲子一樣，一個簷架挂兩頂網，一上一下，產量不就可以提高一倍嗎？啊哈！一倍啊！想着不覺說出了聲，這時他早已忘却了疲倦，按捺不住興奮的心情，當即跑到網司張和定家里，說出自己的想法。和定翻身跳下了床，興奮地說：“好哇，這叫做樓上樓下網，保險大大增產。”第二天一試驗，果然比一桩漲一網增產一倍左右。這個辦法，立即在全社範圍內展開了，夏秋兩汛就為社增產十萬多斤魚伙。

站在船頭上的青年，兩手緊握篙子，輕輕的往水里一插，熟練地鈎起了一個黑黢黢的張網袋筒，飽肚肚的看樣子這網魚伙足足有一百二、三十斤，這麼大的網筒，碰在別只船上非兩個人抬不行，但這青年却不費勁地把它提了上來，解開了袋筒繩，魚伙嘩的一下倒了滿滿的一籬筐。這青年叫李浪濤，是善清的得力助手，愛說愛

① 撩伙：撈漁網倒魚蝦的意思。倒伙也是同樣意思。

② 開夜落平：晚上出海生產。

笑，有話藏不牢。他思想进步，工作积极，早入了团，还担任了党的宣传员，干起活来猛打猛冲，象条海洋上的大鲸鲨，力气老是使不完。因为他们干劲足，产量高，所以这面写着“火箭”字样的循环红旗，就象跟他们攀上亲一样，四、五个月来，不曾移动过，社员们叫这条船是“红旗船”，并给善清起了个绰号是“三百岁”①，助手浪涛是“黄金牛”②。

“善清叔，坏了，海蜇来啦！”忽然浪涛惊叫了一声，看善清不作声，接着又抱怨地说：“他娘，海蜇来介早，这么旺的鱼伙不就要泡汤了吗？……”

善清闷声勿响，两只大眼睛出神地看着簏筐里几个上白下红，形似一顶“黄龙伞”的海蜇。

善清知道，如果按照惯例，海蜇来了之后，全部紧网都要解上兑绳网③。因为海蜇“来龙健”④，体又重，紧网易于爆破放直筒⑤，产量就要严重受到影响。一九五六年夏汛五月初水时，海蜇似山似泥涌进了近洋渔场，那时候鱼虾也正在旺发，社员们舍不得把紧网解下来，结果三千多个桩头有一半爆破了。去年，一见海蜇苗头，就赶快把紧网兑上换绳网……

善清心里盘算着：现在大跃进啊！产量越多越好，这样在水产事业上才能尽快地飞跃大发展。他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把海蜇、鱼虾一塊捕上来该多好啊！”

太阳斜照着，一阵一阵热起来，舱板被晒得火热，善清搥着大槓，圆圆的脸、拳曲的手指、黧黑结实的身躯，全被汗湿透了。他一

① 三百岁：寿长，知道事情多，聪敏的意思。

② 黄金牛：指力大的意思。

③ 兑绳网：换网的意思。

④ 来龙健：来的多而急的意思。

⑤ 放直筒：渔网爆破而成两头空。

劲不动，汗水沿着凉帽带子涔涔地流下来，滴在舱板上，这他都不在意，脑子里只是考虑如何能够把海蜇、鱼虾同时捕捉上来。

冰鲜船上传来了响亮的对话声打断了善清的沉思：

“老大，‘沙筛袋’里一百五十斤大米麻袋眼子太浪，米要往外漏咋办呢？”

“傻瓜，后舱不是有一只麻袋，把它套进去不就行了吗？”

这对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蓦地想到：要是绳网外面套紧网，海蜇被绳网兜住了，鱼虾漏到紧网里去，这样一方面不会爆破紧网，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海蜇、鱼虾同时涨上来，岂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他想到这里，高兴极了，催着浪涛加紧撩伙。

浪涛仍旧是手不停地撩伙，嘴里一歇不歇地骂着、叨咕着：“呸！该死的老龙不听话，叫送鱼虾偏送海蜇来，当心老子捉住你，抽出龙筋当橹带，剥下龙皮当雨衣……。”他正骂得性起，好象没听清善清的话，善清大声喊了声：“浪涛！”浪涛回过头来看看。“快撩！快撩！早一点回去。”善清急促地催促着。浪涛知道善清一定有什么紧要的事情了，否则他不会催得那么急的。浪涛连忙抖擞精神，使出了平生的本领，手里拿着的篙子，忽上忽下的挥舞着，比提笔写字还来得轻快。剩余的十多个桩头，不到一支香烟的功夫都撩完了，撩最后一个桩头扑了个空。原来，一顶紧网被急流冲走了，潮急浪大，无处寻找，只好等第二天拿新网再去挂。船里堆满了鱼虾、海蜇，他们拉起了风帆，乘着南风，迅速回大埠头来了。这天他们到埠最早，秤完伙，善清连饭也顾不得吃，在网棚间偷偷地背了一顶紧网，一顶绳网；乘着平潮，一个人又把张网船摇向柁地，到刚才扑了空的桩头边停住了，他将两顶渔网一里一外的挂在空苍上，停在那里看了长久，才回岸。等船靠拢大埠头，已经后半晌了。这时，他才感到有些累，手臂酸溜溜，肚子也噉哩咕噜的翻起“石蟹”

来,但当他想到試驗成功了,将会替社大大增产的时候,从内心发出欢乐的微笑,身上又来了勁,迈着快步离开了船埠头。

第二天,善清一早起来,駛着漁船去撈魚伙。这天,风很大,小漁船一下被拋出几丈高的浪峯,一下又被拉进深淵的浪窩里。善清坐在船尾把着舵,心里老是惦记着紧网套繩网的事兒。船到桁地照例落了篷,摆上舵,叫浪濤搖大櫓,自己亲自出馬撈伙。第一网就撈那个試驗桩,撈起网袋不觉一楞。原来,头次試驗摸不准性道,繩网与紧网之間沒有留出一定的距离,使紧网悶水^①,网衣被擦得毛茸茸,只漲进了少量魚虾和几只烏賊^②。

浪濤目不轉睛地观察着善清倒伙、撈伙那种利索的动作,他看到善清又創造出了新花样,心里好高兴。“善清叔,这办法好足了,你又为社作出了貢獻”,浪濤笑着說:“你真瞞得好紧,在老搭当地地方也保起密来啦!等回我告訴技术研究委员会,叫他們好好的总结一下。”浪濤眨巴着眼睛頑皮地說:“我还要把你的經驗編成快板宣傳出去!”

“不要那样兴师动众,这点小玩艺兒算个啥,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城門打鼓。”善清阻止說:“現在我还没有把握呢,要是一下子推开了,万一不成功,給合作社财产遭到損失,咋对得起大家呢?”

“小玩艺兒!!全島四千多个桩头都用这个办法,一个桩头起碼按增产二十斤計算,那末一朝就可为社增产八万多斤,如果全县、全省,以致全国所有近洋地区都推广,你看你要替国家增加多少財富……真是的,小玩艺兒!”浪濤一口气說出了成套的大道理。

善清再沒有話說了,他一面撈伙,一面思考着如何进一步改进紧网套繩网,使既能保护漁网,又能增加更多的产量。

① 悶水:网目流水不快。

② 烏賊:即目魚。

浪濤真的編了快板向大家宣傳起來：

說快板的開門就見山，
說一說咱們隊長鄒善清。
自從全國大躍進，
挖盡心思動腦筋，
昨天想了個新辦法，
繩網外面套緊網，
魚蝦海蜆大丰收。

.....

經浪濤一宣傳，繩網套緊網的事兒立即轟動了全島，並且作為一種新聞互相傳遞着。人們議論紛紛，有的說：“這樣一來，實現夏汛大躍進指標更有把握了，”有的說：“這個辦法好雖好，可是買馬還是配鞍大，緊網被繩網擦破，反而得不償失，”有的說：“偷雞勿着反蝕一把米，魚伙漲不進，緊網倒爛糊，”各有各的說法。

這個消息傳到網棚間，“老補網”陳仕金知道善清又在搞什麼技術革新了，又聽到一頂嶄新的緊網被擦毛了，這比割他的肉還心疼，他氣極啦，恨不得立時找到善清狠狠的痛罵他一頓。

在食堂里吃中飯的時候，陳仕金看見了善清，把飯碗蓬的往桌上一放，三腳二步趕到善清面前，用手指着他的鼻子大聲責備說：“善清，你這隊長在搞啥個鬼把戲，繩網外面咋好套緊網，如不快解上來，我剛裝好的一頂新网非給你擦得稀爛不可，”仕金伯頓了一下說：“你不付付自己是啥個身份，既不是大學生，又不是專家，想搞發明創造。”

善清听了這席話開始感到惶惑，接着他想：大學生、專家也是人，他們能創造，難道我不能創造嗎？現在自己試驗的繩網套緊網，雖不能說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如果稍微再改進一下，成功是沒有

問題的。”他又想起：上級黨經常號召我們要破除迷信，敢想敢做，敢于戰勝一切困難。想到這里使他鼓足了勇氣。他一向是不大愛說話的人，現在再也耐不住了，說道：

“大伯啊！搞技術改革是為了多增產，要叫合作社好嘛！這……。”

“叫合作社好，我看要叫合作社倒霉。”陳仕金打斷了他的話頭，氣沖沖的說。

“倒什麼霉，一頂緊網真的損壞了，我自己拿錢賠，現在已經試了就要試到底。”善清也粗聲粗氣的說。

把個老头子氣得直跺腳，他知道善清是個說到做到，不開空頭支票的人。眼看橫說豎說都沒有用，把頭一扭，吃了半肚子飯，受了半肚子氣，往外就走，臨出門，還捎言帶語的說：“你是隊長嘛，咱管不着你。可是網棚間是我負的責，好吧！你要網我不給，看你怎麼辦。”

善清吃飽了氣，他收拾一下碗筷正要往外走，浪濤迎面跳跳蹦蹦的走了過來。

“善清叔，到底給我找到啦，我把你的事迹向領導上匯報后，現在李書記要你談談經驗去呢？”浪濤絲毫沒有覺察到善清的心事，一把拖了他就往鄉里走。

善清被拉進李書記的辦公室，里面擺設很簡單，一張靠窗邊的寫字台，放着几把竹椅子，跨進門檻一眼望見挂在正中牆上的毛主席象，陽光從透明的玻璃上射進來，办公室里顯得格外明亮，這一切善清早已熟透了。但是今天跟往常不同的就是旁邊還坐着個舟山報記者徐關峯同志。

李書記見善清進來了，忙站起來迎上去，向記者作了介紹，然後搬了一把紅漆靠背椅，叫他坐在寫字台邊對面。

“老鄒，聽說你又搞了個新發明，喏！記者也在这里，把你的經驗和經過談一談吧！”李書記向記者嘮了一下嘴，微笑着說。

“沒有什麼經驗好談，我这样的人笨手笨腳的”善清看了看記者謙虛地說：“我怕是緊網被擦傷了，要給合作社造成損失呢？”

“看你說到那里去了，想出了辦法，不交出來，這是保守思想啊！”記者風趣地半开玩笑半作真的說。

別的说啥都不打緊，就是“保守思想”這幾個字，使善清立即紅了臉，他鄭重地說：“李書記，並不是我想出了辦法不交出來，就是怕還有不妥當的地方！我還要試一試，”說着，把自己試驗中的情況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記者坐在寫字台旁邊，從口袋掏出筆記本，嘩嘩地在作記錄，善清最後把群眾的謠言冷語，網棚間仕金伯不給緊網等等都向黨作了匯報。

“這是件好事情啊！善清。”李書記鼓勵着善清說：“大胆搞，一次不行再一次……。”記者打斷了李書記的話：“‘606’殺蟲藥也是經過606次試驗才成功的。”

李書記用嚴肅而又溫和的態度說：“共產黨員嘛，應該敢于向困難作鬥爭，以事實來回擊保守派、觀潮派。有困難黨會支持你、幫助你的，緊網問題等一歇我同陸社長去商量一下，單獨給你几頂作試驗網，損失了由合作社負責。”

黨的支持，給善清帶來了無窮的力量，他站起來信心百倍地說：“李書記，我保證不灰心，繼續試驗下去，試驗不成功誓不罷休。”

第二次試驗時，善清又把緊網的找頭比上次接上二、三尺，繩網袋筒剪短兩尺，使緊網與繩網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樣不但緊網不會再被擦傷、擦破，而且漁網‘闕水’的情況也可以避免了。果然，這一改成功了，幾個試驗樁平均產量達到二百三十五斤，其中

光紧网漲到的魚伙就有一百三十多斤，比繩网平均一百一十斤的增产一倍以上。

乡支部抓住了这个事实，立即召开了現場會議，会上由善清介紹了經驗教訓，以及操作过程中应当掌握的关键問題。到会的各生产队长、技术老大都一致認為，只要紧网与繩网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办法是行得通的。在摆事实講道理，辯通弄懂的基础上，由李書記作了會議总结。首先他要求大家多动脑筋找窍门，与海爭魚，保証秋汛超夏汛。最后他要求凡是能够套紧网的生产队、生产单位，那怕是一个桩头，都要套上紧网……。”

散会后只一天工夫就有三百三十多个桩头都套上了紧网，仅四天時間为社增产了九万九千三百多斤魚伙。

这个消息又傳进仕金的耳朵里，这下可把他惊呆了，但他还是不服气的說：“这样說来，咱做了四、五十年的漁活，反倒成了外行啦。”

“不是是啥！”一个头髮花白的漁民接住說：“老哥，再过些时候，这个創造，那个发明的越来越多了，小伙子們坐上了‘突突突’的小火輪，我們这些上了年紀的，再不能老是坐着破舢舨嗚嗚搖啦……。”

一陣爽朗的大笑代替了那老漁民要往下說的話。

“多面手”姑娘

——編写小組——

傍晚，战斗在近海漁場上的張网船，張着片片白帆映着晚霞，頂着风浪，从桃花港駛回螞蟻島。

在这帆牆似林的船群中，有一条張网船，帆篷飽滿，一馬当先，向着大埠头疾駛过来。周圍船上的漁民和岸上的群众，都以欽佩的目光，凝視着它。是什么力量吸引着人們的視綫呢？我仔細一看，竟使自己也楞住了。原来坐在“后八尺^①”把舵駕駛着这条漁船的是个年青的姑娘，看上去不过廿二、三岁，丰潤的方盘臉上，已經具有普通漁民特有的肤色——微黑透紅，在夕阳余輝映照下閃着光彩，穩重的神色当中露着微笑，那对水玲玲的大眼睛，紧盯着前方。汹涌的浪濤打着船舷，浪花飞溅开来，洒在她的身上，她一动不动地坐在櫓前，右手紧握“舵牙^②”，左手捏住“撩后^③”，一下拉过来，一下又搶过去，漁船象匹被馴服的駿馬，乖乖地听憑女主人的摆布。

虽然看过“千女鬧海”的电影，和听說过漁区有大批妇女下海生产，但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却是妇女下海不过是在船上当輪机手，或有搭配个把学习学习，“真生活”还得靠漁民。現在妇女真当起

① 后八尺：船尾把舵的地方。

② 舵牙：掌舵用的一根小木棒。

③ 撩后：风蓬背面。

“老大”来了，这怎么不使人惊奇呢！所以当船一靠岸，我就急不及待地爬上这条渔船，去看个究竟，船上第一生产队长鄒善清，滔滔不绝地告诉我关于这位姑娘的情况。

李亚戎生长在一个贫苦渔民的家庭里，从小就成天上山拔野菜，下海拾泥螺、柯螃蟹，一年到头野菜当饭，泥螺、螃蟹当小菜，连点盐也没有，家里生活实在没法过下去，因此，十二、三岁时就跑到沈家门当女佣，小小的年纪就受尽了打骂凌辱，嚐遍了旧社会的辛酸苦辣，好象是被大石压着的笋芽，见不到阳光，闷在地底下。

解放后，党领导人民翻了身，反掉了地主、渔霸，亚戎家里一颗茁壮的幼笋，冒出了地面，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渐渐长大起来。今天，李亚戎已是一个懂得多种生产技术的劳动者，同时，又是一个善于依靠群众、领导群众的好干部了。李亚戎的成长是经历过一段艰苦的锻炼过程的。

蚂蚁岛一解放，亚戎就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抗美援朝，土改斗霸的运动中表现非常积极，一九五二年就光荣的参加了共青团。

一九五三年李亚戎带头响应了党提出的“男人下海捕鱼，妇女上山种地”的号召，带领几个妇女第一批上山种地，但是却遭到岛上许多人的反对，到处是流言冷语。亚戎非但没有泄气，而且还利用那些流言冷语来推动大家参加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当时，亚戎见到姊妹们技术缺乏，就提议请队长在甘薯、棉花播种前开办训练班，聘请几个技术最高的老农民来传授农业技术。在实地操作过程中采取“师傅带徒弟，徒弟带生手”的办法。亚戎原来对农业是生疏的，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不但学会了剪藤、牵藤、松土、收割等简单的农活，而且学会了一般老农才能掌握的农活，如棉花、甘薯等农作物的育苗、播种、施肥、扦插和翻土等技术。

蚂蚁岛历来是个近洋张网地区，一九五四年合并大社后，发展

了远洋捕鱼生产，五、六十个近洋渔民被抽调到远洋去了，如果要保持原来的涨网桩头，必须把网棚间会下海的渔民抽调出去投入近洋生产。那末网棚间的人员就要减少了。乡党支部注意了发挥妇女社员的作用，就研究决定叫亚戎带领几个青年姑娘到网棚间去学补网，代替出一部分男劳力投入下海生产，李书记还鼓励她们：要为妇女今后参加渔农业生产作出个榜样。

亚戎带着四个姑娘去学补网，拜了老补网阿方伯为师傅。她们在网棚间碰到的第一道困难是手法不熟练，手里拿着的“梭子”和“网剪刀”老是不听使唤，一手拿两样工具，不是把梭子当了剪刀，就是将剪刀当成了梭子，把渔网划破了。一个结头教了四、五遍仍旧学不会。有人指桑骂槐的说：“算了吧！打个三眼结，学了半天还没学成”，“妇女终究是妇女，在家里抱抱孩子，烧烧饭是内行，要干网棚间这活，还得转世再投胎。”有两个姑娘听到了这些话后，哭鼻子流眼泪了，将梭子、网剪刀往地上一甩，撅起嘴就逃回家去了，临出门还抹着眼泪说：“宁愿在家烧饭补衣服，死也不再进网棚间。”亚戎上去想劝住她们，没等开口却被推了回来，要不是赶快扶住屋柱，差点儿摔倒。亚戎牢牢的记着党鼓励她们的话：要为妇女今后参加渔业生产作出榜样！虽然，看到一块来的五个人跑了两个，心里难过，但并不灰心，她怕还有两个姑娘也受不住打击，就去鼓励她们，这两个姑娘都是好样的，她们说：“阿花、金珍家里生活富裕，一向骄生惯养，现在在困难面前跑了回去，是不奇怪的，我们都是共青团员，一定要作好党的助手作用，克服困难，坚决学会网棚间的全套技术，为妇女争口气。”就这样，她们三个姑娘互相鼓励，继续进行着苦学苦练。白天，为了不打扰老师傅们的工作，除帮着晒网、整网外，一空闲就站在旁边呆呆地看，或者从地上拾起一条废弃的网线学打结头。晚上，她们特地请刘阿定、刘连夫等儿

个青年网师，教她们怎样打结头，怎样编织鱼网，又怎样并补旧网……等等。为了迅速掌握技术和不浪费合作社的灯油，她们将活计拿到月亮地下学。没有多久，在青年网师热情指导下，网棚间的一套技术都被她们掌握了。

李亚戎在网棚间经过一番苦钻苦学，很快就掌握了生产技术，成了一个顶呱呱的老补网了。有一天，她在仓库里整渔网时，暗处翻出一筐“红根栲^①”来，她粗一看一根根的以为是甘薯。“谁这么不负责任，仓库里还放着一筐甘薯，浪费粮食实在太可惜”，背后的盛再康老汉哈哈大笑说：“看你笨到这种程度，连红根栲也不认得，还当是甘薯！”

原来，过去染网一向是用进口的中簿栲^②，国家为了减少外汇，准备采用红根栲来代替。上个月县总社把红根栲带来蚂蚁岛试验，社员们嫌它不上栲，怕染起网来网线要发脆等，所以一直被禁闭在仓库里。今天被亚戎发现了，她问清了红根栲使用方法后，当晚，洗呀斩的折腾了一夜，等烧沸栲水，把斩好的碎栲倒入锅里煮烧，直到锅里的泡沫消失和栲水成为血红色后，拿来一斤网线试染，并将染过后的网线浸入海水里，第二天取出一看，并没有脱栲现象，网线的坚韧程度简直象网丝一样，她心里一阵高兴，拿起网线就撒腿往网棚间跑，嘴里嚷着：“红根栲可以染网啦，红根栲可以染网啦！”

就在这年十月亚戎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八年大办钢铁运动中，李亚戎又从网棚间被抽调去搞钢铁，全岛三百多个妇女和将近四百个男社员，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钢铁大军。公社党委为更好地发挥青年们的力量，就组织了青年

① 红根栲：染网用的一种染料名称。

② 中簿栲：染网用的一种较好的染料。

突击队，亚戎担任了突击队副队长。一天，陈書記从县里开完鋼鐵會議匆忙赶到社里，向各連队布置連夜要建三十只土高爐，投入全国高产突击周生产，分給突击队建十只爐子。这个任务是多么艰巨啊！当时，建爐中的磚头很困难，乡、社领导为此而耽心。正在这时，亚戎挑着一担又一担的磚头往工地上送。采購員老林还以为是從魚粉队的基建工地挑来的磚头，急忙責問她。誰知亚戎却笑了笑，不慌不忙地告訴他是自己家里准备造屋的四百塊磚头。大家在她的带头影响下，都紛紛把打算砌屋、做坟的磚头献出来送到工地，建爐的磚头很快得到了解决。接着，在陈書記的指示下，大家又發揮了革命干劲，順利地解决了缺高岭土的問題，这样，三十只土高爐一夜就建了起来。

爐子建成后，突击队员們把鋪盖也卷到工地上来了，輪流激战在爐前。亚戎更是艰苦奋战，她从建爐开始，砸矿石、称料、装料、看火色、拉风箱、捅风眼……等爐前操作的全部活計都无所不干，日夜不离工地，象指揮着一場激烈的战斗一样，带着突击队员突击炼鉄。連續苦战了两天，突击队员們的土爐终于流出了紅紅的鉄水，为全国一千零七十万吨鋼的任务，献出了一分力量。

公社成立后，李亚戎被选为公社党委委員、共青团委副書記、公社副社长。虽然，社党委分工她負責文教卫生这条綫，她脑子里老是考虑如何把工作搞好，認為要搞好社員的文教卫生事业，光熟悉岸上的生产还是不够，必須要懂得漁业生产，何况自小生长在漁区，不会下海才怪哩！她时常呆呆地站在大埠头，眺望着滾滾的桃花港，穩穩約約可以看到近洋漁民，把魚伙一网一网往船上扛。美丽的大海引誘着她，丰富的海洋資源吸引着她的心。于是，她下决心要学会下海捕魚。

今年春季，亚戎乘近洋需要补充人員的机会，向党委說出了自

已下海的决心。公社党委同意她的要求，于是，就到第一生产队长鄒善清張网船里先当“后舵娃^①”，亚戎虚心向老渔民学习，鄒善清成了她的老师。

亚戎下海的第一天，虽然是风平浪静的好日子，但茫茫大海，无风也能掀起三尺浪，当小渔船乘风破浪驶出罟口，就进入了滚滚的浪涛里。亚戎拉着队长问这问那，鄒善清和渔民们也耐心教导她，船越往外驶，风浪越大，风浪越大，船身摇晃得越厉害，亚戎开始学摇橹，可是，那橹就不听话，善清帮她按住橹，还是经常从橹柱上掉下来。一会，她放下橹，坐在舱板上，感到头越来越重，象要倒下来一样，可是，她还是倔强地坐在那里，后来肚子咕噜噜、咕噜噜翻起斛斗来，酸水禁不住往外流，接着，大口大口吐了起来，早上吃下的饭菜都吐光了，还是吐，连“黄水”也都吐尽啦！这时候，只觉得天在转，地在动，山在摇，她——晕船了。这天，她就这样体验一下海洋生活回了港。

亚戎脸色腊黄，踉踉跄跄地上了岸，许多人都为她担心，亚戎自己也感到下海这活并不象自己想的那么简单了。她想：炼铁、种地……都有个技术关，下海可也有个晕船、摇橹关，这两关过不去，甬再想抓鱼了，她决心先要过好这两关。

从此，每当蚂蚁岛人们静悄悄地陶醉在春梦里的時候，她就在大埠头的罟口里学摇橹。开始几天鄒善清帮着扶橹，告诉她左手怎样握橹，右手如何捏橹带^②，怎样用力……等等最基本的知识，一面讲一面练，后来就独自练，学会一个动作，她心里就高兴。尽管四肢酸痛发麻，仍坚持着每天晚上学，手掌上磨起了血泡，她从不哼一声。日子渐渐长了，亚戎消瘦了许多，本来天生的一对大

① 后舵娃：船上的练习生。

② 捏橹带：提住系船橹的绳子。

眼睛，現在顯得更大了。父母怕她累出病來，心疼的不得了，幾次三番勸她不要再去干漁活，但她却滿不在乎的說：“怕啥，我不是仍舊好好的嗎？我臉上的肉跑到兩隻手臂上來了。”的確，經過一番苦學苦練，亞戎的兩隻手臂鍛鍊得粗壯結實，並且能靈活掌握大櫓了。下海的第一道難關——暈船、搖櫓被沖波了。隨後，就急着要學習技術了。在船上她虛心地向別人學習，起先干些搖頭櫓、拔篷、擋大櫓等輕活，後來在隊長鄒善清和漁民們的热情幫助指導下，逐步干起扎纜打樁、駛船擦伙、兌網摻簞^①……等技術性較高的重活來，沒有多久全套漁活，她都能熟練地掌握了。

李亞戎不但是各項生產的能手，而且在各項運動和工作中還是個幹練的組織者和積極參加者。在粉碎反黨小集團進攻中，是個立場堅定、鬥爭堅決的勇士；在軍民聯防中，她是擁軍優屬的模範，也是保衛海防的優秀民兵，由於她勤學苦練學習軍事技術，已成為一個優秀的步槍射手；在衛生運動中，她帶領着全島婦女，苦戰了六個月，先後實現了“八無島”“健康島”；在綠化運動中，她領導着廣大婦女為綠化、香化、美化海島作了重大努力，使島上光禿禿的鬮頭山，成為柳條成梢、芬芳美麗的海上桃園了。

亞戎在不斷的刻苦鍛鍊中成長起來了。

鄒善清同志親切地介紹了李亞戎同志的成長過程以後，又介紹了地委書記表揚舟山婦女的一首詩，說明舟山的婦女，正向着徹底解放的道路邁進。詩曰：

舟山婦女真能干，
个个赶过男子汉，
上山种出万斤薯，
下坂种稻产双千。

^①兌網摻簞：換漁網，把漁網的竹架子用繩索系在樁頭上。

近洋張网搖舢舨，
遠洋捕撈開輪船。
紡出麻繩象絨綫，
織成漁网似花邊。
大搞鋼鐵建高爐，
亦工亦農樣樣全。
又學文化又練武，
巩固国防最前綫。

技術革命的尖兵

——賀斯福——

螞蟻島自開辟以來，一直用原始式的小張網生產。這種網具象西瓜子一樣，口小身短，兜海面積不大，在漲潮時漁網被急流一沖，網張開象喇叭，魚蝦隨着潮水流入網口，在網底一碰打一個彎，又被沖了出來；在緩潮期間，魚蝦進進出出，產量很低。但是，過去愁吃愁穿，誰也沒有心思去改進它，也沒力量改進。因此，一年又一年，一代傳一代，大家就認為用這種網生產就是天經地義的事。

外地船隻從螞蟻島駛過時，船上的人卻給編了一首順口溜：

張網象喇叭，	魚蝦進出快，
一桩張一口，	百桩一小籬，
求天拜菩薩，	越求越背債。

解放後，漁民當家作主，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改正了這些落后的生產工具，提高了魚產量。特別是一九五六年以來，改進和創造了許多捕魚工具，產量更是成倍地增長。拿一九五八年夏汛來說，全社三百個試驗桩平均張上四千六百斤，最高一桩張六千斤，其中盛再濤創造的大板子網一朝就張一千一百十七斤，獲得了大面積豐產，夏汛平均每桩一千八百斤。這些產量雖不算高，但和以往一桩張一口比較，也確實躍進了不少。請聽螞蟻島人們的歌頌吧：

社員千勁加鑽勁，	張網工具大改進，
漁業豐產創紀錄，	門口港里湧金銀，

如今不求天保佑，

家家吃穿不用愁。

螞蟻島人民在大胆革新漁業生產技術方面的動人事跡是很多的。這裡介紹的是在改進和推廣蝦板子網中伯姪競賽的故事。

一九五六年夏汛，盛再濤參加專區漁業參觀團到山東參觀取經。他一路上都在回憶着鄉親們對他的期望：“再濤，趁這個好機會，多看看人家的，多帶點經驗回來。”到了山東，看到大大小小各色各樣的漁網，他特別仔細地聽人家介紹，看人家操作。他簡直想把他所看到的東西都象拍照一樣，記在自己的心裡。有一次，他聽人家介紹蝦板子網產量高，又不影響繁殖保護，就決心要把這種網帶到社里試試。為了徹底學好，晚上其他同志都休息了，他又跑去請教。他把一点一滴的經驗都記在自己的小日記本上。在他的日記本上畫滿了標有尺寸的圖樣，有詳細的說明。不了解他的人，一定以為他至少是個初中畢業生。其實，他解放前還是個“亮眼瞎子”，從沒進過學校門。一九五四年才摘掉戴了十多年的“文盲帽子”。他記了畫了還不放心，第二天又去實地參加操作，直到扎綆、打樁、馬簷^①、掛網、撿伙、拷網、補網……等一系列操作過程都摸遍了還不放心，回來時還帶來幾頂蝦板子網作樣子。

再濤一回到家鄉，和他差不多年紀的青年伙伴就拉住他的手問個不停。恨不得讓再濤一下把學到的經驗、辦法都講出來。

再濤看了看熱情的伙伴們問着，鬧着，爭着，不知怎麼回答好，只是不住點頭、笑着，算是回答。好不容易才掙脫了大家的包圍，向着大家說：“我要馬上向李書記匯報去，等匯報完了，再詳細告訴你們怎樣提高產量。”他邊跑邊回過臉來向伙伴們打招呼。

第二天，試驗板子網的事轟動了全島，社員們都爭着來看。這種網具誰也沒經過，有贊成的，有反對的，也有搖頭晃腦既不表示

^① 馬簷：把架漁網的竹架子用繩索系在樁頭上。

反对又不表示赞成的；有的用脚踢踢，用手摸摸板子网，挑剔着“八子网”毛病，说：“背网勿漏水，复网开天窗，啥个鱼虾勿逃光。”“张网张一世，这种渔网头趟见，不用说张伙，看看也不行。”“试验试验，试验个屁，只有吃他饭没事作的人才会去干这种蠢事。”李书记站在群众中倾听着人们的反映。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个老汉突然从人群中挤到渔网跟前，仔细打量了下渔网；摇摇头，对站在网边的再涛说：“涛，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怎么去干这种蠢事”，他又看了看刚才反对的几个人，“要是吃了饭没事做就到涂里拾泥螺也比这个强呀！”人们的视线立刻都移到这个人的身上。这老汉叫盛俊洲，是再涛的嫡亲大伯，从小当雇工下海捕鱼，上岸补网，海里生，船里长，网棚是他家，因此，不论烧烤结网，开洋打椿，扎纜掺簪都是一个出色的老把式。他今年已经五十六岁了，干起活来却象头大水牛，小青年都不是他的对手。他负责的船头，产量总是社里的头排角色。他不服老，常常把下巴刮得光光的，好使自己年轻些。青年人在他眼里都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娃娃。人倒是个好人，只是有个脾气，遇着不合意的事，说话象放铜銃^①，一点上引子就要轟隆隆放个完。因此，大家又叫他銃洲伯。这时，他见再涛不说话，眼睛直楞楞地看着他，命令似的说：“开玩笑！这种网，那能张伙！快收起来！别糟塌社里的钱。”

再涛站在渔网旁边，听到富裕渔民、老顽固一个劲地在说板子网这不好，那不行，心里早上了火，偏又遇到銃洲伯，又说糟塌社里的钱，真是灶火洞里拉风箱，火更大了，气得要炸，扫视了周围看热闹的人群，正要发作，突然，看到李书记在人群中，向他看着。他这才想起了昨天汇报时李书记对他亲切的指示：“试验板子网是件好事情，但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那时候要沉着，不要动不动就来

^① 铜銃：古时的一种火炮。

气。”于是他就抑制着怒火，說：“大伯，板子网成本低，产最高，又能保护魚苗，怎能說糟塌合作社的錢呢？”

銑洲伯刷的板起了皺紋縱橫的臉教訓似地对他說：“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娃娃，不知天高地厚，我活了半辈子也沒有看到过这种漁网。”

再濤見大伯也不信板子网，板起了臉，叫了声大伯，粗声粗气地說：“天下事你沒看过的还多着呢？”銑洲伯的臉更紅更黑了，“是啊！多着？”說着，突然提高嗓子冲着再濤說：“从我手上出去的网，比你見的多，吃的魚比你捕的魚还多。”停了停，嚥下口唾沫又挑战性地說：“你这种漁网張百个，还不如我張一个。”

再濤紧接着說：“大伯，你說話当真不？”

“当然囉，話不当真还不如放屁？”

“不要你百个頂一个，大家硬碰硬，一个頂一个！”

銑洲伯連說“好好”，眼睛不断地在人群中扫視着，看到了李書記，忙大声招呼道：“大根，来！你来作个証，我就信共产党和毛主席，不信这个‘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娃娃，秋汛开始，秋后結帳，产量比不上他，我自备紅旗一面，敲鑼打鼓送到再濤面前。”說罢，举起右手豪爽地說：“来！我們伯姪两个，都是捏倒头彬树^①出身的，还是按着老規矩击掌为定。”李書記看了看再濤，意思在說：小伙子敢不敢？接着，迅速地挤出人群，笑着对銑洲伯說：“大伯，真要比嗎？”

“嘿！我在你書記面前，几时說过假呀！”

“可是你要知道，再濤他們是听党的話才这样做的呢？”

銑洲老伯突然楞住了，剛才的气好象也消了一半，他看看周圍的人們，只見他們交头接耳噥噥喳喳的在議論，听不清說些啥，他噓了口气，緩緩地說：“党叫做的，这不会錯，不会錯！可这些‘嘴上

^① 捏倒头彬树：泛指漁民掌舵的意思。

沒毛，辦事不牢’的娃娃恐怕不行吧！”

和再濤同船头的两个青年——再忠，再成輕声的催促着再濤，再濤跨上一步說：“大伯，不用管行不行，比一比就知道了！”

李書記接着說：“对！你們两个就来个船头竞赛吧！”

这时，人們的眼睛都盯着再濤和銑洲伯，場上靜悄悄的。再濤和銑洲伯互相对視着，同时举起了粗壮有力的大手，拍的一声紧紧地握住了。

再濤和銑洲伯两人当众击掌为定，要比个高低。为了看出产量上下高低来，他們两条船各三个人，管三十五个桩头。再濤心想：如果产量比不上銑洲伯，自己臉沒处放是小事，影响党的威信，挫折今后渔业技术革命的进一步开展是大事。所以扎綆栲草，装网染网，掺管兌綆……全部操作規程，都絲毫不差地按照山东样式进行。再成，再忠两个青年人也勁头十足，样样都学着再濤做。他們的共同願望是要胜过銑洲老汉，讓全島人看看新技术是不是比老办法强。

銑洲老汉却另有主意，他想，憑我真本实力，对付你們这几頂漏底网，不是說吹牛，只稍下一半功夫，就能远远把你們抛在后面，何况自己的对手又都是些娃娃。哼！到那时候讓你們看看到底誰行！但他想到再濤那股子牛勁，也不敢大意。他把桩头打得十二級台风也拔不动，网縛得四平八穩，每一件事，每一样零星工具看了又看，查了又查，只要稍微有一点毛病，都要重新返工。开早洋，撩夜落平更比青年人巴結^①。他为了摸一下板子网的底子，还独个几把船搖到再濤的桁地里，看了看他們掺管、挂网的情况。

一場新老手的激烈竞赛就这样展开了。夏去秋来，古历五月二十三日打桩，二十五日挂网，六月初一秋季第一次撩伙开始啦。

① 巴結：劳动积极的意思。

头潮再濤每桩只張四、五斤，銚洲老伯每桩却有三十多斤。开洋回来，張网船都停靠在大埠头，岸上圍滿了人群。銚洲老汉看看放在海滩上几十籬象銀子一样的带魚絲，楓树叶，金黄閃亮的“梅子魚”，七須八脚的“烏賊”、“望潮”和正在嘩嘩剝剝跳動着的紅白活虾，乐得合不攏嘴。再濤的張网船和銚洲伯相隔五、六个船头，船头边放着三、四籬魚虾。他們几个人羡慕地望着銚洲伯。这时候，反对板子网的人出来講話了：“大头底板眼子介稀^①，咋会張伙呢！”“張这网算我們社員倒楣，魚伙黑白沒看見，亏了本我們倒霉。”“內行生意不可丟，外行生意不可做，这种网具在山东好使，我們这里是团团轉、流又急的水磨潮，根本不行！”銚洲伯站在魚籬边朝着大家笑，富裕漁民李菊昌在銚洲伯身旁的魚籬里拿起个面盆般大的鰓魚在空中搖晃着，拉长高嗓子說：“嘿！好大的鰓魚，要是鑽进板子网里，早溜跑啦！”接着一陣淡笑后又添了一句：“板子网不会張伙嘛，及早兌紧网拉倒，免得以后賠本貼工分。”銚洲伯斂住了笑容，沉下臉一把上去夺下了李菊昌手里的鰓魚，“拍”的丟回籬里，瞪大了眼看着他，好象装满葯的銅銃点了引子，立刻要通通通爆发一样，李菊昌本想打击一下再濤这班青年，为老汉打打气，誰知却抹了一鼻子灰。

正弄得騎虎难下的时候，旁边一个人拉了他一把，說：“你別胡扯了，人家还要爭模范呢。”边說边溜走了。

再濤等听到这些諷言冷語，心里覺得挺难过。急性子再成气得瞪着两只銅錢般的大眼睛，朝着李菊昌“呸”的吐了一口唾沫。

李書記对青年人試驗的板子网很关心，他特地赶到大埠头来看第一次試驗情况。李書記看到銚洲伯滿滩魚虾，笑着說：“大伯，你真象个黃忠老将，第一潮就打了个漂亮仗。”

^① 大头底板眼子介稀：漁网口子的潮眼很大。

銑洲老汉見書記表揚自己，又露出了笑容說：“李書記，离一万斤桩还远着呢。”

李書記边說边朝着再濤的船头走去。他們見書記来了，都迎上来圍住他。

“李書記，板子网怪极啦，在山东我明明看它产量很高，一样的网，同样的活，到了这里产量就是不高，你看怪不怪？”再濤焦急地說着，“怕搞不成，給社带来很大的損失那就糟啦！”

“头潮能張上这么些伙也算滿不錯了。”李書記安慰着再濤，沉思了一会，說：“网一样，操作規程一样，产量不一样，这里就有問題，是不是犯了生搬硬套的毛病，你們仔細想想看，这里和山东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这一下提醒了再濤，他搶着說：“对！有不同的地方，剛才他們說的真把我气炸了，不过我們这里是水磨潮团团轉，这話后来一想也有些道理。”

李書記說：“是呀！这些人骨子里反对我們推行新技术，但只要我們沉住气，他們还充当了我們的‘好教員’呢！”說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李書記輕輕說了声：“走，向銑洲伯学习学习老經驗去。”再濤他們起先怕失面子，摆摆手不肯去，看李書記头里走，也就硬着头皮跟着走了过去。李書記知道青年人不好开口，首先搶着說：“大伯，向你学习經驗来啦！”

銑洲伯看到再濤船头的产量那么低，心里并不高兴，而且为再濤耽心，特别是听那些富裕漁民幸灾乐禍地嘲笑，心里就更加难过与着急。他想把再濤系网的毛病指出来，又知道这些娃娃也有一股子牛劲，指出来后，如果产量真的超过自己，秋后敲鑼打鼓送紅旗才难受呢！因此，終于沒有說出来。經李書記一說，心里豁的亮了，連連責备自己太糊涂。再濤也誠懇地笑着說：“大伯，張网这活你是老把式，我們比賽是比賽，有什么毛病还要你指點指點呢！”

再忠站在一旁插嘴說：“大伯，你还生我們的气呀！”再成說：“大伯，你織的网比我們見的多，有啥經驗也該傳授傳授！”

銑洲伯听这个叫大伯，那个喊大伯，並沒有看輕自己，心里一乐，話象竹筒子倒水似的嘩嘩地說了起來：“我这笨手笨脚的人，有啥經驗好傳授啊！我也是听爷爷說的，張虾的网二股边索一定要結到当半柱^①，使魚网成个扶梯的样子，这才适合虾往上跳，魚往下鑽的特性。我看了一下你們挂的网，边索却結在下半柱，同三杠一样，直流平行，看来这是产量低的主要原因吧！……”銑洲大伯滔滔不絕地說着。

再濤等几个青年个个称贊大伯的話有道理，暗暗佩服这老汉有經驗。

李書記說：“小伙子們，再下点苦功鑽一鑽新技术，多向大伯学学老經驗吧！”大家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說什么好。最后，再濤說：“大伯，謝謝你提醒了我們。”說罢，就告別了老伯，向自己的船头走去。

按照銑洲老汉的提議和本地漁場情况，再濤等又重新調整了挂网的方法，果然产量比上次提高了，但板子网的性能毕竟还没有摸准，接連十天，产量都低于紧网。第一水結束，結了賬，紧网平均每桩二百七十斤，板子网每桩只产七十斤。一天开洋回来，再成苦笑着对再濤說：“再濤哥，看样子咱們送紅旗是肯定的了。”說完就扭过头看着銑洲伯那船头上的魚伙。“送不送現在还没有定局，秋汛三个月時間还长着呢。”再濤笑了笑繼續說：“別看大伯产量高，可很大一部分都是幼魚，这对繁殖保护是不利的。而咱們呢？虽然产量暫時低些，但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虾……。”

① 当半柱：漁网架子上的一根竹杆。

② 三杠：用三根毛竹做成的漁网架。

“只要不送錦旗不丟臉就行了，管它幼魚不幼魚。”再成有些不高興的回頭頂了一句。

“老毛病又犯啦！還想去見毛主席哩！”再濤嚴肅地說：“上級號召我們要保護魚苗，這蝦板子網就是既能提高產量又能保護魚苗的新技术，同志，把眼光放遠點，應該為長遠利益打算。”

“再濤哥說得對，魚苗是咱們撈魚人的命根子，俗語說：‘吃食不留種，餓煞無人墾’，現在如果把幼魚撈光了，將來魚就要斷子絕孫。”接着用批評的口氣說：“團小組會上每次給你們提出來：要經得起考驗，不怕打擊，凡事要沉着，不能急躁。你呀！老毛病就是改不掉！”

再成紅着臉不聲不響的低下了頭。再濤看他沒說話了，轉口說：“算啦，以後注意點就是。共青團員要有勇氣，要注意在各方面當好黨的助手。”再濤看李書記從大埠頭朝他們船頭走來，用手指了指說：“你看李書記對咱們試驗多關心。”李書記走近他們，看了一下再成，親切地說：“怎麼，第一回合失敗了，就泄氣了嗎？”再成抬起頭說：“沒有泄氣，氣得肚子都脹了。”他眼里還含着淚水，卻笑了起來。大家開了一陣子玩笑後，再濤就一本正經地說：“李書記，你來得正好，我本來想把昨天夜里想的關於進一步改正板子網的意見向你匯報匯報……。”

“你这秀才真会动脑筋。”李書記笑了笑搶着說：“說說你的改進意見吧！”再成這才活躍起來，趕緊把臉轉過去，神秘地問：“再濤哥，快說說，到底咋改？”

再濤輕輕地在他的腦袋上拍了一下說：“慢着，心慌吃不了熱粥。”他賣了個關口^①，才慢慢地說：“山東板子網沒有找頭^②，却

① 賣了個關口：即買關子，懂的事不直說。

② 找頭：漁網上面的紐條。原頭同。

有八个原头，我們如果改它四个找头、五个原头，这样产量不仅能大大提高，而且还可以減輕劳动强度。”

再忠兴奋地接着說：“对！我还有个补充意見，山东板子网是棉紗，桐油网面，草繩网底，我們何不改它棉紗桐油网面，絡麻网底，使底网不会象現在那样經常被摘脫，既損失合作社的财产，又影响生产。”

再成乐得揮着两手說：“这下找到窍门啦，赶上銑洲伯沒問題了。”

“哈哈！三个臭皮匠，胜过諸葛亮，这話真不假。”李書記笑着說：“这个意見我贊成，不过，还要提一个問題，那就是改成功，产量高了，要防止翹尾巴，沒有成功也不要灰心喪气，同时，还要多虛心地向老年人請教。”

大家齐声回答說：“一定听党的話，戒驕戒躁，虛心学习。”

三个人按照自己想出来的办法，趁着小水季节，把所有板子网都解下来，突击了三天二夜，改装好了，又挂在原来的桩头上。

挂完网，剛剛赶上六月半大水，这下魚伙果然大增加了，十五日一潮，再濤那条船就滿滿地裝了一船鮮紅虾、白水虾和飯虾……。再成高兴得跳了起来說：“好哇！現在也叫他們看看咱們的了。”

这天擱洋^①，再濤的張网船靠在最前面。再成在海灘上有意地把魚簍排得长长一大串，好讓人家看看，板子网到底赶上来啦。

銑洲伯的漁船在前面，排在再濤后面的一条張网船上有个社員焦急地說着：“糟糕，迟擱洋了一步，前头排了这么大个主兒，等他一只船头过完秤，准得一天！”

秤手提着大秤走过来，看着再濤船头边那么多，怀疑地看了看再濤，大声問：“过秤啦！这是啥人船头的。”

^① 擱洋：即靠岸。

再成站在船头边，大声說：“看不出来嗎？凡是伙里沒有帶魚絲、楓树叶^①的准是板子网的！”他把“板子网”三个字，說得格外响亮有力，然后用誇耀的眼色看了看周圍的人們，彷彿向大家說：別再看不起板子网啦！往后准把你們拋得远远的。

人們听說是板子网的，都大吃一惊。板子网产量一向最低，今天为啥却变成最高了呢？后面的人都拥上来，探着头看看，七嘴八舌地詢問着板子网高产的原因。

再成早想找机会說一說板子网的好处，可是由于过去产量低，說也說不响，只好悶在肚子里；現在經大家这么一問，立即滔滔不絕地講了起来。他講了再濤改进板子网的經過，中艙再忠如何提合理化建議。講了板子网所以背网网目紧，是因为这样适合虾往上跳的特性。复网网目大主要是小魚进网后，在背网一触馬上往下逃了出去，这样对繁殖保护有好处……等等。从头到尾詳詳細細的講了一遍。銑洲伯也挤在人群里靜靜地細听了再成的講述。他暗暗地为板子网的試驗成功、为这一群年青小伙子的干劲而高兴，但一想到秋后送紅旗的事，心里未免有些惶惑起来。等秤完伙一結賬，板子网平均每桩六十五斤，銑洲伯每桩只有三十九斤，他更加不安起来。那些原来尽挑剔板子网毛病的漁民，这时也点头說好了。富裕漁民李菊昌开始探了探头，一看再濤船上排滿了伙，吐了吐舌头、縮回了头。可还不服气地說：“这是瞎貓碰上了死老鼠，下潮就不会有这么多啦。”但事实正好和这些人的想法完全相反。板子网的产量更高了，一个桩六、七十斤，七、八十斤不算高产，最高一天达到两、三百斤。銑洲伯的产量虽然在全社來說也是数一数二的，但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两下一比較，就差得多了。

三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秋汛结束后，在評比以前，銑洲

^① 楓树叶：一种魚类。

伯早已偷偷地請人把秋汛的总产量敲了敲。結果是：全汛共产九万一千斤，每桩不多不少二千六百斤。这个高额丰产数字，远近岛屿，老少三辈都从未听到过，更未见到过。他满有把握地想：“板子网虽好，但前期产量低。保叫你们把红旗送过門来。”

評比那天，銑洲伯天蒙蒙亮就起了床，点上灯，刮了刮胡子，換了一套簇新的毛兰布衫褲，脚上穿一双黑嗶嘰面子的反毛底布鞋，匆忙地喝了二口水泡飯就兴冲冲地跑到會計办公室等着了。

沒有多大一会，乡党委書記李大根、盛再濤、再忠、再成都来了。他們跨进門槛看見銑洲伯忙打着招呼：“大伯，你早啦。”銑洲伯滿臉笑容地說：“刚到！刚到！”来看这场竞赛究竟誰輸誰贏的人，陸續走进會計室，剎时把會計室挤得满满的。

在會計作最后核算的时刻里，會計室里是靜悄悄的，只听得算盘珠子滴答滴答响。当核算完毕，會計就高声地唸道：“盛俊洲，秋汛总产量共九万一千斤，每桩平均二千六百斤。”剛唸完就响起了一阵热烈的鼓掌声。掌声一歇，人們就唧唧喳喳說起話来了，有的說：“每桩二千六百斤，这下再濤赶去吧！”有的說：“我胡須长了尺把长，也沒听到过这么高的产量。”有的說：“这老汉真有两手，叫产多少，就产多少。”富裕漁民李菊昌依着門框，哈着香煙說：“再濤輸了可不能賴紅旗！”

再濤和銑洲伯好象并没听见这些話，两眼紧盯着坐在写字台上的會計撥着算盘珠子的手。只見算盘珠子上上下下下来回跳动着，发出了急促滴滴答答声音，他們的心比算盘子跳得还快。會計复核了一遍，露出了笑容，朝李書記看了一看，李書記看了看再濤，笑着点了点头，富裕漁民李菊昌看这情况，蹑手蹑脚地溜到門外去了。

人們緊張地靜听會計兴奋地大声唸着：

“盛再濤，秋汛总产量十八万五千五百斤，每桩平均五千三百

斤，比盛俊洲每桩高二千七百斤。”人們一股勁地鼓掌，銑洲伯覺得自己的臉熱辣辣的，半天說不出話來；最後他帶着又慚愧又激動的心情，拉着再濤的手說：“濤，你大伯腦筋太古啦！今後得好好跟你學習學習新技術。”

再濤忙說：“大伯，張網這活兒我還差得遠，要不是你給我們指出毛病，產量那能有這麼高！今後還得多開導開導才是哩！”

忽然，銑洲伯和再濤一齊走上前去，左右握住了李書記的手，激動得說不出話。李書記看看他倆，又看看大家，說：“你們倆都是好樣的，新技術要大力推廣，但也要學習老經驗，新技術和老經驗靈活地結合在一起，就能出高產！”

銑洲伯對再濤說：“濤，這回大伯輸了，你把新技術教給大伯，我們倆個再來比賽一場。”

再濤樂得跳起來說：“好呀！好呀！”略停片刻又說：“不過，以後的目標是實現萬斤桩，爭取上北京。”“我都同意。”銑洲伯又向李書記說：“還是你做公證人。”李書記爽朗地笑着點着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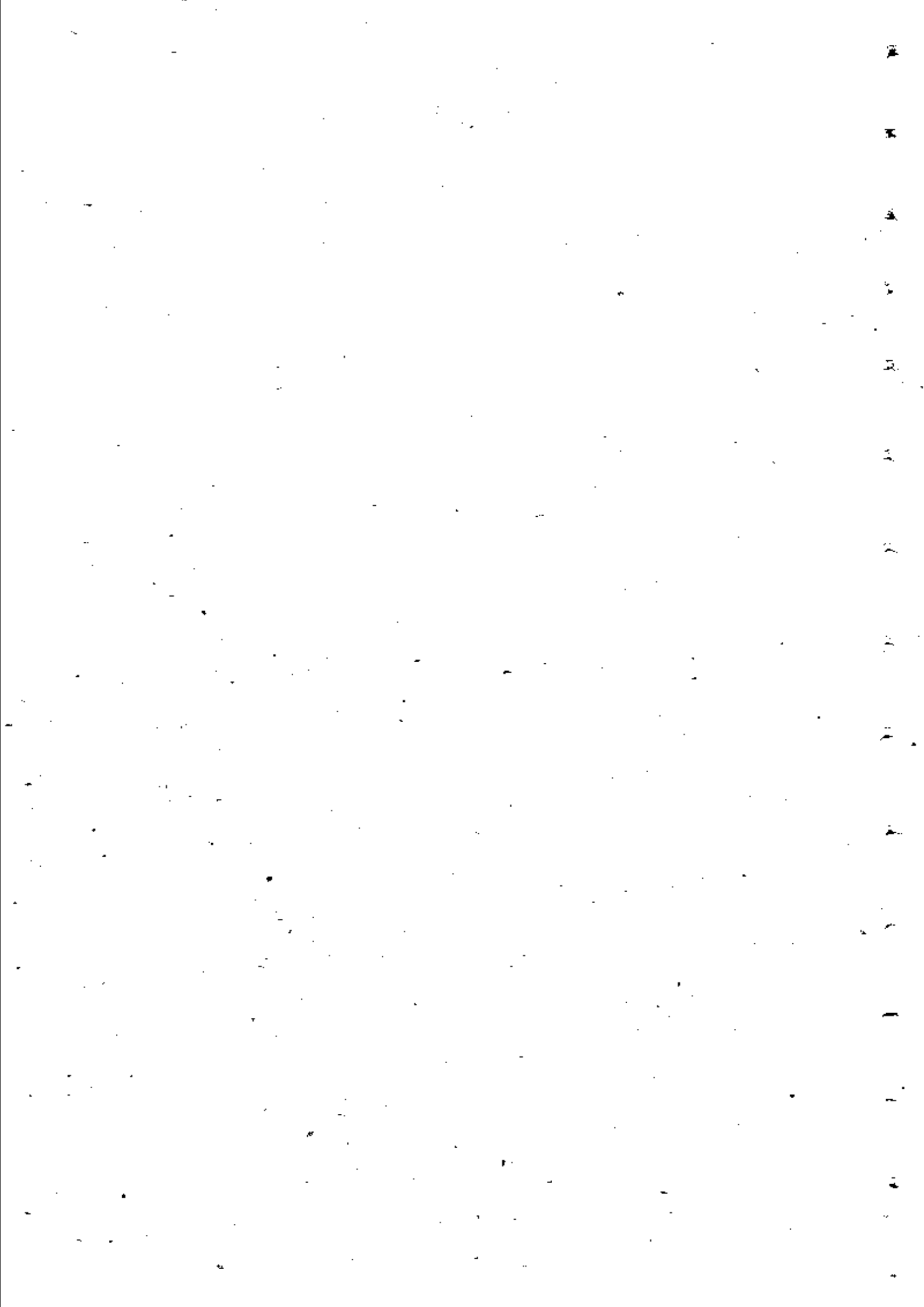
會計室裏象剛開鍋的熱粥一樣沸騰起來，笑声，掌聲……一片歡樂的氣氛。

不久，全社推廣了一千四百多個板子網。

年青的共產黨員盛再濤同志，牢牢記住了黨和毛主席的教導——“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他經過了兩年的虛心學習，刻苦鑽研，一九五八年試製成功了大蝦板子網，創造了一網一潮產一千一百十七斤的高產記錄，全年每桩平均產百担，實現了“萬斤桩”的諾言，光榮地代表全社青年出席了一九五八年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份子代表大會，見到了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

第四部分

螞蟻島的新階段



海上业余中学

——編写小组——

一九五八年的秋汛结束时，螞蟻島公社的一队队远洋漁船，載着丰收后漁民的欢笑，回港来了。漁船离开了玉盘洋漁場破浪前进，回螞蟻島来。虽然，陣陣秋风送来了寒意，但是照和的阳光仍把船板晒得暖烘烘的。漁船都敞着帳篷，有的艙面上聚着一群皮肤黧黑，身体强壮的漁民，他們有的捧着書本，有的膝盖上摆着讲义夹，全神貫注地凝視着挂在桅杆上的一塊黑板，听教师在講課。有时，教师講完了，漁民們爭先恐后的提問題，教师也一个一个的应答着。这就是螞蟻島公社海上业余中学在上課。

走在船队前面的是二艘青年号机帆船，漁民們三五成群的东一伙，西一伙，有的依着壁壳登，有的坐在船头温习功課，有二个青年坐在船尾。他們有的手里握着自来水笔慢慢地紙上写着，有的眼睛死瞪着書本，好象要在書本里发现什么秘密似的不肯松眼，坐在船头的三个人在細声的交談着。

“树标，我們这些娘肚子里出来沒有唸过書的柯魚人，今天在船上讀中学，你說变化多大啊！”一个青年感慨地說。“是么，不要說我們現在学的四則应用題，約分、道分这些沒听到过，就是几个阿拉伯字也写得象蚯蚓爬一样。”名叫树标的青年回答着。

这时，一个臉色微紅，身体健旺，中学生模样的青年从船尾走过来，他边走边問：“你們那个学习組四則应用題全做好了嗎？”“我們都做好了，鄒老师，你来指教指教吧！”树标說。“嘿！老师、学生

不是脚碰脚嗎！如果講擱魚，你得好好教我呢！”“擱魚，這是笨生活，一學就會，不象你們高中畢過業的，要是你再拿出一個大代數習題出來，我二隻眼睛一定要清瞎了。”“擱魚好學，那麼文化為什麼不好學呢？有文化的人，也不是娘肚子裏出來就有文化的，他也是慢慢學起來的……”老師一邊走一邊說，一邊接近了樹標手裏的那張習題紙，細細的，一個字一個字地在查看着，當他確認沒有錯的地方時，高興地拍着樹標的肩膀說着：“門門做對，今天你是機帆船上的老大，又是學習文化的先鋒，真是雙喜臨門。”說得樹標不知回答什麼好，船上人帶着欽佩而羨慕的眼光停留在樹標的臉上。這個只有二十七、八歲的機帆船老大，過去是個大字不識的全文盲，連阿拉伯字母也難以分認出來，他活了二十多年沒有跨進過學校門，十來歲就幫給人家做活，到了十五、六歲就一直跟着他的父親在近洋漁場上張張網。對於遠洋生產技術他根本不懂，在茫茫無際的近洋裏要掌握潮流、風向和魚發規律也完全生疏。到了一九五四年社裏發展了遠洋大捕作業，他才跟着有經驗的老漁民落南上北，熟悉了舟山魚場，幾年來，他在學習遠洋漁業生產技術上虛心，誠懇，不懂即問，不會即學，因此，去年冬汛就被提升為機帆船的網船老大，平時，他經常這樣說：“真快啊！過去用木帆船生產，現在用機帆船生產，將來就要用漁輪生產，沒有文化這就困難了。”船上的漁民聽了他這樣說，心裏也是熱辣辣的，大家一致提出：一面生產，一面要學文化，學技術，否則將來即使有了漁輪也沒有人開機器，沒有人操作漁輪上的現代化捕魚設備。因此在他們青年號機帆船漁民的一致倡議下，經公社黨委的批准，就在漁船上開辦了一所海上業餘中學。樹標老大在學習中，往往天未亮就起來讀書，有時魚網張開後，沒有什麼事，也看它几遍書，至於海上中學怎麼辦好的話那就長哩！

漁民們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但也是飄游不定的。一年中有大半時間活動在海洋上，在船上煮飯，在船上休息，春上呂泗洋，夏下大陳洋，秋到玉盤洋，冬闖奶山洋；魚群迴游到那里漁船就追捕到那里；漁民們怀着无比的自豪感，諧趣地稱這種生活為：“海鷗式”的生活。

一九五八年夏天，慶祝春汛小黃魚丰收的鑼鼓還在海上迴响，接着夏汛大黃魚獲得了空前高產，島上人們又把“秋汛超夏汛”的戰鼓搖得震天响。在激動心弦的戰鼓聲中，島上出現了第一批漁業中學，紅專學校，……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上了學，一堵堵的白粉牆上布滿了詩歌漫畫。這時，遠洋漁民已整裝待發，將要遠征玉盤洋，學文化為生產，搞生產不忘學文化。但是，海洋上哪有學校，遠洋漁民怎樣學文化？這個問題成了遠洋漁民熱烈談論的中心。當時，徐樹標提議：就在船上辦個中學。青年號機帆船上的小伙子都高興得跳起來說好，但是，大家仔細一想又覺得問題不少。漁船上不要說課桌，就是小板櫂也沒有，叫誰來當教員，被稱為“海鷗式”的漁民生活，在漁場上撒網、收網、掏魚，靠埠時要洗網、拷網、挑水、劈柴、買米買菜，哪里有時學呀！徐樹標對這一連串的問題如何解決，也沒個數，不過，要辦學校，這個念頭沒打消，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李書記，大根聽了後，微微一笑說：“你那本三國演義看完了嗎？”樹標一時捉摸不着，李書記為啥問這個，還以為李書記也想看看，忙回聲說：“早看完啦！從大陳洋回來時，一路上抽空還看完了紅軍長征的故事，你要看‘三國’嗎？”李書記搖了搖頭說：“這些書我都看了一遍，不過，看的不仔細，將來再仔細地看看。”說着，舉起右手，又猛的落在樹標的左肩上，用力往前一拉，哈哈大笑起來，好久才止住了笑說：“樹標，我看船上可以看小書，就可以辦學校，船上生活總不比紅軍長征時緊張吧，你看怎樣？”這時，樹

标才恍然大悟，滿意地說：“对！可以看小書，就可以办学校。我們捕魚同紅軍比起来那我們簡直是在享福，艙里有舒适的床鋪，品亮的电灯，艙面就是个好課堂。”边說边轉身往船上跑。他把这消息向同船小伙子們一說，大家都高兴得象一网捕到了上百担魚一样，爭着献計献策。原来要能抓紧远洋漁民学习時間是很多的。对船作业中在网船上工作的漁民，就有利用出海和轉移漁場的远程航行时、撤下重网后的劳动間隙看小說的习惯，喜欢看連环画、小人書的同志，出海一次就能看完一叠書，也有許多同志出海一次就能看完“水滸”或“三国演义”；每次靠岸总有一、二天的時間可以学习。至于对船作业中的煨船，讀書時間比网船更多，大捕作业一天四潮，生产、生活有規律，学习也就更加方便了。海上学习的時間找到了，接着就开始組織学校，校长公社党委書記兼任，副校长由远洋書記和远洋社长兼任，并且吸收了团委等負責同志組成校委会。海上业余中学的任务就是要把具有高小毕业和高小文化程度的远洋社員，爭取在三年左右時間內，培养成为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相当于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和掌握一定先进漁业理論知識的漁业劳动者，因此学校設有政治、語文、数学、理化、漁业理論等五門課程。政治課主要是学习貫徹党的方針、政策与各个时期的重要文件。其他課程相同于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課程。

怎么教？这是在学校办起后碰到的第一个困难。課堂教学是适合于陆上学校的，而海上中学呢？就不允許象陆上那样的教学方法。海上中学它就根据了不同漁汛，采取以下方式：春、夏、冬汛漁船在海洋上比較分散，只有风暴期間才集中停泊在港里，捕勞時間不一致，因此以每只船为一教学单位，各設教师一人，采取“分船教学为主，集中教学为輔”的方式。这就是：船隨漁場轉移，課堂隨船轉移，大忙不学，小忙小学，不忙大学，隨空隨学。秋汛：漁船都在近

洋比較集中，捕撈時間大體一致，因此，與近洋社員合在一起，以各生產隊為一教學單位，各設教師一、二人，採取“分隊教學為主，集中教學為輔”的方式。在解決了教學方式後，又碰到的是師資問題。誰能成為教師就使社員們普遍關切。後來決定，文化程度已具初中以上的同志擔任，並由教務主任或螞蟻島公社中學教師給他們上“課前課”和介紹課堂教學經驗等，漁業理論除了有擔任文化課的教師講解外，請有經驗的老大出網上課。也考慮要提高教師的質量，就須抓教師會議，一是抓思想，二是抓業餘訓練。春夏冬汛遠洋船因風暴停在港里時，就可集中教師進行備課；秋汛則按照各教學單位集體備課。

螞蟻島公社海上業餘中學終於在一九五八年秋汛開始時誕生了。

只經過了一個短短的秋汛，三、四個月時間，由於遠洋漁民一有空就學，不是苦心鑽研算術題，就是高聲朗誦語文課的詩歌、散文。社員們由於文化水平很快的提高，不少遠洋社員買來了“航海基礎”、“水產資源”等書在閱讀。現在，青年號機帆船上的漁民經過一段時間補習，原來高小沒畢業的青年，已經能學初中的語文、算術了。他們正在開展人人會駛船，會開機器，會出網的多面手運動。

機帆船隊，仍在破浪前進着，激起的浪花打在人們身上，機器的隆隆聲和海水的砰擊聲震撼着他們的耳朵。但是誰都不理會這些，不時地把眼光投向在掛在桅杆上的那塊黑板上，一會又回到書本上，靜聽着老師的講解。

船隊駛進了桃花港，螞蟻島岸上傳來了親人慶丰收的歡呼聲和鑼鼓聲，大家才迅速合起書本，舉起小柱子般結實渾圓的手臂，使勁地鼓着粗壯厚實的手掌，拉開宏亮的嗓子，把生產、文化雙丰收的喜訊告訴親人。這時，桃花港、螞蟻島沉浸在歡呼聲中。

兒童樂園

——編寫小組——

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后，島上五个自然村立即办起了五个幼兒園，全島三百六十七个兒童都入了園。

各村的幼兒園都設立在环境优美的地方。象后畧那个自然村的幼兒園，設在村东南的一幢一字形排开的五大間新瓦房內。这幢房子后面是一座小山，山上是成林的松、柏、四季常青，新栽的桃树、梅树已有一人多高，枝叶茂盛，有的已开花結果，不久，那些天真活潑的兒童就可嚐到自己种植的水果；前面是个供兒童活动的操場，有秋千、滑梯、浪木、浪船等城鎮幼兒園用的一般活动器具。夏天的太阳光从操場四周圍的茂盛的梧桐、白楊的枝叶間透过。嫩綠的草地上，一群小燕子般的兒童在清涼的树阴下打滾、翻跟斗，尽情地玩耍。他們一見有客人去參觀，就立即鼓起胖胖的小掌，亲热地喊着“叔叔好！阿姨好！”一齐向你涌来，拉着你的手，牵着你的衣角，向你問好，爭着向你报告他們的“新聞”，邀你去參加他們的遊戲。当你表示要离开幼兒園时，他們依依不捨地再三挽留你多待些时候，如果挽留不住，他們会一齐欢送你，不停地揮着小手，說着“再見”向你告別。当你走了一段路回头看时，他們还在門口向你招手呢！直到你走远了，才又去玩他們喜欢的遊戲。如果你碰上公社里招开庆祝会或晚会，那算是你的幸运，因为你能看到幼兒園里的孩子們演出的节目，听到他們銀鈴般清脆响亮的歌声。

在后畝幼兒園里有二个最惹人喜爱的孩子，这倒不是因为他們长得結实，臉蛋兒象熟透了的苹果，叫起人来喉嚨最响，蹦跳起来象小白兔一般灵活；而是他們那种团结友爱爱劳动的习惯，他們看到老年人拿着东西，就会搶着去帮忙，看到农民們在收拾棉花地，他倆就会帮着去拔草。

这两个孩子，姐姐叫苏萍，今年六岁，弟弟叫道平，才四岁，是姊弟两个。他們的父亲叫林連根，母亲叫刘香云。她在旧社会里生过三个孩子都死了，一个暴病死掉，一个因无人看管掉在海里淹死了，还有一个孩子是活活的饿死的，解放后生了这两个孩子才养了下来。可是这两个孩子差点也死掉。

那是一年前的春天，島上还没有幼兒園，苏萍、道平的父亲上沿海洋捕魚去了，母亲正忙着給大、小麦除草施肥，培育甘薯秧、做营养钵培育棉苗。天气悶热。香云本想带着孩子一块上麦地去，但是怕孩子晒黑了臉龐，昨天带着他們在地头，姐弟爭着捉蝴蝶，把麦子踩坏了一大片。这样，她才决定把他們留在家里，讓他們自己在村里玩。不料，就在这天出了問題。香云出門没有多少时候，苏萍領着道平找媽媽去了，走到海边，正是漲潮，看到一只木桶，不懂事的孩子就跳进那个木桶里划起水来，忽然，人一偏，木桶翻了个向，两个孩子一起掉进水里，幸亏漲早潮的漁民，从柁地回来，看到了他們在沒頂深的海里掙扎，急忙跳下水，忙了一阵，才把两个孩子救了上来。但是孩子鼻孔咀里都粘滿了泥，肚子里灌滿了水，已是奄奄一息。这个风声也很快的傳到了刘香云那里，她放下鋤头赶来，看到孩子这般样子，不觉眼泪、鼻涕哭成一臉。孩子經過急救終于救活了，社里又当即派船送到沈家門进行医治，过了半个月才复原。但从此后，香云在农业队里劳动也不安心，人在田头，心挂在家，劳动工分也月月减少，甚至有时只好待在家里照料孩子啦。

因此，香云日夜盼望着有那么一天，孩子有人照管，自己可以安安心心地搞生产。

公社化后，她的願望终于实现——島上办起了幼兒園托兒所。苏萍和道平都高高兴兴地入了幼兒園。

苏萍和道平入园后，头几天，生活不习惯，吃飯沒时沒頓，肚子吃得飽飽的，也要問阿姨要东西吃，自己喜欢的玩具不肯給人玩，保育員同志一时照顧不过来，就会躺在地上打滾，累了就爬在潮湿的地上睡着了。使这些淘气的孩子养成适合兒童身心健康发展的生活习惯，保育員不知化了多少心血。

一天，正当保育員張文英拿起筷子吃飯的时候，农业队里李阿春跑来了，冲着小張說：“你們怎么管教孩子的！把二畦試驗地甘薯都踩光了，踩坏了几株甘薯是小事，試驗地不能做样子是大事。”小張剛要开口問个明白，見香云領着苏萍、道平来了，一进门就气呼呼的指着两个孩子抱怨地責問小張說：“你看，孩子弄成这个样子，这还算什么幼兒園。”小張見苏萍、道平滿身是泥漿，連忙把他們拉到身边，掏出自己心爱的花手帕替孩子揩泥漿。但听了这些抱怨責难的言語，鼻子里象聞着辣椒味一样难受，差点流出了泪水。低下头，一面替孩子擦着泥，一面回忆起自己初中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投身于幼兒事业，并向团支部写了决心書，决心做个好阿姨。担負了这个工作之后，起早落黑的为孩子把尿抹糞，做菜燒飯，上課，講故事，一刻也不得空，累得喉嚨也啞，只要孩子能白白胖胖，活活潑潑，他心里就高兴。不料，今天却受到这样責难，正想用几句话把他們狠狠地頂回去，倏的抬起头，却愣住了，两对烏溜溜的小眼睛懂事地看着她，两張小嘴差不多同时发出了：“阿姨，我們以后再不这样啦！”道平边說边扑到小張身边，紧紧抱住了她，回头对他媽媽說：“媽媽，你回去吧！我們自己会把衣服洗清爽的。”小張看

到孩子这般情景，心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的力量，责备着自己刚才的想法，命令着自己：不能哭，更不能用一些怪话来顶回李阿春和刘香云；损坏了甘薯，影响增产，那个社员不心痛呢？孩子弄成满身泥浆，那个母亲欢心呢？做母亲的都爱孩子哩！于是她立即恢复了平常时的神态，和霭地向李阿春和刘香云说：“我们没有将孩子管好，这是我们的错……。”阿春和香云两个看到刚才的情景，又想起小张以往工作的认真，又感激又惭愧地说：“小张啊！这是孩子们不好，有你们这样好心的姑娘做阿姨，一定会把孩子教好的。”

李阿春和刘香云走后，小张问了苏萍和道平怎么把衣服弄得这么肮脏，他们两个孩子争着把今天的事告诉她：

“我们今天玩秋千、浪木，阿姨也不来，我们玩腻了，就到外边去玩了。走到地里，看农民伯伯在割青草，我们就在背后帮助拔草，拔完了草，我们多高兴呀！跳呀唱呀！又在地里捉跌，后来，农民伯伯说我们把甘薯拔掉了。”这两个孩子的话教育了张文英，使她懂得：不但要使孩子吃得好，弄得卫生，还要使孩子玩得好，小孩的活动也是要丰富多彩的，并且在平时也要教一些劳动和起码的生产知识。

从此，张文英同志白天耐心教孩子们唱歌、教孩子玩，和孩子的感情更深了。傍晚送孩子们回家，早上又把孩子一个个接到幼儿园里，一天忙到晚，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她还在为孩子们做玩具，无用的碎布、棉花到她手里就成了孩子们喜爱的小公鸡，布娃娃，小白兔……，有时从张网船里拿来的鱼，怕时间放长了不新鲜，就连夜洗杀煮熟，装成一小盆一小盆，盖上纱罩。孩子们早上吃白糖绿豆粥怕烫，她就很早起来煮，煮好凉着，盛豆汁、泡乳粉的杯子一定要用沸水消了毒再给孩子们用，这样她才安心。

早晨，她带着孩子们到田野里散步，看到地里长的庄稼，她就

告訴孩子們：这叫甘薯藤，它的根头就是我們吃的甘薯；这叫棉花，将来在稈枝間长白色花朵，花朵再經過工人叔叔的手，織成布才能做我們穿的衣服，这些甘薯棉花农民伯伯要辛苦三、四个月才能将它种上……。吃完早飯，她又領着孩子遊戲、跳舞、唱歌或講故事，她的一天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

苏萍和道平在她这样耐心的教养下，再不象从前那样淘气了，身体也长得白白胖胖，成为又会唱歌，又会跳舞，爱劳动，尊敬老人活潑可爱的孩子。

有一次，苏萍拾到一只皮球，拿着自己玩，給弟弟道平看到了，就問：“姊姊，你的皮球是啥人的？”

“我，我拾来的。”

“拾来的为什么不还給人家呀？”

“不知道是誰丟的，还給誰呀！”这下道平被难住了，一时沒話。忽然，苏萍高兴地說：“对啦！我們把皮球交給阿姨去。”說着两人就手拉着手蹦蹦跳跳着向張文英同志跑去。終于把皮球还給了原主。

現在，螞蟻島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集体中逐漸成长。他們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未来的建設者和保卫者。



春元伯的变化

——編写小組——

現在作敬老院的房屋前面，有一棵白楊樹，杆子象一段電綫杆，溜光、筆直，在齊屋簷處冒出了手臂般的檉枝，勻稱的向上伸展，托着密密層層的綠葉，遠看真象一個柔軟的綠絨綫團。這棵樹給敬老院添了不少樂趣，特別是夏天，二十多位老人在這樹下乘涼，坐着藤椅、躺椅，泡上一杯茶，搖着扇子聊天、說笑；打開收音機聽音樂劇目，聽國家大事；少先隊員們，公社業餘文工團經常來為老人們演唱慰問。一到節日，更是熱鬧得很，公社黨委書記和社長，親自來看望他們。老人們更是談笑風生，說古頌今，國家大事，家庭瑣事，神話傳說，親身閱歷，無所不談。

據說，很早很早的時候，長着白楊樹的那地方，長着一棵合抱大桂樹，常年蔥綠，每到中秋節前後，全島的人都能聞到清香扑鼻的花味，大家對它都很珍愛，不但不准孩子們攀樹折花，而且連周圍的土地也不許隨便踐踏。“只許看，不許折”無形中成了大家的遵守的規定。現在住在敬老院里的春元老伯更愛惜這棵桂樹。

春元老伯姓林，今年七十歲了，是個又聾又啞的人。但卻很聰明，力氣也大，學得一手好活，能織網捕魚，能種地砍柴。年輕時，替長元做年，貪心的長元看他是一個啞巴，常常剋扣工資，他向長元要，長元還惡狠狠地把他趕出門。在那時，春元伯兩手空空，一天

到晚干活还免不了挨餓。于是，他被这家长元赶出来，又被另一家雇进去，天下烏鴉一般黑，长元喝血一个比一个狠，結果到年終他又被这家长元赶出来。就这样，春元伯劳动了大半生，还是光棍一条，連老婆也娶不起。一年到头过着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生活，冒着生命换来的血汗錢，一个銅子也捨不得化，他想自己說不定那日死，无子无媳，死掉也沒人安葬，因此，积攢了許多年，聚了三十塊大洋，准备老来用。有一次，他为了这棵人人喜愛的桂树，差点断送了性命。

那是二十年前的春天，島上漁霸百步蛇想霸占这桂树附近的地，要砍掉这棵树。人們得到这个消息都奔走相告。林春元虽然听不到人們說的什么話，但眼里却看得十分清楚。他气呼呼的赶去，一把将百步蛇拿的鋸子夺了过来，狠命往地上一甩，用脚一蹬，鋸子断成了两段，百步蛇抓起一截断鋸向林春元头上劈去，林春元头一偏，鋸板击中了脊背。“呀啞”一叫，倒在地上，幸亏众人气势汹涌地赶上，“百步蛇”才被哄走。这树总算被保存下来了。但是，从此島上的一些漁行主和长元們都把林春元当作是个罪人，看他成殘疾，不能挑，不能背，誰也不願去雇他做年了。于是，他的处境也更痛苦了，有时独个坐在家門口，头朝着天嗚嗚地哭了起来，有时扶着一根棒在大埠头的石橈上呆呆的坐了半天。后来好心的鄰居看他弄得这个样，都再三劝他的姪子照应他。他姪子想他积攢的一点錢，也勉强的收留了他。可是，他的姪媳是漁霸呂財富的女兒，百般虐待他，不久，他就病倒了，他姪媳待他更苛刻，巴不得早些死去。給他睡覺的地方是潮湿的泥地，連塊鋪板也不給，只薄薄的散了点稻草，一年四季盖的是一塊七孔八洞的破花絮。到了炎热的夏天，春元被蚊子咬得睡不着觉，只得把花絮裹住身体，热汗不住的往外流，可是一到冬天，寒风颼颼的从花絮的窟窿鑽进来，他卷縮着身

子，熬着寒冷。吃的更沒有一餐飽飯，一餐只給一碗薄粥，那潑婦給春元端上粥時，捏着鼻子，臉象秋天的落葉蒙上一層霜，沒好氣地把碗往桌上一擺，扭頭就走。林春元氣得幾次把碗甩碎，但這有什麼用呢！帶來的更是苛刻的虐待。

春元伯進了他姪子家後，接連病了三年，五十多歲的人成了骨瘦如柴衰弱不堪的老人，但他還是念念不忘那棵桂樹，一天，他稍微能走動了，就一搖一拐地去看那棵桂樹，走到一看，原來長桂樹的那片地造了一幢房子，桂樹不見了，他不信自己的眼睛，慢慢走近去，在那房子前面找到了一個籬筐口般的樹樁，他腳一軟就倒在樹樁上大哭起來。原來，春元生病的期間，漁霸沃連成用葯水偷偷地把大樹弄死了，並和百步蛇偽造了張文書，說這地是他的，後來，砍了桂樹造起了這幢房子。這時，正在屋裏喝酒作樂，聽到外邊哭聲，就跨出門，走到春元身邊連踢帶推要把他趕走，春元忍住了淚，兩眼狠狠地瞪着沃連成，然後，才一步二拐地離開那地方。

解放後，沒收了漁霸的財產。春元伯在沃連成門前刨起了那棵桂樹樁，栽了一棵白楊樹，現在長大了，成為老人們乘涼說笑的好地方。春元伯的生活也象這棵白楊一樣一天天好起來。解放初期政府發給春元伯救濟米，成立高級漁業生產合作社時，春元伯是享受五保戶的待遇，有房住，有柴燒，不愁吃，不愁穿。有時別人裝着手勢對他說：“春元呀，今後可以享福了呵！”他點點頭，露出了滿意的笑容。但是，他卻不願坐享這個清福，每天很早起來，拄着拐杖，走到網棚間，不是打繩就是結網。社員們打手勢對他說：“你年紀大了，身體有病，休息休息吧。”他就瞪起眼睛，指指自己身上穿的衣服，也打着手勢啞呀啞呀叫喚不停，大家懂得他要說的意思是：不勞動這些新衣服那裏來呵！一九五六年社裏蓋大禮堂了，社員們都忙着搬磚頭扛石頭，他也幫着去搬。從大埠搬到造大禮堂的

地方，有很长一段路，磚头又重，人家看他搬得吃力夺下他的磚头，不讓他搬。这可使他冒了火，他气呼呼的把那个社員拉到社长面前評道理。社长也沒有办法說服他，只好仍旧讓他搬。他看到社长答应了，朝着那个社員笑个不停。一次，社里开社員大会，社員們紛紛拿出錢向社里投資。他不知道大家为什么把錢拿出来，去問社长陆阿强，社长做了个机帆船破浪前进的样子給他看，他馬上領会了意思，知道社里要办象解放軍用的曾經到过螞蟻島的不用风蓬，不怕逆水，駛起来又快又穩的船。于是，他馬上从人群里鑽了出去，急忙奔回家，从牆洞里取出以前积存下来的三十塊銀元，回到会场里，亲手交給社长，看到會計在簿子里写上了，才放心地舒了口气。

一九五八年国庆节，螞蟻島人民公社正式宣布成立了，随着公社的成立，敬老院也办起来了。社員們听說要办敬老院都願意把自己的好房子讓出来，公社里干部挑来挑去，結果挑到这幢房子，这是土改时沒收的房子。島上的老屋要算这房子最好了，前面有片空地，周圍九棵白楊树已长得比屋子还高，后面靠山，座北朝南，冬暖夏凉，地勢高燥；几个大玻璃窗透进阳光，屋子里格外明亮，房子也寬敞，有五軒間，两披头，房子确定了，新棕床、新棉被也都安置好了，社里叫林春元搬到里面去住，可是林春元却不願意，社长去动員他也不去，大家感到有些奇怪，这样的地方难道还不好嗎？問了原因，他才指指自己的身体，作样子給人家看，意思是：我这个有殘疾的人，出力少，怎么能住这样的好的地方呢！后来，社长又向他作了一番解釋，才住了进去。他到敬老院后，也不願清坐，看到敬老院里服務員吳亚娣在燒糯米粥，他就帮着去燒火，看到亚娣在做白糖糰子，他洗淨手也要帮着去做，早上起来他看到亚娣来整理房間，折疊被头，倒尿壶，他搖着手把亚娣推出去，意思是：我自己能

搞的。亚娣比着手勢怕他累坏，他指着桌子上苹果、桔子和自己的身体，意思是有这样好东西吃下去，身体长了很健壮。怪不得有人说：林春元进了敬老院年輕了十年，确实，現在林春元的臉孔紅潤，微微发胖。他一天到晚閑不着，敬老院里沒有事，他經常拄着拐棒，到网棚間、工場里、大埠头去轉溜，东看看西瞧瞧。看到你损坏了社里的东西，他就拿起拐棒，在地上敲得篤篤响，眼睛瞪着你，看你認錯了，才笑呵呵的走开。一次，他往网棚間走，青年們正在竞赛，赶結漁网，一个青年把許多短綫断麻扔在地上，他就一根一根的拾起来，湊在一起，他用这些短綫断麻結成了一个漁网袋筒，青年們看了很感动。以后，他再到网棚間去看时，已經拾不到一根短綫断麻了，他高兴地拍着那个青年，哈哈大笑。因此，大家更尊敬他，叫他“監督公公”。

他虽然耳聾嘴啞，不識字，不听报告，看不懂报，但却懂得幸福生活是那里来的。敬老院堂屋正中白墙上挂着毛主席象，上面横額是“人民公社好”，两旁写着一付对联“听毛主席話，跟共产党走。”春元伯經常面向着墙，看着，笑着，看看笑笑，笑笑看看，乐的合不攏嘴。遇有客人去參觀敬老院，春元伯一定要拉着你陪他一起看，舞起两手，嘴里啾啾啞啞說个不停。从他臉上的表情，人們可以清楚地知道春元伯心里要說的話：今天的幸福生活全靠人民公社，全靠共产党和毛主席領導好。

公社化后的第一个春节

——陆岑松——

轟轟烈烈搞生产 欢欢喜喜迎春节

寒冬腊月，勤劳的蚂蚁岛人民起得比太阳还早，东方还没发白，公鸡尚未报晓，岛上就热闹起来了。蚂蚁岛公社的社员在“搞好生产、迎接公社化的第一个春节”的口号鼓舞下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劳动。

绳索加工厂里的女社员们，点亮了汽灯展开了激烈的搓绳竞赛；农业排的社员们，男的挑着一担担人粪，女的扛着锄头，说笑着走向麦田；路边巷口，妇女三三两两执着扫帚锄头在拾粪扫垃圾，为春花作物准备“粮食”，在大埠头的沙滩上，近洋渔民正在推着渔船出海打桩……，笑声、歌声、金属砸击声交织在一起，打破了寒冬深夜的静寂。

岛上起得最早的要算是夏仕强，他是个近洋老大，身材粗壮，五十来岁，上嘴唇留着二寸多长的胡子，脸色棕黑，一看就知道是个经验丰富、精力旺盛的老渔民。有时他天不亮起来干这干那，夜工开到九、十点钟没有一点倦容，还经常说：“嘿，建设社会主义不用劲到啥时候用劲呢？”他这个干劲确实使人敬爱，所以有些人称他“老来青”。昨夜他紧心记着今天早起出海打桩，一觉醒来，也不管是几点钟，穿好衣服就一个劲的奔到工场去了。工场里一片漆

黑，四处靜悄悄的，他一手提着玻璃灯籠，推开了工場的大門，背起了已經綁在綫上的桩头，通通地大步朝大埠头走去，他背了一趟又一趟，自己也記不清背了多少趟，累得肚子餓了，才跑到食堂吃了三大碗白米飯，又到漁船上整理打桩的工具。这时岸上的人也越来越多，一盞盞灯籠把大路照得亮堂堂的，海滩上喧鬧起来了，近洋社員有的整理着船具，有的从工場里背来桩头，一看堆着一大堆桩头，知道又是阿强背来的，有的埋怨自己起得晚了，有个青年漁民責怪着仕强早起一个人背桩头不叫他一声，就說：“仕强叔，这么多桩头都叫你一个人背来了，为啥不叫一声呢？”仕强笑着說：“多背几个桩头又算得啥呢？明天你們早点起来多背几个就是了。”又一个漁民插嘴說：“明早，明早多得很哩，过了今朝是明朝，过了明朝又是明朝，說不定今夜十二点你会把桩头都背到船上哩。”“那你們十一点就背不比我早了嘛！閑話少說，快推船吧！”仕强打趣地說着催大伙下船。

大家捋起了褲脚管，一齐跳下冷得刺骨的泥涂，肩膀抵着船舷“嗨唷”一声，一齐用力，漁船慢慢的向大海溜去，越溜越快，象玻璃丢在冰面一样飞快地向前滑行。漁船一只只接連着从泥涂滑到大海里，一位漁民称赞着：“仕强伯，今朝又是你們最早啦。”夏仕强隨即回答：“你們也不迟呀！光我們一只船早又打不来桩。”

一对打桩漁船迎着寒风向前駛去，在海面上犁起一条水路，泛起二条长浪閃着鳞光。

东方漸漸发白，北风吹起白浪，矯健的海鷗紧跟在船尾发出婉轉的叫聲，仿佛在与漁船賽跑。不到半个小时，漁船駛到了桃花島附近的桁地上。桁地上，风大潮急浪头高，船象搖籃似的盪动着，往年年内是不打桩，就是打桩总要选择个风靜浪平的时间进行的，如果遇上今天这样的天气，就只好返岸，改干其他工作。可是今天

社員們的勁頭壓倒了洶湧的海浪，仕強老大把着舵，穩住了船，大家不等仕強老大發布打樁命令，立即動手把樁頭套在象電綫杆般粗細的“頭踏”上，然後接住“先鋒竹”。“開始干吧”，仕強老大一聲令下，大家把流動繩用力一拉，“頭踏”慢慢豎起把樁頭送入海里，一下沉下了十多米，五、六個身體結實的青年漁民握着“先鋒竹”上的把手，哼着高亢的漁民號子，大家用力把“夯”舉起，死勁的往下打。隨着號子，“夯”不停地升起落下，樁頭慢慢地被打入海底泥層里。

“同志們加油干呀！——哼呵！”

“打好過年樁嘍！——哼呵！”

“為春節獻賀禮呀！——嗨嘍！”

號子聲迴旋在桃花港上，附近山谷上傳來回音“哼呵！嗨嘍……！”“樁頭”一個個被打了下去，年青小伙子互相替換着。一會脫換棉衣，打了一陣又把毛綫衣也脫了，最後脫得只剩下單布衫褲，但仍累得滿頭大汗，單布衫褲都濕透了。打下了第七個樁頭，老大興沖沖地對大伙說：“休息一下，吸支煙提提神。”大家都在原地坐下來休息，仕強點燃了一支煙，猛吸了兩口說：“我活了五十多歲，這樣打樁還是第一遭呢。”有個青年漁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隨即反問道：“怎麼是第一遭呢？”

夏仕強笑着慢悠悠地反問着：“你們曉得今天是啥時候？”

“這——大家都曉得十二月廿四日嘛！過去年內不打樁，今天為了迎接公社化後的第一個春節打過年樁。”

“是啊！這是一點不同，還有呢？”夏仕強說。

“比平時干勁足，早出洋，退回潮。”

“今天浪大不容易打，可是我們都打下去了。”

“打的質量好，排列均勻……。”

“还有呢？”仕强又催問道。

“还有是……”那个青年想說，可是又說不下去，两颗烏黑的眼珠朝大家的臉轉动着，沉默了一会，仕强老大才給提个头：“今天下午我們还开第二潮哩。”

顿时，大家都明白了他的意思，显得活跃起来，这个說：“一天打一潮桩的习惯打破啦！这是为了迎接春节創造的新記錄。”那个說：“这次打过年桩总共有五个好处，过春节時間向公社报个喜。”夏仕强听着大家的議論心里更是喜欢极了，他一面搖着櫓，把船稳住，一面也忍不住的插嘴道：“我看还应该加上个好处，就是完成任务也比往年快，这一条啊！很重要，上級今后問起来：轟轟烈烈搞生产、欢欢喜喜迎春节，你們到底干出多少啦，完成几十，还是完成几百。这时候我們可以講啦。我看，我們把一百六十个桩头春节前全部打好，大家决心有嗎？”

“决心，你老大有决心，青年还落后嗎？”

“好啊！大家有决心，我們立个誓：为了迎接春节，一定打好过年桩，否則，年初一也不休息。”

“对，明天你代表大家再向連里和公社表示个决心。”船上的人异口同声的說。“同志們！抓紧時間干呀！”仕强命令着大家，十多个漁民一齐站了起来，又哼哟呵呀的打起桩来了。

傍晚时分，打完第二潮桩的漁船陸續回港，夏仕强收拾完船上的活，带好船就回到家里，一推进門，只見妻子李淑华正从菜籃里把一碗碗热气騰騰的菜端到飯桌上，女兒凤娟披着一件列宁装棉袄和小娟一起伏在桌上吃着飯。淑华一見丈夫进来，放下菜盘問：“回来啦，桩打得怎样？”

“今天打了三十六，明天爭取打它四十。”夏仕强答着話，淑华一面把一盆热水端到竹椅子旁讓仕强洗脚，一面又說：“春节前能

打完嗎？別忘了我們農業排向你們的挑戰書，你們要保證啊！”

夏仕強瞟了她一眼半开玩笑地說：“挑戰，開洋排還怕嗎？過去一直挑慣的，妳們要當心，不要向人家挑了戰丟自己的臉。”

“丟臉？”淑華止住他的話急忙說：“農業排從來沒有丟過臉，大家的干劲比過去更足了，這幾天鷄還沒有啼就摸到山上去澆麥了，三百多亩大麥再過二天全部松土一遍，施完第三次肥，前五天澆的一百多亩三類苗現在都轉青了；還有每個人計劃在春節前積升担標準肥，現在已積十五担，最多的已經超額了；室內室外都打掃得清清爽爽，不用說牛糞、鷄屎都拾光，連海邊的垃圾也搬上了山崗，你說這能丟臉嗎？”

“不丟臉，那麼就算賽過開洋排囉！”

“那倒甭客氣，開洋排都是身強力壯的男子漢，咋會賽不過農業排呢？”

這時，鳳娟听着爹娘倆的爭論，心里也說不出的高興，她一面看熱鬧，一面又咯咯的笑个不停，等他倆暫時停了一會，也插進嘴來：“農業排、開洋排都好，可是這二天你們還沒開夜工哩，縫紉廠里一直開到下一、二點鐘，做新衣、翻新袄、縫新褲，十多個人連夜干還來不及呢？今晚我還要突擊縫五件花嘍吱衣服哩。”

夫妻倆听着鳳娟的話，對看着笑了，仕強搶着說：“那末說還是縫紉廠搞得轟轟烈烈了。”

那也不能這樣講，縫紉廠是為了讓大家在春節穿上新衣，可是我們對面的加工工場還有一百多婦女在開夜工搓草繩哩，她們的勁頭也不小，到年底可以搓到三萬斤，按一角一斤算吧就有三千元好收入……”鳳娟正說着話，忽听外面拴在電綫杆上的大喇叭响了，大家靜靜的听着，喇叭里傳出了青年人的清脆的說話聲：“各位社員，晚上七點半公社要發工資、獎金和過節費，請大家帶着私章

到各連的食堂會計室去領……。”

仕強、淑華、鳳娟都驚喜地笑了，仕強說：“我們也派個代表去領吧！”

“我去。”淑華說着轉身到房里拿出了幾顆私章，正喜沖沖的走出門却被仕強喊住了：“妳去，搞錯了也勿曉得呀！”

“嘿！搞錯了明天也可以查清楚。”邊說邊篤篤篤地向食堂走去。

會計室里燈光晶亮，滿屋子的人，大家都在笑談着，李淑華坐在一條長檯上，旁邊還挨着炊事員彩菊，兩個人在低聲談着話，淑華說：“彩菊，公社給阿拉好處實在太多了，吃飯不要錢還發工資，妳說這是多大的變化呀！”彩菊也笑着回答：“可不是麼，過年還要發過節費，年卅還要會餐。過年似過關，越富越奔、越窮越困那種時代哪能想到有今天啊！”“是啊，公社幹部經常說，生產越發展，收入就越多，再過幾年我們用漁輪生產，那時生活就更好啦。”她們二人滔滔不絕的說着，喊了二次仕強的名字，淑華也沒聽見，會計只提高嗓子朝着她喊了聲，她才歉意的一笑，連忙擠到桌子邊，從口袋里拿出一把私章輕輕地放在會計面前，等會計在名字下一個個蓋了章，抽屜里拿出許多疊大紅紙條腰着的鈔票點給淑華：“這是仕強叔的，這是妳的，這是鳳娟的，這是春堂……。”淑華一疊疊的接過來，激動得手微微顫動，好象這幾包鈔票有四、五十斤重似的，她數也不數，拿回了私章，就急忙奔回家里。剛一步跨進門，正好迎面碰着她兒子春堂從屋里出來，“阿姆，工資領回來啦。”春堂一見母親進來就笑着問。

“呵！春堂，你遠洋回來啦，快——快來拿工資。”春堂跟着母親走進里屋，這時躺在床上的仕強也坐了起來，小娟也從被窩里探出頭來問：“啥東西呀！”

李淑华和露地說：“領來工資啦。”小娟才五岁，她不知道“工資”是什么，天真地說：“給我吃一个”，大家听了，哈哈大笑，小娟瞪着眼呆呆的看着，不知爸媽哥哥为啥笑。

仕强在床上对小娟解釋道：“共产党、毛主席給我們鈔票啦，明朝阿爹到供銷部秤斤苹果給你吃，再买条花圍巾給你过年时圍上，好不好。”

“好——好”小娟答着又合上眼睡熟了。

仕强默默的思考了一会，慢吞吞的說：“要儉吃省用呀！我看存九十元到信用社去，反正每个人都做了一套新衣裳了，年夜飯又吃食堂的，啥地方去用呢？”

“好，明天阿姆去存吧！不过，要对海珠、凤娟講一講，否則她俩会貼大字报哩。”春堂打趣似地說，爹娘俩都笑了。

淑华一面收拾着桌上的鈔票，一面說：“貼啥大字报，誰要就自己带存折去取好啦。”

仕强好象发现了什么似的問：“呃！春堂，今年存款該滿这个数了吧！”說着伸着长滿厚茧的大手，大姆指压着小指，伸出中間三个粗壮微曲的指头，做了个手势。淑华看了，嗤嗤一笑：“看你多糊涂，这个数早超过了。”接着春堂补充說：“信用部會計說我家要算全社存款最多的一戶。”仕强唉嘆了一声感慨地說：“是啊！全社最多，解放前，我是欠債全島最多……！”淑华知道老伴又要翻老簿子了，忙岔开了話：“春堂，飯吃过了嗎？远洋柯得好勿好？”春堂回答了母亲的問話，就說开了远洋的生产情况。

“远洋么，勁头大哩，县委負責同志在奶山作了报告后，說为了支援城市人民过春节，我們螞蟻島公社十九条船，带了双套工具，有的捕过年风，有的到大陈去了，技术改革也搞得轟轟烈烈，一船多业啦，一具多用啦，又是輕重网結合啦，本来我們的船也不会

这么早回来，因为漁网連續爆破了二次，只好提早回来，其他船还在洋面上哩！”

“要加油干啊！上級多关心漁民！”仕强鼓励着兒子，也鼓励着自己。淑华打了个呵欠，抬头看窗外，說：“時間不早啦，快去休息吧，明天早些起来，与你爹他們一快去打桩去。”

月光傾泻在大地上，嘩嘩嘩的海潮冲击声，噠噠噠的縫衣机的轉动声，有节奏地响着。劳动了一天的人們沉浸在甜睡中，养精蓄銳，迎接明天的愉快緊張的劳动。

年飯大团聚

青松翠柏扎成的彩門上挂着五盞大紅灯，上面貼着“人民公社好”五个金色大字，二旁貼着大紅对联：“送旧岁人人心情舒暢”，“迎新年个个干劲冲天”。整洁的飯厅里悬灯結彩，張紅挂綠；厨房里，炊事員們穿着洁白的罩衣，戴着口罩，正在案板旁灶边忙碌着：有的剝肉，有的切魚，有的燒火，有的炒菜……。鏘鏘鏘的鍋鏟碎击声，叮叮叮的盘碟移动声……响成一片，厨房里散发着一陣陣誘人的肉香魚香。为庆祝人民公社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食堂服务人員为社員們准备着丰盛的年夜飯。

傍晚，食堂的院子里爆发出一陣陣爽朗的笑声，一桌桌酒席上坐着男女老少，真是全家团圓，全社大团圓，熱鬧非常。青壯年漁民有的在划拳致兴，有的飲酒暢談；孩子們有他們的乐趣，有的小手上捧着大苹果，比量誰的大誰的紅，有的左手拿着鮮紅的黃岩蜜桔，右手拿着筷子，揀肉夹魚，一个劲的往嘴里填，二腮鼓起象苹果又紅又圓。母亲对着孩子說：“別吃得太多”，孩子們笑得乐呵呵。最繁忙的还是几位炊事員同志，托着一盘盘、一碗碗卷冒热气的湯菜魚肉，敏捷地在席間来回奔波。

圍在飯厅东首一張方桌旁的是夏仕强全家，仕强臉漲得紅紅的，吃完了一杯酒，春堂又給他灌滿了，仕强拚命的爭脫，春堂沒有放手。李淑华坐在一邊與一個青年婦女談着話，這位婦女目測不過二十來歲，蘋果似的臉蛋，笑時腮幫上露着二個深深的酒渦，二絡短髮絞着淺綠色絲帶，懷里還抱着哺乳奶的孩子，她倆談了一陣，淑华從那位婦女的懷里接過孩子，嘖的在孩子的臉上親了一下，逗着孩子笑。這時，海珠提起酒壺，把那位青年婦女的酒杯里灌滿了酒，放到她面前說：“美娟，今天是全家團聚，又是吃年夜飯，吃了這杯酒呀……。”美娟推却着，海珠急着說：“我的好妹妹，妳吃了這杯吧。”美娟推却不過，喝了一小口。仕强、春堂、凤娟和淑华看着這幅情景也笑得合勿攏嘴，凤娟調皮的插嘴：“我看呀！也該給哥哥和嫂嫂敬一杯，吃了保你多生幾個胖娃娃。”說着真的倒了滿滿的二杯，遞了過去，春堂和海珠兩夫妻大方的喝着酒臉龐漸漸紅了起來。全家的陣陣哄笑引得許多人掉過頭看着他們笑，坐在飯厅中間的桌上一位年青姑娘惊奇地用手指了指又問她母親：“阿姆，留二根辮子的婦女是誰呀！”

“誰？”鄰桌的一個五十來歲老年婦女插嘴：“她是仕强的第二個女兒。”

“啊！我沒有聽說過仕强孀有這樣一個囡。”

“妳只有十七、八歲咋曉得呢？”那位年青姑娘的母親說：“那是廿年前的事了，這小姑娘叫美娟，生出來不到八個月，因為生活苦就把她賣給桃花人，那時候是逼得沒辦法呀，解放後，碰巧的事情多，海珠前二天在桃花開會，不知道怎的，姐妹會面了，昨天一同回到了螞蟻。”

“今天正好年卅，又是全社大會餐，這真叫團聚加團聚了。”青年姑娘說着就咯咯笑了起來，突然，止住了笑，深有感触似的說：

“还有这样巧的事。”

“巧，过去卖出的，现在回来的多得多哩！”

她们正谈着话，只见陆社长托着木盘上面放着四、五碗汤，走过夏仕强家的酒席，放下木盆，端一碗放在桌上，看了看美娟说：“仕强哥，今天真是喜上加喜啊！你女儿回来了，我海珠……。”

“海珠”没等陆社长说完，刘海珠惊讶的问。

“我不是说妳，我说的是十多年前我家里的海珠，她也回来了，所以我们两家可以说双喜临门啦。”

“这都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才这样呀！”仕强激动地，一句一句的说。

“是啊！所以春节要狂欢狂欢，一面庆祝人民公社后、大跃进后的第一个春节，一面还要庆祝父女久别重逢呀！”陆社长端起了木盘又向另一桌酒席走去。

忽然，有线广播刺的一声响了，饭厅里霎时静了下来听着广播筒的声音：“各位社员，现在我们把俱乐部里组织的春节活动告诉大家，今天晚上有省跃进文工团演话剧和社里自己的电影队放映电影，初一上午组织拜年，下午组织大游行，晚上公社文工团演戏，初二上午学校和远洋队有场篮球比赛……。”陆社长送完了菜汤，拿着空盘走到仕强家的桌旁，止步静听着广播：“今天晚上省跃进文工团在大礼堂演出，节目是‘林海雪原’里的‘智取威虎山’，电影在学校操场放，影片是‘千女闹海’，如果大家欢喜看书、下棋、打乒乓请到文化宫……。”

“哈哈！春节的活动真多呀！”夏仕强兴奋地说。

“是啊！任你揀就是啦！喂！海珠，你这个文娱干事大游行咋游呀！”陆社长应和着仕强，又好奇的问海珠。

海珠笑着说：“大游行嘛，我们想蚂蚁岛历年来得到的锦旗、奖

旗、奖状高高举着，一面放着鞭炮，一面敲鑼打鼓在整个螞蟻山兜个圈。”

仕强贊許地說：“这办法好，誰想的点子，这些奖旗、奖状到螞蟻島后还勿曉得螞蟻島有几条路呢？明天呀！讓它也看看螞蟻島現在到底有多大的变化啦。”美娟也搶着說：“我虽生在螞蟻島，可是螞蟻島的路我还没有走过哩，大姐，明天我也参加好嗎？”

“那再好沒有了，到了明天下午，妳同陆社长家的海珠一起也抗一面錦旗，看看妳們出生的家乡現在是个什么样。”

美娟連連点头，桌上的人又是一陣哄笑。

陆社长看着大家都贊成这个办法，他心里也乐，不过，仍严肃地对海珠說：“大游行是好，又熱鬧，大家看看許許多多奖旗，一定会高兴，干劲会更高，可也要防止驕傲。”

拜年队來了

初一的早晨，天气晴朗，鮮紅的太阳浮出海面，射出万道金光。这时广播筒发出压严的“东方紅”曲譜，悅耳的音乐声响徹天空、海洋……，太阳随着歌声漸漸升高，毫不吝嗇地将温暖的光芒鋪着大地，給大地穿上了金色的新衣，使大地變得更加美丽。

螞蟻島洋溢着欢乐的气氛，穿着花棉袄的姑娘三五成群的在大道上走着唱着；脖子上系着紅領巾的兒童，川流不息的涌向文化宮、球場；島上，鑼鼓声、鞭炮声、音乐声交織在一起。公社領導干部李大根、陆阿强带着干部分头到社員家里拜年。一路上，陆社长和社員們碰面时，互相祝賀新年。当陆社长和干部們走到百貨大樓門口时，迎面碰上了陆、海軍拜年队，領队的是二位上尉軍銜的軍官，陆社长快步上去，握住了二位領队軍官的手說：“陈連长、胡艇长新年好，你們辛苦啦。”

“我們艦艇駛到茅草屋碼頭時，看到我們老大哥，知道他們也是來向你們拜年的，因此，我們就來個大聯合，一塊坐着艦艇來啦。”一位穿海軍呢軍裝的上尉軍官謙遜地說着。陸社長和干部們表示熱烈歡迎，互相道賀後，陸社長說：“好吧！我們再串几戶就回公社啦，現在陳書記在家里。”

“那不耽擱你們啦，我們上公社啦。”二位軍官回答着，就帶着“拜年隊”向公社行進。

陸社長領着的干部拜年隊走到夏仕強家門口時，只听得屋裡一片說笑聲，他輕輕地把門拉開，看見仕強全家人在吃酒釀糰子，說：“噲！真熱鬧啊！我認爲你家還來了客人哩！仕強哥，公社向你們拜年來啦。”

“阿，歡迎！歡迎！來，大家都來，年初一吃酒釀糰子保你多活廿年。”仕強一邊說，一邊招呼大家坐下，屋裡被擠得滿滿的，李淑華端出五、六碗糰子，從灶間走出來，陸社長急忙問：“噯！我們七個人每人一碗，把你們準備的吃光了怎辦。”

“吃光”，仕強說：“你們再來七個人也不會吃光哩，今朝春堂娘足足下了二鍋子，特地爲你們準備的。”

幾個人不客氣的吃着糰子。這時，小娟從門外連蹦帶跳的笑着進來，陸社長看見了她就問：“噯！小娟，花圍巾誰給你買來的呀！”小娟一見屋裡這麼多人，羞羞答答的走到淑華身邊，李淑華做了個手勢說：“快，給大伯、叔叔拜年。”小娟起先還有些難爲情，扭着身子，淑華又催了一句，小娟活躍起來走到陸社長面前說：“伯伯好。”說罷又奔回淑華身旁，抱着淑華的膝蓋，逗得滿屋子人咯咯直笑。

陸社長和夏仕強談起了新年活動，淑華津津有味地搭訕着說：“上午，我留在家里燒飯，他們父子倆個準備去串門，下午全家參加遊行，晚上都去看文工團演戲，初二春堂他們年青人去看籃球比

賽，我和老头到桃花去走亲戚，初三的联欢会凤娟、美娟和春堂他們去参加，初四晚上再去看場电影……。”

陆社长听着她介紹，連声称贊她的“計劃”丰富多彩，打趣地說：“这个計劃倒不錯，不过，燒飯誰燒呢？”

美娟連忙插嘴：“阿姆燒两天，我燒两天。”

“那不行，怎能叫妳燒飯呢？”然后，轉向仕强說：“應該讓她玩个痛快，我意見你們老倆口一人燒二天。”

夫妻倆听着陆社长这样一說，微微一笑。拜年队的干部一齐說：“老倆口来个燒飯比賽，看誰的技术高，請美娟当公正人。”

拜年队离开了夏仕强家后，又串了几戶社員就回到了公社，这时，陈連长、胡艇长正和陈書記談得起勁，他們一見陆社长回来了，就起身迎了过来，陆社长急忙上前握着手說：“陈連长、胡艇长，中飯在我們这里吃罢。”

“不啦，咱回去吃。”

“回去吃？”陆社长一本正經的答着，又轉过臉問陈書記：“你同意嗎？”

“怎能同意呢？俗語說，‘来得去不得’”。他們正热烈的談着，忽然听到門外的大道上一陣敲鑼打鼓声，二、三十人排着整齐的队伍，有的扛着报喜牌，有的抬着决心書朝公社走来。陈書記笑咪咪的对大家說：“来啦，社員来拜年、报喜啦。”

社員报喜队到了公社，陈書記和陆社长同社員們一个个的握着手，然后把报喜牌、决心書抬进公社办公室。在这些用大紅紙写的报喜牌、决心書上，有完成冬汛生产任务、創造近洋一天打二潮桩和春花全部消灭三类苗的喜訊；有十天搓繩五万斤的新記錄；有为一九五九年爭取更大跃进的漁、农业等生产指标、措施……表达出了广大社員的干劲和决心。接着还举行了报喜仪式，夏春堂代

表远洋队講了話，表示要以更大干劲爭取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来一个各項生产的更大跃进。最后陈書記代表公社党委、社管会也講了話，他在祝賀社員們新春愉快后說：“一九五八年螞蟻島与全国各地一样，在漁、农业等各項生产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輝煌成就，这是上級党的正确領導，駐軍的大力支援和全体社員发揚了苦干、实干、巧干的結果。新的一年开始了，我們要爭取今年比一九五八年有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全体干部和社員必須鼓足更大的干劲，和駐軍一起，建設舟山群島，巩固国防前綫！保證完成和超額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各項生产指标而努力。”

陈書記的話，激起了一陣陣热烈的掌声，陆海軍的軍官和士兵与人民公社的干部和社員互相祝賀新春；互相勉励着在新的一年里作出新的貢獻。

煦和的阳光下，草发青、树吐芽，杏渺无际的大海閃金光，山頂上、山脚下翻滾着碧綠的麦浪，后浪推着前浪，一浪高过一浪。

螞蟻島开始了更大跃进的新的一年。

偉大的理想,美好的前景

——編写小組——

停靠在沈家門埠头的航船上坐滿了人，他們熱烈地談論着螞蟻島幾年來的生产、生活的大变化。

海云老大向到螞蟻島參觀的同志說：“一九五四年的時候就一島一社了，不過，那時候還不知道叫人民公社哩，只曉得這樣搞好處很多，直到一九五八年十月份才正式宣布是人民公社。”海云老大稍停了停接着又說：“人民公社正式宣布后，社員們生产积极性更高啦，去年漁业产量就达到二十六万五千担，比一九五三年翻三番多，远洋已經有五对机帆船，可是在一九五三年連一只大捕船也沒有哩，当时只能在門口桃花港張張网，現在呢？机帆船啦，大捕、打洋船啦，能够南下大陈，北上呂泗。近洋还养了海帶、蠔子、紫菜。新建工厂到处都是，还正在建設百貨大樓、碼頭、海塘。在社員文化福利方面也是够幸福的，老人进了敬老院，兒童进了幼兒園、托兒所，办起食堂，实行吃飯不要錢，飯后可听有綫广播，工余可在文化宮看書閱报，每月數場电影，学令兒童都进了中、小学讀書，社員們真的象上了天堂。”

几位来參觀的同志，臉上浮着微笑，流露出羨慕的眼光，靜听着海云老大的介紹。

坐在后艙間的林副書記接上話題說：“螞蟻島的变化只能說還剛開始哩，摆在我們面前的也正是党中央八屆六中全会关于人民

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所指出的：經過人民公社這種社會組織形式，根據黨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綫，高速度的發展社會生產力。不久的將來，我們螞蟻島的生產將完全走上機械化、電氣化的道路，用近代化設備的漁輪來代替現在的大捕船、打洋船、機帆船，把螞蟻島建設成更幸福的海上樂園，到那時你們再來參觀，將會有新的感覺哩！最近公社黨委又擬訂了一個新的建設規劃……。”

“林副書記，等開了船，你說說這個規劃好嗎？”沒等林副書記說完，海云老大挺有理想的要求說。來參觀的同志也講：“請林副書記談談吧，可以讓我們多知道一些。”

林副書記高興地點點頭說：“好嘞。”

開船的時間到了，林副書記幫着拉起了篷。航船緩緩地離開埠頭，象一片樹葉輕飄在平靜的湖面上，航船剛駛出沈家門港，螞蟻島的輪廓清晰地映現在人們的眼前。海云老大抖擻了一下身子，開口說：“林副書記，現在好講啦。”

“好呀！我講你要把船駛好呀！可不能駛錯方向呀！”

“放心好啦，我閉着眼睛也能駛向社會主義去。”引得大伙一陣大笑。

林副書記看了看船上大笑着的人們，指了指前面的螞蟻島，大伙止住了笑，然後，微笑着說：“若干年後你們如果再坐上這航船，就可以看到那海拔一百七十三米的高峯上一座銀白色的氣象水文站，象寶塔似的矗立着，有了這座氣象站我們就可以根據他的氣象報告進行生產。再從高峯一直到山腳是一片茂密的樹林，樹林中有四季常青的松柏，有當建築用的杉樹、樟樹、檳樹，還有桃子、楊梅、李子、桔子、蘋果之類的果樹，它可以讓螞蟻島人民一年到頭吃到美味可口的水果。你再望望平地 and 山巒吧！那時，一座座高大、整潔的房屋屹立着，有住宅、工廠、學校、醫院、商店、文化宮、大

会堂、倉庫、幼兒園、公共食堂、招待所等等，除了这些以外，还有馬路、碼頭、公園、水产、畜牧养殖场。最大的水庫建在长沙塘，它用水管通往各处，成为天然自来水；潮汐发电站建在大壘山嘴，能发出二百多瓩的电力，足够满足生产和住戶用电，燒飯不用柴、点灯不用油、晚上一片光明。停泊在螞蟻島周圍的是一艘艘現代化的漁輪和精巧美觀的汽艇。用漁輪生产不但可以南到南海，北到渤海，还可远征太平洋，船上装有无綫电設備和魚群探測器，很快可以把魚群找到，同时，船上还装有自动起网机，它可以把滿网的魚轻松地拉上来，自动送进船艙加工，制成各种罐頭或冷藏运鮮，既省事又省力。在劳动后休息时，还可以打打康乐球啦，站在甲板上眺望远洋的景色啦，总之在这样現代化的漁輪上劳动使你感到轻松、愉快。”

“除了发展远洋生产，还将大力发展近洋生产和淺海养殖，張网生产漁具也完全由机械制作，繩索和竹繩由尼龙来代替，現在这种載重量二、三吨的开洋船早就沒有了，換上几十匹馬力的小汽艇，它既能作近洋漁船，又能供人們欣赏海洋的游艇。現在靠风力推进的航船也換小汽艇啦，不必象現在这样要坐上二、三个鐘头，馬达一响，几分鐘就可駛到螞蟻島了。在淺海养殖方面，島周圍的海面都养上海带，海涂养蠔子，岩石种紫菜，真所謂是：海面到处浮竹排，岩石处处开紅花，蠔子盛长海涂里，虾、蚧、杂魚无处避。除了发展漁业生产外，还要发展农业、畜牧业和副业生产。长沙塘的一片四百多亩旱地种植棉花、麦子，亩产平均达到二千斤和五千斤。耕作不象現在一头牛一張犁，而是坐在万能拖拉机或者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上操縱着駕駛盘，进行犁地、播种、收割。”

“随着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为生产、生活需要的建筑也更加多了。当你再坐上漁輪或者小汽艇靠岸的时候，就不是象現在这座

用石条駁成的碼頭，而是一座完全用鋼骨水泥筑成基底、梁架，用起重機、卸貨機裝備的現代化活動碼頭了，不管是大潮汛或者小潮汛，可以停靠千噸巨輪。碼頭連接一條用水泥澆成的環島馬路，它經過長沙塘、宏瑞壩、后壩、大壩、岩沙壩、仙人洞壩、蘭地壩、直至川山壩，好象是一條綢帶繚繞在螞蟻島的腰部，馬路兩旁種植整齊的柳樹、梧桐樹，路面二輛重型卡車可以同時并駛，到那時路上奔馳的是自行車、三輪摩托車、汽車。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奶油色公共汽車。當你坐上公共汽車從碼頭出發，駛進長沙塘時，就可以看到百貨大樓、辦公大樓、人民大會堂、招待大樓等許多高樓大廈。在百貨大樓里，可以買到各式各樣的日用品、文化用品、毛織品和電訊器材等等。百貨大樓旁邊就是一所理髮廳，室內陽光充足，清潔美觀，設備齊全，非常舒適。”

“辦公大樓、人民大會堂是在百貨大樓的左側，四面一堵二米高的磚瓦圍牆，大門里是象地毯一樣的草坪，中間二條水泥路分別通往辦公大樓和人民大會堂。辦公大樓是座三層的鋼骨水泥樓，公社黨委、社管會、郵電所……等都設在這裡。大會堂里有很大的舞台，一千多個座位，聯歡會、報告會、慶祝會、演戲、放映電影都可在这座會堂內舉行。圍牆的側門通往招待大樓，這所招待大樓能容納四、五十人住宿，招待大樓的四周風景優美、長達二市里的長沙塘壩上是一排排桃樹和柳樹，一到春天，桃樹開花，柳樹發芽，象彩綢一樣浮在海面。”

“汽車拐過一個彎就到了宏瑞壩，在進入這個文化娛樂區後，最醒目的是四幢樓房，每幢樓房的二端有十多級水泥石階直通樓上，這四幢樓房，一幢是紅專大學的各系教室、化驗室……，另二幢是普通中學和小學的住處，青少年分別受着高等、中等和初等的文化、技術教育，培養着有高度共產主義覺悟和共產主義道德品質的

新人。最后一幢是文化宫，里面有乒乓球室、阅览室、舞厅，还有藏书一万册的图书馆。大楼的前面是一处宽畅的运动场，场上有篮球场、排球场、秋千、单、双杠等体育设备，要是在工隙时间或是节日、假日里，青少年成群结队的来到这里，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各种体育活动。学校背后山脚下设一座医院，医院由三幢皎洁的平屋组成品字形，后山建成一个小花园，种有四季花卉芍药、牡丹、蔷薇、玫瑰、菊花、水仙等等，供病人观赏休憩，院内有五十多张床位，分设内科、外科、中医科、妇产科……，有透视、手术、化验等设备。医院的门前大道还贯穿着一座风景优美的海滨公园，背后是树木茂盛的青山，前沿是游泳池，公园里树木参天、绿荫蔽日，有一池新奇的睡莲盛开着红白色的花，还有让人们休息的路亭和草坪，公园里将养上各色的鸽子，更给花园园林增加美色。公园一到春天就会显得更加活跃，靠北首那所幼儿园的孩子穿着各色各样的花衣、围裙，蹦跳在公园里，或骑上小型的三轮车兜旋在水泥道上，也可以尽情地在草坪摔跤，还可以伏在山壑的独孔桥上观赏潺潺而下的小溪，到那时孩子们比现在更愉快、活泼了。”

“公共汽车穿过公园的中段，便到了后部的住宅区。住宅区的周围交植着树木花草，每排住屋的门前还有一块长方形的园地，各色花卉四季盛开。住宅区的房屋都适宜每个家庭男女老幼的团聚，有寝室、小厨房……，室内的装饰也非常齐全美观。在住宅区里有五个大食堂，食堂有菜园、豆腐坊和粉坊，每天供应美味可口的丰富的食品，还备有对老人、病人、小孩、孕产妇和乳奶母亲的食品。”

“公共汽车离开住宅区穿过一个海拔一百米的小岭，汽车爬上岭顶，向前眺望就是一片无垠的海洋，它好象一块巨大的蓝色水晶，时时泛着碧波，蚂蚁岛就好象是嵌在这水晶上的宝石，映着阳光，放着异彩，炫耀夺目。汽车下坡就会看见六、七幢耀眼的玻璃

瓦房，这是大畧水产养殖场，一幢幢的玻璃瓦房里和被海堤围进的塘内试养各种海水鱼类和贝藻类。这所养殖场还开发几处专为养殖淡水鱼类的池塘，养上草、青、白、鲢、鲤等鱼类，使社员们不仅可以吃到海水鱼，又能经常嚐到美口的淡水鱼。汽车再翻过一个几十米的山岭，就会看到无数排排列整齐的木板房，这就是畜牧场，这所畜牧场分设在岩沙畧、仙人洞畧和兰地畧，岩沙畧和仙人洞畧养家畜万余头。畜牧场还要饲养几十头奶牛，每天产奶量二千多斤，使社员每天能吃到一磅鲜牛奶。兰地畧专为养殖家禽，有鸡、鸭、鹅，还有舟山特产的火鸡，这些家禽除供食用外，每天能产蛋七、八千只。养殖场还将专门设有配种站，贮藏仓库、消毒室、兽医站等。公共汽车顺着环岛马路再向南行进就到了川山畧的工业区，整齐的厂房沿山排列着；象树林似的烟囱冒着滚滚浓烟，在工业区里最大的要算是鱼货加工厂、渔具制造厂和机械修造厂，鱼货加工厂是一座机械化的联合加工厂，每天可处理鱼货七、八十吨，不仅有较完善的冷藏、烘干设备，还能制造符合出口标准的鱼类罐头和鱼粉；渔具制造厂的范围也很大，有结网、绳索等车间，它能满足本岛的渔具供应。除了这些工厂外，还有水泥、砖瓦、缝衣、鞋革等厂，它完全可以满足生产建设和生活需要。”

“蚂蚁岛就是这么美丽啊！那时它与城市根本没有两样了。岛上的人民都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才能；人人都能亦工亦渔亦农，享受着人身必须的社会主义劳动，享受着高度的物质、文化生活。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大大提高，会以更高的劳动热情建设更幸福的共产主义家园。”

听完林副书记这段动人心弦的叙述，船上的人们都为这美好的远景吸引住了，大家热烈地谈论着未来，一个来参观的同志无限感慨地说：“这个美好的前景，不久就会到来，蚂蚁岛人民的伟大理

想一定能够实现。”

林副書記謙遜地說：“我們現在的苦干、实干、巧干，也正是为了这美好的未来。”

这时，海云老大呆瞪着林副書記，老半天沒有說話，大家的視線很自然的扑向老大那慈祥的臉上。“海云老大，你大概有点不相信吧！”林副書記打趣似地問他。

“不”他一面搖手一面說：“林副書記到那时該多好呀！”

“到那时候呀！不需要你掬魚啦，也不需要你撐航船啦，你可以安心养老了。”一位社員插嘴道。

“这，咋可以呢？那时我还不到七十岁哩，人家积极建設共产主义，我两只手难道能空着嗎……？”

“海云老大”，林副書記搶着他的話微笑說：“你再过几年就可以进敬老院了，自然到这样美好的时候你就成了螞蟻島的老前輩了。到那时候呀你坐在公园里准会有一群孩子拖着你講螞蟻島的故事哩。”參觀者听着林副書記这样一說，又望着海云老大笑个不休。林副書記接上說：“不过，离这样的一个好生活的時間还有十余年，我們必須在現在加油干，越加油，这样好的日子来的就越快。”

“对。”船上的人几乎同一个時間应着話。

蔚藍色的天空綴着魚鱗般的白云，海风吹得帆蓬飽鼓鼓的，航船破浪前进着，美丽的螞蟻島快要到了。

党中央关怀着我们

——陈阿毛——

一九五八年的一个初冬的日子，海島上的气候还象初春那么的和暖，明亮的太阳悬挂在浅兰色的天空上，照得大海閃出金光。人們一早起来，照常愉快地投入了一天的紧张劳动，誰也不会料到这是个不平常的一天。

上午十点钟光景，接到县委急电，要我和陆社长两人立即去沈家門，并在下午三点前要赶到地委去。看时间已經来不及了，我們認為大概有什么紧急會議，連忙坐机帆船去了。匆忙地赶到定海，已經是下午三点鐘。地委办公室主任通知我們立即到海軍大礼堂去参加开会，我想这一定是十分要紧的會議，一口气的跑到海軍礼堂，礼堂內已經坐滿了陆海軍軍官和机关干部，过了一会，听到門口的汽車喇叭声，礼堂內的水銀灯一齐亮了，大家都目不轉眼地注視着台上，突然，会場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鼓掌声，会場中的过道上出現了一位中等身材的人，他不断地向大家揮手致意，我一看这人，“呵！刘少奇主席！”我心里真高兴得差点大声喊出来。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定神細看，他紅潤的臉龐露出慈祥的笑容，身着銀灰色的大衣，果真是刘主席，一种难以抑制的喜悦涌上我的心里，我感到无限的幸福。刘主席面色紅潤，精神飽滿，一看就知道我們敬愛的領袖身体非常健康，使我感到更加高兴。

暴风雨般的掌声經久不息，刘主席向大家揮了揮手，在我們中

間坐下來。我們和刘主席一同參加了舟山党政軍民共同組織的文艺晚会,看了“战士演出队”的演出。

散会后,我的心长久不能平靜。地委王代書記告訴我們,少奇同志一到舟山,就問起螞蟻島。刘主席對我們的關心使我的內心更加激動了。王代書記還說:“少奇同志要了解螞蟻島的情況,要我們好好地準備向他匯報。”這使我們心里發急了,拿什麼向刘主席匯報呢?刘主席會問我們些什麼呢?應該怎樣回答呢?我們為了向刘主席匯報得更加全面,又把帶來的材料仔細看了又看。

這一夜,我睡在床上,怎麼也睡不著,腦子里想着;我們這倆個漁工出身的幹部,今天居然能夠在海島上見到刘主席,不禁又回想起過去的日子,解放前痛苦生活的情景,象電影一樣一幕一幕地出現在眼前。更使我們感到解放後生活的幸福。

一點鐘,二點鐘……掛在壁上的時鐘滴答滴答均勻地走着,但我們感得彷彿這夜特別長,一聽到敲五點鐘,我們連忙起床盥嗽完畢,就趕到海軍大禮堂門口的草坪上。六點鐘,部隊首長和地委首長都到了。又過了一會,少奇同志來了。剎時又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我們要和小奇同志在一起照相啦!這時,部隊首長象發現什麼似的,把我和陸社長倆人拉到前排,安排在刘主席的旁邊。刘主席看了我們,向我們伸出了手,我趕緊跑上去,緊緊的握住了刘主席的手,一股暖流通遍了全身,一時感動得說不出話來,眼眶潤濕了,這時才想起忘掉向刘主席問候,我連忙說了一聲:“刘主席,你好。”

九點鐘,王代書記通知我們坐小汽車跟少奇同志一起去沈家門。十二點鐘又乘砲艇去普陀山。四時左右,我們又和少奇同志一起乘坐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曾坐過的“南昌”號軍艦,離開了普陀山,這時,王代書記快叫我們二人去向少奇同志匯報螞蟻島的

情况，突然我的心又砰砰跳动起来，王代書記看出了我們的心事，說：“不必緊張，就象过去向地委、县委汇报工作一样，很自然的談好啦！”

我們緊緊的跟着王代書記走進了一間明亮整潔的會議室里，一眼就看到劉主席安祥地坐着和省委林書記、陸海軍首長談着話。看見我們進去，劉主席就站起來，親切而微笑地向我們伸出了手，我又一次幸福地緊緊握住了劉主席溫暖的手，王代書記把我們向少奇同志作了介紹，他招呼我們坐在左側靠近他的一隻沙發椅上，開始听了我們的汇报，我由于过分激动，心还是砰砰跳动着。少奇同志先問我們：“螞蟻島有多大？多少人口？从事哪些作业？”我們都一一作了回答，少奇同志又問：“島上可以弄些水稻田嗎？”他关心我們农业上只搞甘薯、棉花太單調，我回答：“可以种，过去也种过水稻。”少奇同志在談話时那种親切而和藹的态度，使我們剛才緊張的精神，很快平靜下来，接着，我向少奇同志汇报了公社成立后的概况和一九五八年的預計收入和分配。

少奇同志非常注意的听着我們的汇报，有时，还在本子上記着。軍艦上的會議室象陆地一样，一点震動也沒有，只听到窗外嘶嘶的流水声。我談到了今年全社总收入除去公共积累外，每戶还可分配到八百二十六元，平均每人收入有一百七十元，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少奇同志滿意的笑了。

我汇报到今年漁业生产可以全部实现机械化，就是机器买不到，那时，少奇同志說：“所以要大搞鋼鐵呀！以后，机器就可以要多少买多少。”这时，有个同志进来告訴少奇同志，軍艦已經駛近了螞蟻島附近，少奇同志馬上走出来用望遠鏡观看了我們可愛的家乡和漁場，少奇同志看到有一只开洋船在桁地上撩魚伙，他問我：“这是你們的漁船嗎？”我說：“这只船就是近洋作业的漁船。”少奇同志

又看了“小螞蟻”“点灯山”。

然后返回會議室，繼續听我們的汇报，我談到幼兒園里的孩子已經穿上了公社发的衣服，还发孩子們糖果，小孩子們不肯回家了。少奇同志和在坐的首长都笑了起来。这时，少奇同志問旁边的海軍首长：“你們去过螞蟻島嗎？”海軍首长說：“部队去参观过了，对我们教育很大。”少奇同志点点头。

我們足足汇报了近二个鐘头，少奇同志始終留神傾听着，一会問，一会記。刘主席日以繼夜辛勤工作的精神和对人民群众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貼，深深感动了我們。

我們汇报結束，軍艦快到穿山了，少奇同志請了攝影記者，单独和我們俩人一起拍了一張照，一边拍照，一边我心里想，一个普通干部，今天能和刘主席一起照相，这是多么光荣啊！同时，我也感到慚愧，按照我的想法，只有英雄模范才能享受这样的荣誉；可是我沒有为人民作出較大的功績，今天却享受这样崇高的荣誉。在照相的时候，我就下决心，今后一定更好工作，决不辜負这崇高的荣誉。

五时左右，軍艦靠在穿山碼頭，全体同志目送少奇同志上岸，少奇同志登上了汽車，还向我們揮手告別，我們立在公路两旁拚命鼓掌，直到少奇同志乘坐的汽車消失在公路上，我們才趁快艇回到了定海。在回来的途中，我的耳边还仿佛响着少奇同志的爽朗的笑声，激励人們不断前进的說話声音。

当夜，我們赶回到螞蟻島，立即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議，传达了会見少奇同志的經過和少奇同志給我們的宝贵指示，到会的每个同志臉上露着兴奋的微笑。为了回答党中央对我們的关怀，全体到会干部信心百倍，决心进一步作到政治挂帅，以整风为綱，轉变作风，坚决实现产魚量指标，爭取超額完成任务。

第二天又召开了全社社員大会，这一次大会，是从螞蟻島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大会，几乎全螞蟻島的人都来了。当社員們听到刘主席接見我們俩人时，掌声象雷鳴般的响了起来，全体社員一致認為接見了我們俩人，等于接見了自己一样。一致表示决心，以实际行动搞好生产，回答党中央对我們的关怀。会上的大字报、决心書、挑战書象雪片一样的飞来，青年号机帆船提出帶魚汛全船指标从一万担提高到一万五千担。妇女号全体輪机人員向党表示决心，苦学苦练，在一年之内，成为一个又紅又专的多面手。

会后，六百多个社員，提着灯，蜂拥似的連夜去修海塘。近洋社員半夜三点鐘就起床，到桁地里去打桩头。从原来的計劃一千二百个基础上又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

全体社員决心創造更大的成績，力爭提前完成全年生产指标，生产出更多的魚虾，来回答党中央对我們的关怀。

解放以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英明领导下，我們在工作中作出了一点成績，却一直受到了党中央对我們极大的关怀。

一九五四年十月党中央召开了农村工作座談会时，我乡总支書記李大根同志赴北京参加，在会上专门向党中央汇报了螞蟻島互助合作情况，党中央負責同志給了我們宝贵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書記处書記譚震林同志来浙江視察工作时，在杭州召开了一个有全省十多个公社参加的座談会，我社由我和社长陆阿强同志赴杭参加，会上，譚書記听取了我們的汇报，对于今后如何办好公社，搞好生产和分配給了我們重要指示。

一九五八年十月，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設先进单位代表會議在北京召开，我社光荣的被选上先进单位，由徐明标同志出席了大会，会上，得到了周总理亲笔签名的奖状。

一九五八年九月，全国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設积极份子代

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社团委書記盛再濤同志被选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設积极份子出席了大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全国第一次妇女社会主义建設积极份子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社妇联主任刘海珠同志出席了大会。

党中央首长和政府負責同志在百忙中还經常来我社視察，使我們能經常不断地得到极其宝贵的指示。

在一个不到二平方公里、从地图上找不到的一个小島，党中央对我們却这样的重視和关怀，这是我們全体社員永生难忘的大事，我們永远牢牢記住党中央对我們的教导，戒驕戒躁，虛心学习，永远前进。

